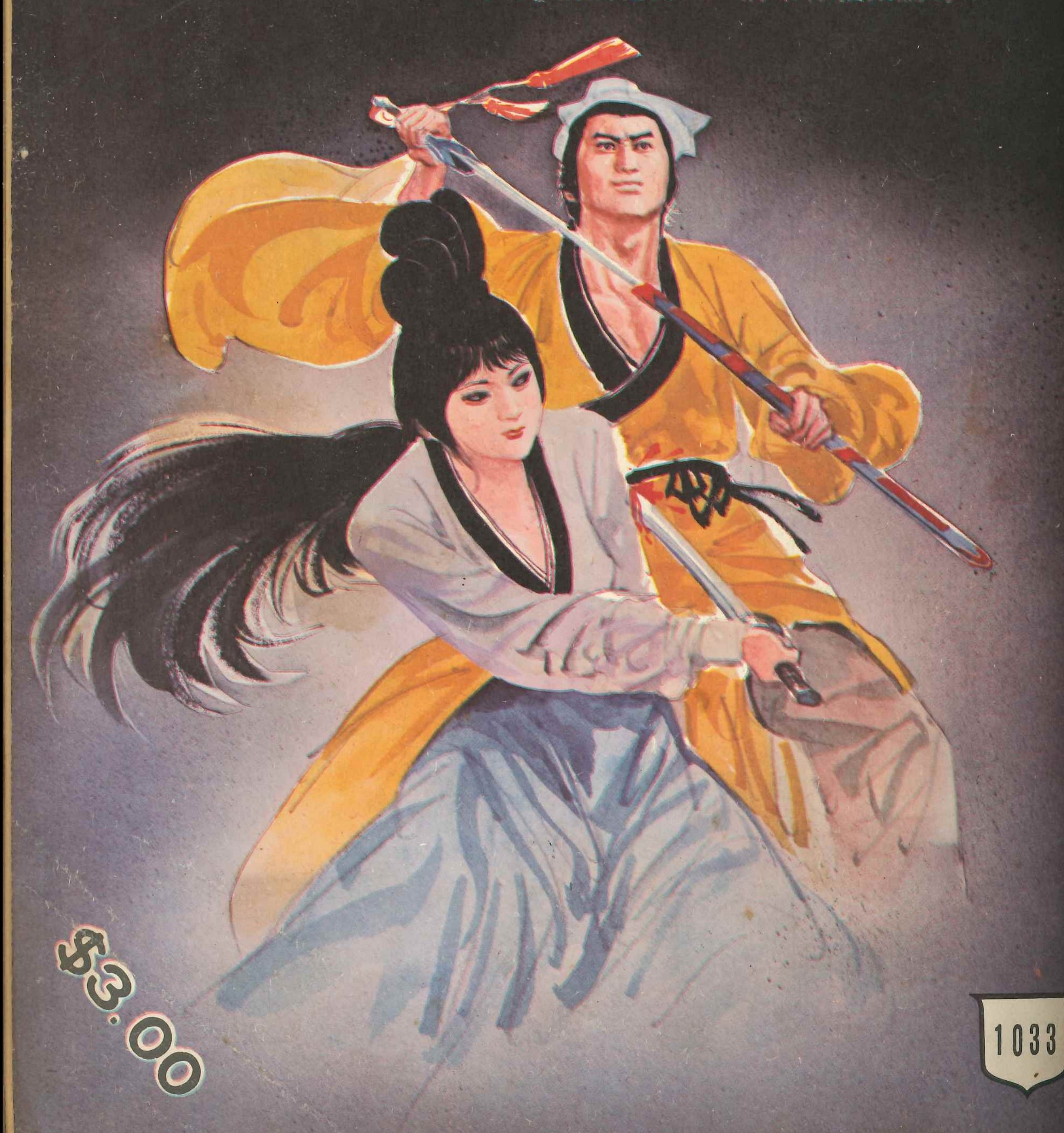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情劍絕刀（新派武俠小說）馬雲·新著

一柄情劍·一把絕刀·兩個武林高手·鬧得天翻地覆·一個詭秘莫測的奇女子却把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結局却非你所能想像·今期的「情劍絕刀」·將令你拍案驚奇！



$3.00

1033

編者話

今期裡，我們刊出兩篇精采非常的作品——武盲先生（台灣政大敎授，本屆文學獎得主唐文標先生）之「怎樣著寫武俠小說」及古龍的「武俠小說的尊嚴與價值」。他們對於著寫武俠小說之種種實際情況與寫作意境，作出有層次及具體性的詳盡概述，而且他們的見解，都是各有千秋，精闢非常，敬希讀者先睹爲快！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馬雲的俠情小說「情劍絕刀」，內容曲折，情節迂廻，故事中描述一柄情劍，一把絕刀，分別操縱於兩名江湖高手之上，再加上一名冷艷異常的女殺手，於是掀起了無窮盡的愛與恨、恩和怨。過程打鬥激烈，驚險非常，請勿錯過。

＊＊　　＊＊　　＊＊

高皐的「紅袍殺手」今期終結，故事發展出人意表，保皇帮主原來是……在房京娘及藍也白等人與羣魔的一場大戰，屍横遍地，慘不忍睹。不過，從此江湖之上不再受到荼毒生靈，武林可重現光彩

下期巨型小說是高峯的「摧心掌」，高先生寫作行文流暢，在「古瓶玉錢記」刊出後深受讚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情劍絕刀（巨型俠情傳奇故事）

一柄情劍，一把絕刀，分別操縱於兩名江湖高手之上，再加上一名冷艷異常的女殺手，於是……本故事情節迂廻曲折，在三個主角之間所發生的事，有愛有恨，有恩也有怨……馬　雲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怎樣著寫武俠小說……武　盲40

武俠小說的尊嚴與價值……古　龍46

狂魔戰神（兩期完俠義小說）◀上▶

酒寮遇怪客　搶飲勸回頭……余破浪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機密檔案三〇七（浪子奇行錄故事）◀中▶

中途伏擊　爾虞我詐……馬　雲61

紅袍殺手（俠情中篇故事）◀續完▶

陰霾清除盡　武林現重光……高　皐72

罪惡之園（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一▶

高昂代價　找尋丈夫……司馬紫烟82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點龍記（長篇連載）

師徒成永訣　抱咎哭墳前……臥龍生89

劍氣白雲（長篇連載）

欲救嬌嬌女　却非徒兒媳……蕭　逸98

浣花洗劍錄（長篇連載）

義結赤子心　途中遇胞妹……古　龍105

珍聞掌故・叢畫短篇

玄機妙算（機智掌篇）……機智子69

孔大眼（叢畫短篇）……混沌書生7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客失情劍　狂徒殺人狂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雲成·文　馬子·圖

情劍絕刀

風很大，天將黑了．

江湖上人稱「劍留情」的獨行俠客柳常春，正加速脚步，走向宜安鎮．

南方的天氣雖不致降雪，但冬季的冷風，却有如利刀一樣．

宜安鎮是個小鎮，入黑之後，街道上就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柳常青正到處找尋一間可以投宿的客棧，突然聽到一陣鬼叫似的哭聲．

那是一個婦人的飲泣聲！如泣如訴，隱隱約約的，由那邊黑暗一角傳來．

柳常青循聲找過去，果然有一團人影正躲在那兒發抖．

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正抱着她的孩子，被冷風吹得不敢站直身子．

「你迷途了？」柳常青怔怔地問她．天色已經十分灰暗，但柳常青仍然可以看得見她在搖頭．

「夜了，爲什麼不歸家？」柳常青看見她不斷發抖，忍不住脫下了身上的披風，把她和孩子都一併蓋上．

她垂着頭，好像受盡了委屈，却又不敢向人傾訴，那樣子實在太可憐．

柳常青看見這婦人衣衫襤褸，惟有從懷中取了一些銀両塞到了她的手中．

她拒絕，感激的目光中飽含淚水．但柳常青還是强她要了那些銀両．

就在這剎那間，柳常青警覺地怔了一怔！

他背後顯然多了一些人影，那細碎的步聲，表示對方也絕對是個懂武功的人．轉眼間那人已來到了非常接近他的地方．

「她要的只是她的丈夫，不是錢．」又是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

柳常青因爲對方來得太突然，他的手已伸到了劍柄之上。但當他聽了這溫柔的聲音之後，他的戒備便鬆弛下來。因爲他太熟悉這聲音，那是他生命中最難忘的女人。

他回過頭來的時候，發覺站在不遠處的，並非一個人，而是兩個——一男一女的身形；男的被女的用手揪住了衣領。就好像一名衙差抓住了一名小偸那樣。

儘管天已黑，光綫微弱無法可以辨認一個人的輪廓，尤其是面部的輪廓。

但是，柳常青還能夠從剛才那聲音中聽得出對方是誰。

他衝口而出，道：「若冰，怎麼會是你？」

對方大概也認得他是誰。所以她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又是你，眞是寃家路窄！」

她用力一摔，那手中的男人一個踉蹌，身不由主地衝了過來。柳常青急忙用手扶着他，讓他可以平衡地站住。

柳常青正想問她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已一陣風的，回身走了！

那邊忽然又傳來一陣人聲吵鬧，有人手持火把，更有人手執刀棒。

柳常青只好撇下那一男一女和那小孩不理，急急走了過去！

在這剎那間，柳常青內心又激起了一陣陣難以抑制的情感，剛才那女子說他們寃家路窄，眞的是一點也不錯，他們的確眞的是世上一對寃家。

剛才那來匆匆去也匆匆的女子，並非別人，正是江湖上人稱「雪美人」的冷若冰。

單單是聽聽她的綽號，看看她的名字，就可以想像得到她的爲人了。

是的，她很冷，無論表面以及對待每一個男人的態度。

但無可否認，她很美，美得簡直叫人心動，若非如此，武林中兩大高手也不會不約而同的，都同時愛上了她！

那兩大高手就是背負「情劍」的柳常青，以及手執「絕刀」的石鐵心。

當柳常青進入大街時，在火把的光芒下，已見到了冷若冰屹然站立在路中央，一言不發，兩手叉腰，那班來勢兇兇的大漢們，反而退後了幾步！

柳常青根本就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只有袖手旁觀。

有人喝着說：「快把爛賭二交出來，否則我們不會放過你！」

冷若冰却責罵道：「你們這班流氓，專設賭局欺騙善良村民百姓的血汗錢，我還未跟你們算賬，反而向我撒野？」

柳常青總算聽得明白，一定是剛才那男人賭敗了，欠了這班人的錢，無法脫身之際，多得冷若冰把他「刼」走！

驀地一聲叱喝，火光之下閃出兩名手

持刀劍的大漢，分左右將冷若冰夾攻！

柳常青如果要向她獻慇懃，那麼，這應該是大好時機。但他却動也不動的，呆呆的站在一旁！

火光閃動下，刀光劍影圍住冷若冰飛舞。

冷若冰人如其名，她的冷靜，一直都令柳常青非常之欣賞。

幌眼之間，兩條人影有如斷綫風箏，凌空飛跌回人叢之中。

冷若冰那把劍還未有出鞘。她氣定神閒地站立在那裏。

她等待着其他人送上去，但是十多名大漢之中，再也沒有人敢衝過去，剛剛飛跌回來的兩個人在痛苦呻吟中爬了起來。他們幾乎站也無法站得穩，額上起了疙瘩，面有瘀痕。

× × ×

「你老是跟着我幹什麼？」冷若冰還是那麼冷冰冰的對待柳常青。

柳常青苦笑道：「既是上天的安排，也總算是我們有緣了。你又何必拒我於千里？」

是的，這的確是緣份，若非那婦人抱子尋夫，這兩個同樣是有點善心的男女又焉能這麼輕易又碰在一起？

然而冷若冰却是滿懷心事。她默默地走，只是脚步放慢了，她是故意讓後面的柳常青可以跟她一齊併肩兒走着。

認識冷若冰的人都知道，這女子的傲慢已達到不可理喩的地方。尤其是對待男人，你想她用眼尾瞥一眼亦難，更不要說與她言笑了。

但是偏偏對柳常青却是另眼相看。就像眼前一樣，她本來可以不理不睬柳常青，讓他像跟尾狗般，但她却又心有不忍。

並非因爲柳常青年少英俊，江湖上比他更英俊瀟洒的男人多得很，也不是由於他武功高强，武林中比他具有更好身手的也多着。到底柳常青憑什麼去令她感動？只有她自己明白，就是那一顆善心。

儘管如此，她還是沒有讓柳常青追到手，只因她的心事未了。

突然之間她驚叫了一聲，脚步頓止，神色半帶驚惶。連帶在她身邊的柳常青也大吃一驚！

柳常青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香囊——」她話猶未完，已轉身飛奔而去！

柳常青也惟有回轉身來，跟着她竄往剛才曾到過的地方。

那是她和二名大漢交過手的地方。雖然沒有火把的照耀，星光暗淡，附近一帶的環境，仍然依稀可見。

冷若冰心情非常焦急地，俯首彎腰，在路上各處找，她顯然是要找她失落的香囊。

柳常青也帮着她找。

但是，那一帶路上都沒有這東西的影子。

柳常青忍不住問：「香囊裏面還有些什麼東西？」

冷若冰却沒有答他，只怔怔地想。

假如換上了別的女人，可能已經在頓

足嬌嗔了，但冷若冰就不會。

她一聲不响，又往路口那邊急急走去。路口正是剛才那班大漢撤退的地方。

柳常青似乎已猜到了她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尾隨而去。

那是賭場之所在。

柳常青一邊追上去，一邊對冷若冰道：「怎麼了？一個香囊又值不上幾文錢，看你這麼緊張，可是有些什麼東西放在香囊之內？」

冷若冰依舊沒有理睬他。只急步衝進了賭場裏去！

賭場之內，人們正埋首於賭桌之上，突然不知誰驚叫了一聲，立即引起各人的注意。

冷若冰放眼四望，她沒有理會別人的議論紛紛，以及那些驚異的目光，她只想找她要找的人。

連柳常青也可以看得出，她的目光之中，充滿了殺機。

有些賭徒已紛紛避出賭場外面去了，他們顯然認得這女人就是不久之前入來抓走一個人的不速之客。

在所有悄悄離去的人之中有一名是賭場中的打手，他以爲上次被人教訓一頓，今次避之則吉，總可以溜得順順利利了。

豈料驀地聽到一聲叱喝：「站住！」劍鞘連劍一併擱在那打手的肩膊之上，然而冷若冰却是頭也不回！

那打手心裏一凛，脚步本來已停止了前進！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感到十分難下台。只見他一翻手，搭住冷若冰的劍鞘就想將她連人帶劍一齊扯倒，但是，效果剛好相反！

他的手剛抓穩冷若冰的劍鞘，人却凌空被扯了起來，身不由自主地，直飛了開去！

他出手時自然是用上了眞力的，等到他了解對方絕非弱者時，想收手已來不及了。

就這樣，他有如斷綫風箏似的，飛跌開去，撞向一張賭桌邊緣上，登時昏了過去！

刹那間，一條人影飛撲過來，刀光一閃，刀鋒已到了冷若冰面前！

「錚」的一聲，冷若冰回身一格，劍鞘迎格住刀鋒，右手已拔劍出鞘！

挺刀飛撲過來的正是賭場中另一名打手，他以爲可以伺機攻其無備，反而給冷若冰以劍鋒架在他的頸項之間，嚇得他渾身發抖，雙足不由自主，軟了下來，跪倒地上。

「錚」地又响了一聲，他的刀已墮在冷若冰的脚邊不遠處的地上。

冷若冰名如其人，滿面殺氣，冷如冰霜，雙目游移於移動中的人羣之間！

第三名打手看準算準，悄悄伸手摸向腰間，飛刀眼看不會落空。

只見冷若冰右足稍爲移動一下，肩不聳，身不動！一度寒光凌空掠過，躺在冷若冰足下不遠處的一把鋼刀飛騰而起，直揷向第三名打手的腹部！去勢之勁，令人咋舌！

第三名打手悶哼一聲，握在手中的飛刀也沒有擲出，人已倒在血泊之中。

再回頭看看，冷若冰的劍，仍然搭在第二名打手的肩膊之上。

只要她一動手，那打手的人頭就會落地。所以第二名打手動也不敢動一下。

冷若冰的視綫仍在游動着，柳常青眞担心她又再殺人。

他想走過去勸勸她，但是，他又担心自己的行動會引致她敏感的反應，造成不良的後果。

她的頭沒有垂下，只用眼尾關顧着呆若木鷄、坐在地上的第二名打手。

「小心聽着！」冷若冰對第二名打手說，「你雙手不要動，慢慢的站起來跟我說話！只要你的動作引起我懷疑，你的頭立即會脫離你的頸項。」

第二名打手果然緩緩地站了起來！

冷若冰道：「如果我沒有記錯，不久之前，你也有追着我出去。是不？」

「嗯——」第二名打手以爲她來報仇，急急否認：「不！我……我……」

冷若冰不耐煩地說：「來吧！乖乖的跟我出去片刻，我不會殺你，我只想問你幾句話。弄清楚一件事。」

第二名打手不敢不從，只好乖乖的跟了出去。

柳常青担心她又開殺戒，自動請纓爲她「殿後」，讓她安安心心地走出去，免了後顧之憂。

賭場中人噤若寒蟬，沒有人敢作聲，也沒有人敢悄悄跟出去。

第二名打手在震抖中被押出賭場之外，雖然冷若冰聲明不殺他，他也無法不吃驚。

冷若冰道：「你當時曾與我交手。我是指上次當我入來帶走了一個人之後，你有沒有跟我打架？」

「沒有，絕對沒有。」第二名打手絕口否認了。

其實冷若冰亦非健忘，她的記憶很好，自然記得不久之前的情形。

「好了！」冷若冰又對第二名打手道：「你沒有與我交手，當然知道當時誰有份與我打架！是不？」

「是的，我知道。」在當時的情勢下，冷若冰也料得到第二名打手不敢說謊。

冷若冰道：「他們是誰？」

「雷成和沈小三。」第二名打手說。

「嗯——」冷若冰在沉吟中第一次將手中劍離開了第二名打手的頸項，在此之前，劍鋒一直十分接近那咽喉。

第二名打手剛舒了一口氣！

冷若冰又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何隆。」第二名打手也乖乖的回答了。

「何隆。」冷若冰道，「帶我去找雷成與沈小三這兩個人吧！找到他們任何一個，你都有獎。」

何隆支吾着！

冷若冰面色一沉，劍鋒又伸至何隆的咽喉之間。令到他暗自又吃了一驚！

「告訴你：你不但要一定找到他們，還要告訴我，他們的來龍去脈。」冷若冰說道，「他們之中，是否有一個是扒竊能

手？」

「嗯——」何隆在震抖中，終於也說了：「是的，沈小三就是。他的手脚一直不大乾淨。」

冷若冰早就想像得到，他們混在一起，必然知道一些底蘊。

於是她又對何隆道：「那麼，你就帶我去找沈小三就行。」

何隆恍然大悟：「姑娘，你可是失去了什麼貴重財物？」

冷若冰輕輕一點頭：「是的，一個香囊，你可曾見過？」

「對了，就是那個香囊。」何隆道，「沈小三曾在賭場炫耀一番，後來——」

何隆突然頓住！他內心顯然有了某種顧忌。

冷若冰看在眼裏，想在心中，已明白了九分。

她冷冷地問：「後來又怎樣啦？」

何隆支吾着。

冷若冰的劍鋒在他眼前搖幌着。她又說：「你不怕直說，我找到了，也不必你出面作證就是。」

何隆於是又說：「後來有個人，出高價收購。」

「是個什麼人？」冷若冰面色大變。

「我不知他是誰，很年青。」何隆回憶着說，「可能是外地的過路賭客。當時賭場中人都奇怪，那年青人肯出到這麼高價收購。但是，沈小三却很會要錢，竟然不肯賣。」

「不肯賣？」冷若冰怔了怔！「他爲什麼不肯賣？他有沒有打開那袋口？」

「我怎麼知道？」何隆又說，「總之，他們後來一齊離開了賭場。」

「嗯——」冷若冰只想了想，立刻就表露出一派緊張的神色：「你可知道沈小三的住處何在？」

何隆反問道：「你要找沈小三？」

「是的，快些帶我去！」冷若冰焦急地說。

何隆無可奈何，惟有帶着冷若冰和柳常青二人去找沈小三。

× × ×

柳常青彷彿變成了冷若冰的隨從一樣，一直默默無言地跟着她走。

這時候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忍不住問道：「那香囊之內，是否有些很名貴的物件？」

冷若冰板着面孔，態度還是一片的冷漠：「你爲什麼一定要知道？」

柳常青道：「難得再遇上了你，難道你不想我關心你麼？」

冷若冰一邊注視着在前面帶路的何隆，一邊與柳常青併肩走着。

她對柳常青道：「你還沒有成家立室嗎？」

「你以爲我會娶其他女人嗎？」柳常青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你年紀已經不小了。」

「你也是。」

「我早已立定主意，不打算結婚。」

「我也是。」

冷若冰無可奈何地，也嘆了一口氣！

「像你這種人——」冷若冰說話的語氣，充滿了關懷，「實在不適宜在江湖上闖！應該有一個家，安定下來，做個好丈夫。」

柳常青淡淡地一笑：「這也算是你的心聲吧？」

「別提我了，何必一定要把我與你扯在一起呢？」冷若冰充滿了哀怨地說，「我以爲你早已死了對我的心。」

「有那麼一天的，那就是當我死了之後，那時候，人死心也死！」

「像我這種女人，天下多的是。」

「這些日子以來，我的確遇上過許多女人，但我始終無法可以忘記你。」

「是爲了滿足你對我的好奇心？」

「不！是爲了我們過去的一段情。」

「算了！」冷若冰輕嘆一聲：「就當發了一場夢吧！」

「有時我也十分憎恨自己，爲什麼會對那夢境無法忘懷？如果我稍爲健忘一些，我可能很快樂。」柳常青苦笑了一下，「可惜那夢境太美麗了，我如何能忘得了呢？」

這時候，何隆已走到一條分岔路口。

當時月暗星稀，這一帶並無屋宇，只有矮林處處。

何隆站停在分岔路口上等冷若冰過來，一邊又回頭對他們說：「由這條小路走過去，沈小三就住在靠近山邊的一間石屋裏面。」

冷若冰道：「你帶我們去吧！」

何隆無可奈何地，繼續往前走！

豈料走不了幾十步，何隆突然一個踉蹌，差些兒就絆倒地上。

冷若冰和柳常青本來繼續交談，一邊併肩兒往前走，看見何隆這樣子，也以爲他裝蒜想逃走，急忙衝了過去！

但是何隆並未逃走，只站穩了脚之後，回頭張望小路的地上。

冷若冰和柳常青都見到了，路上有一個人躺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剛才何隆就是因爲踼着這個人而差點絆倒了。

那兒路上的光綫並不明亮，路邊的矮林，陰影遮蔽了路面。難怪何隆會踼着那個人，事前他顯然一些兒也見不到。

柳常青蹲下去，伸手在那人的身上摸摸，然後仰首對冷若冰道：「他死了！」

冷若冰也蹲了下去，把那具屍體的面孔移向朝光的一面。

「似乎就是他！」冷若冰失望地，把何隆召過來，「你過來看清楚吧，他似乎就是沈小三，我曾與他交過手。」

何隆只瞥一眼，就說：「不錯，他正是沈小三。」

「誰殺死他？」柳常青怔怔地說。

冷若冰道：「當然是他！」

「他？」柳常青道，「你指誰？」

「我已猜到他是誰了。」冷若冰若有所思地說，「那蠢才！」

「你知道他是誰？」柳常青怔了怔：

「他到底是誰？」

「我不會告訴你。」冷若冰忽然站直了身子，「由現在起，你最好不要跟着我了。」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柳常青也由屍體旁邊站了起來。

「去找我那失去的香囊。」冷若冰一邊折回大路那邊，急步而行，一邊說道。

柳常青道：「香囊之內，到底有些什麼秘密？」

「那是我的秘密。」

「不可以告訴我嗎？」

「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那秘密絕對與你無關。」

「我知道了又何妨？」

「我不想你爲我担心。」

「但是，現在那秘密落入別人的手中之後，已不算得是秘密了。」柳常青又說，「你如果不將這秘密告訴我，我不會離開你的。」

「你太愛理閒事了。」冷若冰有些生氣。

「我只是爲你好。」柳常青道，「看你那麼緊張，一定有許多心事。」

「但這些事全都與你無關。」

「我就是偏要理。」

柳常青無法不硬着頭皮這麼說。他知道冷若冰一直有滿懷心事，就是始終不肯直說。

冷若冰是個身份非常神秘的女子，柳常青曾經救過她。

當時她在一班江湖人物的手中，武功也沒有目前這麼好。

柳常青看見她這麼美麗，又楚楚可憐的，落入一班江湖人物手中，於是看不過眼，仗義把她救了出來。

此後，他們便相處了一個時期，柳常青想把她送回家裏去，但她說沒有家。

柳常青覺得奇怪，爲什麼她沒有家？是否給人毀了？她不可能一開始便是個孤女吧？

毫無疑問，她有難言之隱！

柳常青無意強人所難，決定不再追究了。

但是，就在他們相處的一段日子裏，雙方發生了情愫。柳常青甚至想與她結爲夫婦。

可惜在談論婚嫁時，她突然失踪了！

她不辭而別，令到柳常青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後來，他們曾在江湖道上不止一次的碰過頭。但是很奇怪，她變得冷漠，對柳常青就像從未相識過一樣，冷若冰不提往事，也不准柳常青提那一段情。

柳常青相處過她，早已感覺到她有滿懷心事，所以也就見怪不怪。

奇怪的只是：每次見了她，總覺得她的武功比起上一次有了進步！

每一次，柳常青都希望從她的身上找回往日的回憶，可惜她却好像忘記了一切，對往日二人的一段情，似乎忘得一乾二淨！

現在柳常青是無法再忍受下去了，所以才會硬說非理不可！

冷若冰却「哼」一聲，轉身走了！

柳常青從後趕上，吆喝了一聲：「站住！」

但是，冷若冰却沒有理會他。

柳常青再追上去，她突然回身一劍，嚇得柳常青急急倒退了幾步！

柳常青決心纏住她，因爲他覺得：假如再讓她這樣子下去，縱然武功更好，也會栽倒在別人的手中。何況在他的眼中，她只是武功較前好了一些而已，並非好得很。

柳常青於是冷冷地說：「你鬧着玩，還是眞的如此無情無義？」

冷若冰道：「我無心與你爲難，請你也不要存心爲難我。」

柳常青道：「除非你告訴我你往何處，否則我一定追查到底。」

「你太頑固！」

「頑固的只是你，你就憑這點兒本領，我眞想知道你能闖得多遠！」

「你何必管我？」

「我只是覺得可惜！你這條命也曾是我一手救回來的，我何忍再見你死得不明不白？」

「哦！原來又是提醒我報恩！」冷若冰「哼」地一聲說，「其實，要報的，早已報答過你了，難道你還不滿足麼？」

「住口！」柳常青生氣地說，「我眞想不到，你竟然是個這麼樣的女人。」

「是的，我就是這麼樣一個不可理解的女人，夠了吧？」冷若冰固執地「哼」了一聲，又想走！

柳常青一個箭步衝前，攔住她的去路：「告訴我，那香囊之內的秘密！」

「你這個人太豈有此理！」冷若冰話猶未完，劍已出鞘！

劍光一閃，一度寒風直迫柳常青的頸際！

柳常青心裏一凛，急忙揮劍一格，「錚」的一聲！剛擋開了那一劍，而這邊又見寒光一閃！

以柳常青的武功和劍法，只須反手一劍，不但可以替自己解圍，還可以連消帶打，將對方置諸死地！

但是眼前這個對手並非別人，正是與他有過一段情的冷若冰，他又如何忍心傷害她？

偏偏那角度又令他無法再以劍去擋架。稍一猶疑，他惟有就地一滾，目的是避過對方那要命的一劍！

豈料人剛滾了開去，左腿就感到一陣痛楚，他已感覺得到，自己受了傷。

他担心自己無法追得上冷若冰，因爲冷若冰已乘機溜了！

他伸手摸着正在不斷流血的左腿，勉强站了起來，但身體已失却了平衡！

他想追上去，但有心無力。惟有瞪住冷若冰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

傷口的血不斷從指縫間滲出。

柳常青再放眼望過去，冷若冰早已逃得無影無踪。即使這時候他不受傷，恐怕也無法可以追得上她了。

他只好坐下來，撕下一角衣帶將腿部的傷口包紮好。

就在這刹那間，路邊一叢矮林後面有人影移動！

「誰？」柳常青霍然站立起來！

「是我。」一名雙十年華的少女，緩緩地由那邊走過來。

柳常青可能因爲流血過多，已開始感到有些頭昏眼花。

他以爲那是冷若冰。其實他的內心也眞的希望她是冷若冰。

可惜她不是。

無論她是誰，總之她老早已躲在那矮林後面，否則，她又怎會知得這麼多呢？

她笑道：「你這登徒子，追女人追成這副樣兒，也夠可憐啊！」

柳常青瞪她一眼：「我追女人又不是追你，何必你多管？」

「你當然想追我，可惜你却不容易追得到我，因爲我不但比她美麗，也比她更好武功，走得也更快！」她雙手叉腰，那神氣就像跟柳常青認識了很久，跟老朋友開玩笑似的。

柳常青有些啼笑皆非：「你太自負了，可惜我對你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別口是心非。」她又說道：「可能因爲這兒環境太過昏暗了，否則，當你發覺我如此美麗絕色時，你不追到天脚底才怪！」

柳常青道：「我並非對每一個女人都用情，姑娘，你還是走你的路吧！」

「你叫我走？」她反而走得更接近柳常青，「你不須要別人的帮助麼？」

柳常青只有自己明白，他的確有些兒支持不住，頭開始昏，眼也開始花。

「瞧你！」那少女竟溫柔地伸出手來，摻扶住他，「你站也站不穩，看來一定傷得不輕，那女魔頭如此殘忍，怎會值得你去愛她？」

柳常青沒有拒絕對方的援助，也沒有回答對方的問題。

他搖搖幌幌的，大地彷彿在動盪！

他只感覺得到，在昏倒之前，是被人扶進了一間茅舍之內，在稻草堆中躺了下來。

× × ×

柳常青在噩夢中驚醒！

外面已是天色大白，陽光一時之間令到他無法睜開雙眼。

儘管如此，他仍伸手在身畔的稻草堆中找他那把劍——聞名江湖的「情劍」。

「情劍」的定名以至名聞天下，並非因爲它落在「劍留情」柳常青的手中，而是大有來歷的。

但是，現在柳常青竟然發覺它不在自己的身邊。

最低限度他雙手摸索了好一會兒，仍然無法找到他的「情劍」。

他霍然坐了起來！腿部的傷口仍痛，但在這刹那間，他也忘記了這一切，只是拚命地在稻草堆中搜索着！

可惜他搜遍了那方寸之地，「情劍」踪跡仍渺。

他放眼四望，發覺這是一間蓋搭在田野間的小茅舍。一般是農夫爲了看守田野間農作物，在此渡宿用的。他怎會睡在這裏？

柳常青極力思索着。

他終於想起了，是那少女。是那不知名少女把他扶到這兒來，然後取去了他的「情劍」。

柳常青早就感到那少女的出現有些突然，她不該在夜半時份出現在那種郊野的地方，除非她懷有某種目的。

但是，當時柳常青因爲腿部受傷，血流得實在太多；他除了接受對方的摻扶之外，實無抉擇之餘地。

別說是對方趁他昏迷過去之後奪劍，即使當時明搶，他也沒有辦法可以反抗。

他想勉強爬起來，但腿部已有些痳木了。

「喂！」又是一個少女的聲音。

柳常青抬頭一看，見一名鄉村姑娘，她正站在茅屋門外。

柳常青忍不住問：「你是誰？」

那少女輕輕一笑：「你這人太滑稽了，這兒到底是你的地方還是我的地方？我來問你是誰，你反而問起我是誰來了。嘿嘿！」

柳常青想想也是道理。儘管至今他仍未知昨夜那女子是誰，但這兒畢竟是人家的地方，而且他也沒有理由對人家說「不關我事啊，是她扶我入來的」，反正人家也不可能相信有個女子那麼「好心」，將他摻扶到這兒來。

因此，柳常青惟有道歉。

那少女顯然也看見了，他腿部的傷口血漬斑斑。

她關心地問：「你跟人打架，還是給野獸咬成這樣子的？」

「嗯——」柳常青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她。他只好說：「是意外受了傷！」

他勉強支持起來，扶住門緣，想出走去。

「你到底要到那兒去？」那少女頓生憐憫之心。

「我也不知道。」柳常青其實也是眞的沒有目的地。「無論如何，我總要感謝你，讓我在此渡過了一晚，假如昨晚被你發覺，我才不知如何是好。」

柳常青說着，又想往前走。

那少女却叫住他：「瞧你！這樣子能走多遠呢？不如你就在這裏多休息一會兒吧！」

其實，柳常青也不想走，他又餓又倦，渾身無力，加上腿部的傷勢，令他一步一拐的。

再勉強走出去，也只有可能倒在地上而已。

柳常青獃在門旁，回首瞪住那少女。

她不像是說笑，只指指屋內地上那一堆稻草：「你到裏面去坐一會兒，讓我替你找一些草藥來敷治傷口吧！」

柳常青有些感動。

他還沒有回答半句，那少女已經一陣烟似的走了。

柳常青獃在那兒，瞪住她的背影，不論身形、裝束以及聲音，她絕對不是昨天晚上遇見過的神秘女子。

昨夜那女子可能懂武功的，柳常青記得她腰間插了兩把短劍。

剛才出現的少女似乎較爲年輕，也打扮得比較純樸許多，她顯然是個農家女。

也許相命的沒有說錯，柳常青可能眞的是命帶桃花，爲什麼他遇上的都是女人？爲什麼他遇上的女人都對他這麼好？

昨夜那個腰插雙劍的少女也許目的早在柳常青的「情劍」，但是，也可能只是因利乘便，順手牽羊。不過無論如何，她總算對柳常青已經不錯了，她沒有讓柳常青在荒郊中凍死，也沒有殺死他，對受了傷的柳常青來說，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柳常青又想起冷若冰，那是他最難忘懷的女人，雖然她出手太重，以致令到他腿部受傷，可是柳常青却沒有怪她。

假如當時他肯不顧一切，只顧防衛自己，冷若冰早就非死即重傷。

也許至今爲止，冷若冰仍然不知道他傷成這副樣子。否則，最少她也應該回頭來照顧他才對。

他不相信冷若冰這麼冷酷，儘管她對江湖中人出手絕不留情，但對柳常青應該例外的。

柳常青不但救過她，也跟她有過一段情。那是許多江湖中人夢想得到的事。

柳常青正胡思亂想之際，突然被一聲吆喝聲驚醒了：「喂！你是什麼人？」

這一次，是個男子。

那男子一身農夫打扮，十分粗野。

柳常青正待解釋，對方又是破口大罵：「我明白了，最近頻頻失竊，不必問了，一定是你這壞蛋，今天遇上老子，看你還能逃得多遠！」

話猶未完，一把禾乂已插了過來！

柳常青急忙閃身避過，順勢抓住禾乂不放。因爲他心裏明白，下一次他未必閃避得及，除非對方不再向他進攻。

然而看這傢伙來勢極兇，他根本沒有耐性聽柳常青的解釋。

禾乂被柳常青抓住之後，順勢一拉，那男子立刻失去重心，撲向柳常青！

柳常青腿部受了傷，再被撞了一下，登時痛得淚水直冒。

儘管痛到入心，柳常青的腦袋還是十分清醒的。他明白到自己隨時會死得不明不白。只要那支禾乂被那魯莽的男子控制住，他就完了。

因此，他拚命糾纏着那個男子。不讓他離開自己，更不讓他奪得那支禾乂。

二人扭成一團，在稻草堆中打滾，那小小的茅屋，已被弄翻了。

柳常青腿部本就受了傷，再經這場激烈搏鬥，簡直痛不欲生。

他極力忍受着腿傷的痛楚，希望運用自己的武功可以及時制服那男子。

但是，那男子身裁魁梧，柳常青在痛苦難當的情況下，要制服對方談何容易？

終於，他又一次昏了過去！

那男子非常生氣，他好像不信柳常青眞的昏倒過去似的，含怒地由稻草堆中爬了起來，拾回給柳常青擲開的禾乂，就朝住柳常青力插而下！

柳常青眼看就要死於禾乂之下，突然之間，只見那男子雙眼一瞪，身子隨即搖搖擺擺的，禾乂連人一齊倒了下去！

一枚銀簪插向那男子的心窩之間，直至有個女人過來，將銀簪拔出，血才直噴出來！

那女人並非別人，正是冷若冰。

她將銀簪上的血漬抹去，然後才把柳常青背着離去！

× × ×

農家麥達正撫屍痛哭！

他抱着的是他唯一的兒子麥大田。

他妻子也趕到田邊來了，在那間倒塌的小茅屋現場，夫婦二人面對着死去的兒子，都感到莫名其妙。

只有一直呆若木鷄，獃獃地站在一旁的，他們的女兒麥妙兒，她心裏才有一種想法：一定是他——是他殺死她大哥麥大田的。

因此，她也沒有哭！

她只咬着牙關，把淚水吞了回去，然後一頓足，飛也似的，轉身奔離現場。

她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該死！眞該死！爲什麼我要做好心？爲什麼我要替一個陌生人去找草藥？我想救他，他竟然殺了我大哥！我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替我大哥報仇！」

× × ×

柳常青又一次從噩夢中驚醒。

他彷彿仍在與人作生死搏鬥，但腿間的傷勢却出奇地舒服，一陣陣清涼，不再感覺得痛楚。

他睜開雙眼之前，已感到內心充滿了溫暖，嗅覺中有他熟悉的氣味。

這種香澤不但是他所熟悉的，還是他喜愛的，他以爲自己在做夢。

他微微地睜開了雙眼。

果然是她——冷若冰。

「你怎麼啦？」冷若冰的手伸到了他的額角之上，那是一隻溫暖的手，所以他內心感到一陣暖洋洋的。

「是你？」他仍然不敢相信這是眞實的事，只以爲是夢境。

「是的，是我。」冷若冰難得一見的笑容，眼神中充滿了歉疚。「你感到好些嗎？」

「我不是做夢吧？」

「當然不是。」冷若冰道，「我却希望這是一塲夢！如果是一塲夢，我最少就無須內疚，你也不必受皮肉之苦。」

柳常青坐了起來！

他有足夠的氣力，輕易地就坐了起來，但冷若冰仍然小心翼翼地、親切地扶起他！

他看見他那受傷的腿，已被人重新紮好。很濃郁的藥味。那自然是冷若冰爲他敷治的！

他再放眼四望：「這是什麼地方？」

「客棧。」冷若冰說。

「我們怎麼會在這兒？」柳常青問。

「你給那魯莽的農夫嚇昏了，我把你救到這裏來，然後用刀傷藥爲你療傷。」

「謝謝你，眞是難爲你了。」

「不！這句話應該由我對你說，因爲是我累你受苦。」冷若冰又說：「若非我後來發覺我的劍鋒沾血，我也不知你傷得那麼重。」

其實她出手多重，心裏自然有數，又怎會不知？只是後來越想越覺不忍，才折

回現場，但已不見了柳常青。

後來她一直找，找到那間小茅屋去，才發覺柳常青正跟人糾纏在一起，而且危在旦夕，所以才迫得用飛簪殺人。

然而，她却知道柳常青的個性不喜殺人，因此她也不提那一筆。

柳常青當時既然已昏了過去，自然不知道她殺了別人才可以救出自己。

「眞想不到，我們又在一起！」柳常青苦笑中，呻了一口氣！

冷若冰嫣然一笑：「你不是說過，我們是歡喜冤家嗎？」

「是的，不是冤家不聚頭！」柳常青又想起了她的香囊，以及自己的「情劍」。他問：「你找回你的香囊沒有？」

「還沒有。」冷若冰道，「若非爲了你的傷，也許現在我已經可以追到他。」

「你怎會知道他是誰？」

「就憑何隆的描述，以及沈小三的死法，何隆的描述完全是他的造型，沈小三的死法只證明他是死於絕刀之下而已！」

「絕刀？」柳常青怔一了怔：「你是說，香囊是被石鐵心取去？」

「不錯，沈小三已死去多時，但他的屍體那刀傷處，仍在流血不止，顯然是被絕刀所傷。他不是石鐵心還是誰？」

柳常青自然知道石鐵心是誰，更知道「絕刀」的厲害。

「情劍」與「絕刀」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的兩種極端的武器。

「情劍」是用罕有的一種純鋼製成，即使傷了人，也不致血流如注，而且傷口很快復原。傷口無毒，傷者也絕不會感到痛苦。

柳常青爲人心地善良，雖有武功，也從來不喜歡以武功傷人，更不喜殺人。因此江湖中人便稱他爲「劍留情」。

正因爲他不喜歡傷害到別人，却又不能沒有一件兵器來自衞，所以才千方百計，叫名鐵匠煉成這一把「情劍」。

另一方面，江湖上被人稱爲「狂人」的石鐵心，却生就一副鐵石心腸，正是人如其名，對付任何對手都絕不留情。

他所擁有的却是一柄「絕刀」，那是一柄用純鋼煉成的刀。

「絕刀」鋒利無比！凡是被「絕刀」割傷的人，除非能及時以上好的刀傷止血藥物敷治，否則勢必流血致死爲止。

「絕刀」所傷及的傷口，很難復原，情形剛好與「情劍」成反比，傷者有痛入心脾的感覺。簡直是痛不欲生。

兩種兵器固然各走極端，其主人的性格也是各走極端！

他們唯一相同的，也許只有一點，那就是他們都同時是冷若冰的追求者。

柳常青又好奇地問：「那香囊之內，是否另有秘密？」

他不止一次這樣問，但冷若冰也不止一次的拒絕作答。所以這一次，柳常青問了出口才覺得自己問得太蠢！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冷若冰竟然對他說：「不錯，都給你猜中了，我把一份名單放在香囊之內。那香囊不值錢，但那份名單就不同了。」

「名單是什麼用的？」柳常青一直很希望知道冷若冰蘊藏在她內心的一些秘密——那是她從來不肯吐露的心事。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你知道了又有什麼用？那些事，根本與你無關。」

「我也知道與我無關。」柳常青道，「那當然是你的事。我這麼問，似乎令你覺得討厭。」

「我並非討厭你，只是以你的性格，你即使知道了，也不會帮得了我。」

「你的意思是：那可能是你仇家的名單。是不？」

「唔——」冷若冰面帶愁容，輕輕一點頭。

「然則，狂人石鐵心，一定爲了向你邀功，搶在你前面，先去按照那香囊中的名單，先行殺了你的仇人。」

「是的，所以我才這麼着急。」

「他替代你去殺了你的仇人，你可以省下許多功夫，爲什麼反爲着急？」

「我原意却非如此。我並不希望我的仇人都一一死去。」

「嗯——我眞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知道嗎？」

「是的，希望我可以帮得你。」

「你帮得我？」冷若冰苦笑了一下，道：「像你這種菩薩心腸的人，如何帮得了我？」

「殺人雖非我所喜，但是，你的仇家如果眞的是罪有應得的，我却不反對你去殺死他們！」柳常青又問：「那名單中，究竟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因爲名單是剛到我手的，我連看也未有機會看，便將它放入香囊之內收藏好，想不到沈小三那傢伙這麼快手！」

「爲什麼你還不快去找石鐵心？」

「還不是爲了你麼？」冷若冰道，「我出手太重，心感不安。」

「算了！反正你又不是存心要傷害我，你只不過想擺脫我而已！」

「唉！你這個人眞的是——」冷若冰苦笑搖頭：「你說我不宜闖江湖，其實不宜在江湖上闖的應該是你。爲什麼你老是原諒別人？爲什麼你老是讓別人傷害你？假如當時你的對手不是我，而換上了別人的話，你想想後果會怎麼樣？你準會死在我的劍下。」

「若冰，你錯了！如果當時不是你，受傷的肯定會是你！」

「你怎麼忽然又這麼自負？」

「我並非自負，而是事實，當時我不想令你受傷，却又來不及擋煞你那一劍。假如換上你是別人，我只須把我的劍鋒削向你的手腕，你早已手傷劍落，又怎能再傷及我分毫？」

冷若冰不得不相信他的話，因爲至今爲止，柳常青的武功絕對在她之上。

她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咦！你那把劍呢？」

「還不是多得你麼？」柳常青說，「你走後不久，路邊矮林後面走出了一個女

子，她佯作好心，把我摻扶到田邊那間小茅屋去，我因流血過多而昏倒，醒來就不見了那把劍。」

「看來我是眞的害苦了你。」

「算了！相信江湖中人喜歡絕刀的，總會多過喜歡情劍的吧？包括你在內。」

柳常青苦笑着，輕輕嘆息！

冷若冰深情地瞪了他一眼：「你以爲我會喜歡石鐵心？」

「最低限度，他會協助你去殺人。」

「但我心裏的想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冷若冰嘆了一口氣！

「難道你不想殺死名單中你的仇人？」柳常青好奇地問。

「我不會坦白告訴你，也不想你知道太多，因爲這不是你的事情。」冷若冰又說：「其實你已經知得太多了。」

柳常青道：「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不會告訴別人，我知道了，我也許可以帮帮你。」

「先感謝你。你的確是江湖道上唯一的眞正好人！」冷若冰瞪住他微笑着說，「我雖然出道不耐，但江湖中人都一致公認『劍留情』心地善良，武功亦好，甚至連你自己用的武器，也盡量設法令到它不是殺人或置人於死地的兵器。」

說到這裏，冷若冰站了起來，呻了一口氣，感慨地說：「可惜，你絕對不是我所需要的人。」

「我也知道，你最需要一個能帮助你去殺人的武林高手。」

「不，絕非如此，否則，一切都變得簡單了。」冷若冰又說：「狂人石鐵心可能也與你有同一想法，所以，我才這麼焦急。」

「你不想他代你殺掉名單中的人？」

「不想，那是我的仇人，爲什麼要讓他動手？」

「若冰，我並非一定要你放過他們，事實上，一個人殺人應該塡命。不過，凡是一件事的形成，必然有許多方面的因素。得饒人處且饒人，在可能範圍內，又何必寃寃相報呢？」

「够了够了！」冷若冰立刻變得很不與高，頓足道：「我救你，並非爲了聽你向我說教，這一套還是留回你自用吧！」

說完，她急步走了出去！

柳常青立刻叫住她。

她終於又回轉身來，但只說了一句：「你救過我，我也救了你，以後我們各不相欠！」

她「砰」的一聲，把房門掩上。

柳常青由床上跳下，想追出去，但已經不見了冷若冰。

他失望地倚在房門旁，撫摸着那隻受了傷的大腿，覺得敷了刀傷藥之後，好了許多。

冷若冰也許說得對，是她救了他的，但當時柳常青已在糾纏中昏了過去，又那裏知道？

× × ×

這是香花山莊。

漫山遍野，七彩繽紛的花朵，香得叫人心醉。置身其間的人，都會以爲這就是世外桃源。

事實上這兒的確美不勝收，環境固然美，建築物也設計得十分優美，只因爲莊主香木老爺非常富有。

香木有個獨女香晶晶。

晶晶雙十年華，至今仍未出嫁，生得貌美如花，人稱「百花公主」。

香晶晶正躲在香閨之內，撫弄着那把由她一手奪得的「情劍」，臉上發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

她自小驕生慣養，父母又只得她一個女兒，正是要什麼有什麼。

可能就是因爲太過容易得到了，所以她什麼都不稀罕。

眼前這把「情劍」是屬於江湖上名聞一時的「劍留情」柳常青的，自然是不同凡响！

她早就聽人說過柳常青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俠士，而且生得英俊瀟洒，一表人才，就是沒有機會見過他；昨夜難得遇上了那場面。

她不但覺得自己救過柳常青，還可以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她竟然能從一位高手的手中，輕易取得了他的「情劍」。

因此，她心滿意足地，在撫劍微笑！

香夫人在門外窺伺了片刻也感到奇怪，於是忍不住走進去問她：「你怎會有這把劍？」

「嗯——」香晶晶本來也不好意思說，但回心一想，終於扯了謊：「是這樣的，有個登徒子跟踪我，我存心教訓他，終於把他手中的這把劍奪取過來。後來人家才告訴我，他並非別人，正是名聞天下的大俠劍留情……」

豈料她話猶未完，她母親香夫人已笑得差點兒連門牙也掉了下來！

香夫人搖頭苦笑道：「你不要騙我了，你那有本領可以勝得了柳常青？他雖然是有名的劍留情，但武功絕不可能低過你。我看，你可能又用上了什麼詭計，否則他的情劍不可能落入你的手中。」

香晶晶被母親說破，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後來她回心一想：母親一直說她的武功沒有進步，何不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呢？

於是她又撒謊道：「我絕對不須用什麼詭計，只針對他的弱點就够了。」

「什麼弱點？」做母親的，最怕女兒吃虧，因爲老人家也聽過「劍留情」是江湖上最受姐兒們愛戴的俠士。

「劍留情」固然是由於柳常青跟別人打架時，處處手下、劍下都留有餘地；另一方面却是由於他命帶桃花，女人對他的確是別具好感的。當然，人們自然也明白，柳常青並非由於外表俊俏，而是他爲人心地善良，所以才博得姐兒們的好感。

香晶晶也明白母親那句話的意思，忙解釋道：「柳常青的弱點就是，出手必留有餘地，劍下一定留情。於是我就有機可乘了。」

香夫人稍爲釋顏，道：「聽說他的武功不弱，即使是劍下留情，相信你也未必輕易得手。何況，這還是人家的隨身武器呢！」

「嗯——」香晶晶自小被寵，所以好勝心特別强，她說：「我用全力，他只用半力，於是我乘機傷了他……」

香夫人吃驚地截住她的話頭問：「你傷了他？」

「是的，我傷了他的左腿。」香晶晶決心要在她母親面前表現出自己的武功已經到了「可以出得大場面，可以跟江湖中的高手見個高下」的階段。所以她扯謊也就決定扯到底。

香夫人不知內裏，自然又驚又喜。

她驚的是女兒可能傷人惹禍，喜的是她武功大進。

香晶晶道：「我很有分寸，不會令他殘廢的，你放心吧！」

話雖如此，香夫人不擔心是假的。像柳常青這麼有名氣的一位高手，不但受了傷，還失去隨身武器，叫他如何見人呢？假如她是柳常青，相信也遲早會找到這兒來。

豈料香夫人擔心未來得及，外面已傳來了人聲吵閙。

母女二人大感驚奇，立刻到外面去查看。

× × ×

香花山莊的主人，正率領莊丁們在莊內各處巡視。

也不知是那一輩無良狂徒，宵來摸入山莊之內，最少殺死了五名莊丁。

那五名莊丁都是有刀有槍在手，當時正在各處巡邏的。但他們哼也不哼一句，便死得不明不白。

由此可見，殺人者必是個高手，否則，事前一定有人發覺。只要有人發覺，立刻就會驚動大夥兒，紛紛前來援助。

但是，這慘況却是不久之前，才被人先後發現的。首先是有人發覺一名莊丁浮屍於水井之下。於是下人立卽禀告莊主。

莊主香木還以爲那莊丁有什麼心事看不開，投井自盡。

後來，又有人發覺一處矮林裏面有另一名莊丁陳屍於該處。

香木聞訊後才大吃一驚！

這時候，井中的屍體打撈上來了，證明是死於刀劍；井水已盡被血水所染。

香木心感不妙，忙帶人到各處巡視，先後竟發現了五具莊丁的屍首。

至此，莊內才爲之哄動起來。

山莊血腥臭　美人心內熱

香夫人偕同女兒晶晶奔出莊外，看見她丈夫正在生氣！

香木一邊責備各莊丁，竟然糊塗到被刺客偷了入莊，一點也不發覺；另一方面，香木也感到莫名其妙。

刺客既然來了，爲什麼只殺莊丁？却未驚動到宅內的人？

香木心裏又想：刺客眞正的目的，究竟爲財還是爲人？

假如那是仇家，刺殺的對象應該是他本人才對。但是，他並未傷分毫，甚至一點亦未發覺。

香花山莊最少養有三十名以上的精壯莊丁，他們都有點武功。

平時最少有十名莊丁分別在莊內、莊外放哨和守衞，晚上人數稍有增加。

香木覺得對方可能不止一人。

但在另一方面，再看看各死者的殺人手法，却又是一樣。

各莊丁的咽喉都被割斷。

也只有在刹那之間將死者的咽喉割斷，然後才可以及時制止死者的呼叫以及反抗。

死者如果能發出一聲呼叫，或者挺刀過招，任何聲浪也會驚動附近的同伴，決不會無聲無息的，悄悄地死去。

由此亦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殺人者武功十分高强。第二，手段極之毒辣。

看情形，又似是一個人做的，然則他是誰？

香木忽然感到不妙，匆匆帶着幾名手持刀劍的莊丁，奔進宅內。

他是擔心殺人者的目的，最後可能在於財物方面。所以他急忙進去查看。

香夫人一直不敢搭訕，也示意女兒晶晶切勿聲張。

等到香木進了宅內之後，香夫人才對香晶晶道：「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切勿提情劍的事，能快些悄悄把情劍還給柳常青固然好，否則，就索性扔掉它。此事切勿讓你爹知道，否則，我怕他會重重責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香晶晶當然明白。香夫人的意思，分明是擔心惹起了這一場禍的，是那把「情劍」。

但香晶晶却說：「柳常青不會是個殺人狂，這件事肯定與他無關。何況，他左腿受了傷，如何能跑到這兒來殺人？」

香夫人道：「江湖上的事，不可以以常理忖測的。總之，你年紀還小，不該到處惹麻煩。人家是江湖上有名的俠士，一旦給你這麼一攪，如何下得了台？卽使他不含恨在心，只怕有人替他不值，那就糟了。趁你爹未知道，快把那情劍扔掉！」

香晶晶支吾着。

× × ×

宅內，香木正在各處檢查他的財物，包括他的書房，賬房和臥室等處。

但是，所有財物絲毫無損。

香木眞想不通，從殺人者的武功而言，他應該可以直闖內堂，因爲他能在無聲無息中殺了五名莊丁，證明他不是泛泛之輩。

爲什麼他不登堂入室？爲什麼不偸竊財物，又不對付自己？香木左思右想也想不通，整個人呆在一旁。

香夫人跟了進來安慰他，却不敢把晶晶奪得情劍的事告訴他。

香木一邊吩咐下人料理五名莊丁的身後事，一邊仍在呆呆地想。

他要檢討自己過去和現在，在江湖上的每一個仇人，看看誰有這般高强的本領，以及殺人者下一步將會怎麼樣對付他？

香木過去曾在江湖上闖過，仇人當然有；但有這麼高强武功的，似乎沒有。

究竟昨夜靜悄悄地來，又靜悄悄地去的殺人者是誰？

香木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來！

× × ×

柳常青正待重返床上休息，突然之間，一度寒光自窗外搶入！

柳常青急忙閃身避過，「蓬」的一聲！一些鋒利無比的東西，自他左側掠過，穩穩插在他腦後的木板障之上，仍在搖幌着！

柳常青回頭一望，那是一支短义，入木逾寸，剛才若非他閃避及時，恐怕早已被揷死！

再望向窗外，一條人影飛躍入來，身形輕巧，轉眼已落在他眼前。

「是你！」柳常青當然認得這位農家女，只是還不知她芳名叫麥妙兒。

麥妙兒手中仍把持着另一支鋒利無比的短义，就像農家所用的三尖禾义截短爲尺餘長那樣，但這却是特製的兵器。

麥妙兒面無笑容，怒視着柳常青：「你這無情又無義的人，我要生宰你……」

話猶未完，單义已經出手，朝準柳常青胸前直刺而來！

柳常青急忙倒向一旁。

他剛慶幸自己的腿傷有了好轉，若非冷若冰的刀傷止痛藥特效，只怕他仍須一直躺在床上；但現在，他却可以如常地跳動！只是較平時稍爲遲鈍了一些而已。

柳常青那順勢一倒，並非隨意所致，而是心裏早有圖謀。

因爲他當時只是赤手空拳，他慣用的「情劍」固不在手，就是可資利用的武器也沒有。

假如他不是受了傷，一定可以憑赤手空拳將這少女擊倒。

可惜他腿傷初愈，身手自然欠靈活，稍有勉强，只怕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他明白到這點，所以他選擇了右側倒去。

右側不遠處有一把木椅子，那是他早已知得很清楚的事。

他故意朝右邊伏地一跌，麥妙兒却不知是計，持着單义飛擲而來！

柳常青也是僅可利用那把椅子一擋，短义的尖鋒已洞穿了椅上的木板。

柳常青急忙就地滾身，那邊麥妙兒正企圖將板障上的另一支短义拔出。

但是，柳常青已飛起右腿，踢到她的腿彎之上，只見她登時失了平衡，隨卽倒地！

柳常青一個翻身，卽將她按在樓板之上。

柳常青是趁她剛倒下時，立卽採取行動的；他明白到眼前的形勢，如果他再不採取主動，對方的瘋狂進襲，將令他疲於奔命，偶一不愼，還會丢了性命呢。

麥妙兒本來也對柳常青很生好感，否則她也不會主動去替這個陌生人採摘生草藥來治傷。此來要殺柳常青，亦無非因爲她兄長麥大田死得太慘、太突然而已。

柳常青平時對任何人都無殘殺之心，何況眼前還是個鄉村姑娘？只是目前這情況，如果他不將她按住，只怕她又對他瘋狂進襲！

所以他一邊按住麥妙兒，一邊就質問她：「我與你無怨無仇，爲什麼你會這樣兇狠？」

豈料麥妙兒却一邊掙扎，一邊咆哮道：「你這人太沒良心，我去採藥醫治你的傷口，你却殺死我大哥！嘿！我恨不得宰了你！」

柳常青在這刹那間，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一直未有問及冷若冰如何救自己到這兒來，也不知進襲他的那個男人後來如何。現在他聽了麥妙兒的聲聲埋怨之後，也無須多問，已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眞想直截了當的告訴對方：這是冷若冰的所爲！

但回心一想：何必呢？那樣只有令對方把仇恨由自己的身上移到冷若冰的身上而已。

再說，冷若冰亦無非爲了救他才會殺人。他又怎可以給她再帶來一些麻煩？

思想間，柳常青還想不到如何回答麥妙兒，偏偏又不敢將雙手放開，因爲一放開她，她勢必再次發動攻勢！

突然間有人推門而入！

進來的又是一個少女！

那少女屹立門旁，瞪住地板上的柳常青和麥妙兒兩人，也呆住了一陣！

柳常青回頭看見那少女的驚愕表情，再想到他捉住另一少女的雙手把人家按在樓板之上，而對方又正在掙扎！

他立刻感到有些尷尬。急忙放開了麥妙兒。

麥妙兒自地板上一骨碌爬起來！她已比較冷靜下來，沒有進襲柳常青。反而注視着那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

那屹立門旁的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香花山莊莊主香木的女兒——香晶晶。

香晶晶是聽了她母親的忠告，帶着「情劍」來還給柳常青的。

她幾經查問，才知道左腿受了傷的柳常青住在這一家客棧之內，想不到她目睹的却是剛才那令人尷尬的一幕。

柳常青在她的印象中一直不錯，尤其是她常常聽人說，柳常青是個正人君子，極爲女性喜愛。想不到剛才那一幕，却令她爲之瞪目結舌。

香晶晶當然不知道剛才這裏曾經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只是看到眼前的情景，她就感到柳常青這個人不大正經。

她冷然一笑道：「眞是大開眼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放肆！眞是姣婦遇上了脂粉客啊！」

柳常青依稀認得那少女的身形和聲調，就算認不清楚，他也對她手中的「情劍」絕不陌生。

柳常青正待爭辯，麥妙兒已迅速伸手拔出板障上面的短义，一聲不响，直朝住門首飛撲過去，柳常青想阻止也來不及。

「錚」的一聲！香晶晶竟然拔出手中「情劍」，擋煞了那致命的一义！

柳常青急得連聲吆喝！

但兩個少女却打作一團，對他的叫喚聲，毫無所聞似的。

柳常青心裏想：這樣子打下去，無論

誰勝誰負都不好。

尤其是這是他稅居的客棧，很易被人有所誤解。所以他立刻閃身加入了戰團。

他當然不會赤手空拳。

假如在平時，他赤手空拳也可以分解開這二名少女；但現在他的腿傷剛好。所以他必須借助兵器。

原來屬於他的兵器——情劍，正在香晶晶的手上。他只好從地板上拔出另一支短义。

那支短义是屬於麥妙兒的。

麥妙兒曾以此飛擲柳常青，當時他正倒在那地板之上。

柳常青就利用那短义闖入二名少女的劍光义影之中。

憑他的武功底子，自然可以應付裕如了。

但是，無奈長劍短义，相形之下，優劣之勢立分，加上香晶晶還有點兒武功底子，她以爲柳常青帮着麥妙兒向她進攻，自然十分生氣！

只見香晶晶發起狠勁，揮劍狂刺，柳常青眼看麥妙兒這一次非死卽傷，立刻奮不顧身，搶前掩護。

香晶晶手中所持的雖則是「情劍」，但却是劍下絕不留情！

柳常青爲勢所迫，一邊要將危急中的麥妙兒推倒地上，以免她中了香晶晶那狠毒的一劍，一邊又要代替麥妙兒去接那一招！

可能由於柳常青腿傷初愈，也可能由於香晶晶爲了澈底表現自己的武功，出手十分狠勁！柳常青短义接招已見吃虧，加上爲了掩護麥妙兒也分了心，就此被香晶晶刺中了一劍！

柳常青身不由主地「喲」的一聲，身子一歪，人也倒向一旁！

香晶晶得意洋洋地，「哼」了一聲，道：「怕什麼你這對狗男女一齊聯手？香家大小姐就是要你們知道厲害！」

柳常青左臂中了一劍，他只感到一點點兒痛，伸手握住自己的左臂！

他不敢負傷頑抗！

只有柳常青自己最明白，「情劍」假如在柳常青自己的手中，只有迫不得已之時才會傷人。

萬一傷了人，那傷口假如只限於肌膚之傷，一定沒有大碍。

但是現在，柳常青可以感覺得到，那傷口並不太輕。所以他必須及時用力握緊傷口，不讓傷口張開，血就不會流出來！

當然，如果這不是「情劍」，卽使傷口更小，也不可能不流血的；但「情劍」却與別不同。

麥妙兒在這一刹那間，也不禁有些兒驚愕起來！

她已感覺到柳常青那一點好意，若非剛才柳常青那用力一推，她早已直接被香晶晶所傷；但現在柳常青却代替了她去挨那狠狠的一劍，所以她才可倖免！

香晶晶本來就是驕生慣養的，平時在香花山莊之內，任何人也不敢逆她。

現在她看見柳常青也不敢再衝過來，就更加得逞！

她又說道：「本來，我是來還這把情劍給你的，但是，姓柳的，你太不識抬舉了。」

說完，她頓足後轉，頭也不回的，一口氣飛奔落樓，離開了客棧。

麥妙兒這時才問柳常青：「你傷成怎麼樣了？」

柳常青說道：「不要緊的，我只擔心你。」

「我看見她狠狠地刺了你一劍，那一劍本來由我去挨的！」麥妙兒走到柳常青的身邊，也不避嫌疑地要將柳常青的右手自左臂移開，一邊又問：「爲什麼你要救我？」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只知道我不想別人受到創傷。」柳常青說。

他的手被麥妙兒移開了。換上了麥妙兒。的

柳常青手臂上的衣服已被「情劍」割破，皮膚有傷痕，但很奇怪，那傷痕竟已復合；破衣之上僅沾了少許的血。

連柳常青自己也幾乎不敢相信，他雖然有衣服阻隔，但香晶晶那一劍，實在刺得又狠又勁，假如那一把不是「情劍」，相信柳常青現在仍在包紮傷口。

麥妙兒深切地感覺得到，柳常青一直在衞護她，卽使她會企圖刺殺他。

同時在這一刹那之間，麥妙兒也彷彿想起了一件事，當她淚眼汪汪瞪住她大哥的屍體的時候，好像聽到她父親說過，她大哥是給某種暗器刺殺的。

現在她就趁住替柳常青檢視傷口的時候，問道：「你喜歡用什麼暗器？」

「暗器？」柳常青道：「對不起，我從來不喜歡用暗器，明明打不過別人，那就認輸好了，何必用暗器傷人？」

「那麼，我大哥不是你殺的？」

「坦白說，至今爲止，我還不知你大哥是誰呢。」柳常青道。

「當我離開那間小茅屋之後，他可能像我一樣的想法，以爲你是竊賊，你們一定發生過糾纏，否則，那小茅屋不會倒下。但大哥是眞的被人殺死了，父親似乎提及過暗器，可能是給暗器殺害的。」

「我不喜歡殺人，卽使是我仇家，江湖上的人都清楚劍留情的爲人。」

「你就是劍留情——柳常青？」麥妙兒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

「是的，我正是。」

「我明白了，那把劍——」

「剛才你應該聽到，她手中的劍是我的情劍，所以我的傷口不會有大碍。」

麥妙兒不再懷疑柳常青。

在這刹那間，她却想起一些事情來。她喃喃自語地說：「是她，可能就是她！該死，怎麼我老是想不到？」

麥妙兒話猶未完，已迅速洒開大步，飛也似的衝出房外！

柳常青一時之間還想不到她到底爲了什麼會這樣。

後來，回心一想，他也急忙衝出了房外。可惜他的腿傷初愈，想走快些也不可以。

當柳常青沿住梯階，落到樓下，再出

了客棧之後，四處張望，也見不到麥妙兒了。

他明白到麥妙兒剛才的想法；她可能以爲香晶晶就是殺死她大哥的人。

× × ×

在返回香花山莊的道上。

香晶晶很不高興地走着。她手中握住的，是那把「情劍」。

她一心要將這把劍還給柳常青，然後趁機會結識這位俠士。遵照母親所教的，向對方道歉。

但是，太令她失望了！

她心目中的偶像，原來是個「僞君子」，顯然與她從她母親口中聽到的，又是兩樣。

她還不曉得那女子是誰，但她看見的情形却令她十分反感。

香晶晶自小被父母寵愛，凡遇有不如意的事，都會生氣。

本來人家就是眞的那麼親熱，試問又關她什麼事？何況根本就不是，只是湊巧的誤會而已。但她對柳常青已有了原始的崇拜與好感，尤其是當她聽了她母親的話之後。

因此，在失望之餘，便代之是妬忌和憤恨！

於是她小姐脾氣發作，便不顧一切。

然而現在，她却突然之間停止了脚步；她並非發覺背後有人跟踪她，而是不知如何處置手中這一把「情劍」。

本來她答應過母親把劍還給人的，但「情劍」至今仍保留在她的手上。

怎麼辦呢？把「情劍」扔掉，還是將它帶返香花山莊？

不！不能帶回去，否則，母親會怪她，父親會追究的。

與此同時，她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她剛才是氣得昏了頭腦，爲什麼不質問一下柳常青？問問他是否進入香花山莊殺了五個人？

但想深一層，又覺得太傻，人家又如何會將實情招出？

本來她也目睹柳常青傷了一條腿，她不信他能入香花山莊殺人。但是，憑剛才的印象，柳常青似乎又好了許多。

香晶晶正胡思亂想之際，那邊已有一條人影如飛衝至！

香晶晶急忙戒備。

但當她定神一看之後，却又變得冷傲非常：「嘿！我以爲是何方神聖，原來只不過是一個不要臉的淫娃兒！怎麼啦？姓柳的不要你了？」

原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麥妙兒。

麥妙兒雙叉在手，怒目而視，冷冷地說：「眞是狗口長不出象牙，我沒有你那麼賤！現在我只想你將性命留下！」

說着，雙叉如電搶至！

香晶晶本來慣用雙短劍，但「情劍」在手，對方又攻得這麼急，她已來不及拔出雙短劍，急忙以「情劍」擋格。

若論武功，香晶晶自然在麥妙兒之上，但麥妙兒當時不但報仇心切，而且也給香晶晶氣得頭頂冒出了烟，所以就不顧一切地猛攻狂進！功力自然加倍。

相反，香晶晶用的是她不慣用的情劍，又笨又長又重，處處顯得不方便，動作也隨之慢了下來。

香晶晶儘管如此，與麥妙兒也只不過打個平手而已；麥妙兒絕難在她身上討得到什麼便宜。

但是，剎那之間，不知怎的，一陣狂風捲起，沙石隨至！

香晶晶視綫受阻，眼被風沙所傷，滿以爲對方乘勢進襲，雙叉穿心！

但是就當沙塵滾滾之際，她感覺得到有第三人加入戰團。無奈她此刻又無法睜開雙眼；正待揮劍後撤，驀地又感到手腕一麻，劍已易手，香晶晶立刻感到不妙！

可惜她吃驚還來不及，腹部已一陣劇痛！

她想趁未倒地之前，拔出腰間雙短劍，但已無法支持了！

她倒了下去！

她不知道是誰奪了她手中的劍，也不知道是誰殺死她。

她只知道自己中了這一劍必死無疑。

她雙手撫摸着那些血，接觸到那劍鋒，以及傷口外的衣服。

她奇怪「情劍」何故亦能殺人？

母親曾告訴她：「情劍」只會傷人皮毛，但傷口很快復原。

但她沒有試過，因爲她怕痛，更怕流血；雖然聽說被「情劍」割傷後，即使流血也很快自動停止的。她還是不敢輕試。

現在從她手上失去的「情劍」，會不會就是插正她腹部的一把劍？

然則，她會就此死得不明不白嗎？

她還沒有想完，人已昏了過去！

當然，她不可能有時間去想其他了，包括她的對手麥妙兒在內。因爲麥妙兒一直不聲不响的，彷彿不在現場。

× × ×

柳常青萬二分焦急，因爲他不難想像得到，麥妙兒如果追及香晶晶的話，一定不會放過她。假如二人扭打在一起，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那是不難理解的事。

因此，當他離開了客棧，便四處找人問：有沒有見過一位手持雙叉的藍布衣姑娘？

後來有人告訴他，他所講的藍布衣姑娘，已出了鎭外。於是他便匆匆趕去！

鎭外只有一條朝西走的大路。大約在大路走了一盞茶時分，便有兩條分岔路，一條往香花山莊，另一條往大城的。

柳常青正猷在那兒分岔路口之上，不知如何抉擇之際。

突然之間，那邊小路上，一陣塵土飛揚，一乘快騎，疾似流星，由前往香花山莊的小徑上掠過樹林，一直衝出了大路那邊。

由於樹蔭掩映，柳常青根本無法可以看得清楚騎在馬背之上的人是誰。

就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柳常青彷彿見到馬背之上坐了兩個人，其中一個好像還是穿上了藍布衣的。他心裏頓然感到一凜！

當他想再看清楚時，快馬已捲着塵土，跑得無影無踪！

柳常青心裏想：會不會就是那兩名女子？

不會的，因爲她們決不可能會在一起。又怎麼會一齊騎在一匹馬的馬背之上？

然而，既然在前往香花山莊的小徑之上，揚起了一陣陣塵土，那邊可能已經發生了事。

因此，柳常青決定到那條小徑之上去看。

他心裏儘管焦急，却無法可以走得更快！因爲他腿傷初愈。

他一步一拐的走過去！

前面小徑彎彎曲曲，他心裏雖然明知一定有事發生，却又想不到那是怎麼一回事。

他目睹匹馬二人匆匆離去，以爲現場上再也沒有人了。

但是，當他拐進了那段彎路之後，觸入眼簾的景物，却令他呆了一陣！

他所見到的，是一個倒在地上的少女——他曾不止一次見過的香晶晶。

她腹部插了一把劍——那是他的「情劍」，這正是最令他觸目驚心的。

假如那一把不是「情劍」，他最多只是感到吃驚而已！正因爲那是他的東西，他才感到不安！

但轉念之間，他却又有點驚喜莫名，於是他急忙趨前。

他記得替他煉就這一把「情劍」的人說過：這是一種罕有的金屬，無以名之，就稱之爲「鈍鋼」。

這把「情劍」可以削鐵如泥，但對人體却不會造成傷害。

然而這一劍似乎刺正了要害，那少女是否可以逃過刧數？

柳常青急忙趨前，將那把劍拔出！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有人吆喝一聲！

柳常青在驚愕中回頭一望，是香花山莊莊主香木，正帶了大隊莊丁前來。

他看見自己的女兒香晶晶倒臥草地之上，柳常青正將插在腹間的劍拔出！

那情形彷彿兩個人剛交手，女的不敵，被男的所殺一樣。香木看見愛女被殺，又那裏會不心痛呢！

香木一聲不响，眼睛已冒出了火來。

他瞥了愛女一眼，又再盯了柳常青一眼。

柳常青正待解釋，他話未出口，香木的劍已刺到了跟前！

他急忙揮動剛拾回的情劍擋格，一邊叫將起來，道：「你可以住手嗎？我有話要說！」

香木目睹心愛的女兒死了，那裏還肯放過柳常青？他一邊加緊進襲，一邊叫罵，叱道：「你這狗娘養的。我要爲我女兒報仇！」

柳常青早就猜到了香木的身份，無論他的態度、眼神，處處都表現出他當時正在怒火中燒。

既是父女關係，自然有理由這樣子憤怒；偏偏對方又不讓柳常青去解釋。

柳常青平時已經習慣了對別人處處手下留情，現在更加不忍下手傷害對方。

他一再閃讓，但對方却節節進迫！

這種打架方式，早已被武林中人公認是最愚蠢的，也是最危險的，但柳常青却一直在使用，而且不止一次地令他陷於險境。

柳常青不妄殺無辜，不喜歡讓對方死得不明不白，然而香木一點也不知道。

假如香木知道，自然不會這麼生氣，也不會處處向他進迫！

可惜香木又不聽柳常青的解釋。反而以爲他的武功比不上自己！

事實上若非柳常青腿傷初愈，香木休想佔他的便宜。

現在柳常青只有招架之功，而並無還架之力。

他手中的情劍削鐵如泥，但對方那一把劍却不是普通鐵造的。香木也是個有來頭的人物。

他們劍來劍往，優劣之勢很快就有了結果；柳常青節節敗退。

他突然絆倒了！因爲他已退無可退。

即使是一堆草、一塊石，也足以令柳常青絆倒地上，只由於他腿傷初愈，行動還未回復正常狀態所致。再加上他對香木處處手下留情，人家却相反，對他處處絕不留情！

終於，他仰倒在草地之上！

香木的劍鋒指向他的咽喉，咬牙切齒地說：「你是什麼人？」

「在下姓柳，人稱『劍留情』的柳常青。」

「你就是柳常青？」香木怔了一怔！

在此之前，他曾聽過江湖上有個被人稱爲「劍留情」的奇人俠士，但從來未有機緣見過他；想不到現在見到了，却與他以前聽到的，完全兩樣。

「人家都說你俠義爲懷，菩薩心腸，爲什麼你却如此殘酷？」

柳常青道：「我並未殺死她，我這把劍只是被令千金盜去的。我也不知道何故會插在她的身上。」

「簡直胡說八道，我女兒又怎會盜你的劍？」香木極力忍耐着，目的是不想他女兒死得不明不白，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柳常青也明知這是誤會，問題却是如何能令對方相信？

香木的劍鋒抵住了柳常青的咽喉，眼睛却盯住柳常青那手中的「情劍」。

柳常青不知道他心裏怎麼想，但憑這眼神，却及時提醒了他「救人要緊」。

他忙說道：「在下慣用的這一把是殺人不死的情劍，求你暫時放過我吧，希望令千金還有一口氣，還有一綫希望！」

香木所以盯住他手中的「情劍」，也正是想起了江湖中的傳說：情劍殺不死人的！

於是他放開了柳常青。

柳常青由地上翻起，也沒有再向香木作任何解釋，急急奔向香晶晶身畔。

他蹲了下去，把手指探向香晶晶的脈門處。香晶晶果然未死！

他仰首對正在注視着的香木道：「令千金只是昏了過去！」

香木半信半疑，因爲剛才他明明看見柳常青手中的劍曾插入他女兒的腹部。這

情形任[redacted]倖免。

香木也用手去接觸女兒的脈門。果然，香晶晶仍有一口氣。他有點大喜過望，因爲香晶晶腹部竟未見有鮮血滲出。

香木愛女情切，想將香晶晶扶起，但被柳常青制止。

柳常青道：「我想你最好不要移動她，被情劍所傷的人，雖無血滲出，只怕傷了內臟，還是先讓她好好的躺一會兒。」

香木看柳常青不似胡扯，也就相信了他，讓香晶晶好好的躺在那裏。

柳常青一邊瞪住躺在草地上昏迷不醒的香晶晶，一邊向香木解釋「情劍」如何與別不同的地方。

香木聽儘管聽，却不敢太過相信柳常青，他一邊吩咐莊丁們監視住柳常青，一邊叫人設法把大夫請來。

香木仍然以懷疑的目光瞪住柳常青。

柳常青當然也明白他內心的想法。

柳常青道：「這情形很難令你相信，但事實上我是爲了追尋這把失劍而來，想不到却見到它插在令千金的身上。」

香木道：「你沒有說錯，你想我相信你很難，除非你跟我回香花山莊吧！」

「你要我跟你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把事情弄明白。」

「那麼，先將你手上的劍交給我，暫時由我代你保管吧。」

「嗯——」柳常青在猶疑。

「怎麼？」香木冷冷地說：「是否要我動手？」

柳常青想了想，道：「好吧！反正我不想跟你越弄越僵，再看見令千金這樣子，我心裏也非常難過，這疑團終歸要解開的。」

柳常青說完，隨即把手中的「情劍」交給香木；香木順手交給一名隨從在旁的莊丁。

× × ×

回到香花山莊，香晶晶仍未醒來。

布大夫是年已花甲的名醫，他也感到驚奇不已，因爲香晶晶的確只是暈了過去，並未死掉。

布大夫證明香晶晶曾被刀劍刺傷，傷及內臟，但一般人在這情況下，必然流血不止，重傷死去！但香晶晶既未死去，傷得也不嚴重。

儘管如此，布大夫却又無法可以令到她醒來。

× × ×

香木很生氣。

他一直在埋怨、在懷疑柳常青，儘管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他的爲人，甚至香木也知道。可惜他太過疼愛他的女兒。

他把所有的責任，盡推在柳常青的身上。

雖然柳常青已盡量向他解釋，香夫人也證明他們的女兒香晶晶偷了人家的「情劍」。

但是，這事實，不但無法解開香木心中的疑團，反而變成了「新的、有力的證據」。

原來香木想像到香晶晶因送還「情劍」給柳常青時，半途又反悔，引致柳常青含恨在心；他不相信柳常青那一點令人「難以置信」的善心。

在香木的心底裏，江湖上只會爾虞我詐，勾心鬥角。

他甚至想像到柳常青只是「做作」，以及「掩飾得好」。

但這一次柳常青却來不及「掩飾」剛巧給他「識破」了。

因此，他一怒之下，就把柳常青囚禁了起來！

雖然香夫人勸過香木，無奈香木很固執，如果他女兒不復原，他不會放走柳常青。

柳常青也在心裏想：反正自己受了傷，就當在此養傷好了。

再說，假如在這種情況下，他強行離去的話，誤會只有加深而已。

於是柳常青決定留在香花山莊。

× × ×

香夫人早就聽人說過柳常青是個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她看見丈夫把這年青人囚到密室去，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忍。

香晶晶沒有甦醒過來，香木已把隣近數十里內的名醫都請來。

香夫人心裏想：既然不是柳常青刺傷香晶晶，到底又是誰？

會不會是下手的人，用上了[redacted]那門秘術，以致令她的女兒陷於[redacted]

香夫人爲明眞相，悄悄造[redacted]密室中的柳常青。

「你說，小女晶晶曾來[redacted]不？」香夫人問柳常青。

柳常青也知道，這次香木不殺自己，香夫人的功勞不淺。

柳常青道：「是的，香姑娘會到客棧來，準備還我情劍。」

「爲什麼後來她又改變了主意？」香夫人又問。

「那可能是……」柳常青突然感到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好。

「你有話不妨直說！」

「可能是她對我有所誤會。」

「我聽人家說，你從來不喜歡傷害別人，爲什麼你不直說？一定是後來生了什麼枝節，因爲我知小女很仰慕你，所以才把你的情劍偷了。是我吩咐她還劍的。」

「是的，後來的確生了一些枝節。」

「突然有人來了。是不？」

「嗯——」柳常青吶吶地：「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你說出實情，我可以查出誰把小女害成這副樣子，那就一切與你無關，我亦可以跟我丈夫爲你討個人情，讓你早日離開這裏。」

「我先感謝你的好意。」柳常青心裏一直在盤算：如果說出那村姑，香木未必相信，反而讓他們懷疑自己是個登徒子。

因此柳常青又說：「我腿部受了傷，行動不便，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香夫人也知道，要這年青人將責任往別人身上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只好說：「小女當然不會是你傷害的，但你實無理由代人受罪。」

「我已說得清楚，我眞的不知道令千金與誰有仇，更不清楚後來的事。」

「那麼，你只好委屈了。」

香夫人離開那密室，柳常青輕輕地嘆息！

× × ×

冷若冰沒有喝酒，也沒有醉意，只是在一間飯店裏造成了哄動！

她叫很名貴的酒菜，但是她只吃了少許而已。

飯店裏的掌櫃早已注意她。當初以爲她叫了這麼多的貴價酒菜，一定還有很多朋友來，但結果就只有她一個人。

而且，她沒有望過飯店的門口，也不似在那裏等人。

她沒有喝酒，甚至那些美味可口的菜色，也只吃了少許而已。

她不像個浪費的人，但却沒有人敢過去問她，因爲她的面口太冷，冷得可怕！

最怕，她突然要走了！

然而她却沒有結賬。

掌櫃的早已料到可能有此一着，暗中遣人召來數名彪形大漢，等在門前。但除了掌櫃之外，沒有人敢相信這姑娘存心吃霸王飯。因爲即使她沒有錢，大可以只叫兩個小菜一碗白飯就夠了，何必如此浪費呢？

他果然是存心搗蛋，當店小二請他結賬時，他却往滿桌酒菜一指：「這些東西也有種要本姑娘給你付賬？」

說完，伸腿一踢，桌子翻倒，酒菜都傾向地上，跌得開了花。

門外恭候的數名彪形大漢立刻飛身撲入，飯店內的食客却個個衝出店外，以避風頭。店內店外，頓呈一片混亂！

冷若冰却氣定神閒地，呆在那裏，不屑一顧地，將脚踏上木櫈之上。

五名大漢一齊湧上，人未到，一條長木櫈已凌空飛了過來！

大漢們紛紛閃避，仍有一人被長櫈擊倒。其餘四人左右散開，掄劍揮刀殺上！

冷若冰連劍帶鞘，脚步也未移動，已有二名大漢飛跌出去！

沒有人能看得清楚她究竟如何出手，只見冷若冰左手揮動帶鞘的劍，右手玉掌如電出擊，大漢們已慘叫連聲！

召來大漢們的掌櫃先生，看見勢色不對，立刻悄悄離去！

冷若冰拍拍衣服上的塵埃，若無其事地，離開了那間飯店。

店外擠滿了好一些人——看熱鬧的人羣。但沒有人敢阻止她離去。

那些人反而匆匆讓開了一條路，讓冷若冰走過！

人們都在議論紛紛，到底她是存心鬧事，抑或眞的沒錢付賬？

× × ×

掌櫃跑到衙門去，他認識這裏面的捕快們，所以特來求他們代爲出頭。

捕快們聽說是個女人，差些兒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平時在飯店內又吃又喝，現在人家有了事，怎可以不理？何況對方還只不過是個「女人」。

於是各人立刻採取行動！

他們在頭目的指揮下，分[redacted]以防那女人離開這小城。

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redacted]然在一間客棧之內。

他們要追捕的那個女人，[redacted]若冰了。

冷若冰彷彿什麼都不知道，[redacted]三樓一間房內，送茶水入內的人說她睡了。

捕快們很高興，捕捉一個睡在床上的女人，他們不但做得到，還非常高興去做呢。

他們推門入內。

門竟未閂上。爲首一人感到不妙，但看看床上，却又似乎睡着一個人。

時近黃昏，光綫十分暗淡。

床上蚊帳半掩，彷彿有個人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甚至各人衝至床前，她也沒有動一動！

最接近床前的大漢用刀將蚊帳撥開，再將被褥也揭去！

床上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就在這刹那間，窗外人影一動，房內數名大漢吃了一驚！

捕快們望向窗外，見是一個女人的身型！

那帳房先生指住那女子道：「就是她，吃霸王飯的正是這女子。」

各捕快立即一湧趨前！

窗外的冷若冰却含笑沿住瓦面撤退！

捕快們不知是計，急追過去！豈料走不了十步，已有人在尖叫聲中跌了下去！

原來那處瓦面有些已陳腐不堪，稍不小心也會踏上那陷阱。

下面一間則是久已沒有人居住，被廢置了的舊屋。上面的瓦面正是日久失修，屋樑也腐爛了。

較機智的捕快則一躍而過，仍然對冷若冰緊追不捨。

冷若冰似乎存心戲弄他們，如果她要逃，早已逃之夭夭。

但是，她卻放慢了脚步，等着捕快們追得更貼近一些。

捕快們追近了！

有人喝令她束手就擒！

但冷若冰却笑了笑：「有種的，把我抓回去好了，否則，你都給我滾下去！」

說完，劍未出鞘，已有人滾落屋頂下面！

冷若冰一個翻身，人已落到地上！

豈料她還未站穩脚，已感到不妙！

「錚」的一聲！有人將她手中劍震脫，隨即有幾個人一窩蜂的，湧了上來！

冷若冰終於束手就擒。

出現在她面前的，正是衙門內的捕頭——衆捕快的領班頭目。武功當然高了許多。

× × ×

冷若冰不再反抗，面上却已佈上了一層霜，冷艷得驚人！

這城鎭不大，人也不太多。但却位於交通要道之上，所以來往商極衆。

許多人都須要在此停留，所以客棧和飯店也特別多。

較早時冷若冰被捕前後，事情已傳遍

了整個小城，現在更多人在談論着此事。

這麼多人喜歡談論此事，主要因爲冷若冰是個女人的緣故。

在一間飯店之內，人們正在高談闊論之際，只有一個人一直默默地在聽，半句聲也未出過。

他一邊喝他的酒，刀放在桌面之上，眼睛却四下裏搜索着。

那些食客有不少是過路的，自然也有不少是當地的劉伶。

他們把那「鬧事的女霸王」形容得又美麗、又好武功。

但從沒有人反駁：爲什麼那女子如此美麗，又沒有男人爭住爲她結賬？爲什麼她這樣好武功，却又沒有辦法逃出重圍？

那帶刀的年青人也感到奇怪，但是他却沒有追問任何人。

他一直在聽，聽着人們仔細描述那女子的身型、樣貌、衣飾等等。

他終於感到有些不耐煩，結賬離去！

離開食店走不上幾步，他又頓住了。

他要等一個人，不管是什麼人，只要那人是曾經談論過那「女霸王」的。

他終於等到了。

有個人帶着幾分酒意，離開了食店。

時已入黑，街上一片黑暗，走路的人只好提着燈籠。

突然之間，那食客的燈籠熄滅了！

那食客以爲風大，正想折返食店，重新把燈籠燃點起來。

豈料他剛轉身，一把刀已架在他的頸項之上，隨即可以聽到一個人的聲音：「小心聽住！不准作聲，也不准反抗，否則你會人頭落地！」

即使燈籠中的燭光熄滅，但星光點點仍可以令到那刀光閃閃。

那食客只好跟住刀客走。

刀客一邊押住他走，一邊說道：「只要你聽聽話話，我決不會殺你。」

食客的酒意醒了。他在發抖！

刀客道：「先帶我去衙門。」

「去衙門？」食客怔了一怔！他實在想不到，爲什麼對方要他去衙門。

刀客道：「是的，我要你帶我去衙門。剛才我在食店內，聽到你提及一名女子——穿着紫色衣服，面目冷艷的女子，是不？」

「是的。」

「她被捕了？」

「是啊！」

「現在我就是要你帶我去一次，因爲我不知道衙門在何處。」

「好，好，我帶你去就是！」

食客終於弄明白了，心裏亦覺釋然！

他心裏想：只要對方不殺他，帶他去官府又怎麼樣，輕而易舉的事！

因此，他脚步加快，很快便到衙門附近。

他遙指着門前有衙差守衞的官衙，對刀客道：「那就是了！」

豈料他那句話差點還沒有說得完，已感到背後被利刀刺了一下！

他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已死得不明不白！

黑夜中，一條人影飛跌在衙門之前，「蓬」的一聲，嚇得門前二名衙差大吃一驚！

當他們定神細看時，也呆了一陣！

那掉在衙門之前的，是一條滿身鮮血的屍！

於是他們急忙把同伴都叫了出來，彷彿見了鬼物似的，只有更多更多的同伴，才可以給他們壯膽。

轉眼之間，衙門裏面的人，差不多全都給他們驚動了。

裏面的人紛紛走出來看個明白，但他們看見那來歷不明的屍體時，却又感到莫名其妙。

「他是誰？」

「似乎是醉貓洲。」

「他怎會在這裏？」

「好像從天而降一樣。」

「誰殺了他？」

衙裏的人七咀八舌問，門前二名守衞却答得十分糊塗。

突然有人問：「我們牢裏是否囚着一個女人？」問話的是捕頭。

立刻就有人答他：「是的。」

很快又有人驚覺地說：「這會不會就是聲東擊西之計？」

一堆人之中有三個是由牢獄後面跑出來的。他們的責任原是看守牢獄中的犯人，但外面這麼熱鬧，他們都被吸引住了。

捕頭首先搶了入去！

其他人也紛紛緊隨着，直衝入衙門之內，再闖後面的牢獄。

各人都在戒備中。因爲剛才門前的事太過出奇了，若有什麼風吹草動，斷殺似乎無可避免。

但是，首先趕到牢房附近的捕頭，首先停止了脚步。因爲他見到了一條屍！

那是自己人，他當然認得。

頓住一陣，再往前走，又是另一個他們都熟悉的同伴。

都死了！

滿身鮮血，刀傷處仍在不斷滲血，死狀十分之可怖！

捕頭立刻指揮各人分別闖入牢中，以及趕到後門、天井等處。

但是，牢房之內，空空如也！

後門洞開了，各人都以爲又必有人死傷。因爲後門一直有人守衞。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後門二名守衞如常地在巡邏，他們根本不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天井附近反而發現了另外一條屍體——那是一名衙差的屍體。

× × ×

這是城郊。

冷若冰被人救了出來之後，一直與那人飛奔至此，然後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想不到是你！」冷若冰在星光之下，瞥了那年青人一眼。

原來那名救她出來的刀客並非別人，正是被稱作「狂人」的石鐵心。

石鐵心手中持着的刀，正是聞名江湖的「絕刀」。

凡是被「絕刀」割傷的人，傷口很難

止血，除非有特別製煉的刀傷藥敷治，否則十死其九。

然而石鐵心並未留下刀傷藥給那些被他殺傷的人。因爲他不但不認識那些人，而且殺人對他來說，早已視作等閒。

他很關心冷若冰。

因此他輕輕一笑，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可以救你？」

冷若冰冷冷地說：「難道除了你之外，就是沒有人可以救我嗎？」

石鐵心知道自己又講錯話了。

他雖然武功高强，江湖上的人沒有人敢惹他，但是，他從來不敢令到冷若冰生氣。

他吶吶地說：「我的意思並非沒有人可以把你救出來，只是沒有人像我這般熱心。」

冷若冰却故意說道：「最少我知道有一個人比你更加關心我。」

石鐵心已想到她說的是誰了，但他仍故意問：「還有誰比我更關心你？」

「柳常青。」

「他——」石鐵心頓了頓，心裏一陣陣酸味，然後又冷笑道：「他不會來救你的，即使他知道你有難。何況，他根本也不會知道。」

「爲什麼？」

「因爲他有了太多太多的女人包圍住他。」石鐵心又說：「除了我之外，相信沒有人對你這麼專心了。若冰。」

冷若冰却裝作沒有聽見，反而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出了事？」

「我一直在找你。」

「是在飯店中聽到的消息？」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一切盡在我意料之中。」冷若冰道。

「嗯——你的意思是——」

石鐵心正想問下去，冷若冰突然拔劍指住他：「笨蛋！你以爲我眞的存心吃人家霸王酒菜麼？我有錢，何必出醜？我的目的，志在讓別人和我宣揚一下，等你來救我。」

石鐵心雖然被冷若冰用劍指住，却沒有拔刀，反而嬉笑着說：「我的心事，你當然了解，所以你也預料得到，只要我曉得你有難，肯定會急不及待的，立刻來救你。」

「不錯，我知道你遲早也會知道這件事，也知道你遲早會來救我。但是，你可知道我爲什麼這樣等你來？」

「你一定想通想透，準備答允我的婚事了，是不？」

「嘿！你眞不要臉！」

冷若冰話猶未完，劍往前伸！

石鐵心急忙後退！

冷若冰的武功在石鐵心之下，即使目前也是，所以她無法可以傷及石鐵心。

石鐵心再三閃避之後，仍未拔刀。

他揚聲道：「別這樣玩，有事可以慢慢說！」

冷若冰的動作停住了。

她冷冷地問：「是不是你取去了我的香囊？」

「嗯——」石鐵心呆了一呆：「原來你就是爲了此事而生氣！」

「別嚕嗦了，告訴我，香囊是否你取去？」冷若冰說着又要動手！

石鐵心怕她再生氣下去就不可收拾，只好承認了：「是的，是我收購了你的香囊。」

「在賭場中？」

「是啊！就是小鎭上的賭場。」

「收購？」冷若冰凜然地問：「你一共化去了多少錢？」

「嗯——好幾十両銀啊！那傢伙很大貪"」

「誰？」

「就是賭場中的打手沈小三。」

「你眞闊綽，竟這麼大方。嘿！」

「算了，爲了你，這又算得什麼？」

「你面皮眞厚！」冷若冰又哼了一聲：「這種謊言竟敢在我面前撒！」

「若冰！你怎會這麼說？」

「別叫得這麼親媚，我只要你把那香囊還給我。」

「我還以爲怎麼一回事，原來你就是爲了這事。好，好！你且別生氣，我立刻就還給你。」

石鐵心正在探手往懷中，忽然又頓住了！

冷若冰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看見他這副神情也難免吃了一驚！

冷若冰也以爲他可能失掉了那香囊。

原來石鐵心只是故意頓了頓，道：「你如何答謝我？」

冷若冰早想到他有此一問。因此反問道：「你要我如何答謝你？」

「別再東奔西走，跟我在一起。」

「不！我不會答應你。」

「你太狠心了，若冰，我爲你不知開罪了多少人，爲什麼你却不領情？」

「我早告訴過你，我不會安定下來的。」冷若冰又催促道：「快把香囊還給我啊！」

「好吧！」石鐵心很怕冷若冰生氣似的，將香囊交出。

冷若冰如獲至寶，忙將香囊接過，然後又急急解開。

那是比較特別的香囊，用帶子穿着袋口，可開可解。不似是專爲儎上了香料那麼簡單。

但是，當冷若冰解開袋口，探指入內時，登時面色大變。

她含怒地瞪住石鐵心：「你幹什麼？裏面那一張紙呢？」

「什麼紙？」

「別裝蒜了！香囊裏面，本來就有一張紙，上面還寫了一些字的。」

「嗯——」石鐵心故意抓抓後腦：「我似乎未見過什麼紙。」

「似乎？」冷若冰聽出了絃外之音，「你到底想怎的？」

「若冰，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可是一直在爲了這些東西而忙？」

「是的，我也不怕坦白的告訴你，我一直以來東奔西跑，就是爲了一份名單。但想不到，當我剛得到手之後，連瞧也未

瞧過一眼，竟然又意外連生，被人扒了去了。」

「那麼，如果我設法替你找回，你又怎樣報答我？」

「哦！我明白了，原來你爲我做事，一直希望得到報酬的。好吧！你到底要多少錢，我可以付給你。」冷若冰說。

「你錯了，我並非爲了錢。」

「你不是爲了錢？那麼，你爲了什麼呢？」

「爲了想跟你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只要我答應跟你在一起，你就肯把那份名單交出，是不？」

「嗯……」

「好吧！我是個守信諾的人，希望你也是。」冷若冰爽快地說。

「其實，我早已知道你不會爲了一個香囊而那麼緊張。」

石鐵心一邊說，一邊把一張名單交出來。

冷若冰接過了，可惜在星光暗淡的環境底下，她根本也見不到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她問石鐵心：「你看過了？」

「是的，我是看過了。」石鐵心也說得坦白。

「那麼，你一定知道上面寫了一些什麼，能記得起，告訴我嗎？」

「一些名字而已！」

「你當然也記得那些名字？」冷若冰問道。

「嗯——」石鐵心又故意頓了頓，「你是希望我記得呢，還是不記得？」

「我只要你講實話。」

「我只記得一些，又不記得一些。」

「你這人太狡滑，我就是不喜歡你這種作風。」

「事實上那些人名太不易記。」

「就把你記得的告訴我好了。」

「我只依稀記得其中一個叫郝天雄，另一個好像叫金豹的。還有……我眞的記不起了。」

「總共有多少個？」

「我只瞥了一眼，怎麼數得清楚。而且，上面也不祇是名字，還有一些文字似的。總之，你找個地方細看一遍，自然明白。」

「好吧！」冷若冰道：「既然你已看過了，那麼，你可知道我爲什麼這樣重視這份名單？」

「我想……他們可能是你的仇家。是不？」

「不錯，你猜對了。你很聰明。」

「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我早該想到了，因爲一直以來，你不是說有件心事未了麼？」

「是的，一直以來，我千方百計，就是爲了找尋這份名單。」

「他們全是你仇家？」

「是的。」

「那麼，你打算如何對付他們？」

「逐個去找他們。」

「找他們算賬？」石鐵心又說：「好極了，讓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不！你幫不了我的。」

「爲什麼？」

「因爲你太喜歡殺人。」

「嗯——」石鐵心道：「你的目的不外乎報仇而已，怎麼又不想我殺人？」

「你想跟我在一起，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你必須聽我的話。」

石鐵心怔了一怔：「好吧！我就聽你的話。只要讓我們在一起。」

「你不得後悔！」

「怎麼會呢？爲了你，我什麼也願意去做，只要你吩咐。」

「那麼，跟我走吧！」

石鐵心果然言聽計從的，跟隨冷若冰走。

沿途上，他們雖然說了很多話，但是，石鐵心却把每一句話想過了才敢說出口，因爲他知道有些話冷若冰不喜歡聽，有些事情也不可以直告冷若冰的。

石鐵心自己當然也明白，他還有一個情敵，那是唯一可能得到冷若冰芳心的。他就是柳常青。

這一次，石鐵心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柳常青擊敗！

偷渡方天堡　迫供收奇效

在一個小鎭裏面，唯一的一間客棧。

在這間客棧裏面，所有房間都已經住滿了客人。只得一間空的。

冷若冰不想和石鐵心混在一起。

然而時已深夜，別處根本沒有另一間客棧，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住宿。

石鐵心十分機靈，當他知道這兒只得一間空房時，立刻表示他與冷若冰是夫婦，就租下了那一間唯一的空房。

冷若冰心裏雖然有氣，亦覺無可奈何！事實上外面天寒地凍，大家都必須找個地方渡過了今晚再說。何況，她事實也極之須要一個助手。

尤其是目前，她更急於要找一個地方，讓她仔細看看石鐵心交給她的一張名單。因此，當她關上了房門之後，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在燈下看那一份名單。

那名單之上果然列舉了三個人的名字，此外還有些文字是指示她如何去找這三個人。

她怕再遇上什麼意外，又再失去了這一份名單，所以她一看再看，希望盡可能把上面所寫的，都一一記在她的腦海中。

她看過了那一份名單之後，回頭看見石鐵心已坐在床緣。

那是這間房唯一的一張床。

冷若冰道：「你睡在床上，我就睡在地上好了！」

「怎麼？」石鐵心瞪着冷若冰：「你不是說過，跟我一起的嗎？」

「我只說讓你跟我在一起，未說過嫁給你。你當我是什麼？」

「唉！你這人眞的是——若冰，我們同在江湖上闖，你何必太過認眞？」

「別的事我可能不認眞，男女間的事我絕對認眞；能讓你與我同房，已經算我大方。要不是外面太冷，你休想！」

「但現在這兒只有一張床——」

「不！還有地板。」冷若冰道，「最多你睡在床上，我躺在地板上。」

「但是祇有一張被！」

「不！你先站起來！」

然後冷若冰又指指床上的床褥，下面還有一張舊棉胎，是要來墊床用的；她動手把它扯了下來，放在地板上。

石鐵心有些啼笑皆非：「好吧！那麼，就讓我睡在地板上好了！」

冷若冰本來就希望如此，只是不好意思開聲而已。但是，天氣實在太冷，外面寒風虎虎。石鐵心和冷若冰分別將自己用棉被捲起來，仍然很難入睡。

冷若冰雖然已把床上的蚊帳落下來，石鐵心却可以感覺得到她仍在輾轉反側。

他忍不住問：「若冰，你容許我問你一些問題嗎？」

「反正我睡不着，你問就問好了。」冷若冰道。

「你有父母嗎？」

「你這傻瓜，怎會這麼問？」冷若冰差些兒也忍不住笑了，「誰沒有父母？難道你沒有父母嗎？」

「不！我的意思是：你目前是否一名孤女？」石鐵心又問。

「是的，我只有一個人。」

「那麼，也就是說：你父母都已去世了？」

「嗯——」冷若冰支吾着。

「你父母一定是死於非命的，所以你才會有三個仇人那麼多。」石鐵心道，「那麼，這三個人……」

石鐵心還想問下去，但却被冷若冰制止：「好了，够了！不要再問！如果你喜歡我的，就好好的跟我在一起吧！」

「但是，你要我帮你，我心裏也總得有個預算啊！」石鐵心道。

「沒有什麼須要預算的，我叫你怎樣你便怎樣好了。」冷若冰又說，「我知道你嗜殺成狂，但是，這一次，我不須要這一手。」

「你的意思是：不要他們死去？」

「不錯，我只要你找着他們，然後聽我吩咐去做就够了！」

「嗯——我不明白……」

冷若冰也不等他說完便道：「你不必明白的，如果你一定要明白，最好各行各路，不要跟着我！」

石鐵心聽得出冷若冰的語氣，不敢再問下去。

× × ×

夜半。

外面北風虎虎，室內又黑又靜。

冷若冰睡不着！

她內心想得太多，但她從來不肯將她的心事告訴別人。

想得倦了，好容易才入夢。

突然之間，有個人影移近床前。

她很敏感，多少日子以來，她獨來獨往，習慣了提高警覺。

因此，當步聲自床前响起時，她已經開始驚醒過來了。

然而那步聲之輕微，却非一般人所能聽得到，只有武功有修練的人才能。

冷若冰紮醒時，那人影已壓向了她的身體！

她的手本來已抓到了劍的柄把，但她却感覺得到對方是誰；她不想殺他！

「你是誰？」冷若冰一邊在掙扎，一邊問道。

「若冰，是我！求求你，我凍啊！」

果然就是石鐵心！

冷若冰早已想到一定是他，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在這間房之內？

「你瘋了，快走！」冷若冰狠狠地使出了一把勁，將石鐵心推開！

石鐵心仍然苦苦糾纏：「若冰，我爲你走遍了天涯海角，以後我也願意爲你做牛做馬，爲什麼你這麼狠心？」

「你太過份了！」冷若冰人如其名，她還冷冰冰地說：「你再迫我，我只有與你同歸於盡！」

石鐵心無可奈何，只有洩氣地，坐在床緣，嘆氣道：「這麼寒冷的天氣，如果兩個人睡在一起，最少也溫暖一些啊！」

冷若冰一骨碌跳落床下，就想衝出房外！

石鐵心急忙攔阻她：「這麼深夜，你要到那兒去呢？」

「我寧願在街上凍死，也不會跟你這種人在一起胡混！」

冷若冰說着又要衝出去！

石鐵心一再認錯，把她苦苦勸住！

冷若冰傷感地獃在一旁，淚流滿頰！

石鐵心歉疚地，說：「對不起，我剛才的確情不自禁。早知如此，我一定不會令你傷心。」

「我以爲你會同情我，帮我。但現在看這情形，我是絕望了；原來你喜歡我的，只是我的美色！你太不了解我！」

「是的，是我該死！」石鐵心一再認錯，「我保證以後不再侵犯你，只要你忘記剛才發生的事，只要你不生氣！」

冷若冰本來就不是爲他而哭；她只是爲了再次得回那一份名單之後，觸發了原有的傷感，所以才忍不住痛哭起來。

她表面上絕對不是一個這麼軟弱的女子；她人如其名，有一種令人凜然的冰冷面孔。儘管美艷，却不易親近。

這時候若非烏燈黑火，相信她也未必哭得出聲，流得下淚！

石鐵心哄着她道：「睡吧！明天，我們還有許多路要走！」

冷若冰忍不住問道：「我們要去那裏啊？」

「你忘記了嗎？我們還要找名單上那三個人；最接近這兒的郝天雄，也在數十里以外的方天堡。所以明天我還得設法購買兩匹馬。」

冷若冰心裏想：這傢伙原來早已偷看過那份名單了，否則他又如何會知得這麼清楚？

連郝天雄在數十里外的「方天堡」他也記得，可知他不僅是「瞥了一眼」那麼簡單，簡直是經過了十分仔細的研究。

然而，冷若冰却是沒有作聲。她只佯作不知。

×　　×　　×

兩乘快馬，疾似閃電。坐在馬背上的，正是冷若冰和石鐵心。

石鐵心早巳警告過冷若冰，不要將馬兒跑得太快，因爲那一帶形勢萬分險峻，偶一不愼，就會墮落懸崖峭壁之下！粉身碎骨乃意料中事。

但是，冷若冰却急於要知道方天堡那兒的形勢如何險要。因爲根據石鐵心說，要進入方天堡，簡直比登天更難。

石鐵心怎會知道？

只因爲他在江湖上，混的日子久，他對江湖上的人與事，也比冷若冰淸楚和了解。

×　　×　　×

方天堡就在眼前。

石鐵心一點也沒有誇大，方天堡的確是個可望不可卽的地方！

方天堡孤立於一座石峯之上，四周盡是懸崖峭壁，形勢險惡！

唯一可以通往方天堡的，只是一條繩橋——那是用堅韌的靑籐結成的粗繩，編織成一條數十丈長的軟橋。

橋的兩旁雖然有扶手，但人走在其中，還是搖搖蕩蕩的。

萬一偶然不愼，由此掉了下去，下面便是百丈懸崖，深不可測，粉身碎骨之外，連屍骸也會找不到。

因此，任何人要强行廋橋到方天堡去，都是不可能的事。

卽使是住在方天堡的郝天雄家人，也很少離堡外出。

偶然須要離堡外出的話，回去時，那懸空的吊橋也是唯一的通道。方天堡的武士們，會在那邊小心監視每一個由那兒通過的人。

假如不是屬於方天堡裏面的人，休想可以順利通過那吊橋。

强行通過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因爲那條橋長達數十丈，方天堡的武士們根本不會讓偸襲者有機會走到一半。他們要阻止來襲擊他們的人，甚至可以不須動用刀槍，只須把吊橋狂搖，相信任何武功更高更强的人，也會墮落崖下。

因此，也難怪冷若冰親自觀察過形勢之後，感到非常煩惱。

冷若冰和石鐵心分別坐在馬背上，怔怔地望住吊橋的另一端。

冷若冰洩氣地說：「看來我們沒有希望能進去！」

「是的，」石鐵心也說：「你可想到什麼妥善的辦法？」

「沒有。」冷若冰失望地搖搖頭：「眞的是什麼辦法也沒有。」

「有的。」石鐵心突然輕輕一笑，「如果什麼辦法都沒有，我又何必帶你到這兒來？」

石鐵心此語一出，冷若冰不由自主地望了過來。驚奇地問：「你有辦法？」

「是的，你信嗎？」石鐵心含笑道：「若冰，本來什麼辦法也沒有，但爲了你，我什麼辦法都可以想得出。」

「你有什麼辦法？」

「回頭我會告訴你，反正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應該相信我，我一定盡力而爲。」

二人的馬匹在一處山嶺之上，那兒居高臨下，可以淸楚看見吊橋的形勢，以及吊橋這一邊附近四處的一帶環境。

突然之間，石鐵心示意冷若冰下馬。

冷若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看見石鐵心這麼緊張，她也只好聽命了。

他們下了馬，雙雙走到一處矮林後面，果然發現了一些事情。

有人突襲一名藍布衫的婦人。

婦人冷不提防，被擊昏了，她肩上的一擔菜蘿，滿是菓菜肉食。

那大漢得手後，不知從何處竄出三名大漢，分別過來將婦人拖過一旁，脫下她身上的外衣，讓其中一名大漢穿上。

另一名大漢又迅速解下婦人包頭的頭巾，替那喬裝婦人的大漢包紮。

剎那之間，那大漢巳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名婦人。只見她挑着擔子——那兩蘿菓菜，匆匆朝橋頭那邊走去。

由於角度關係，在矮林後面偸窺的冷若冰和石鐵心，根本見不到倒在地上的菓菜與肉食。只見那條擔挑搖呀搖的，擔子似乎重了許多！

冷若冰低聲問：「怎麼一回事？」

「好戲快上演了。」石鐵心向她打了一個手勢：「等着瞧吧！」

望過去吊橋那邊，那名喬裝婦人的大漢，正小心翼翼地過橋！

能保持平衡在吊橋上走，已經非常不易，更別說挑着一擔蘿了。

因此，當大漢走在吊橋上面時，吊橋搖搖擺擺的，險象環生。

那大漢如履薄冰似的，一步一步走過去。

吊橋主要用靑籐結成的巨繩和粗竹枝編織而成；供踏足的地方，就是粗竹枝，雖然每一支都用巨繩連貫住，仍覺岌岌可危！

大漢一手扶住一旁的巨繩，一手扳住擔挑，逐步推進！

大約走不到一半，吊橋的另一邊就有人問了過來：「來者是什麼人？」

「……」喬裝婦人的大漢佯作聽不到。

其實那一聲吆喝，巳在山峯之間，引起了陣陣的回聲！

連躲在這邊的冷若冰和石鐵心也聽到了。

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冷若冰儘管沒有問出口，石鐵心也知道，也看得出她的眼色中充滿了疑問。

石鐵心低聲對她說：「他當然不敢回答，因爲他根本就是個男人，一開聲就會露出馬脚。」

然而冷若冰却說：「但是如此一來，人家更加懷疑啊！」

話猶未完，吊橋的另一端巳經有個人走了過來。

那人走得好快，轉眼之間巳跟那喬裝婦人的大漢遇上了！

那條吊橋的闊度，根本很難容許兩個人通過！

因此由那邊走來的人，目的並非過橋，而是要在對方未走過一半時，截查他的身份。

石鐵心低聲說：「其實，他走路時的小心翼翼已經不對勁！人家離遠一看就知道了。」

「你怎麼說他不對勁？」冷若冰反問道。

石鐵心說：「你沒有看見嗎？剛才由方天堡那邊走過來的人，步脚又快，又有節拍！絕對不是步步爲營的走。因此，人家才引起懷疑，追問來者是誰；他佯作聽不到，人家更不會放過他！」

話未完，兩者已在吊橋之上相遇！

挑着兩個大竹籮的大漢停止前進，他一隻手仍握穩一旁的巨繩，另一隻手却捉住担挑！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其中一隻竹蘿之內，突然伸出了一隻手。

那隻手有一把刀！

那把刀立刻砍倒由方天堡走來截查他們的人！

那人中刀後迅速由吊橋上掉落去！

電光石火間，前後兩個竹籮，分別躍出了兩名大漢，紛紛扶住了旁邊的巨繩前進。

挑着竹籮的人，這時亦巳棄下了擔挑和兩隻大竹蘿，回復了男兒本色，急急前進！

但是，他們三個人還走不上數尺，吊橋巳開始搖動起來！

然而，那三個人好像一切盡在意料之中似的，只拚命抓住旁邊的繩索，死手不放！

吊橋停止了搖動！

好像是方天堡的人沒有辦法難倒對方時，惟有讓他們過橋似的。

突然之間，整條吊橋鬆脫了！

三條人影在尖叫聲中下墮！

任何人在當時的情況下，亦難倖免：卽使是有備而來，還是要上當的。因爲吊橋上沒有地方可以迴避，輕功再好，也無法使勁躍登彼岸。

石鐵心喃喃自語地說：「我早料到他們有此一招！」

冷若冰道：「他們以後依靠什麼來往兩岸之間？」

「你放心好了，他們並非把吊橋斬斷，你等着瞧吧！」

石鐵心話猶未完，那條吊橋果然又緩緩地，回復了原狀！

原來他們早已用繩子綁住橋的一端，所以，卽使吊橋突然鬆脫，最後仍可以用繩子重新將它吊上來，拉緊綁好了，又回復原狀。

冷若冰回頭看看，林間有一條人影飛也似的，急奔而去！

那是剛才出現的四名大漢之中，唯一未偸渡那吊橋的人。

也是唯一沒有死去的人。

他本來可以慢慢地走，因爲沒有人追他；他的敵人都在吊橋的另一邊。

但是，從他走得這麼急，可以想出他的心情多可怖、多恐懼！

尤其是三個人一齊下墮時，那尖叫之聲，山鳴谷應，任何人聽了也感到毛骨悚然！

天空上面，出現了一羣鷹，迅速俯衝着，直撲向山谷底下，這一頓，肯定豐富了。

×　　×　　×

儘管石鐵心不斷的安慰她，冷若冰仍然有點擔心，其實，看過了那一幕之後，任何人也會像冷若冰一樣擔心的。

方天堡的確不易闖入！

從那天他們目睹的情形看，就不難忖測得到：方天堡的主人隨時準備迎擊他的仇家們。

石鐵心的辦法很好，也可以說是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看天氣！

就像三國時代的「孔明借東風」一樣，現在石鐵心所須要的，也只是一口東風而巳！

因此，今晚這種機緣，他們巳等了足足三晚了；直到今晚才吹東風！

帮着石鐵心的，還有四個人，他們是四兄弟，據說是石鐵心江湖上的朋友！

這四兄弟個個孔武有力，而且都是放風箏的能手；石鐵心就是要借助他們這種技藝。

他們一行六個人，由黃昏時份開始，就巳經摸黑登山。

他們在星光之下部署。

他們既要小心方天堡那邊有人過來，又要隨時留意天氣的變幻。

雖然這四兄弟之中的老二，他懂得看天文、測風向，但是他們仍要小心翼翼，

步步為營，因為這是關乎兩條性命的事。

六個人分工合作，將兩個大風箏，分佈於山頭之上，用繩索牽引住，只等時機的來臨。

他們屏息着氣，各據一方，分別三個人為一小組，共分兩組。

冷若冰和石鐵心分別候在大風箏一旁，只等口哨聲作為暗號。

老大年紀也不過三十，他陪着冷若冰：老四則在遠處扯住繩索。

繩索的末端，繫於一棵樹上。

這一邊，老二、老三與石鐵心又是一組。

他們只待東風吹起了，便立刻開始行動！

吊橋兩端，一片沉寂。

時在黑夜，視綫不清，自然就沒有人冒險走在吊橋之上。

但是吊橋的另一端——方天堡那一邊，則肯定有人虎視眈眈，任何人要由此偷渡過去，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晚間，守衛着橋頭的人還使用萬無一失的「妙法」。

他們以銅鈴分繫於吊橋巨繩的扶手之上，任何風吹草動，也難逃他們的耳目。

吊橋本來就是軟的，即使輕功更好的人走在上面，也會令橋身搖搖蕩蕩。

橋身搖動時，那些銅鈴自會作响。

守衛的武士有了銅鈴代替眼睛，於是就可以大覺睡了。

夜深人靜。

× × ×

尤其是在這荒山野嶺之間，更加靜得令人有些心寒！

突然之間，吊橋上的銅鈴响了！

但守衛的人睜開眼睛時，却又見不到有人。

風頗大。

所以守橋武士以為只是風作怪，他們查看過沒事之後，又睡了過去！

天空中，兩隻大風箏有如大鵬鳥一樣，凌空飛翔！

大風箏逐漸接近方天堡的上空。

每隻大風箏分別墮下一個人——他們正是冷若冰和石鐵心！

人墮下時，還牽了一條繩子，加上身型十分輕巧，堡中的武士一無所覺。

冷若冰他們分別用繩子將大風箏扯下來，然後才會合起來！

冷若冰感激地對石鐵心說：「鐵心，你的確很有頭腦！」

石鐵心第一次聽到冷若冰如此親切地叫喚他！

他低聲道：「為了你，我還有什麼辦法不能想出來呢！」

然後他又往那邊指指，示意冷若冰跟他奔竄過去！

那是方天堡的主要建築物。

石鐵心蛇行鼠步地，竄了過去，冷若冰亦步亦趨，尾隨其後。

石鐵心看見兩個人影在前面出現，急忙向後面的冷若冰打手勢！

冷若冰會意，立刻埋伏在一叢矮林背後！

二名帶刀武士巡邏過來，石鐵心突然出現在他們的背後，還低聲叫了一聲：「喂！」

那完全是心理作祟，二名武士以為是自己人，同時回頭張望！

就在這剎那間，二名武士還分不清敵我之際，其中一人已被來自背後的冷若冰刺了一刀，哼也不哼一聲，已倒在地上！

另一名武士正陷於前後難兼顧之際，欲待叫喊，豈料還未叫得出聲，已被石鐵心手起刀落，死得不明不白。

石鐵心打個手勢，低聲道：「你眞的不許我殺死郝天雄？」

「是的，你切不可殺他！」冷若冰道：「這個人對我十分之有用。」

「你的意思是：要將這郝天雄生擒活捉？」

「不錯！」

「好吧！」石鐵心輕輕一咬嘴唇，「為了你，我試試自己的耐力吧！」

冷若冰也知道石鐵心在江湖上被人稱為「狂人」，正是與他嗜殺成狂有關。

所以，在來此之前，她已再三警告石鐵心，不能殺死郝天雄。否則，她會生他一輩子的氣！

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首先這是形勢十分險惡的方天堡，要偷入來已經不易。

其次郝天雄並非泛泛之輩，要擊敗他已非易事，何況還要生擒活捉？

但是，為了討好冷若冰，石鐵心一定要做到；而且他下定決心，要做到最好。

他邀得范氏四兄弟協助，現已順利完成了第一個最艱難的步驟。

范氏四兄弟是放風箏能手，對風力的利用和估計，十分到家。

剛才，他們一聲口哨為暗號，四兄弟分工合作，就將兩隻大風箏放上了天空之上。

每隻風箏之上都吊住一個人，他們當然就是冷若冰和石鐵心。

當風箏順利升空之後，范老大他們又按照原定計劃，用繩子大力牽動那數十丈長的吊橋，令到另一邊的銅鈴作响，目的無非要分散守衛住橋頭的武士的注意力。

事實上在這深夜時份，根本就沒有人仰望天空。

現在石鐵心和冷若冰已摸到堡內。

方天堡堡內的武士較為疏落。石鐵心和冷若冰盡可能避過他們的視綫，也不想殺死他們，除非是迫不得已。

他們閃閃躲躲的，到了內堂！

方天堡很大，他們根本不知道郝天雄在什麼地方。

不過，石鐵心並非只會狂殺，為人也有點頭腦，他不難想像得到，最守衛得嚴密的地方，也就是郝天雄居住的所在。

因此，他把冷若冰帶往內堂時，就憑自己的判斷力，找到了一間房間門外，那兒最少分別站立了四名帶刀武士。

冷若冰在昏暗的環境下瞪住石鐵心：「怎麼辦？」她低聲問。

石鐵心只說出一句：「聲東擊西，調虎離山！」已將一塊小石塊扔到遠處！

「格格格」的一陣潑石聲！

四名武士果然被引起注意：「什麼聲音？」

「快過去看看！」

二名武士果然循聲找了過來。

那是一條走廊！二名武士走了過去之後，根本就看不見這邊的情形。

石鐵心打一個手勢，人已飛竄過去！

冷若冰早就想好算準，手一揚，銀簪飛出，直射向房門一名大漢的眉心！

「錚」一聲！刀已墮地！

另一名大漢正感驚愕之際，石鐵心人已衝了過來！手起刀落，那大漢完全未有機會還手。

石鐵心原本打算靜悄悄的偷入房內，以免郝天雄有太多時間準備。

若要硬碰硬，石鐵心也不怕郝天雄，但問題却是冷若冰偏要他生擒活捉對方，所以，石鐵心就不得不小心。

石鐵心有武功，而且出手絕不留情，加上那一把「絕刀」，等閑之輩，絕難擊倒他。

他為了剛才那「錚」地一聲的鋼刀墮地之聲，可能已驚動了房間之內的郝天雄，因此，他絕不讓對方有太多準備的時間，立即飛起一脚，將房門踢倒！

房內一片黑！

但這情形他們早已想到了，因為沒有人睜着眼睛亮着燈睡覺的。

冷若冰尾隨而入，迅速將一個燈籠扔了過去！

燈籠本來掛在房外，但冷若冰把它取了入來，而且迅速扔了過去！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一種默契，只因為他們心中都明白，這不是等閒的對手！

郝天雄在江湖上有些名氣，只要給他任何機會，他都會擊倒他們。

所以，郝天雄未出現之前，他們也要小心防範！

燈籠扔入房中，除了帮助照明之外，還是存心造成火災的手段！

果然，燈籠掉向蚊帳，立即燒着了！

但是，郝天雄却未出現在他們眼前，反而有個女人由着了火的蚊帳中逃出！

石鐵心和冷若冰正感驚愕之際，房門外已傳來人聲！

二人急急退出！

只見郝天雄橫劍而立，目露兇光！

「眞有點本事，你們如何能摸到這兒來？」郝天雄冷冷地問。

「郝天雄，你遲早總會明白的！」石鐵心話未完，刀已出手！

郝天雄只擋了一劍，身邊的武士們已紛紛殺上！

但是，當他們的刀劍與石鐵心的絕刀碰在一起時，就像玩具一樣，刀斷劍折，郝天雄也嚇得呆在一旁。

房間裏起火！

火勢越來越大！

方天堡裏面的人，正忙作一團！

冷若冰直取郝天雄，郝天雄竟不知她是何方神聖。只有急忙招架！

方天堡的人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安然無憂的心理。他們以為這是無人能潛入的地方，所以也一向習慣了不加戒備。

現在，一旦有事，自然有點手忙脚又亂！

冷若冰與石鐵心本來早有了默契，一定要速戰速決！

但現在，她竟然無法勝得了郝天雄，反而被對方迫得節節後退！

石鐵心則在那邊被數名方天堡的武士包圍，殺得難解難分。

石鐵心偶然回顧，在火光熊熊之下，看見冷若冰處境堪危！

石鐵心這一急非同小可，絕刀有如狂風驟起，圍攻他的一班武士們，剎那之間竟有如落葉一樣，紛紛飛捲起來！

緊隨着血花四濺，刀起人倒！

石鐵心就憑藉那一股急勁，殺出了一條血路，撲向郝天雄那邊！

這時候，冷若冰已逃向屋外！

她好像不敵，所以才會節節敗退；其實，她心裏另有打算！

石鐵心追上郝天雄；當時郝天雄正追殺逃出了屋外的冷若冰。

但是，一班武士紛紛追殺過來，他們顯然也曉得了石鐵心的用意，反要而纏住石鐵心。

石鐵心絕刀無情，招數狠毒無比，一轉身，又有數人死傷。

死是當堂被絕刀所殺；傷只是暫時性的「傷」而已！

所有被「絕刀」割傷的人，傷口會不斷流血，至死為止。

一般刀傷藥，絕對不可能止得了血。只有石鐵心特製的藥散才可以。

但石鐵心又怎會將止血藥留下？所以他們是死定了。

石鐵心為冷若冰賣命，狂性更狂！除了對一個郝天雄之外，石鐵心早已決定對任何人也不會手下留情。

彷彿一陣狂風過境，所有接觸過「絕刀」的人，無一倖免！

× × ×

屋外！

星光之下，有條人影急竄，那是冷若冰。

另一條人影在後急急追趕，那是方天堡堡主郝天雄。

郝天雄不知是計，轉彎抹角的，已到了崖邊附近。

冷若冰突然站住了！

「郝天雄，你的死期到了！」冷若冰凜然道。

郝天雄格格地笑！

他心裏明白，他的對手不但武功平平無奇，而且還是一個女人。

她已無路可逃，否則，她可能還要逃下去！

笑聲停止，他冷冷地問：「你到底是什麼人？如何入來？」

冷若冰道：「我如果告訴你，我是從天而降，你一定不會相信，但這却是事實，而且，我還會證明給你看。」

「簡直是夢語，乖乖的，你給我拋下手中的劍，也許我會看在你有幾分姿色而

饒你一命，否則我怕你死得不明不白！」

「好，你看看誰死得不明不白好了！」冷若冰話未說完，人已直撲過來！

郝天雄這一次，感到冷若冰的劍法有變，功力加深了。

於是他開始相信這女人的話，對方可能只是裝蒜而已！

冷若冰一輪急攻，反而把郝天雄迫得節節後退，形勢對他十分不利！

突然之間，他絆着了一些東西，立刻身不由主的，倒在地上。

冷若冰搶前一步，一劍急下，刺向郝天雄的手部！

郝天雄「喲」的一聲！

隨即聽到「錚」地一響！冷若冰已將他手中的劍挑得飛向半空！

用繩索將郝天雄絆倒的，正是石鐵心，石鐵心擺脫衆武士的糾纏之後，十分乖巧，左轉右拐，最後才悄悄竄向這裏來。

這是他們的計劃之一。

他們的風箏就在附近崖邊！

郝天雄不知是計，以為這一次必然被殺。

但是，石鐵心只是用繩子把他綑綁起來，冷若冰則從旁協助，用一把樹葉將他的嘴巴塞住！

冷若冰又趁住石鐵心綑綁郝天雄之際，跑到崖邊，將風箏的繩子扯動；目的是知會彼岸的范氏兄弟。那是他們事先約好的。

石鐵心把綁成粽子的郝天雄，附在大風箏尾端的一條繩子上！

大風箏升起了，迎風上了天！

郝天雄身不由主，人也上了天！

石鐵心再協助另一隻大風箏升空，這隻大風箏的繩子却吊住冷若冰。

風箏越飛越高，但繩子却越收越短。

有人終於發覺了，大聲叫了起來！

有人主張放箭，但也有人認出了郝天雄的身型和衣飾。

於是又有人制止要採取行動的人。

另一方面，方天堡內內外外，却亂作一團；因為火災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人們只想到救火！

× × ×

石鐵心趁住混亂之中，直奔向吊橋那邊！

這是他們老早計劃好的行動和步驟，所以石鐵心顯得冷靜異常。

他看見橋頭上的武士只有三人，甚至有二人正在睡夢中。

他衝了過去，一聲未響，已殺了其中一人！

假如在平時，石鐵心可能殺個痛快才肯罷手；但今晚他十分冷靜！

他早已明白到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方天堡，只要他做錯少許，他就可能葬身於此。

所以，他只要雙足能踏上那條吊橋就已够了！

石鐵心殺了一名守橋武士之後，已能走在吊橋之上。於是他扶住橋邊的巨繩，小心地前進！

一名守橋武士急急追來！

石鐵心反身一刀，武士只退了一步！

不知誰在那邊揚聲叫將起來：「不要放走那傢伙！」

又有人大聲叫道：「莊主被他們刼走了！」

一羣武士，正由堡內追過橋頭這一邊來！

但是守橋的武士只見橋上有一人逃走，那裏有莊主在？

石鐵心絕刀狂斬，那名追殺上來的武士中刀倒向橋下！

其他人在星光之下，看得糊塗；他們只知道三件事：第一，橋上在逃的人，武功十分了得，他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第二，橋上沒有他們的主人，堡內追出來的人可能弄錯了。因為這是唯一的出入方天堡的通道；他們絕未想到風箏那回事。

因此，他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第三點：就是斷了敵人的去路再說！

只要斷了敵人的後路，莊主即使在敵人的手上，也不致會刼出堡外。

於是守橋武士情急之下，揮刀斬橋！

吊橋被斬斷後，直往下墮！

當時石鐵心只走了一半，自然還未到彼岸！人也隨橋下墮！

守衞住橋頭的武士，眼看石鐵心殺了他們二名同伴，一點報復意識自然在所難免。

現在他們又目睹石鐵心下墮！報復心理也滿足了！

但是由堡內出來的人却埋怨斬橋的武士：「你這笨蛋！為什麼把吊橋斬斷？」

另外一些人則說：「別再獃在這裏，快抄小徑下山！」

又有人說：「大火啦！再不走，燒死我們的！」

一時之間，竟然沒有人再提莊主了。

守衞橋頭的武士們這才如夢初覺！後悔不該匆匆將吊橋斬斷，害得同伴們必須繞小徑離開這火光熊熊的方天堡！

各人只顧住逃命，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了！

× × ×

石鐵心緊緊抓住吊橋上的巨繩，即使吊橋正在凌空飛墮而下！

他的臂力很好，所以即使一手執刀，一手抓住巨繩，也不致離開吊橋。

吊橋只是一端被斬斷，另一邊却仍然緊繫在這邊崖邊的大樹樹根上。

石鐵心對這兒的形勢早已十分了解。

他不想掉到崖下，因為萬一掉了下去，即使僥倖不死，也無法抵禦野獸羣的侵襲！

他眞不明白：動手斬橋的人究竟怎麼想？這吊橋一斷，方天堡的人九死無一生的機會。

因為堡內已發生大火，勢必蔓延至堡外，他們沒有了吊橋，如何逃生？

毫無疑問，捨此之外，惟有抄小徑而下。但是，崖下不但崎嶇難行，可走的路少之又少，在黑夜中更是隨時會跌死。

即使僥倖不死，恐怕也無法闖過絕谷下面的野獸羣的侵襲！

因此，石鐵心即使更吃力，也要抓穩那巨繩，死手不放。

當吊橋斷後，飛墮而下之勢極急。還好崖邊的樹木緩住去勢。

石鐵心掛在斷橋之上。

他定了定神，先將「絕刀」插回背上的腰帶內，讓雙臂一齊用力往上爬！

斷橋上的竹枝，並非排得密密麻麻的，因此，當斷橋掛在崖邊時，就好像一條繩梯似的。石鐵心現在就沿住那些「梯階」一級一級的爬上去！

× × ×

這上面，范氏四兄弟已把冷若冰郝天雄接應到地上來。

他們正趕到吊橋這一邊來，目的是擔心石鐵心一旦被人自後追殺，也好多些人接應。

但是，他們却目睹吊橋被斬下墮的情形。正是欲救無從。

冷若冰眼看為她「立了一大功」的石鐵心，竟然與吊橋齊齊下墮，看來必死無疑，心裏也有些難過！

她回到郝天雄的身邊，她沒有為石鐵心流淚。

冷若冰把郝天雄嘴裏的樹葉弄出！

她冷冷地問道：「你可認得我？郝天雄。」

郝天雄怔了怔：「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你。」

「你應該記得的，那是呂家村。」冷若冰趁住沒有人在她身邊時，她向郝天雄攤牌。

范氏四兄弟却在崖邊，他們看得清楚，石鐵心似乎未致墮崖身亡；假如石鐵心仍攀住斷橋的話，他還有九死一生的機會的。

因此，他們在那兒，往下張望、等待着！

郝天雄在這邊聽到冷若冰提及「呂家村」三字，也不由自主地一凜。

他吶吶地問：「你是誰？」

「呂玉冰。」

「呂玉冰？」

「是的，呂河桂的女兒呂玉冰。」

「哦！原來你就是呂河桂的女兒。」

「你總算記起了！」冷若冰道，「那你一定記得十年前的往事！」

「當然記得！」郝天雄却顯得理直氣壯：「你既然是他女兒，我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說。不過，我只想告訴你，你父親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住口！」冷若冰伸劍一指，劍鋒差些兒割破了郝天雄的咽喉。

「你似乎只知為父報仇。」郝天雄似乎不怕死，還是說道：「你可知當時我的身份又是什麼？」

「官差！」冷若冰毫不考慮地答了。

「那好極了。」郝天雄道，「我不過是執行公事上的任務，何罪之有？」

「你說得動聽！」冷若冰道：「官差又怎麼樣？你有太多的藉口，但我也有殺你的藉口。」

「你殺我不要緊，但是，你可知道你父親可能未死？」

「我知道，如果我不知道，早已一刀殺了你！」冷若冰道。

「那你的意思是——」郝天雄頓住！

「要你說出我父親的下落！」

「我也不清楚……」郝天雄話也未完。

「嘿！我看你一定活得不耐煩了！」冷若冰一劍架向他的咽喉。

眼看她就要割下去！

那邊有人叫了一聲道：「等我來處置他！」

那聲音令冷若冰又驚又喜！

她幾乎不敢相信，那竟然會是石鐵心的聲音。石鐵心果然未死！他是由斷橋爬上來的。與范氏四兄弟會合了之後，知道冷若冰正在這裏折磨郝天雄。

郝天雄態度十分冷靜。他對冷若冰道：「姑娘，你何必生氣？如果我將你父親的……」

「住口！」

冷若冰又一次制止了郝天雄往下說。她還狠狠地警告：「如果你敢再詆譭我父親，你就連一綫生機也沒有！」

石鐵心過來道：「若冰，你想從他身上知道的，都知道了吧？」

「還沒有。」冷若冰早已把她的心意告訴了石鐵心。所以，他們很有默契。

石鐵心道：「他怎麼說？」

「他不肯說。」

「你再問他一次，我才不信他不肯說！」石鐵心道。

冷若冰於是又問道：「我父親在何處啊？」

「我是眞的不知道。」郝天雄顯得十分固執似的。

突然之間，刀光一閃！

石鐵心手中的「絕刀」只輕輕在郝天雄的手臂上一拖！鮮血立即冒了出來！

郝天雄忍受着！他哼也不哼一聲！

石鐵心却冷冷地笑道：「你可知道在下用的是什麼刀？」

郝天雄才吃驚地問道：「你究竟是誰啊？」

「狂人石鐵心！」

「什麼？你——」郝天雄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看看自己手臂上的傷口，繼續流血不止，再看看石鐵心面上的得意神色，就相信對方絕不是說謊或誇大！

想起「狂人」石鐵心，自然也聽過他手中用的正是「絕刀」。

「絕刀」是有名的刀。

只要在江湖上混過的人，都會明白「絕刀」與普通刀劍不同。

「絕刀」殺人只是眨眼間的事。

被「絕刀」割傷了的人，若得不到及時的敷治，九死無一生的機會。

被「絕刀」割傷的傷口，很難復合，除非有特製的刀傷藥。

現在，郝天雄就是最現實的證明了；那傷口只被「絕刀」劃破了少許，但却源源不絕地，一直在不斷滲血。

郝天雄感到很痛苦。

石鐵心却在格格大笑！

他說：「郝堡主，難為你了，你可怪

不得我，只怪你嘴巴太硬！」

冷若冰也絕不妥協地說：「是的，你再不說，只有流盡你身體內的血，慢慢的，慢慢的，痛苦地死去爲止！」

范氏四兄弟一直在旁旁觀。

他們雖然不作聲，也覺得心有不忍之感！

殺人打架，在江湖上多的是；但像眼前這樣，又似乎太過殘忍了。

范老大道：「血流得太多，他不死亦會暈倒過去！不如先爲他止血！」

「不！」石鐵心道，「他的口供，可以令我們事半功倍。」

范氏四兄弟早已跟石鐵心說好，只幫他，不理他的事情。

但像剛才這情形，的確有些不人道。

范老大道：「這樣子，他很易死去的，那時你什麼都沒有了。」

石鐵心有些生氣：「你少管我的事好不好？」

范老二看不過眼：「咱們兄弟不但幫了你，不久之前還救過你，你竟像是我們的首領一樣，誰到你這麼呼呼喝喝？」

石鐵心在冷若冰面前下不了台，忍不住說：「你如何救我？要不是老子大命，自己抓緊斷橋，我想知道你如何有辦法去救我上來！」

此語一出，令老三、老四都光了火：「你這種人未免太反骨了！沒有我們，你兩個人如何可以來回方天堡？」

石鐵心生氣地說：「要不要我叩幾個響頭？」

范老大面色一沉：「響頭可不必了，郝堡主與我們無冤無仇，你就先放了他再說！」

范老二也說：「是的，人是我們帮你捉到的，放也讓我們來放吧！」

刀鋒一閃，綁住郝天雄手脚的繩子都被割斷了。

石鐵心本來就無意與范氏四兄弟爲難，大家都是年青人，又是朋友，一時語氣頂撞，也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范老二未經他同意就强行放人，分明是存心令他在冷若冰面前過不去！

石鐵心一怒之下，立即揮刀相向！

范氏四兄弟一向同心合力，看見范老二被石鐵心攻擊，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於是四兄弟一齊動手，圍攻石鐵心。

冷若冰看見郝天雄鬆綁後，急急往山下飛奔，本來她可以撇下石鐵心不理的，但是回心一想，還是拔劍相助。

石鐵心以一敵四，雖然感到吃力，但仍綽有餘如；有了冷若冰加入後，更加如虎添翼。

只見六個人影，在那荒山野嶺間，打作一團！

范氏四兄弟武功平平，根本不是石鐵心的敵手，再加上冷若冰，敗象早呈！

范老三中刀倒在一旁！

冷若冰急忙乘機喝住：「不要打了。大家本來就是自己人啊！」

她又對石鐵心道：「我們不能放走千辛萬苦得到手的人。快給些止血藥散給他們，我們去追郝天雄！」

石鐵心乘勢落台，扔了一包刀傷止血藥散給他們，便偕同冷若冰追落山下去。

范氏四兄弟也明知不是他們的對手，自然不敢追上去。

范老大令老三用止血藥敷治傷口，也禁止老二和老四追過去。

× × ×

石鐵心的確是個狂人，他似乎毫無人性似的；冷若冰自然也看在眼內。

但是，冷若冰似乎並未怪他，反而很欣賞；最少他是處處表現出只爲她賣命！

石鐵心和冷若冰僅憑星光，追踪郝天雄。

假如這是日間，要追踪郝天雄可容易得很，因爲他受了傷，只須看看地上的血漬就知道他逃往何方。

但是現在是晚間，要從地上的草堆中找血漬，的確不易。

因此，冷若冰只能憑她的直覺；她記得剛才郝天雄是逃往南面的。

石鐵心則步步爲營，因爲他開罪了范氏四兄弟，而他們又十分熟悉這一帶的地勢；萬一他們追殺過來，或者伏擊他們，那就麻煩了。

冷若冰忽然停住了脚。

石鐵心也警覺地望住冷若冰的神態。

冷若冰在星光底下，顯得凜然！

她向石鐵心遞了一個眼色，隨即奔向一處矮林後面！

豈料她人未到，一條黑影已飛撲了出來！

那是郝天雄的身型，他持着一支乾樹枝作武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襲擊冷若冰；也許冷若冰不找到那兒去，他仍靜伏不動，但冷若冰却隱約聽到了一陣陣喘息聲！

冷若冰揮劍擋煞了他的來勢，本來可以回劍刺殺他！

但是，冷若冰明知他已受了刀傷，又怎可以再挨一劍？

冷若冰只揚腿將他踢倒！

石鐵心匆匆趕來，却沒有動手去帮冷若冰，因爲他也看得出，郝天雄已搖搖欲墮，支持不住了！

冷若冰衝到他身旁，道：「你想得到止血藥散，就只有講眞話。」

「你父親是給一個人捉去的。」郝天雄氣喘喘的，看來他的確是流血過多。

「誰？」冷若冰擔心他就算死不掉，也可能立即就要暈倒過去。

郝天雄果然無法支持了。

他流血太多，加上剛才匆匆奔跑下山，用力過度，再和冷若冰搏鬥，終於支持不住，他的眼睛開始閉上了！

郝天雄不再說話。

冷若冰急得用手把他抱起來，一邊示意石鐵心爲他止血，一邊搖動着他：「你快些醒醒，告訴我，我父親在何處？」

「他可能死了！」石鐵心覺得爲他敷上刀傷止血藥，只是浪費。

「不！他只是暈了，快些敷藥！」冷若冰焦急地，仍在搖動郝天雄的身體，希望他甦醒過來，即使是短短的一刹那。

石鐵心儘管不願意，在冷若冰的面前

，也得照她意思去做。

郝天雄果然開始有復甦跡象。

石鐵心的刀傷止血藥散是特別配製的，被「絕刀」所傷的人，視它如至寶。

現在藥散一敷上去，郝天雄的傷口立即止了血。

冷若冰發覺他的身體凍得出奇，可能是流血過多所致。

他只希望他及時說出她父親在何處，她並非希望救他。

因此，她不斷在他耳畔問：「你們四個人之中，誰抓去了我父親？」

「嗯……」郝天雄的眼睛張闔了一次，「香……木……」

然後，他又軟了下去！

他死了！

冷若冰輕輕把郝天雄放下來！

「誰是香木？」石鐵心在旁說道，「我們的名單上並沒有這名字。」

冷若冰冷冷地「哼」了一聲：「你不會說謊，却又偏要在我面前說謊。」

「若冰，你說什麼？我幾時對你說過謊？」石鐵心道。

「別裝蒜了！」冷若冰道，「其實，我早已感到有些不大對勁！我記得，當名單到我手上的時候，我雖來不及細看，却也瞥過一眼。人名多少我未及細數，但有一件事却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張紙有一些血漬沾上。然而後來，我却無法在那張紙上找到那些血漬。爲什麼？」

「嗯——」石鐵心吶吶地，說不下去了！

他只好改變了語氣，道：「若冰，算了，就讓我們去找香木好了。名單反而曾落入幾個人的手上，我怎麼知道是誰撕去一角的？現在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麼？」

冷若冰本來也沒有什麼，事實上她的確需要一個對她忠心耿耿的人來助她一臂之力。

但是她眞想不通，爲什麼石鐵心會故意撕去「香木」的名字？

那份名單是用紙寫上各人姓名的。

多少年來，冷若冰一直訪尋一個人，那是她母親在臨死之前叫她找的。

她母親死前還對她說過許多話，每一句，她都牢牢地記在心中。

母親曾告訴她：她父親可能未死，而是給一班人帶走了。

但母親不知道那幾個人是何方神聖，只知道當時情勢十分不妙，所以，在混亂中，母親帶着她由後門走了出來，落荒而逃！

後來，家中的情形，母親也不知道，只聽人說，她家中有個老管家走脫了。

母親還告訴她一個大秘密，那是她連發夢也想不到的！

她就是爲了這秘密而習武！

後來，終有所成了，便開始四出訪尋那位老管家呂慕。

她本來就是姓呂的。但爲了掩人耳目，才改名換姓叫冷若冰。

她長相艷麗，許多男人都喜歡她，但她却故意裝成冷冰冰的，以免被兒女私情糾纏住，無法完成母親死前所吩咐的。

她終於找到了呂慕。

但當時呂慕正有事在身，匆忙間約她晚上在他家中相見。

她與母親離家時才是十歲，現在已是雙十年華。

事隔十年，也難怪呂慕認不得她。

其實呂慕第一次被她找到時，也不是眞的有事，只是想找時間，找個地方詳談，要確證她的身份就是女少主呂玉冰之後，才將她要知道的人物，寫成一張紙交給她。

那晚，她見到了呂慕……

當她得到了那張紙之後，便將呂慕殺死，因爲她發覺呂慕是個靠不住的人。

因此，那張紙有血漬沾上。

她正想細閱時，呂慕的慘叫聲已驚動了隣近的人跑來查看；她惟有匆匆逃去！

儘管她在名單上只瞥過一眼，也記得似乎是共有四個人。

不過，最令她印象難忘的，還是紙上的少許血漬——那是她殺呂慕時濺上的。

但後來石鐵心再把名單交回她手中，却不見了那些血漬。

當時他已懷疑石鐵心可能將那張紙撕掉了其中一截。

後來再看看名單上僅得三個人，她更肯定石鐵心可能對她不忠！

不過，她一方面無法證實這是石鐵心做的，另一方面也確實很須要石鐵心的帮助。但是現在，當郝天雄死前說出「香木」這名字之後，她更肯定石鐵心對她說謊，想想「香木」那一段不知寫了一些什麼，於是她更加生氣！

這不是一份普通的名單，而是名字後面還有若干交代的。

呂慕曾花費過一番功夫，才可以查出這班人的下落。於是分別寫在一張紙上，交給他的少女主——呂玉冰，也就是冷若冰。

但是，冷若冰却不欣賞他的忠心！

自覺罪應得　恩怨何時了

冷若冰本來對石鐵心就沒有什麼好感，只是一直以來被他苦苦糾纏，加上他有點兒武功，目前又須要人協助自己，也就敷衍着他。

但經過剛才那一幕，「以怨報恩」之後，她對這個人便有了顧忌了。

試想想：范氏四兄弟曾救過他，帮過他，他尚且如此。那豈祗是狂人，簡直就是瘋人！不過，凜於他的武功，凜於他的絕刀，冷若冰暫時也不想開罪他。

豈料就在這時候，却有個女子「格格」大笑！尤其是在這黑夜時份，此時此地更是荒山野嶺，聽起來更覺可怖。

笑聲停止後。

那女子的聲音說道：「冷姑娘，你可知道他爲什麼刪去香木的名字？因爲他不想你去找那香花山莊的主人啊……」

石鐵心當然認得她是誰，但四下裏張望，却又見不到有人。

石鐵心明知是針對自己的，只是無法可以找到她，也無法制止她！

那女子的聲音又說：「石鐵心，爲什麼你不告訴她，你刪去香木的名字，只因爲你陷害了柳常青，將柳常青困在香花山莊，假如不是這樣，假如有柳常青在着，你便無法親近冷姑娘了。哈哈……」

石鐵心瘋了似的到處找，但却找不到那女子。

那女子可能躲在一些樹上，但這裏有太多太高的樹木，加上時在黑夜，如何找呢？

如果石鐵心能找到她，一定殺了她，不准她再說下去！

冷若冰在這刹那間，一切都明白了。

無論那女子是誰，相信她絕不會無端端跑到這兒來撒謊！

她立即撇下石鐵心不理，直奔下山！

石鐵心一邊叫住她，一邊追上去想向她解釋，但是，一個繩圈凌空飛下，不偏不倚，剛好套住了他！

石鐵心立感不妙，欲待掙扎，已被人凌空吊起；更糟的是他手中的絕刀亦已在慌亂中跌落了。

他被人凌空吊在樹上。

那是防不勝防的事，他正在急急奔馳之中，又怎麼會想到有人埋伏在樹上暗算他。

由於那怪聲的出現，想是想過樹上有人的，就是想不到那傳來怪聲的女人如此厲害。

繩圈套下時，連同他的手臂也被套住，迅速收緊之後，手臂一麻，絕刀便已離手。

事情來得十分突然，石鐵心不敢想像「她」有此本領。

「她」是誰？

只有石鐵心心裏明白，她正是那個農家女麥妙兒。

麥妙兒持雙叉追殺香晶晶，混亂中發覺有人帮她，此人正是石鐵心。

石鐵心利用情劍刺向香晶晶腹部之處，立即把麥妙兒帶離現場——後來柳常青見到的一乘快馬之上坐了一男一女，就是他們。

麥妙兒當時有點身不由主，她渾身乏力，好像被迷藥迷倒了。

等到她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石鐵心汚辱了她。

她十分傷心，但石鐵心却用甜言蜜語安慰她，顯得一片多情似的。

麥妙兒無可奈何，因爲她估計自己的武功無法勝得了對方。

她非常煩惱，十分憎恨自己，本來要爲兄長報仇的，現在卻又要爲自己。

本來石鐵心也不錯，他很俊俏，又好武功。但是，當她翌日醒來之後，竟然不見了他！

他竟不辭而別！

麥妙兒萬分痛恨這個男人。所以，她匆匆離開了客棧。

她到處找尋石鐵心的下落，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

當時她發覺他又跟另一個女人在一起，而且千依百順的。

她一直暗中跟踪他……

現在機會總算來臨了。

她明知武功敵不過石鐵心，惟有使她大哥生前教她的抛繩圈絕技，出其不意地，把石鐵心制服。

她是存心要跟石鐵心搗蛋的。所以她剛才先用說話令到冷若冰生氣離開了石鐵心。

本來她並不知道這許多恩恩怨怨，但在她追踪石鐵心到山下附近小鎮時，却無意中遇了少年時代的男友范老三。

她很機巧，旁敲側擊地，查出了石鐵心和冷若冰的關係。

她更氣了！原來石鐵心這傢伙是個「花心鬼」。

石鐵心也自問小睹了她。等到現在總算知道了她的厲害了，惟有哀哀求情：「快些放下我！我早知是你了。」

麥妙兒却道：「你沒有改錯名，的確是鐵石之心。我要對付你，並非單單爲了自己，也是爲天下女人，包括剛才那位冷姑娘！」

「別這樣，有話放下我再說好嗎？」

石鐵心倒吊在樹上。

麥妙兒則早已由樹上躍下！她冷冷地說：「放下你？嘿！可以的，除非你答得令我滿意，爲什麼你不辭而別？」

石鐵心說：「我只是不想吵醒你。」

「眞的？你太好了，好到令我感動。可惜，我已認識清楚你的爲人。」

「別這樣，我還有正經事待辦，求求你……」

「什麼正經事？難道跟我的就不正經麼？」麥妙兒越說越氣，拔出雙叉在手，就要對石鐵心採取行動！

就在這刹那間，那邊却出現了幾條人影。

有人叫了過來：「住手！」

麥妙兒吃驚地回頭一望，一共是四個人。

當那四個人走過來，最少有一個是她認識的，他就是范氏四兄弟之中的范老三。偏偏又只是范老三受了傷的。

范老三對麥妙兒道：「原來你向我查問是另有作用的，爲什麼你不早說？」

「我是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麥妙兒道。

「那麼，就把他交給我們吧，像他這麼無情無義之徒，相信也毋須你多說，我亦已知道了多少端倪。」范老三說着，又向他的兄弟打了一個眼色！

於是范氏四兄弟，合力把石鐵心綁起來！

石鐵心儘管苦苦哀求也無法令范氏四兄弟改變他們的主意。

范氏四兄弟把石鐵心押到一個大風箏旁邊，石鐵心已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石鐵心急得想哭，但卻又無力反抗，因爲手脚都被綑綁，情形一如他對付郝天雄一樣。

范老大對石鐵心道：「你做人沒有道義，我們四兄弟帮了你，你反而傷了我三弟。」

范老二道：「像你這種人，留在江湖上也只有害人而已！」

范老三道：「絕刀橫行一時，現在我們就讓它與你共在一起，是生是死，一切與我們無關，你只好聽天由命了！」

范老四檢起「絕刀」，把它插在石鐵心的腰帶之上。

范氏四兄弟將那隻大風箏迎風升起，石鐵心就綁在下面垂着的一條繩子之上。

風箏很大，風力將它扯起時，足以吊起一個人有餘。

石鐵心也不是第一次升空，但這一次却非自願的。而且非常害怕。

范老大看着風箏越升越高，才叫老二和老四合力把繩子一端，綁在一棵大樹之上。

范老大又說：「是他先不仁，我們才不義。但現在我們並非殺他，一切由天決定，與我范家四兄弟一切無關！」

說完，就帶着三個兄弟離去。

直至到他們離去時，才發覺麥妙兒早已離開了他們。

× × ×

一個人在又黑又冷的高空中，究竟能支持多久？

一隻風箏如果沒有人加以牽制，到底能在高空停留多久？

只有會放風箏的人才明白，風箏是須要有人加以牽制，和扯動的。那要觀察風力的勁度，決定讓繩子放出多少？收緊多少。

這是晚上。

這是荒山野嶺，沒有人到的地方。

石鐵心被風箏帶到幾百尺高空之上，雙手雙足被綁。

沒有人知道他最後會怎樣。連他自己也不敢想像。

× × ×

冷若冰一直奔向山下，飛跑回小鎮上去！她很生氣，也彷彿知道有人在後面追上來，但想不到却是個女人。

那是麥妙兒。

麥妙兒很友善地，向冷若冰作自我介紹。

她說出了自己與香晶晶交手的過程，但却未說出原因。

冷若冰因爲知道她被石鐵心汚辱過，對石鐵心更加嘔心。

相反，基於「女人同情女人」的心理，冷若冰與麥妙兒迅速成爲「知己」。

麥妙兒把一些自己知道了的內幕告訴了冷若冰，那是柳常青如何被誤會是刺殺香晶晶的人，因而被香木囚禁。

冷若冰知道她就是在山上困擾石鐵心的「神秘女人」，又想像到她帮自己無非爲了報復石鐵心，所以也樂於接受。

麥妙兒自願帮她。於是自告奮勇地，把她帶往香花山莊。

× × ×

香花山莊表面上的環境十分優美。這兒百花齊放，艷麗芳香，中人欲醉。但是，有誰會知道裏面的情形？

柳常青被囚在地牢之下，這裏面十分潮濕，令人難以抵受。

他並不後悔自己這做法。

如果他反抗，他逃之夭夭的話，香木對他的誤會更深；江湖上的人也相信香晶是他刺傷的。

然而現在，他還有一綫希望。

只要香晶晶甦醒過來，她一定會告訴香木等人，刺傷她的另有其人。

香晶晶應該有一綫生機的，因爲「情劍」很難令到一個人死掉。除非那是足以致命的要害。柳常青被囚於地牢之內，根本不知道香晶晶的情況是否好轉。

香夫人已經沒有再來探望他了。

但是柳常青沒有怪她，他知道香木因爲愛女的關係，憎恨自己。

假如不是由於香夫人的同情，柳常青可能不會被送到這下面來。

香木對待柳常青如此變本加厲，他嚴禁香夫人探望他——柳常青，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柳常青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頹然倚在牆上，坐了下來，心頭上湧起了無數的思潮。

這些日子以來，他走遍江湖，做的盡是見義勇爲、行俠仗義的事！

他爲人心地善良，所以即使所選用的武器，也是殺不死人的。

他有武功，但並非好到絕頂。

也因此，他常常被人誤會他並非什麼心地善良，只是力有不逮。

江湖上殺人不眨眼的多得很，但像柳常青這種人却是絕無僅有。

有人認爲他是個傻瓜，但他從不計較，正因爲這樣，許多時人家就偏要欺到他的頭上來。就像這次一樣，假如他當時要從香木手上逃脫，絕對有機會。

但他反而送上門來，眞是自討苦吃。

柳常青正在閉目養神之際，突然聽到有些怪聲傳來。

他以爲自己做夢。

睜開了雙眼，四顧無人，但用指叩牆之聲，隱約可聞。

是香夫人又來探望他？

他走到梯階盡頭處的門後，但門外却毫無聲息。

當他回到地牢下面時，指頭叩牆的聲响，仍在斷斷續續。

他終於找到了！

那是他剛才倚過的一幅牆。

他試用指節也叩着那幅牆。

「閣閣閣」三下。

那後面又傳來了「閣閣閣」三下。

再試一次，得到的反應也是一樣。

柳常青覺得自己可能見鬼，極力令到自己清醒一點。

他記得清楚，這是地牢。

他是被人由上面沿住梯階推下來的，那梯階清楚可見。這當然就是地牢了。

但是，地牢又怎麼會有隔壁？

他不斷用指節叩牆，也不斷獲得了「回音」。

於是他開始估計目前的情況，估計那幅牆的厚度。

他要將它弄開一個洞，然後看看牆後面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 × ×

能夠用指節叩得响的牆，決不會太厚

的。

因此，柳常青終如所願，把一些磚塊弄開了，就是一個洞。

牆後果然別有洞天。

那是另外一間地牢囚室。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當他的臉出現在那牆洞時，柳常青也吃了一驚，以爲白日見鬼。

這雖然是一處地牢，但牆頂高處有通氣的小窗，陽光由此透入。

柳常青問那老人：「你是誰？」

老人聲音沙啞：「我先要知道你是誰，然後我才告訴你我是誰？」

「我叫柳常青，江湖上的人稱『劍留情』的就是我。」

「好一個劍留情，我從未聽過，不過，這也不足爲奇，看你這麼年青，我却在此虛渡了十年時光，我當然不可能聽過你的大名。」

柳常青心裏想：的確，十年前，他還未出道呢！

於是他問：「爲什麼你會被囚在這裏？老伯。」

老人打量着他——從那小洞，用懷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呢？」老人也怔怔地反問：「你又怎麼會在這裏的？」

「我被香木打落這十八層地獄！」柳常青嘆了一口氣，「他誤會我刺傷了他女兒。」

「又是那魔鬼，」老人生氣地說：「他把我軟禁了十年，你猜得到爲了什麼嗎？年青人。」

柳常青覺得他很可憐。

他的眼神中充滿了委屈。

他的頭髮雖然白了。

面上的皺紋却不多，看上去，大約也只有五十餘歲吧。

「爲了什麼？」柳常青也知道人間充滿了仇恨，尤其是江湖上。

「反正有空，在這裏日子難過，何不猜猜？」老人很稚氣。

「仇恨？」

「不，再猜！」

「我太蠢，猜不到。」

「唉！你眞沒有耐性，如果你像我，你一定會瘋起來！」老人又說：「如果我不說出謎底，包保你猜到日落，還是猜不到。」

「到底香木爲了什麼軟禁你十年那麼耐？」柳常青問。

「他說我知道一批寶藏，哈哈哈……」老人神經質的狂笑一陣，「你信嗎？哈哈……」

柳常青担心他本來就是個瘋子。

老人停止了笑聲！

他抹着淚水——那是笑得過份而擠出來的淚水。

然後又很正經地說：「年青人，如果你知道一批寶藏之所在，你會怎麼樣？」

「嗯——」

「你當然會去發掘，對不？」

「是的，應該如此？」

「但是，香木那傢伙却沒有想過這點，也不相信我。」

「他要你說出寶藏之所在？」

「是的，十年以來，每日問同樣一句話：告訴我，那批寶物在何處？」

「可能又是誤會。」柳常青道：「爲什麼你不坦然相告？」

「我說了千百次了，他却不信。唉！」老人感慨地說，「看來，我要改變一下了。」

「他爲什麼一定要說你知道那批寶藏呢？」

「總之一言難盡！」

「如果你告訴我的話，可能我會帮得你。」

「你帮我？」

老人頓一頓，又想了想，終於大笑起來！

他說：「你現在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如何帮得了我？」

「我說帮你，你不相信麼？」柳常青道：「其實我要帮你十分之簡單，只要我們合力再將這洞口弄開一些，弄大一些就行！」

「你的意思是：你讓我過來你這邊，還是你過來我這邊？」

「先是你過來我這邊？」

「哈哈哈……」老人又一陣狂笑，「你那邊可以逃得麼？別騙我，香木很狡猾，將你打落十八層地獄之後，決不會輕易讓你我有機會逃出去！」

「但是，我知道，香夫人遲早會來探望我，你可以喬裝我。」

「香夫人是你什麼貴親？」

「只是同情我。她相信他們的愛女，並非是我所害。」

「嗯——」老人很認眞地想了想，「這辦法倒也不錯。」

「但是，你要實說實話，我才可以帮你。」柳常青道。

「我幾時騙過你？」老人道：「不過，我逃了出去之後，你呢？」

「他們不會殺我的，我知道香姑娘遲早也會醒過來。」

「你眞肯和我互易位置？」

「是的，但唯一的條件，就是你要將實情都坦白告訴我。」

老人道：「其實這件事簡單到不得了，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他們都相信我知道一批寶藏之所在，十年前某一天，他們一齊來找我，我很機警，聞風先遁，滿以爲可以逃過大限，豈料香木這廝更狡猾，竟瞞住其他三個同伴，將我刧持到這兒來，他哄我說，只要把寶藏之所在說出來，就讓我分得一半，還讓我與家人重聚。」

柳常青道：「假如你眞的知道，這倒也不錯，最少不必在這裏受苦。」

「是的，如果我眞的知道有寶藏，我當然會做，但事實是沒有，我如何能生安白造？」

「但是，就算你和我，也不會無端端的迫你說出什麼寶藏的，如果確無其事的話。」

「唉！那可能是我不好。我曾任一間鏢局的鏢師，一次失去了一批鏢銀，江湖上轟動一時，我們死了不少同伴，事後竟然有人傳出，是我們籠裏鷄作反。你可明白我意思？」

「是指你們自己刧自己？」

「對了，其實，那有這種事？眞是人言可畏，總之，給他們害死？」

柳常青正想說下去，門外彷彿傳來了步履聲。他對老人道：「快些用爛蓆掛在這牆上，遮住洞口，別讓他們發覺。」

柳常青會教別人掩飾，當然自己也會的。

× × ×

石階上是一度厚厚的木門。

木門開了，有個人正走下來。

柳常青認得她，她是香木的妻子——香夫人。她可能是香花山莊裏面唯一同情他的人。

香夫人入來之後，有人隨即把門掩上。在這一刹那間，柳常青看見門外最少有二名手持刀槍的莊丁。

香夫人抱歉地，對柳常青道：「眞對不起，爲了小女，要你受苦。」

柳常青道：「算了，我相信誤會總會冰釋的。是哩，令千金怎麼樣？」

「可能是托你洪福，今天，她終於醒過來了，」香夫人有點喜不自勝，「我就是忙於將這好消息帶來給你。若非如此，我眞怕我丈夫固執，可能令你再獃在這兒吃苦頭！」

柳常青也眞的是替她高興。同時他也明白到：香木之所以准她入來探望自己，大槪亦與香晶晶有一綫生機有關。

香夫人又說：「看這情形，我丈夫很快就會讓你重見天日了。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怪責他的魯莽，怪只怪小女自討苦吃！」

柳常青很明白這位賢妻良母的心理，她怕香木開罪了江湖上的人，種下禍根！

但是，柳常青却又不明白，爲什麼香木有個這麼善良的妻子，他自己却這麼大貪？

若果隔壁的老人不是說謊，香木當然是個很貪婪的人。

無論如何，他不會怪責任何人，所以他只安慰香夫人，叫她不要介意。

香夫人又給他帶來了一些水菓，叫他寂寞時就吃一點。

最後，香夫人才登上石階，叫出門外，那二名莊丁才把門打開，讓香夫人出去。假如這時候柳常青要衝出去，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也許隔壁的老人也偸聽到這邊的情形了。他揭開爛蓆，俯首望過來：「喂！那魔頭的妻子，是否進來對你說，把你放出去？」

「是的。」柳常青答道：「你也聽到了？」

「他老婆眞不錯，就是那魔頭太狠毒！」老人道，「她爲什麼對你這麼好？是不是她的女兒看中了你？」

柳常青苦笑道：「別開玩笑了。就算她眞的看中了我，我也不會做他們的女婿的。」

「爲什麼？」

「我已有了心上人。」

「嗯——」老人打量着柳常青，「我早該想到的，像你這麼英俊瀟洒，一定有了心上人。」

「不過——」柳常青却長嘆了一聲：「她可能永遠也不會嫁我。」

「我明白了，人家是有夫之婦？」

「不！只是她很冷，人如其名。」

「傻瓜，女人都是這樣子，外表冷艷，內裏熱情。只要你能令她喜歡你，總有一天解凍的。」

「你不會明白的，她是個心事多多的女子。她心事未了，決不會安定下來。」

「然則，爲什麼你不帮她？」

「本來我就要帮她，只是香姑娘突然出了事，牽連到我身上，我不想誤會加深，只好讓他們把我留下來。」

「你太好人。」老人也輕輕嘆息，「像你這種人，實在不宜在江湖上混！」

柳常青苦笑道：「然則閣下以爲要那一種人才適宜在江湖上混？」

「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

「你錯了！」柳常青道，「正因爲江湖上有太多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我才決定出來闖闖。我不相信殺人可以解決一切糾紛。」

老人沒有跟他爭辯，只問道：「好人，你是否與我互調？」

「是的。今天晚上，趁門外的人都睡了，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我過來你那邊，你過來我這邊；我們更換衣服。明天，當他們進來帶我出去時，你就可以見機行事

了。」

「嗯——這辦法倒不錯。」老人摸摸他的鬍子說。

× × ×

又是黃昏。

柳常青每天都瞪住牆角的小窗，那小窗只有幾寸高，長型，所有空氣與陽光，都全靠那兒透入來。也是柳常青唯一知道時間早晚的依靠。

在此之前，柳常青的確十分寂寞。但現在却有些不同了。

他倚在牆上，就可以和隔壁的老人談話。

他們互相以一方爛蓆掛在牆上，由於地牢潮濕，地上用乾稻草墊着，牆上用爛蓆掛上，這樣坐在那兒就不覺得凍了。進來送飯的人，也不會因此而生疑。

十年了，眞難得那老人如何捱過這漫長的歲月。——柳常青每想到這裏，同情之心，就不禁油然而生。這也正是他自願去帮助那老人的主要原因。

他不知道老人太多詳情，只知道他姓呂。他叫他「呂老伯」。

呂老伯果然只有五十餘歲的年紀，只是心事重重，長期被囚於地牢之內，才變得不見天日，弄得白髮斑斑。

柳常青只等黑夜的來臨。他會在天亮之前，與呂老伯互換位置，讓他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帮助他逃出去！

他不知道呂老伯有沒有這種運氣，必要時他打算帮他一把！

他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否做對，更不知道此事的後果。

但是他不會改變自己的主意；他太過同情呂老伯的遭遇。儘管他知得不太多。

忽然之間又有人進入地牢來。

是二名莊丁。

此外門外還有一些手持刀槍的人。

「喂！你上來！」其中一人對柳常青道，「我們莊主要見你。」

柳常青心裏一凜：難道現在就放走他？那麼，呂老伯又怎樣？

呂老伯在隔壁可能也聽到了，柳常青不久之前仍倚牆與他交談。

果然，他急急低聲問：「喂！你別忘記我，我們有諾言的！」

柳長青也低聲安慰他：「你放心，任何情況下，我都會想辦法救你出去的。等着吧！」

柳常青只是埋首掌上低語，站在石階之上的人，並未因此而生疑。

站在石階上的人不斷催促柳常青，他們還以爲他聽不到。

柳常青站了起來，登上石階。隨着那二名莊丁，離開了地牢。

× × ×

柳常青被帶到內堂來。

香木夫婦已經在這裏等着他。

香木還是那副凜然的神氣，只有香夫人面露笑容，示意柳常青坐下來。

香木道：「對不起，難爲你了。」

柳常青立即想起了他的女兒香晶晶，一定是香晶晶已經說出了被襲的眞相！否則，像香木這種人，决不會隨便向人道歉的。

柳常青問：「晶晶姑娘呢？她無恙了吧？」

香木的妻子笑道：「她在大夫的料理下，正逐漸康復。」

香木道：「我已知道是誰害了我的女兒了，差點兒却冤枉了你老兄，眞不好意呢。」

柳常青道：「能令事情明白，大家都好，何必客氣呢！」

香夫人道：「江湖上有個使用絕刀的，閣下可曾聽過？」

「可是石鐵心麼？」柳常青答。

香木道：「正是那廝，他曾經極力追求小女，但晶晶並不喜歡他！可能就是因此而含恨於心，竟然摸到我這裏殺了幾個莊丁。」

香夫人則說：「當初我們也想不到是誰做的手脚，後來發覺各莊丁均是因流血不止而死的，我們才想起了那一把江湖上有名的絕刀來。」

香木又說：「他困擾了我之後，還要刺殺小女，以爲用上了你的情劍，便可嫁禍於你，却想不到小女因此而檢回一條性命。」

柳常青不禁問道：「閣下怎麼會知得這樣清楚？」

香木道：「部份憑小女記憶忖測，部份是我向江湖的朋友查到的。」

至此，香氏夫婦又在交換着眼色。他們都似乎有些話難以啓齒。因此，就變成了你推我讓。

柳常青難免感到奇怪。但看情形，香木的面上已無敵意。

香夫人終於在丈夫的催促下說道：「柳公子至今尙未置家，是嗎？」

柳常青這時才恍然大悟，心裏也難免吃了一驚。但是他又不想說謊。

香木的面上，第一次出現了笑容：「是的，我們也知道你是個正人君子，至今尙未成家立室。」

「所以，我們想——」香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吶吶地說不下去。

香木却不耐煩地說道：「是小女自己的主意，原來她一直都很喜歡你，所以才會有跟踪你，偷去情劍等等情形出現。」

「希望你不嫌棄！」香夫人終於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想招你爲東床快婿！」

柳常青苦笑道：「我的確有些受寵若驚，不過，有件事我想說清楚，就是我已有了一個心上人。像晶晶姑娘這麼好的大家閨秀，我那裏敢高攀……」

豈料話猶未完，香木已霍然站起來，面色大變，立刻就要拔劍！

香夫人感到萬分尷尬，她一方面既要制止丈夫，另一方面又怕柳常青反抗，以致局面弄到一發不可收拾。

豈料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柳常青驚叫一聲：「小心！」

話未說出之前，只見他巳迅速站起，飛快地將一張椅子伸前！

香夫人和所有在塲的人，都以爲柳常青搶在香木之前先發制人，因爲他手上無刀劍，萬一讓香木拔劍攻擊，勢必吃虧。

但是，也只有香木最明白，柳常青不但無意搶先發動攻勢，還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去救他！

只有習過武功的人才感應得到，剛才屏風那邊，銀光一閃，曾有暗器射出。

果然，柳常青伸出的一張椅子之上，插了一支銀光閃閃的銀簪！若非柳常青及時用椅子一擋，只怕香木非死即傷。

各人想也未曾想得完，屏風背後已閃出一個人來！

她，正是冷若冰。

柳常青又驚又喜。他吶吶地說：「若冰，怎麼是你？」

但是，冷若冰沒有理會他，只怒視着香木：「姓香的，我眞想不到你還有幾個嫁不出的女兒。」

香木反問道：「你到底是誰？」

冷若冰道：「爲什麼你不問問你的東床快婿？」

柳常青知道她剛才躲在屏風後面一定也偸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他忙說道：「香莊主，她就是我剛才提及過的心上人啊！」

香木和他的妻子都同時一怔！

他們打量着冷若冰，只見她滿面殺氣，仗劍而立。

香木道：「你如何進來的？」

冷若冰道：「本姑娘要來便來，要走就走，你以爲香花莊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嗎？嘿！」

香夫人担心這局面僵持不了多久，若不及時打個圓塲，勢必演變成一塲斷殺。

因此香夫人急忙說道：「我想這位姑娘一定是來找柳公子的。」

豈料冷若冰却冷冷地說：「不！我要找的人不是他！」

冷若冰此語一出，連柳常青也覺得有些意外！

他正待跟冷若冰說話，冷若冰又對香木說：「姓香的，你到底把那姓呂的，收藏在何處？你快些把他交出來，否則，休怪我冷面無情，殺到你香花山莊鷄犬不留啊！」

柳常青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冷若冰一直耿耿於懷的，就是爲了找尋這個人。

但是，姓呂的老人又是她什麼人？

柳常青一時之間想不到他們的關係，因爲柳常青爲人耿直，他只以爲冷若冰眞的姓「冷」。

香木至此又是一怔，道：「你是他什麼人？」

「我是他的女兒。」冷若冰道：「你快些把他交出來！」

「哦，原來你就是呂河梓的女兒。」

香木面色一沉，道：「你怎麼知道他在我這裏？」

「我當然知道。」冷若冰說，「難道你敢否認麼？告訴你，爲了此事，我巳整整化了幾年時間。」

至此，柳常青更加肯定：冷若冰所說的心事，就是爲了她父親。

香木道：「如果我告訴你，我不會隨便讓他走，你又怎樣？」

冷若冰凜然道：「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好吧！我姓香的就要試試你到底有多大的功力。」

眼看一塲斷殺巳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屏風後面突然又閃出了二個人影。

有人叫道：

「等一等！」

又是二個女子。

當在塲的人看清楚那兩個是什麼人的時候，也都同時呆了一陣。

其中一個是麥妙兒。

另一個是仍有病態的香晶晶。

麥妙兒正以一支短乂威脅住香晶晶，所以香木立刻停止了一切動作，香夫人和其他莊丁們，都僵在一旁。

叫出一聲「等一等」的是麥妙兒，但現在說話的，却是香晶晶：「爹，求求你，就讓他們父女團聚吧！剛才這位姑娘告訴我，她爲她父親的下落，巳找遍了天涯海角！」

香木有點猶疑。

但麥妙兒却說道：「令千金巳不堪一擊，你休想使用什麼陰謀詭計！」

香夫人道：「算了，事到如今，我看你也心息了吧！就叫人去把呂河桂帶到這裏來。晶晶剛剛才可以起床走動一下，你怎麼可以令她受驚？」

香木果然愛女情切，只好叫人到地牢去，把呂河桂帶上來。

× × ×

派到地牢去的二名莊丁嚇了一跳，因爲地牢裏面並無呂河桂的踪影。

地上的乾稻草、爛蓆等，都搜遍了，那兒根本也藏不了人。

最後還是由一名莊丁找到了答案！

他發覺了牆邊的洞，於是以爲呂河桂鑽到隔隣去了。

那邊原是囚禁柳常青的地方，但柳常青被帶上來見香木之後，連囚室的門也沒有再鎖上。呂河桂可能也想到了這點，因此才悄悄由洞孔中過來，溜了出去！

× × ×

香花山莊內內外外，一片緊張。

燈籠火把處處，莊丁們紛紛出動，希望可以及時把呂河桂找回來！

冷若冰也喧賓奪主地加入搜索行列，柳常青也亦步亦趨的去帮她。

香木也指揮莊丁們展開行動。

香花山莊自從不明不白地死了五名莊丁之後，香木巳加派人手，護衞這山莊。無論莊內莊外，均有人守衞和放哨。

因此，他們估計呂河桂就是要逃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內堂的客廳之上，只留下幾個女人——麥妙兒始終以短乂威脅住香晶晶。

香夫人一直留下來，陪伴住女兒，也不斷安撫着麥妙兒。

此處還有香家的下人們。

麥妙兒忽然眼前感到一亮，視綫却不自覺地投向一張椅子上。

那椅子上釘了一枚銀簪——那是剛才由冷若冰在屛風後面放出，想襲擊香木，但被柳常青及時以椅子截獲的暗器。

麥妙兒當時並不在塲，她依了冷若冰

的話，進了香晶晶的香閨去了。

那枚銀簪與殺死她大哥麥大田的一枚，完全一模一樣，但她一直未知冷若冰使用這種殺人暗器。

她趁住各人都忙着去找呂河桂時，旁敲側擊地查問，才從香夫人口中知道是冷若冰的。

麥妙兒登時呆了一陣！

× × ×

呂河桂雖然手無寸鐵，畢竟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

一名巡邏中的莊丁被他從後面襲擊，於是他輕而易舉的，奪得了一把刀。

但是，自從香花山莊出了事之後，香木早已吩咐莊丁們最少兩個人一組，不可以獨來獨往。因此，另一名莊丁已及時發現了呂河桂。

他立刻一邊揚聲知會其他同伴，一邊持刀趕來對付呂河桂！

經過上一次之後，莊丁們已提高警覺，一呼百應，轉眼間已雲集數十人！

他們紛紛圍攻呂河桂！

倘若在十年前，這班人恐怕最少也有一半死在呂河桂的手中。

但是，十年後的今日，呂河桂一方面因爲年紀老了，另一方面却從無機會鍛鍊筋骨，武功也大都荒廢了！

因此，莊丁們不但輕易將他擊敗，還重重地傷了他！

等到香木等人趕到時，冷若冰見狀也急得揮劍殺入重圍！

莊丁們轉眼已有數人被冷若冰所傷，急得香木連聲喝住！

柳常青也不想再有人死傷。過去帮住冷若冰把呂河桂扶起來！

這時候呂河桂已身受重傷。

他正奄奄一息地，瞪住柳常青：「老弟，我應該怎樣謝你？」

柳常青慚愧地說：「爲什麼你還要謝我？你太心急了，我還來不及實現我的諾言呢！」

呂河桂苦笑流淚，柳常青也看得出，他面上充滿了痛苦的表情。

但是，呂河桂還是勉强地笑道：「無論如何我也得感謝你，若非你引開了他們，我又那有機會可以逃出來！」

柳常青道：「呂老伯，你不應該冒這險。你不逃出來，最少也不必弄成這個樣子。」

「算了，人總是要死的，與其反正是死，我寧願死在這外面。十年了，十年來我一直失去自由，只有今晚最痛快……」

柳常青忽然想起了一直站在他背後的冷若冰。於是他說：「呂老伯，你還記得令千金麼？」

「我的女兒？」

「是的，她就是你的女兒。」

但是，柳常青感到萬分驚奇！

他以爲冷若冰的反應一定十分激動，正如她自己也說，她已找了好幾年了。

然而她還是那副冷漠的神態！

儘管如此，柳常青也只想像到她可能有些痲木了。

一個少女，自小失去了父母的愛護，失去了家庭溫暖，獨個兒在江湖上闖，感情上的痲木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何况，她千辛萬苦找到了她的父親之後，她父親現在已是身受重傷，危在旦夕！這情景，任何人也會呆住一陣！

柳常青於是趁住呂河桂未斷氣之前，讓他見他女兒最後一面。

豈料冷若冰走到呂河桂面前，却咬牙切齒地說：「爲什麼你不等我動手殺你？是不是你也知道我快要找到你了？」

冷若冰此語一出，所有在場的人，也都驚愕了一陣！

即使是呂河桂，他也呆住了！

冷若冰又問呂河桂：

「你應該想像得到有今日的，只要母親把實情告訴我，你就逃不了，只要我一天未死，我就會把你找到。」

呆在一旁的柳青常和香木等人，對冷若冰的話，感到萬二分驚奇。

相反，呂河桂聽了冷若冰提及她母親時，似乎明白了一些：「是的，你母親自從與你一齊失踪之後，我就想到她遲早會把你的身世告訴你。但是，事情早已成過去……」

冷若冰却爭住說：「過去？不，在我的內心，這件事永遠也不會成爲過去的。殺人塡命，欠債還錢，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好吧！」呂河桂淚流滿頰，但仍勉强擠出了笑容：「我知道你內心充滿了仇與恨，你就動手殺了我吧！」

冷若冰果然拔劍！

但是，柳常青一個箭步搶前，阻止她：「何必呢？你瞧！他已經危在旦夕，隨時都會死！我雖然不大明白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但是——」

柳常青剛說到這裏，他似乎給了身旁的香木一點提示。其實任何人也看得出，呂河桂終會傷重不治。

只見香木急急過去，問呂河桂道：「那批鏢銀，你到底收藏在什麼地方？」

呂河桂冷冷地笑道：「你這自私鬼，折磨我十年了，現在我行將死去，我十年來不肯益你，現在又怎麼會益你？」

香木給他氣着，又待拔劍想刺殺呂河桂！

「住手！」一把劍更快地伸了過去，「錚」的一聲，把香木的劍擋住！

阻止香木殺呂河桂的，是冷若冰。

冷若冰凛然道：「就是要殺，也應該讓我來動手，你有什麼資格？」

「爲什麼我沒有資格？」香木理直氣壯地說，「你可知道我是誰？你只是他女兒……」

「不！我不是他女兒！」冷若冰不等香木說完，就氣憤地說。「本來我也不想提及自己的身世，但是，我怕江湖上的人會誤解了我，以爲我忤逆，所以我一定要趁他未斷氣之前，證實我並非不孝，只是爲我親生父母報仇而已！」

冷若冰說到這裏，柳常青和香木等人，似乎都開始明白過來。

眼前這個呂河桂，並非她的生父。

冷若冰激動地指住呂河桂：「他是個

大壞蛋，他殺死我親生父親，然後擄去了我母女二人。母親爲了我，一直忍耐着，明知我認賊作父，也是無可奈何。直至十年前有一天，有一班人找上門來，這四個人要把他帶去見官，呂河桂立即反抗。我母女二人才乘機溜了出來，原來母親告訴我，他是個大盜，並非我親生父親——」

冷若冰又頓住了！

她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半倒在地上的呂河桂，這時也羞愧滿面，淚流滿頰，垂頭道：「是的，我承認我是一名大盜，也承認殺了你親生父，但是，人總有錯，當我認識你生母之後，我已知錯了，所以我才决心改邪歸正，可惜一切似乎都太遲了…」

說到這裏，他又要把冷若冰召至身旁，但冷若冰却沒有理睬他！

她呆呆地站在一旁！

她眞想不到，十年來一直希望找到的仇人，終於找到了，但是，她却無法下得了手！

她不但不忍下手，還阻止香木殺他！

反而呂河桂催促她道：「亞冰，過來吧！我有話對你說！」

「我不聽！」冷若冰固執地說。

「求求你，我只說一句！」呂河桂嘶啞着聲音，「當我說過了這最後一句之後，你就殺我吧！這一句，你一定要聽！」

柳常青在旁勸着冷若冰：「你就過去吧！你們畢竟也是曾經生活過在一起的父與女，最少他也養育過你。」

冷若冰平時儘管冷得不近人情，但想起柳常青對她的柔情，她往往也會軟了下來。

不久之前，她在香家內堂的屏風後面，親耳聽過柳常青拒絕香家的親事。也承認了自己就是他的心上人。

因此，她聽從了柳常青的話，走前兩步，讓自己更爲接近呂河桂。

呂河桂欣然而笑！

帶着滿臉的淚水，笑得非常啞澀。然後吶吶地，低聲對冷若冰道：「我無心殺你生父，我只是一時錯手，因此，我養育你是爲了贖罪；我洗手不幹，則是爲了愛你母親。但是，我不知道她對你生父仍念念不忘，更想不到香木他們仍然不肯放過我。」

說到這裏，呂河桂已是氣如游絲！

但看情形，他仍然不肯死去！

他把柳常青召至面前來！

然後又對冷若冰道：「這年青人心地太好，如果你嫁給他，我就送你們一樣禮物，保證你畢生也享用不盡……」

香木立即趨前兩步！

即使冷若冰和柳常青二人，也意會到呂河桂話中的意思。

呂河桂看見香木迫近了，又示意柳常青附耳過去；他曾望了冷若冰一眼，也許他也明知冷若冰恨透了他，必然不肯言聽計從。所以他才附耳跟柳常青說了。

呂河桂傷重垂危，說話時本來就有氣無力，很難聽得清楚，現在就更加難了。

香木似乎知道現在呂河桂告知柳常青的，可能正是那一批鏢銀之所在，因此盡量貼近他們，但仍無法可以聽得清楚。

柳常青爲了讓呂河桂說得舒服些，曾用手扶穩他，但是現在，他終於輕輕用雙手把呂河桂放平臥在地上！

呂河桂死了！

冷若冰含恨地瞪視住他！眼淚不停地流！

柳常青則脫下了自己的披風，將呂河桂的屍體蓋上！

× × ×

香木明知呂河桂臨死之前，已將鏢銀的秘密告訴了柳常青，但却不敢立刻迫他說出！

他並非怕了冷若冰，而是因爲自己女兒的生命在麥妙兒的手上。

他知道麥妙兒與冷若冰是一夥。

因此，他惟有忍耐着，等待時機。

× × ×

各人回到了內堂！

麥妙兒仍然以短乂威脅住香晶晶，香夫人則呆在一旁！

香木更加不敢亂動！

沒有人知道這殘局如何收拾，只有一個人知道，她就是麥妙兒。

麥妙兒從那枚銀簪之上，已知道誰是殺死她兄長的人。

但是表面上她仍然若無其事的。因爲她明知自己的武功在冷若冰之下；她不敢正面去碰她！

柳常青對香木道：「難得令千金安然無恙，更難得這件事弄得清楚明白，我想，我們至此也總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香木却說：「誰說小女無恙？你瞧——」

他故意用劍一指，指向香晶晶和麥妙兒那邊！

他的意思是：香晶晶仍在你的人要脅之下，怎算得「無恙」？

柳常青於是對冷若冰道：「得饒人處且饒人，若冰，寃家宜解不宜結啊！」

冷若冰心裏仍想着她的母親、生父以及剛死去了的呂河桂。

十年了。十年以來，她一直記住母親的話，先去習武，再找殺父仇人。

她改名換姓，目的是掩人耳目，但想不到所得到的結果，却是出乎她想像之外；她無法親手殺死呂河桂。

沒有人阻止她，只是她不忍下手！

也許柳常青做人的宗旨是對的，得饒人處且饒人。——冷若冰心裏這樣想，也就向麥妙兒示意道：「放開她吧！」

麥妙兒言聽計從，把香晶晶放開！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香木那把劍突然架向柳常青的頸項之間！

所有在場的人都呆住了！

因爲沒有人會想到這最後關頭還會節外生枝。

冷若冰在吃驚中挺劍！

但是柳常青手無寸鐵，他的生命已受到了威脅。

香木警告道：「你敢動手，我先殺了他！」

冷若冰果然不敢動！

多少年以來，她一直孤單寂寞，難得

遇上了一個心地如此善良的好人，何況柳常青還對她如此多情、體貼！

現在十年心事已了，她也想安定下來了，尤其是不久之前在屛風後面聽到柳常青拒絕香家婚事，她更深信柳常青對她是一片眞心！

因此，當麥妙兒企圖重新控制香晶晶時，她也喝住了她！

於是麥妙兒乘勢閃到了她的身畔來；她們表面上仍是一夥，冷若冰自然不會生疑！

香木用劍架在柳常青的頸項，冷冷地問：「告訴我，呂河桂對你所講的話！」

柳常青態度冷靜！

他不慌不忙地說：「告訴你也可以，你先答應，將我們三個人放走！」

「只要說出秘密，我當然放你們走！我要你們何用？」香木道。

冷若冰却對柳常青道：「不要告訴他，香木這個人靠不住！」

柳常青却對香夫人說：「我一向不主張與人結怨，現在事情已告一段落，我也不是個希望發財的人。我要走，本來隨時可以走，但我希望盡可能不動刀劍，否則又可能結下另一段仇怨。如此寃寃相報何時了？」

香夫人明白柳常青的爲人，立即說道：「你說儘管說，你要走也儘管走，我保證無人能傷害你。你是江湖上唯一的好人，任何人傷害你，我會拚了這條老命！」

香夫人這番話說得十分激動，連她的丈夫香木也想不到。

冷若冰仍然企圖阻止柳常青。

但柳常青對她說：「若冰！錢財只是身外物，何必爲這些不義之財而煩惱？你也見到了，爲了那批鏢銀，已攪到這局面。我們以後但求逍遙自在地生活，何必讓這班寃鬼一直糾纏着我們？」

冷若冰自然聽得明白：如果柳常青不說出秘密的話，香木一定還會到處追殺他們！因此，她再無意見。

柳常青又說：「要我說出秘密，先說你和呂河桂的關係！」

香木道：「呂河桂是個江洋大盜，你已親耳聽到，他也親口承認。我和郝天雄則是鏢師，當年護送一批鏢銀，給呂河桂刼走了。後來，我們連同二名官差將他找到了，但鏢銀仍然失蹤。」

柳常青和冷若冰終於也明白了，那四個去找呂河桂的人之中，有兩個是鏢師，就是香木和郝天雄，另外兩個則是官差！

香木又說：「當時呂河桂不敵，落荒而逃，給我在樹林中追上，我傷了他，但沒有殺他！後來我回來對其他三人說他已死了，其實是我與呂河桂有了默契。是我叫他詐死的。」

柳常青道：「我明白了，你傷了他之後，事後將他救到這兒來，一直希望獨佔那批鏢銀，是不？」

「不錯。」香木直認不諱。「但是，呂河桂十分頑固，他始終不肯說出來！」

「他不是不肯，只是你不了解他。」

柳常青道，「有些人很固執，你不能用強迫手段。何況，他已伏心洗手不幹了。」

「那麼，他後來又如何對你耳語？」香木問。

柳常青答道：「他說，那批鏢銀在落鷹谷！」

「落鷹谷？」香木和冷若冰幾乎同一時間驚叫起來！

「是的，就是落鷹谷，我肯定沒有聽錯。」柳常青道。

「嘿！原來是他——那傢伙眞狡猾！怪不得他這麼大方。」香木忽然又咬牙切齒地說。

柳常青當然還不明白他心裏想些什麼，但自己所說的，正是不久之前從呂河桂那兒聽到的；他決不稀罕這些不義之財，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但冷若冰却想到了。

她喃喃地說：「落鷹谷，就是位於孤獨峯下的山谷。對了，郝天雄爲什麼會把他的方天堡建於孤獨峯上？就是因爲他已從落鷹谷中找到了那一批鏢銀，於是據爲己有。但他又怕其他三個人連同呂河桂找到來，跟他算賬，所以就把孤獨峯建成堡壘一樣，任何人要找他算賬，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香木這時才驚覺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冷若冰道：「我已找到了他！」

「那麼，那批鏢銀呢？」香木急問。

冷若冰冷然一笑：「鏢銀？嘿！」

冷若冰轉過身來，想叫麥妙兒告訴他關於方天堡大火的事！

但是，麥妙兒看見時機已至，再下去她可能無機會下手了。

短乂一挺！

冷若冰慘叫一聲！

柳常青大吃一驚！他急忙衝過來，一掌擊開了麥妙兒！

但是，冷若冰已身受重傷！

她倒在柳常青的懷抱中，莫名其妙地，瞪住麥妙兒！

麥妙兒道：「你一定是想問我爲什麼殺你，那你最好問問你最心愛的人吧！」

說完，她一溜烟的，飛奔出去！

沒有人去追她！

她走得很快！

柳常青抱住冷若冰：「我想，可能是你出手太狠，殺了她大哥！」

冷若冰流着淚！

她喃喃地說：「也許你說得對，江湖上太多恩怨了！要不是爲了一點點仇，我們可能已經……」她泣不成聲！

柳常青也滴下了淚：「若冰，算了！一切都太遲了。我們雖無今生，但望有來世，你好好安息吧！不要記仇，不要記恨，你會感到心安理得的。其實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我們何必如此？」

「是的，你說得對了，寃寃相報何時了？」冷若冰含笑瞪了柳常青最後一眼：「能死在心地最善良、最愛我的人的懷抱中，我雖死亦無憾……」

冷若冰死了！

柳常青還沒有放開她，仍然緊緊擁抱着她……

（全文完）

起手：「我想教人寫武俠來呢？」

怎樣著寫武俠小說

·武盲·

本刊獨家獲得著名武俠小說作家古龍之最新傑作「楚留香的故事」版權，將在短期內在本刊連載，在這篇佳作刊載之前，台北政大教授，本屆中山文學獎得主唐文標先生（以武盲筆名），於文前就武俠小說提出若干問題，廣泛研評討論武俠小說之實質與意境兩方面的尖銳衝突，而古龍亦以當今武俠小說作家祭酒之身份，將有關著寫新派武俠小說之種種實際情況與寫作意境，作出有層次及具體性之概述，作爲「楚留香的故事」一書之「前序」。

本刊爲仰符讀者之需，謹將武盲先生之「怎樣著寫武俠小說？」一文以及古龍之「楚留香的故事——前序」以巨大篇幅刊載，俾使讀者能在一氣呵成之下閱讀這兩篇精彩的文章，然後本刊繼續刊出古龍最新佳作「楚留香的故事」，以饗讀者，敬希讀者關注。

有一位愛開玩笑的師兄曾說過：「寫影評高手的心中總幻想當導演，讀武俠小說的迷哥會做夢變成大俠。」

可是做夢是不需要勇氣的，而把夢想換成生命中的眞實却要求血汗和勇敢。

我也愛讀過武俠小說，而且也常和許多同好們談武論道，現在想起他們，不禁納悶着：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呢？在他們的生命旅程中，眞的因讀武俠而脫胎換骨了嗎？還是消閒的文字畢竟走不遠一盞電燈照射的地方。

我見到了一羣可愛的小孩子，在下課放學後，流蕩街頭，三五成羣的在租書攤前看小人書——連環圖，有時大概是錢乏了，一大堆人圍着看一本新出的，像是最要緊的事。每天傍晚總有姆媽，姐姐來找，連打帶罵的把小朋友扯着耳朵帶回家，大隊一哄而散。

我見過在初中的教室裏，同學傳觀一套武俠，不管是上什麼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的課，枱面是一本武俠夾着課本來看，然後依照小說描繪的內容較量一手，每個人依着他喜愛的形象，封王稱霸一番，生命這樣子也開着花！

我見過許多青少年，晨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報紙，把連載的武俠追龍追完，然後才做其他的事。也見過許多其他的職業青年、成年人，每天除埋頭苦讀報紙連載外，還大包小包的租回家，一書在手，以爲人生之樂，莫過於此。這些癡事，聽說在歐美留學生羣裏也非常流行，武俠小說是他們海外單調生活的一大娛樂，每逢周末，頗有「雪夜閉門念禁書」之景色。

芸芸衆生，「人生各有所欲兮，余獨好修以爲常。」我發現自己也經歷過這些過程，許多年來，宛如他人中在「武俠」中打滾，不加思索的接收其中的「快感」。是不是世界總是這樣地過來，還是畢竟這是一個盡頭，我們正站在一個分水嶺上？我重新回思我自己多年來閱讀武俠的一些異見，一些奇特的心理，今日我以爲仍有一些正作用吧？

近幾百年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顯著的象徵是聚居成爲大都會。工業和商業的文明，釋放了人類的物質束縛，縮短了時間囚繫，造就了更多的閒暇時光出來。反映入藝術和文學上，其中便有大量的「消閒文學」的興起和流行，「武俠小說」是「消閒文學」中比較最具特性的一種，而且，也可以說，即使同樣是「逃避文學」，它仍是「逃避派」中最具積極性的一種。因爲「武俠小說」一定會直接碰到羣體的道德性問題，這一點在其他逃避文學，例如抒情派，不食人間烟火派，僞宗教派，色情表現派，假社會寫實派，浪漫英雄美人派……等都不能比擬。就拿「水滸傳」來說，姑且附會它成一篇遠祖武俠小說，它揭櫫的正是「替天行道，鋤强扶弱。」

他替什麼天行什麼道，我們以後再論，但確實標榜出來的是某種人羣道德，一羣不甘受欺負的人，要建立一種理想，反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匯流成了武俠小說的主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畢竟是一種崇高的理想。

可是，在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武俠小說」中，這些理想還剩下有幾何呢？正如在美國西部片看到，白種英雄到處爭田掠地，濫殺紅人的鏡頭，或在我國的武俠影片中，只有無數的盲目打鬥，和斬瓜切菜式不人道的殺戮，而我們的武俠小說不也寫着一樣只談兇狠，不講是非的東西嗎？

確實：「不鍊而武，不修而俠」的也太多了。

我想起了應該有人寫「武俠小說」的新一章了。

也許「古龍」師兄也有他的預言，在許多篇新作中，他創新的發出「武說」稀有的序言，提出了武俠小說的方向，他肯定地認爲，武俠小說已到求變的時候！

怎樣變？例如在「歡樂英雄」中，他鄭重的以爲「我們的英雄是歡樂的。」

這句話說出來不易，英雄們要是生活在歡樂之中，他一定得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他的英雄在於他背負着無數他人的生命，他不能只是「匹夫見辱，挺身而鬥」，還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義所應爲，毅然爲之」，還要「天下人管天下事」還要「刦富濟貧」，還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還要是社會的良心，他的英雄主義雖然由他個人出發，但一定要用國家和社會做權衡，以大多數人利益爲依歸。這個英雄在生活上和理想上，可能仍是孤獨的，但在道德上，他必然是快樂的，因爲他盡了他的歷史責任，他延續了人類歷史所以能向前行的理想，他在改正一個世界，甚至他還在意識上，希望上建設一個世界，這才不愧是一個歡樂英雄吧！

但我們的武俠小說有沒有這樣做呢？

可以看出，武俠小說仍舊有這一點傳統，而也還在這條路走的。然而，由於多年來的發展，以至百家爭鳴的結果，各人出奇爭勝，以詭異、殘殺、神怪、凶狠……來吸引讀者，許久以來，武俠小說的傳統，那種以天下爲己任的俠士精神，那種與天下苦難的人同甘共苦，那種「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史記」中所說的游俠理想，也是在封建帝王統治下，司馬遷代替那個時代說出的一種願望，然而，這種傳統今日已在武俠中消失了。

我想起了今日新寫的武俠該是怎樣寫呢？是要變，要變得更人性，要變得使武俠小說在帮助我們，改正我們的獸性，改正我們的社會。武俠小說不能只是消極地供應我們一個逃避樂園，還應在積極上跟我們探討時代問題，再指出我們人類建立一個社會來生活的理由。

這種理想在積極的生活觀看來，唐代的劍俠小說曾吐露過這種希望，明清人的筆記小說中的俠士，魏禧的「大鐵椎傳」，也多少透露出一些希望來，當時一般儒生已走完了他的歷史地位，新一代的讀書人快要起來了。

我們新的武俠小說呢？

我希望如果武俠小說還能寫下去，他一定得知道他是在「主持公道，力肩正義，鋤强扶弱」的傳統下，寫出我們所樂見喜聞的故事的。我想起一個朋友的玩笑：「您要敎人家寫武俠小說來嘛，嘻嘻！」

他是有他的看法的，我覺得如果是社會大衆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做，而且也應該做，因此我重新檢討一下，武俠小說目前所走着的路，希望這個批評性的檢討，有帮助我們了解今日的武俠小說的困境，和我們應着力的地方。

逃避是不需要勇氣的。努力却需要，而我相信，世間人所有的事都需要人去努力和改正。

您要寫武俠小說嗎？

您眞的想在武俠小說中發掘出您的理想和希望嗎？曾經有過武林詩手嘆息過，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他的悲哀用更明白一點的話說，空練就一手詩功，攪不過生命這個老頑固，只能在詩國中發白日夢罷了。

您也要在武林中黃粱一覺做夢嗎？

確實，武林中仍有一片山地給您遐思，而有時候，做夢不僅是生命中一個象徵而已，夢的本身也是生命中的一種現實。有一位師叔祖前輩不是說過嗎？這是人類「避苦趨樂」的代換原則呢？在過去由帝王統治下的封建年代，人們由於在社會上「能不得展」，而走入藝術中發洩是常有的事，但武林不是一個現代「南柯」，只供人做夢的地方，它更應是一個新道德的練習塲地，新青年在裏面也有它的成長。

然而，在今日的武林，武俠小說的背景國度，却已被多年一直「做夢」或進而「做弊」的師叔師兄，違章建築地圍成一個人工遊樂場。武俠小說迷遨遊其中僅可以照「哈哈鏡」的把自己看成胖子，僅可以借衣服穿官妝成古代英雄，商業文化壓迫之下，武俠小說已高度發展，成爲小市民一種定時上癮工具了。

您不會在其中找到精神的解脫，它不供應「天蒼蒼，地茫茫」那種要人建設大自然的人境希望，也沒有「鷄犬相聞，禍福與共」那種同生共死的人間愛情。它沒有，它像巴比倫的架空花園，或秦皇的阿房宮吧，現實已簡化扭曲，正義感已不再重視，以殺戮爲趣味，以詭詐爲主題，它走完了命定的絕路。如果您還要寫武俠小說，那麽您不妨看看他們怎樣寫。

他們的武林怎樣虛假和冒替。

他們的主角怎樣非人性和殘忍。

他們的歷史觀點如何荒唐而且無理。

他們的地理知識如何不眞和僵硬。

眞的，我們的武俠小說已不再是傳統的民間故事，我們怎能不「啼笑皆是」地看到他們，他們的畸形呢！

（甲）：「武林」形勢

所謂「武俠」活動的地方，自然應該是我們的錦繡河山，莽莽神州啦。可是呀，我們中華，是個古文明的地區，您還未開始寫下第一個字，已「早」爲大俠啦，奸盜啦，盟主啦，鏢客啦，或其他正邪帮派，黑白兩道，佛寺道觀，西域喇嘛……等等所盤據，所以您不動則已，一動必然碰上高手。小心點，他們會來找碴的；唉！怎的都碰上這類人呢！

武林，本古地名，有多處。比較著名的是指杭州市，如周密寫的「武林舊事」，卽是描寫杭州城的風俗人事，甚麽時候被人用爲「武人」活動塲地的總稱，不可考矣。有人說出於金庸師權創派此作大膽不易。但普遍用爲中國人活動的第七、第九世界，却是一件好事，因爲這個「武林」世界，却與我們歷史和生命無關，只存在武俠小說中而已！自然啦，難道連中國的名山大嶺都沒有的嗎！有當然有，但一無亭台樓榭，二少仙客高人，有之者，一些採薪的和採藥的而已。古來筆記小說描寫的遊俠，皆是首尾不見的神龍地蛇之流，談不上師門淵源，深山學師這類儍事。至於太極門，少林派等等，大不了如街頭巷尾的武館，不過是供應坊間閭里少年一個集散地，父老們用意在强身健魄，而非所以好勇鬥强。可是新派武俠小說家言之鑿鑿，對後人寫作有一個至大無比的利便。而且，這個「武林」是與歷史朝代無關，什麽年代皆必然同樣的存在！

所以，您如著筆寫作，下列公式化的武林結構，隨便採用一點，便已滿足讀者。對武俠小說「迷」，比背族譜家珍還要清楚。最方便的地方還在，不用介紹，不用描寫，僅需要換幾個主持人的名字，或跟主角間的恩怨關係便足矣。

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中國武林形勢表

①少林寺：正派武俠傳統中心，不論出現高手低手，一定獨樹一幟，主宰武林。

②武當派：與少林相對應的道家門派，第二號正統。解劍岩、洗劍池這一類名勝古跡，偶一運用立生糾紛，羣打血鬥，妙用無方。

③其他野山荒嶺，也出武俠。在上面少林、武當的正統外，一些如青城、峨嵋、崆峒、華山、五台、海南、西藏、漠北……等等窮山野嶺中，找出一些邪派，專以殺人爲樂事。再加上一些只講打鬥，不論是非的門派，居於正邪之間。這樣子，局勢大定了，熱閙得很，到處都是「武人」，唬人胡打。

④太極門：多屬正派，偶出劣徒，大概不出王家、楊家、陳家這幾姓嫡傳。主調是「以柔制剛」，哲學是，被挨揍的專家。

⑤丐帮：（或稱窮家帮）是市井無賴的化身，他們名窮身

不窮。日常生活中這些人胡作妄爲，絕不是因災禍家貧，被迫行乞之人。丐而稱帮，罪實不赦，難道這世界竟容許一羣，以不勞而獲靠人施捨過一生的人？這些討飯的人，拿什麽去行俠仗義呢？眞正要行俠仗義，一定要窮要飯麽？丐進而稱俠要飯不要臉而已。

⑥帮會：流氓黑社會組合。最初可能是那些「反淸復明」組織，如三合會、洪門、哥老會的化身，但已踢開民族大義，冷凍反抗異邦統治的熱血，外表掛上「替天行道」的招牌，內行「奸淫邪盜」的勾當。昔年鄭證因祖師爺大寫十二連環塢、鳳尾帮：：這些一直成爲被描寫的對象。眞奇怪，古時中國眞有那麽多人在做壞事嗎？也不明白這樣子的長期書寫是否也在讚揚他們的作惡天才呢？

⑦×家莊、×宮、×王谷。這些大概就是土豪劣霸地主之流，「史記」、「游俠列傳」所說：「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

或「魏其武安侯列傳」中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

這些有財有勢，家養武人武俠，在魏晉爲個堡，在唐宋是莊園。水滸傳所描寫的祝家莊、曾頭堡，就是它的前身。唯一不同是在現代武說中，只見武打，不講莊堡的性質而已。

⑧武林世家：略近上面的豪强地主之流，但這個世家多是正派，父子相傳秘器武功，可能是舊日武林盟主，現已式微，只靠一點過去行騙也。

⑨最奇怪的，還有一種武說專用的特技的代表，例如四川唐家的下毒名世家，或江南霹靂堂的火藥世家，至於唐家或霹靂堂在中國地圖那裏沒人知道，也不必知道。

⑩鏢局：在今日的武說裏，正如在今日的大小都市內，鏢局已完全式微，不再成作用，或予强調描寫了。但武說作家要改造中國嘛，鏢局乃改成一個轉運站，一個串通全中國武林的工具，也是一個三流大俠的集散地，武說之爲用大矣哉！

以上是超朝代性的一般武林大勢，已很够您描寫吹牛的了。如果能點綴一下海外扶桑劍家，大內衛士羣，沙漠修士，黃敎密宗等等，更熱閙、精彩、刺激。至於當時良善人民所生所活的農村、城鎭，那是與小說毫無關係的，武說師兄們慈悲地替我們保留了一份乾淨土。

（乙）：「武俠小說」人物

不只是「武林」完全脫離了這個人生活着的世界，「武俠」也不和人來往，甚者，生活的方式和人大異，尤甚者，天之降武功於斯人兮，先必造其面貌。他們之相貌，一定是配上一套特殊標誌之皮囊，非美卽醜。決不如平常人之平常面孔。（再說，他們長於易容術，奈何！）男的如臨風玉樹，女的嬌若春花。武功不如主角的，自然面貌體態也不能與他相比。至於貌相奇醜的，既成不了主角，也定變爲惡人。怪不得近世並無武俠這類東西存在了，因爲我們一般人長得太醜了，不配練武，女的有點俏來化妝品，還可以在銀幕掩飾下討生活。不禁使人思起古之美女俠兮：：

（不過，倒有「反英雄」這一派，以殘忍的被虐待狂和自虐待狂爲主題，主角是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故也必相貌奇醜，「天龍八部」中的游坦之，及許多異敎兄的人物屬此類悲劇。）

所有武俠小說，都專爲主角而寫，一般來說都是單一主角制，武俠小說就是主角個人的傳記。女俠爲愛主角而出現，老俠爲帮助主角成名而重返人間，大奸爲激勵主角練功而生成奸人，也爲主角君臨武林而死。一切榮耀歸諸主角，而這主角通常只是十八歲！（比女俠大一歲也！）一個乳臭未乾的青少年會成功那麽大的事業，自然難免使人納悶，不過想來寶玉在紅樓夢胡閙的時候，也不過十多歲，也算了。古人云：「人生三十未成名，不應成名，四十而未娶，不應再娶。」英雄出少年，武色兼收「亦不快」哉。

所以，你要描寫的主角，一定是滿足下列條件者：（一）年少英俊。（二）嘴巴兒甜，可以騙盡天下女俠芳心，也得老而無聊的高人賞識。（三）極聰明，過目不忘，人家學武需三十年，他三日卽已青出於藍。（四）家世彪炳，目前可能是落難公子。（五）聖夫子有百靈護佑，我們的少俠有一切老俠、奇俠、隱俠、正邪間奇人，甚至女盜女俠保護周全。（六）天生小白臉，易得女人歡心；老女俠恨不得早生五十年，美女俠隨時投懷抱，醜女俠願爲奴妾。（七）到處可以撿到寶劍寶書，絕非路不拾遺之人。（八）文武全才，熟讀三墳五典，八牽

九丘。（九）隨時可以改變主意，能自圓其說。（十）「道德」極高，尤其是對小恩小德，極講求個人義氣豪氣，但不必顧及大節。且是天生的大男人主義者。總之，主角是古往今來，上下四方人類最崇高的典型。無所不知，無往不利……。

主角既定，可以找一些畸人異行來陪陪他。您可以從下列的「點鬼簿」挑選一些配角，但以有利於主角的個人英雄發展爲至高目的，千萬不要忘了。

（甲）女俠：女俠只有一類，對別人刁鑽古怪，對主角多情痴心，有時還會智計或多病。種類繁多。但多是無能力生産的人。如地主之女，大俠遺孤，豪强之妾和奸賊之妹，乃至於被人强施欺負，有冤無路訴的人。最奇怪是，儘管男主角屬於道德化身，講究豪氣、義氣，但女俠們可以避免，不談道德。本來嘛這些少俠們的道德，不屬人間的規範。

（乙）正派元老及最佳男配角：這些人只有一個用途：陪公子讀書，甚至不惜犧牲性命來助主角練武，尋仇、成名、殲敵。可以隨意在各派元老、少林武當掌門人，隱俠等等中挑選。最好是，當主角走投無路，窮極無聊時，挺身而出，愛主角如命，以主角爲道德對象聖靈化身等等。但値得注意，這堆人一定唯主角是瞻，沒有主角一事無成，而且，不管多老多嫩，到後來武功一定輸給主角。

（丙）幫閑人物：這些人物沒有什麼忠奸觀念，全憑自己愛好，最爲主角歡迎，因爲主角可以從他那裏得到利益，但又不妨碍他的道德觀念。這些人沒有是非，也沒有人生目的，只是到處遊蕩，偶而因主角無聊或有病呻吟時，出來亮亮相。例如什麼神醫、怪卜、奇道士等，總之，是人間閒人，無事忙者。例如正邪派間第一高手，脾氣古怪，行爲莫測，作者讀者皆不知其究爲何物者。蜀山劍俠傳中的神駝乙休，可能是始祖。

（丁）邪派人物：即與主角相敵對之人，尋仇之對象。大概是最典型化的，是一個大野心家，此人好殺、好名、好利、好色、全無人利、還想統治武林，（怎樣統治，和統治後有什麼好處，何以這世界有這類人呢？則不必問）於是，仁義的主角，便挺身而破壞殲滅之。此外，在主角的「進香」路途中，自然仍有不畏死的邪派擋路也。這些邪派頭子，多以一門派長老、一山谷大王或一個大官大太監之類，失去人性者。

（戊）畸人：在中國歷史上不常起作用的人，一定要在武說中洩氣，以示平等。例如太監、駝背老婦。駝眇女子、跛俠、盲人、殘廢和尙、心理變態的老俠、西洋武士、蠻荒怪人、夷狄高手，都到武林亮相來也。這些人一點也不起作用，不過凑趣增加熱鬧而已。不必注意他們的家世，身世或人世上的可能性。隨意任您揮洒引用可也。誰能在歷史上找到他們不能有意義的證據呢？

（己）陪襯人物：這些人無以名之，只是一堆供主角殺戮的「可憐」人而已！最常碰到的是：臥龍生師叔所驅使的一羣黑衣蒙面人，武功很高，但最後結果仍被主角去頭斷臂，翹了（但因化骨散一洒，作者讀者和主角一樣，都不會知道其來處！）想遠一點吧，舉凡世間上阻碍故事進行的人，或需要爲邪派頭子表現其殘殺成性的，也太多了，捕快，鏢師，門徒，主角的朋友家人，一大羣一大羣兵丁，衞士等等。唯一好處是，我們老百姓不在內，我們太差了，不能進入武林，武林只配由有武功的人遊逛玩耍也。也因此，在這與正邪派決鬥時，前仆後繼的送死者，都懷抱着拋頭顱，洒熱血，死而後巳的壯志，和我們老百姓也不相涉。不過，那是古代，且不是歷史的，中國社會的古代。我們太現代了。也許您還可以找出其他的餘人畸事，一些「怪、力、亂、神」的惡德。但主角既然命定的如此這般走完他的「浪漫道德」的旅程。任何異奇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巳，您去隨意賦彩便可以了。無傷大雅也。

「武林」本就那麼大。

人物也只那麼多。

——這一切都不在我們的，生活著的人間。

（順便挿幾句閒話：近來有些武說師兄把過去的都爲稻粱謀的著作，刪改添修，以爲可以上繼堯舜禹湯，下接唐宋劍俠，水滸傳奇的，成爲萬古不衰的傑作。誠然，但我認爲，不管他們怎麼用心寫作，或他們的故事怎麼美妙有趣，是無法與水滸傳等相比的，原因是我們的時代變了，水滸傳即使全是明代書寫的，但宋，明基本上的農業結構還是相類的，近代人的喜歡，不全在他們的英雄事跡或打鬥智謀，而更在我們最缺乏的「橫」的歷史，宋、明時代的風土人情，百姓生活等等，近代武俠小說有沒有這種可能？工業時代的心態怎能推論當日的哲學和認知？事實上，憑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世界多的是故事，滿眼的是人間變異，十年來目睹的世界，以至國計民生之大事，何事不可想？何文不能寫？我爲描寫現實，反映出時代的歡笑和哀愁，希望和失望，前進和衰老，可能才是正途，才能成爲「時代傑作」的基本條件，一些文學家想歪了。這條武林舊路是走不通的。）

× × ×

於是，我們說，分析武說師兄們的武林形勢，還可以一直寫下去也。例如武器有刀，劍……甚至幾種「特別」的外門兵刃，或摘葉傷人之類，例如道具，例如說話的方式，例如生活的習慣，等等等等……。因爲這已成了「固定反應」，任何一位老手新學的武說師兄都可以在裏面抄襲，因循，附會，套用，視爲當然，而讀者也因此了解到中國地理，歷史，人物！豈不皆大歡喜，僞史何時何地沒有呢！我們且放他一馬再說吧！

但我們總在納悶，總在想追問一下，既然武說師兄們可以下筆千萬言，可以上下古今左右四方的唯我獨抄，那麼他總會心中在想什麼，想到什麼事吧？他不會那麼單純的只是想到一個簡單故事，我們不妨走入他們書中的內心，追問一下。

心懷鬼胎

師兄們在想什麼呢？

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寫呢？

你仍想寫武俠小說嗎？

「依樣畫葫蘆」？照抄不誤？

好吧，讓我們來看一看，除了「熟讀武說三百本，不會講武也會抄」外，您還需要什麼額外的預備知識，也許您才驚訝呢！

坦白說，一般寫武俠小說根本不需要什麼「文學先修班」，什麼「函授中文系」之類玩意兒，一支筆，一叠稿紙，還有一個姜維式斗大的膽子寫下去便成了。

武俠小說唯一的要訣是「長」，這年頭台灣香港所寫的武俠小說，沒有一本不是皇皇然的磚頭巨著，連載在報上至少一、二年，超過幾十萬字，保證比中國任一朝代的史書長，眞是「錦屛兒忐看得留光賤」，偏偏就眞的像有些人每天追龍下去，非看不可，奇甚。我不知道老子的道德經有多少個字，論語又有多少個字？但幾年來，台港出版的武俠小說的字數總和，一定超過「四庫全書」，遠勝「永樂大典」，唉！好像中國眞

有那麼多劍劍刀刀那麼厚要製造的僞史。更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師叔，師兄怎能寫得那麼多？也不累嗎？別慌！

如果您成名，有人肯連載您的武俠以後，那麼您可以請一、二個代書人，僞筆代勞。武林慣例，有時是動口不動手，只需您開了個頭，吸引一些武痴俠迷和無可奈何的讀者外，您便可以退休，或等待結尾，要代書人能在中間拖得多久就多久。

一般說來，胡說九道也應出現九條道，您難免需要一條文學類書，有機會便抄一、二段軼事唬人，最好儲藏幾本絕版的筆記小說，以便「傳承」，地理抄寫府志，縣志之類，歷史套用一些小考據。再到外國電影中偸些鏡頭，中國化和物理變形一下，便成名家了。

您眞要明白「武說」怎樣寫嗎？

就因爲武說的奇巧，詭異，和一貫的哄騙與拖拉，一堆堆厚書下面，實在沒有幾條陽溝的。武說的寫法率多爲唱蓮花落式，隨口而出，他們對歷史地理的背景很少講求，他們的中心主題是找尋刺激和享樂作風，他們的目的大部份只在乎賺錢，武說確巳走盡了他的商業文化的投機路綫。您不信嗎？分析一下看看？

（甲）關於武俠小說的寫法

武俠小說有千百種，可是，說來您不相信，我們的武俠小說通常只有一種寫法，可以命名爲隨口即興式的：「萬里追踪記」。

曾經有人研究所謂神話原型，粗略分類之下，大概離不開十三，四個典型故事。例如雨夜花型，（茶花女型同），后羿嫦娥型，八十七個兄弟型……等等，但我們的武說作家師兄極少在其中加以變化和套用，因爲他們安於這種「萬里追踪」之法。

由始至終，我們只讀到一本主角個人的逃亡傳記，這主角且永遠是男的，我們跟定了一個主角，由他蒙難或被誤會開始，經歷百刦，故事主人翁終於從不通武功到武功大成。故事情節可能是有變化，這是武說師兄們唯一炫耀功力的地方吧，但主角有深仇的一定報了仇，而偏巧他一定處身在一個「大」的陰謀之中，主角學武功方法雖各異，但一定速成，亦必以「異常」」武功出現，有人會上下古今談中口伐筆誅，說怎樣以非常勝正常，以偶然勝不變，以僥倖勝苦修，以老弱勝少壯……但若不如此，怎能滿足讀者「欲飛」的心理？速成的方法也極簡單，不是由古代遺留的仙笈，或山洞藏珍便是由什麼的仙果蛇血之類，再不然，來一個怪人傳功，甚至拚死將功力傳進，極盡妙想天開，不勞而獲一種僥倖心理之能事，世界上豈眞有這種「一夜成名」的事麼？「以取巧勝累積，也老弱勝壯健」，又何等違反社會進步的原理呢！然而武說師兄們不管這樣事，只有如此，主角才能克服「災難」，而成奇異英雄，於是整本書就是跟着主角團團轉，萬里追踪，中國名山大川，塞北江南走一遭，終於克服困難，結局是以正邪鬥劍，或天下高手聚面，共誅奸賊，升天證果或不了了之，卒以大團圓結局，主角一人擁數美妾凱旋也。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古龍的「孤星傳」「絕代雙驕」，臥龍生的「奪情劍」就是這類的典型！

近年來由於上山尋師，得寶練武這類故事巳經寫死了，如古龍師兄新著的就有省略這類寫法，但那種萬里追踪，主角陷身在一個陰謀之中……這類原始典型，仍然存在，恐怕永遠走不了，一個坐在書井中胡寫九道的武說師兄們，又怎能知道天地之大，社會與人的複雜關係。

（乙）關於武俠小說的背景

武俠小說需要一個背景，不管師祖師伯師弟們多麼會行雲駕霧，會草上飛，會八方迷踪術……等等，但大地等待着他們，終有一天他們要跌下來，踏在泥土之上，而且踏在中國大地之上。



中國過去的確發生過許多事情，許多祖先從原始的穴居野處發展了文明，從黑暗中共同携手建立了社會。但武俠小說並不在記載這段人類奮鬥的歷史，它不過借用了歷史上某些黑幕罷了。

小說背景

目前的武俠小說大致算來可分三派。在香港寫作的很喜歡加一些眞眞假假的古人進去，而也有明指的「朝代」，常常順手牽羊的把幾位民族英雄也武俠一番，加上些浪漫情操，宛如歷史上小說家意淫古人一樣，正是「身後是非誰管得」了，反正古人不會站起來大叫，「我不會武的呀」。這一派的師叔師兄大概有金庸、石冲、羽生、蹄風，金鋒，司馬翎等等。找一些稗官野史，明清筆記，神來意往，遂成爲一本巨書。一旦有了銷路立即長頭繼尾，將中國民族開發史扭曲爲武俠活動史，例如金庸的幾本名著，便起始自宋，經元迄明，大盛於清，縱橫數代千多年，一脈相承，中國可以淪亡於外族人手中，可以中原板蕩，夷狄交侵，文物喪失，人民生命毫無保障，流離失散，但武功一定傳下來，確實假以數年，吾人可專攻武俠，不用念歷史矣！

在台灣苦練武說的師伯師兄們，大概爲了避免繁瑣的小考據，或史事認識的痲煩，都採用泛武林武俠主義，一切皆「古」，但既無古事，亦無古人，任何「人地時事物」，武說師兄們都不用負責料理，中國古人本來就不少，製造幾個新古人又算什麼？不過，這樣一來，就只能在「武林」中恩怨一番，與史事無涉，大不了茶杯中起風波：爭武林霸主，報舊仇，反某奸獨裁天下等等而巳。圈外之事，漠不相關，描寫現實生活本來不是台灣香港武學家的事嘛！

武俠小說和一般小說，最大不同點，便是沒有史地背景描寫，不會繪畫當時的風土人物，人情世故也。消遣文字嘛，何必死死的下功夫研究古代社會生活呢？盡情一吹，古中國多出一代又何妨？莽莽神州多出一個省又何妨？

於是，每一本，每一個師兄筆下的武人裝束皆屬相同，白

衣的定是書生，麻袋下一定露出丐俠……何必花心思？何況中國就是沒有「武俠」這一階層之人，他們新人絕對有衣着的自由哩！

中國國土之大，幅員之廣，應該有地方土語溝通的困難，人人都說官話嗎？大概也不用多學了，武俠可以用刀劍交談，用嘴上招數比武，何況「一言不合，動起武來」可能正是不通鄉音之故，但這樣才熱鬧哩！

交通嗎？騎馬，坐馬車，步行？古代交通太不便了，但這些武俠們終日縱橫在大江南北，全中國到處飛奔，那裏有熱鬧，便在那處出現，眞是佩服死人了，好像他們要大半生浪費在車馬奔走的驛道上，甚麼其他工作都不能幹。那麼，他們的生活是怎樣賺回來呢？想來一定是家財萬貫，而天下間孟嘗君到處都有，他們終生不需要「職業」上的憂慮，根本上，他們不會考慮「工作」，如能把他們武俠羣，一個個弄成辟穀，不吃人間烟火則更妙矣——可惜武俠不能自食其力，不外是人間蛀米大虫而已。

「武俠小說」需要「地理」嗎？您試拿一本地圖比對一下，反正不是長安便是洛陽，其他地方中國古代又不繁盛，隨便弄一個小市鎭或荒山野嶺，給這些高來高去的畸人打鬥一番卽可以，反正又是古代，又是中國，有誰去過呢？塞北江南，都是神仙境界，魚米之鄉，毫無蜀道難，行路苦之嘆，可說爲中國歷史進一新解。甚至您也不必替武俠們憂慮「時間」問題，因爲說時快，那時遲，最好的理由是「有話則長」，武俠，除了打鬥，生出來做什麼呢？季節也只是農民的事，老天爺自會安排春夏秋冬，寒暖濕熱……

凡此種種，只證明了在武說師叔師兄筆下，「武俠」活在一個非人間的地方，裏面什麼東西都不用憂慮的，武俠們生于打鬥，死于打鬥，我們甚至懷疑他們不是眞的人，他們完全不依人間規律行事，當然也沒有人間的一切苦難和希望……也許只有一個好處，這樣子的創造，適而於後世的書寫武俠小說，而清楚地也使讀者知道，這是武俠小說嘛，別纏到別地方去好嗎，可是，當您把它一個一個問題剔出來，您必然開始懷疑這類東西爲什麼存在的，或者，有什麼事人不可幹的呢！

（丙）關於武俠小說的道德哲學

您也會懷疑，武俠不是標榜着他的「道德哲學」，說他爲正義而生，爲保全公道而死嗎？那麼，武俠小說不過在一個不公平的世界中，替弱小的出頭，打抱不平，敢向强梁的挑戰而已。

確實，在古代中國，法律之外，常有許多歹徒豪强，橫行鄉曲，魚肉小民，眞的需要有些義俠義盜，爲「有冤無路訴」的人申張，但這類「小事」，這類「庸俗」的故事，卽使在古代發生過一千一萬次，但武俠小說中的大俠，是不計較的，他要管的是大事，是報私仇，是爭武林霸主，是他自己的恩恩義義而已，與小民無關。

例如爭「武林盟主」，您一定不明白除了武俠自身以外，這盟主對那些小民有好處？他眞的能憑藉他超人的武功，「除暴安良，刦富濟貧」，這些傳統武俠的道德？如若不能，卽使一些所謂「奸賊」，統治了武林，又與我們的老祖宗——當時的市井老百姓有何關係？英雄的主角又是仗了什麼義來呢？

武俠小說中常揭櫫的道德，例如個人驕傲，「忠膽」，「俠骨」，或豪氣義氣，所謂俠氣，其實不過是個人的小恩小德，而且是矛盾重重的，爲了主角的奇逢要有一個理論的藉口而已。

例如說，一本「武說」，普通的基本結構是一個人報私仇，或一個人被冤枉，要自己昭雪，於是，萬里迢迢的，不必顧慮生活或任何事，要找到仇家，來履行「有恩報恩，有仇報仇」道德，可是到了找到仇人，立刻改變了，道德中的矛盾也不顧了，民族大義也不管了，把仇人放走，最顯著的例子是「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可以饒歐陽峯三次不死，私仇罷了，但歐陽峯是當年帮助金人南下侵宋的民族敵人，也是當時反對蒙古兵的敵人，這種徇私豈是俠客行徑？郭靖又何必自封「爲國爲民，俠之大者」呢？

「武俠」中常有喜歡標榜的「義」也如此，因此朋友間的感情常和道德上義氣纏在一起，分不清楚，水滸傳中，武松帮助施恩，搶奪蔣門神的快活林的故事，第一，武松和施恩連朋友也談不上，第二，卽使說是爲了朋友義氣，那麼也要問施恩是誰？從水滸傳故事看來，施恩和蔣門神不過一路人，市井流氓，借勢欺人的而已，然則武松怎樣知道他打抱的是不平，主持的是正義呢？

韓非說：「俠以武犯禁」，蘇軾于「戰國任俠」中痛論這件事。

「智勇辯力，替民之優秀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

蘇軾的話，可能是過份其辭，但自秦朝以來，社會在「法治」和「人治」之間，常有所辯論，黃宗羲所以說出：「有治法無治人」，這種話，在一般來說，我們並不懷疑有些人能用「天下人管天下事」來主持社會正義，可是我們更害怕這些武俠，他們拿武技來欺凌良善，助紂爲惡呢？「武俠小說」所强調的恩怨，尊師，報恩，復仇，行義，使豪……而不講求法律，不考慮羣體社會的共存共榮之道，不推崇一個眞正令所有人活下去活得像一個人的一種道德，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尊重的道會不會是作歹行奸的道，要報恩的人正是土豪劣霸？「行義」的結果是縱容盜賊，「使豪」適足以豢養流氓。這世界似乎沒有武俠小說所說的那麼簡單，抽象的道德本有具體的社會內容，更應該以社會前行，人類和平相處，世界自由民主這些大前題來考慮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浪漫與美是可玩的事，但解決不了問題，更改造不了世界，我總想起當年，國父說服三合會，哥老會共棄私仇，爲整個中國人民而推翻滿清帝制。也許正在這裏，從一個個人的小恩義圈子，走到一個廣闊的世界來，做一點事，豈不更好？豈不更是武俠傳統道德中的最好解釋？我們原要建立一個路上沒有不平的世界啊！

（完）



武俠小說的尊嚴與價值

・「楚留香的故事」前序兼答武盲先生・

古龍

「放胆文章拚命酒」，這是古龍最鮮明的寫照。當早年古龍尚未紮起之時，飲的是「土炮」紅露酒，當然現在時過境遷，古龍所飲的，起碼必須是「XO拔蘭地」了。

（一）當頭一棒

身爲一個寫了二十年武俠小說的人，拜讀過「武盲」先生的大作之後，實在很難保持緘默，尤其是武盲先生那四句擲地有金石聲的「宣言」，宛如當頭棒喝，更使人覺得受益匪淺，感觸良多。

——那麼你不妨看看他們怎麼寫？

他們的武林怎樣虛假和冒替？

他們的主角怎樣非人性和殘忍？

他們的歷史觀點如何荒唐而且無理？

他們的地理知識如何不眞和僵硬？

× ×

「他們」的意思，無疑是指所有這些寫武俠小說的人，武盲先生這一棒已經打翻一船人了，我們姑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却不能不懷疑武盲先生在寫這篇文章時，是不是已經對中國新一代的武俠小說有深入的研究？有沒有注意到中國的武俠小說已經在隨着時代而改進轉變？

中國的武俠小說本來就不是「傳統的民間故事」，這兩者之間本來就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如果武盲先生認爲『武俠小說已因不再是傳統民間的故事而「啼笑皆是」而嘆其變爲畸形』（註）有『』號中均引用武文，那麼我們就難免會覺得有點啼笑皆非了。

（二）關於「武林」

「武林」本來就是個象徵性的名詞，象徵着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生存在這個社會中人，本來就是一些特殊的人，非但生活方式和常人不同，思想行爲和情感也和常人不一樣，所以通常也不能見居於常人的社會。

這種人就是江湖人。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一個孤獨而倔强的靈魂，他們也許什麼都沒有，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通常都有一股氣。

一股「爲朋友兩脅揷刀」的義氣，一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一股「有所不爲，有所必爲」的俠氣，還有一股完全不計利害成敗得失的血氣。

這股氣也許是唸數學的武盲先生所不能瞭解的，但是，這個世界上却是的確有這種人存在。

以前有，現在有，以後也會有。

所以正如武盲先生所說：「這個武林雖與歷史朝代無關，可是什麼年代都必然存在」，因爲這種人和這股氣也是同樣會必然永遠存在的，雖然不會存在於大學的殿堂中，可是也不僅『只存在於武俠小說中而已。』只不過終年生活在象牙之塔中的飽學之士倒很難接觸到他們而已。

× ×

正如「武林」一樣，「象牙塔」也是個象徵性的名詞，有時固然存在於文學的殿堂中，有時也會存在於一個到處丟滿臭襪子的斗室裏。

所以『古來筆記小說描寫的遊俠，皆是首尾不見的神龍地蛇之流。』因爲這些故事本來就出自於「文人手筆」，他們和江湖中本來就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當然無法捉摸到江湖人生命的軌跡。

但是武俠小說中寫的就是江湖人，雖然並不一定是大俠、奸盜、盟主、鏢客、僧、道、喇嘛，却都是江湖人。

人在江湖，有時會因爲惺惺相惜而成爲刎頸之交，有時會因爲受人點水之恩而以死相報，有時也會因爲合眦之仇而拔刀相見，甚至會因爲仗義負氣而不惜血濺五步。

人在江湖，就難免會碰到血腥事，武俠小說中寫的本來就是這些事，本來就不會寫張村的婆媳不和，李村的農作欠收，也不會寫某家的一條母狗生了一窩小狗。

所以武盲先生才會感嘆！『您不動則已，一動必然碰上高手，小心點，他們會來找麻煩的，唉！老的都碰上這類人呢！』

事實上，人在江湖，碰上的本來就是這類人，就好像你在大學校園裏碰到的一羣大都是大學生一樣，並沒有什麼值得感嘆驚訝之處。

（三）「丐」可以爲俠，「妓」亦可以爲俠

在武俠小說中，「丐帮」的確是其中的主流之一，只不過丐帮子弟並不是一羣『市井無賴』的化身，也不是些『名窮而身不窮，在日常生活中胡作妄爲的人。』，就算在武俠小說裏，描寫丐帮子弟胡作妄爲的情況也很少。

他們雖然並不完全是『因災禍家貧，被迫行乞之人』却也不是『以不勞而獲靠人施捨過一生的人。』

在靠天吃飯的農業社會中，每個朝代裏都難免有些因爲天災人禍而流離失所的人，有的從農村流落於城中，而流爲丐，在三十年代美國大不景氣時，也有千千萬萬人在一夕間流落爲丐，這種情況古今中外，何足爲異！

爲了生存，爲了避免惡犬豪奴的欺凌，這些人就難免會結而成羣，結羣成帮，這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罪實不赦』的

事。

這些人如果路見不平，振臂而起，做幾件行俠仗義的事，能不能算『要飯不要臉』？有什麼地方不要臉？一個人要行俠仗義，難道還要先取得某種資格？難道只有達官貴人富商巨賈文人學士才有行俠仗義的資格。

武盲先生說：『這些討飯的人，拿什麼去行俠仗義？眞正要行俠仗義，一定要窮要飯麼？』

這句話說得實在令人覺得很詫異。

『要窮要飯』和『行俠仗義』完全是兩回事，怎麼能混爲一談。

婦女被侮於鬧市街頭，盜賊橫行於銀行門外，一個人是不是會拔刀相助，並不在於他是什麼身份地位，而在於他是不是有這種勇氣。

× ×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與惡本是一念間的事，一念間可以成佛，爲什麼就不能成俠？「丐」又何妨？「妓」又何妨。

（四）因「生存」而「生存」

在每一次足以令朝代變化的大動亂發生之前，通常都有一次大飢荒，大災禍，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因而戰禍連結，家破人亡，流民散於四方，如果把這些人集合起來，就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一些有識有志之士，就會想到利用這股力量做一番事業。於是帮會因此而生，丐帮亦因此而生。

等到天下平定，王者王，侯者侯，寇者寇，中原之鹿已如狡兔之死，這些曾爲逐鹿者効死的人，也必將如走狗之將見烹了。

可是他倒還要活下去，還不想死。

爲了生存，他們必需要保持他們的力量，却不得不將他們的力量由公開而轉爲地下。

如果說他們：『已經踢開民族大義，冷凍反抗異邦統治的熱血，外表挿上「替天行道」的招牌，內行「奸淫邪盜」的勾當。』那是很不公平的。

吃喝嫖賭，這些本來都是人類的劣根性，「奸淫邪盜」的勾當，在當時良善人民所生活的農村，武說師兄們慈悲地爲我們保留了一份乾淨的土上，也時常都會發生的，又何獨「武林呢」？

× ×

當然，江湖人做的事總不是沒有值得非議之處，可是武俠小說中要表揚的並不是這些事，而是怎麼樣去消滅這些人和這種事之間的過程。

在這段過程中，一定會發生一些悲壯慷慨激昂的故事，一定會出現一些艱苦卓絕百折不回的勇士，爲了表達出他們的志節和勇氣，就不能不描寫和他們對立的惡勢力的可怕。

我想武盲先生一定也應該瞭解，這種襯托對比的方法是寫作技巧的一種，所以有武盲先生說：『眞奇怪，古時中國那麼多人在做壞事嗎？也不明白這樣子的長期書寫，是否也在讚揚他們的作惡天才呢？』這種說法就不能不讓人覺得很詫異而驚訝了。

（五）小說就是小說

武盲先生又說：『所有武俠小說，都專爲主角而寫，一般來說都是第一主角制，武俠小說就是主角個人的傳記。』

如果武盲先生認爲這種寫作方法是錯誤的，就更令人驚訝了。



小說就是小說，小說中通常都有一個主角，所有的故事通常都是環繞這個主角而發生的，從「虬髯客」，「聶隱娘」到「紅樓夢」、「金瓶梅」、「鏡花傳」，從「傲慢與偏見」、「小婦人」到「頑童奇遇記」、「决鬥者宮本武藏」、「江湖男女」、「午夜情挑」、「再見女郎」、「轉捩點」、從「紅與黑」到「藍與黑」，從「基度山恩仇記」到「教父」，從荷馬到大仲馬，從福爾摩斯到包艾洛，從芥川龍之介到哈洛羅賓斯。

我們能接觸到的小說，大多都是這樣子的，甚至連「三國演義」都如此，「儒林外史」「水滸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社會怪現象」看來雖不同，只因這一類的小說嚴格說來並不能算是「一部小說」，而是很多部小說故事串連而成的，可是其中的每一個故事也都要以一個主角爲中心。

× ×

武俠小說也是小說的一種，在基本的寫作方法和構造上，和別的小說並沒有什麼不同，有男主角，有女主角，有正派人物也有邪派人物，有常人也有畸人，帮閑和陪襯的人亦不可少。否則那也不是小說了。

武俠小說不是教科書，寫的不是歷史地理，所以「不能」也「不便」寫得太『僵硬』。

武俠小說中的男主角並不一定是『十八歲的白衣英俊少年』，也並不一定『比女俠大一歲也』，小李飛刀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而且有肺病。既非『年少英俊』也不會『隨時改變主意』。

武盲先生所列擧的一些「條件」，在某一個時期的某一些作品中，的確是不能否認的詬病，但是我們也希望武盲先生能大量接收幾點事實。

二十年前，在台灣寫武俠小說的作者最少有二百位，可是到現在還能存在的已經不會超出二十。

一百部武俠小說，並不能代表全部武俠小說，一千部也不能。只要有其中一兩部超脫了武盲先生爲武俠小說劃定的範圍，武盲先生的這篇大作就難免會讓人有武斷之懷了。

以武盲先生的學識和文函，寫的又是這麼樣一篇足以影响到武俠小說整體價值的論述文章，是不容有這種遺憾的。

（六）有些事不妨點到爲止

「武俠小說中那些揮手千金的英雄豪傑們，他們的錢那裏來的？」

這個問題並不是武盲先生第一個提出來的。認爲元寶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江湖好漢倒也沒有鄙通鑄錢的銅山，他們如何爲生？

每個人都有他求生的方式，每個人求生的方式都不同。

不可否認，江湖中錢財的來源有很多都不見得自於正途，對於這一點，有些人寫作的原則是，既不諱言，也不去强調渲染描寫，就正如有些人從來不去强調描寫性慾發生及結果的過程一樣。

我們只要知道這種事是一定會發生的就足夠了。

× ×

唯一一點必需强調的是，丐帮子弟的錢財並非全部得自乞討，江湖中人所得的也並非全爲不義之財。

丐帮中也有一些本來相當有身家的人，爲了避仇，爲了贖罪，爲了還願，爲了要自由自在，或者爲了要做一件大事而隱身於丐。

他們的形雖爲丐，實却非丐。

化身爲丐，飄泊四海，放浪形駭，無拘無束，豈非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唐寅之至友張溹每行此類事，棄家放舟之倪雲林又何嘗不類此？托爾斯泰在晚年時，爲什麼要放棄妻子兒女家財去補鞋呢？

有些人總認爲人生不過一齣戲，他要演什麼角色，就演什麼角色，別人對他的看法，他根本不在乎。

× ×

江湖中也有些一絲不苟的耿介之士，寧可餓死，也不妄取一錢。

這種人在武俠小說中也不是不存在的；阿飛、楊錚、和那些歡樂英雄們就是這種人，却不知武盲先生爲何忘記提起？

其實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事是這樣子的，有的總是容易被人提起，有的總是容易被人忘記。

所以忘了也無妨。

（七）武俠小說的精神

無論武俠小說是不是已因淘汰而轉變，因轉變而有了新的開創，武俠小說畢竟只不過是小說的一種而已，正如別的小說一樣，有的寫得還可以看一看，有的寫得一文不值。所以武盲先生也不必對它有苛責。

武俠小說中的江湖中人，也不是『完全不依人間規律行事，也沒有人間的一切苦難和希望。』

他們行事也有他們的規律，甚至比一般社會中的規律要求得更强烈更嚴格，生死之間可以輕如鴻毛，正邪之間却絕難兩立。

他們大哭大笑，敢愛敢恨，他們從不妥協，更不逃避。

他們讀的書不多，『因此朋友間的感情常和道德上的義氣纏在一起』。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道德上的義』是怎麼回事，他們很可能會認爲『道德上的義』就不是義而是「仁」，是「忠」，是「孝」了。

所以他們會爲了朋友去拚命，因爲別人「以國士待他，就要以國士報之」，武松爲了施恩如是行，豫讓又何嘗不如是呢？

× × ×

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寫武林小說，當然會『缺乏「橫」的歷史。』

『宋明時代的風土人情，百姓的生活等等，近代的武俠小說有沒有這種可能？工業時代的心態志能推論當日的哲學和認知？』

這答案當然也是否定的，而且我甚至可以坦白承認，對武盲先生這兩個充滿『哲學和認知』的問題，我甚至連懂都不太懂。

但是有一點却是我可以肯定的，在我們這一代的武俠小說中，還是有一種不屈不撓，永不屈服，永不向邪惡低頭的精神存在，而這種精神正是工業社會中最缺少的一種，也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一種。

所以一個寫了二十年最受人非議的武俠小說之後還在寫武俠小說的人，除了要吃飯喝酒花錢之外，多少總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這些原因就是我們最希望武盲先生和一些像武盲先生一樣的飽學之士所能瞭解的。

第二篇

（一）武盲先生的「創見」

近二十年來，武俠小說已經寫得太多了，讀者們也看得太多，所以有很多讀者看了一部書的前兩本，就已經可以預測到結局。

最妙的是，越奇詭的故事，讀者越能猜到結局。

因爲同樣「奇詭」的故事已被寫過無數次，易容、毒藥、詐死，最善良的女人就是「女魔頭」，這些圈套都已很難令讀者上鈎。

× × ×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俠小說非但不是文學，不是文藝，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說，就好像蚯蚓一樣，雖然也會動，却很少被人當作動物。

造成這種看法的原因，固然是因爲某些人的偏見，但是我們自己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

武俠小說有時的確寫得太荒唐無稽，太鮮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說中都不能缺少的。

人性中並不僅有憤怒、仇恨、悲哀、恐懼，其中也包括了愛與友情，慷慨與俠義，幽默與同情，我們爲什麼要特別强調其中醜惡的一面？

× × ×

近來武俠小說的確已幾乎落入了固定的形式，大致可以分爲幾種。

△一個有志氣而「天賦異禀」的少年，如此去辛苦學武，學成後如何揚眉吐氣，出人頭地。

這段歷程中當然包括了無數次神話的巧合與奇遇，當然也包括了一段仇恨，一段愛情，最後當然是報仇雪恨，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一個正直的俠客，如何運用他的智慧和武功，破了江湖

中一個爲非作歹規模龐大的惡勢力，這位俠客不但「少年英俊，文武雙全」，而且運氣特別好，有時甚至能以「易容術」化粧成各式各樣的人，連這些人的至親好友父母妻子都辨不出眞假。

這種形式並不壞，只可惜寫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

× × ×

「所以武俠小說若想提要高自己的地位，就得求新求變，從武變到俠，多寫些光明，少寫些黑暗，多寫些人性，少寫些血。」

× × ×

以上這幾段話，都是我從我自己寫的一些有關武俠小說的感想中稿錄出來的，在五六年前已公開發表過，海內外各地的報章雜誌都會刊載。

自己抄自己的文章並不是件有趣的事，我特地把這幾段稿錄出來，也不是想證明武盲先生在日前發表的大作中的再三陳述的觀點，我們自己早已有痛切的反省。

我更不敢指責武盲先生在他的「創造」的『萬里追踪法』中對我們的教誨，並沒有什麼地方能夠讓我們詳讀後覺得惶恐愧悔而汗流浹背的新意。

我只不過想讓大家明白，武盲先生的觀點在大體上說來和我們自己的覺醒並沒有什麼分別，只不過武盲先生鋒利的文筆把它寫得忽然讓人恍然大悟，這個問題原來是武盲先生『一個一個剔出來的。』而且告訴大家：『你必然開始懷疑這類東西爲什麼存在的了，或者，有什麼事人不可幹的呢？』

（二）超人的自信

武盲先生不但文筆鋒利，痛快淋漓，嘻笑怒罵均皆成文章，隨手拾來皆是「創見」，這些却還不是我們最佩服的。

我們最佩服的，是武盲先生的自信。

一種超人的自信。

『你必然開始懷疑。』『眞的，我們的武俠小說已不再是傳統的民間故事，我們怎麼能不「啼笑皆是」地看到他們的畸形呢？』『您仍想寫武俠小說嗎？「依樣畫葫蘆」，照抄不誤。』『除了「熟讀武說三百本不會武也會抄」之外，您還需要講什麼額外的預備知識，也許您才驚訝呢！』『一個坐在書井中胡寫九道的武說師兄們，又怎能知道天地之大，社會與人的複雜關係呢？』『你不信嗎，分析一下看看。』

這些話雖然好像都是在問讀者『你不信嗎？』其實武盲先生却早已先將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了，因爲武盲先生早已說明，那是『必然』的，是『眞的』，根本不要人有絲毫懷疑。

更令人佩服的是，武盲先生在『一個坐在書井中胡寫九道的武說師兄』之後，又巧妙的加了一個『們』字。

這個『們』加得多能讓人心悅誠服，我們這些只會胡寫九道的『一個人們』想不佩服也不行的。

× × ×

我們不能不相信，這種超人的自信是來自武盲先生對武俠小說深切的認識。

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懷疑，武盲先生對武俠小說的認識究竟有多深？

最低限度，武盲先生自己大概也不能不承認，『萬里追踪法』已經不是這一代武俠小說的『唯一寫法』了。

（三）小說的本質



武盲先生自己也承認。

『確實，在古代中國，法律之外，常有許多歹徒豪强，橫行鄉曲，魚肉小民，眞的需要有些義俠義盜，爲有寃無路訴的小民申張。』

可是武盲先生却又否定這一點在武俠小說中的價值，因爲這些事：

『武俠小說中的大俠，是不計較的，他要管的是大事，是報私仇，是爭武林霸主，是他自己的恩恩義義而已，與小民無關。』

× × ×

這種見解確實很精闢，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提醒武盲先生，小說是寫給人看的，是讓人在寂寞憂鬱時，在公餘有閑又有暇，夜半無人又無眠時看的，是一種可以讓人怡情遣興，排憂解愁的讀物，如果是有一點可以振奮人心的作用，那就更好了。

在這種情況下，小說中寫的通常都是一個人一生中比較重要的一個階段，一些比較重要的事，足以影响到這個人的思想和生命。

在這種情況下，小說中寫的也可能是某一個時代中一些比較重要的人和事，足以影响到這個時代中某一些文化和思想的轉變。

葛洪的「西京雜記」，裴啓的「裴子語林」，陶潛的「搜神信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張鷟的「朝野僉載」，「耳目記」，溫庭筠的「乾巽子」，薛用弱的「集異記」，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李德裕的「次柳次舊聞」，歐陽修的「歸田錄」，梁紹壬的「兩般秋形盦隨筆」，俞樾的「春在堂隨筆」。

在這些前人的小說筆記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們落筆的準則。

就算是武盲先生視作經典之作的「水滸」也不例外。「水滸」中寫武松的「武十回」，也只不過寫他的「過崗」，「打虎」，「遇兄」，「拒挑」，「殺嫂」，「復仇」，「流放」，「行者」，「上梁山」，這些事而已，因爲這些事寫的就是他的恩義。

至於武松是不是曾經在鄉里中爲一個受了欺負的『小民』

打過架出過氣，這些事施耐庵先生不必寫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就好像施先生不必寫武松每天都要吃飯拉屎睡覺一樣。

寫小說畢竟不是記流水賬，在古今中外橫直任何一個時代裏，任何一位作者，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都會有他們的選擇和準則，不管他們是要寫一個人，還是要寫一個時代，都會先圈好一個範圍，然後再在這個範圍中選擇一些他們認爲值得自己寫也值得別人看的故事。

武俠小說是不能例外。

因爲這些胡寫九道的「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們」多少也有一點選擇力。

（四）坐下來寫吧

在武盲先生的大作中，有一點是我絕對贊同而且佩服的。

因爲我記得曾經有一位有志於寫作的青年去問一位已負盛名的作家。（此中既無資料，記憶又復欠佳，不記得是蕭伯納？是馬克吐溫？）

「我應該怎麼樣開始寫小說？」

回答是：「找一張桌子，一張椅，一枝筆，一叠紙，然後坐下來寫。」

× × ×

要寫作，「坐下來寫」無疑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武盲先生也說：『一般寫武俠小說根本不需要什麼「文學先修班」，什麼「函授中文系」之類玩意兒，一支筆，一叠稿紙，還有一個姜維式斗大的膽子寫下去便成了。』

遺憾的是，武盲先生在這段卓見中多寫了「武俠」兩個字，因爲無論寫什麼小說都是這樣子的，都不需要先進「文學先修班」，也不需要入「函授中文系」，只要肯寫，敢寫，有決心坐下來寫，縱然不成功，至少也已入門了。

× × ×

入門和成功之間當然還有一點距離，還要有一點經驗，一點智慧，一點興趣，一點悲天憫人的胸懷，一點能體諒別人容忍別人和瞭解別人的氣度，不尖酸不刻薄不自私。

最重要的，當然還要有一點感情。

就算是『一個胡說九道的武說師兄們』也一樣需要這幾點的。否則他也必將被淘汰。

因爲大多數讀者並沒有武盲先生所說的那麼『痴』，那麼『迷』那麼『無可奈何』，一部只靠『依樣葫蘆』和『照抄不誤』的武俠小說，要吸引讀者也絕不像武盲先生所說的那麼容易。

× ×

「文學先修班」與「函授中文系」，和寫小說也完全是兩回事，甚至連「大學文學系」，「文學研究班」，對寫小說也未必有什麼影响，我的朋友中有很多學化工，機械，數學的人都得了文學獎。

一個人是不是能寫小說，並不在於他的學歷，而在乎他是不是有這種興趣天份仁心和耐心。

——如果你沒有仁心，你怎能體會到別人的痛苦悲傷和感觸，你怎麼能寫出他們那種心情來？

——如果你沒有耐心，你怎麼忍受寫作時的寂寞和孤獨？

不管寫什麼小說都是這樣子的，寫武俠小說也一樣，如果武盲先生能瞭解這一點，我們就感激不盡了。

（五）一個問題——看過沒有？

寫到這裏，我想我們可以寫到最重要的一點了，也就是討論武盲先生這篇大作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最近這兩年來的武俠小說，武盲先生「看」過的究竟有多少？

我不敢問武盲先生對武俠小說的「認識」，「瞭解」，「研究」與「創造」。

我也不敢問武盲先生是不是「寫」過武俠小說？

我只敢說，如果武盲先生「看」過最近這兩年的武俠小說，就應該知道其中最少有一些已經有一點改變了，已經不再寫『萬里追踪法』，已經不爭奪『武林盟主』，已經不再寫『對別人刁鑽古怪，對主角多情痴心的女俠』，已經漸漸開始『走到一個廣闊的世界來了』。

× × ×

更重要的一點是，比任何一點都重要。

——武盲先生究竟「看」過多少江湖人？

（六）江湖人，多麼讓人難瞭解的江湖人

我還想請問武盲先生，有沒有「看」過江湖人？

武盲先生無疑也看過的，因爲這個時代也有江湖人，不是地痞流氓，而是眞正的江湖人。

遺憾的是，武盲先生看到他們時，未必能分辨得出而已。

因爲他們在正常人的社會裏，看起來和別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對於正常社會中的人，他們絕不會有一點侵犯騷擾之處，更不會粗暴無禮，如果你尊敬他們，他們會加倍尊敬你。如果他們把你當作朋友，只要你有困難需要他們幫助，他們絕不會推諉逃避。

因爲他們瞭解你的生活方式是跟他們不同的，立場也和他們不同，只要你的生活眞的正常而且正直，他們非但不會侵犯損害，而且會加以保護。

如果他們要求你做一件事，首先一定會設法瞭解那件是否你能做得到的，然後再用正常的方法，提出合理的要求和條件，付出合理的代價，並且將你的恩情永遠牢記在心。

如果你鄭重答應了他們而不去做，才可能會有一點麻煩，因爲他們自己重信義，守諾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種假冒僞善口是心非的僞君子，見利忘義言而無信欺善怕惡的小人。

只有這種人才會怕他們，因爲他們對這種人是不會太客氣的。

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平時的態度却很斯文，待人接物甚至比平常人更溫和有禮，只有在別人侵犯到他們，出賣了他們的時候，他們才有採取激烈的手段。而且通常是比較直接的一種法子。

不平則鳴，以牙還牙，現代的社會已經不允許這種行爲存在了。

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也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可惜却往往會因爲一口氣忍不下去而鑄成大錯，就算本來是別人的錯，等他們採取行動後也變成他們的錯了，因爲他們始終都不能明瞭時代在改變，某些古老的法則已被淘汰，血氣之勇已不足持，

所以他們就必然會受到排斥。

這就是江湖人的悲哀。

這個世界上還有江湖人存在，也永遠有這種悲哀。

但是他們那種守言諾，重信義，鋤强扶弱，永不妥協，路見不平就要拔刀相助，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的精神，也永遠隨着他們的悲哀存在。

× ×

我瞭解他們這種悲哀，非常瞭解。

他們的精神和行為也並非完全沒有可取之處。

所以我一直試圖將這種可悲的矛盾深入武俠小說中，而能讓人在消遣之餘有所感觸，而能激發我們中國人人性中某種潛在的無畏精神，消除我們這個社會中某些怯懦迴避狡詐不平的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在這個苦難時代中站得更穩，站得更直。

這種寫法是我『橫的歷史』無關的，但却有一種縱橫開闊的俠義精神貫穿其間。

我不知道武盲先生是不是也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確需要這種精神存在。

關於楚留香

（一）

小說裏一定有人物，人物中一定有主角，無論寫什麼小說大概都不能例外，就算天地一沙鷗中的那隻鷗，也是擬人化的，也有思想和情感。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無疑是要比較特殊一點，無論形象和性格都比較特殊。

因為武俠小說寫的本來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小說中人物的遭遇通常都不是普通一般人會遭遇到的，而且常常被「推」入一個極尖銳的「極端」中，讓他在一種極困難的情況下作選擇，生死勝負成敗榮辱往往就決定在他的一念間。

是捨生全義？還是捨義求榮？這其間往往根本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因為武俠小說的作者一定要讓他的主角在這種磨煉和考驗中表現出眞正的俠義精神，表現出他正直堅强和勇氣。

一個人如果經常會受到這種考驗，就好像一塊鐵被投入鐵匠的烘爐中，經過千錘百煉後，自然會化凡鐵成精鋼的。

所以武俠小說中的主角，通常都是一個非常堅强的人，絕不屈服，絕不妥協，義之所在，百折不回。無論他們的外表看來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一點決心和勇氣却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就算他們的軀殼已因愁苦傷痛疾病而被傷害，這一點也不會改變，否則他就根本不會出現在武俠小說中，根本就不值得寫。

× × ×

但他們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所以他們也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有些冷如岩石，有些熱情如火，有些木訥沉着，有些瀟洒風流，還有些平時看來雖然平凡懦弱，可是在他們面臨大節大事時，却能表現出一種非常人所能企及的決心和勇氣。

人本來就有很多種，在創造小說中的人物時，當然也應該有很多種不同的型態，否則這種小說也根本不值得寫了。

× × ×

就算在武俠小說的人物中，楚留香無疑也應該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人，有很多值得別人歡喜佩服懷念之處。

因為他冷靜而不冷酷，正直而不嚴肅，從不僞充道學，從不矯揉做作，既不會扳起臉來教訓別人，也不會擺起架子來故作大俠狀。

所以我也喜歡他。

所以我一直都想把他的故事再多寫幾個，讓別人也能分享他對人生的熱愛和歡樂。

他這一生中本來就充滿了傳奇，有關他的故事本來就還有很多還沒有寫出來，每一個故事中都充滿了冒險和刺激，充滿了他的機智與風趣，也充滿了他對人類的愛與信心。

不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而且讓人很難受。所以我又決定要寫了。

× × ×

在重寫這個人之前，我當然希望大家都能瞭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楚留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二）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楚留香「楚香帥」，却很少有人知道這個人在那裏，有多大年紀？長得是什麼樣子？

因為他成名極早，所以有的人說他已「垂垂老矣」，可是也有的人說他還很年青，甚至還有的人說他已經學會「駐顏之術」，能够青春常駐。

因為他有「盜帥」之名，所以有的人說他只不過是個比較有本事的大盜而已，可是也有些人說他的「盜」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一種為了使人間事更公平合理的手段，而且他已經將這件事化作一種藝術。

一種極風雅的藝術。

× × ×

有很多朋友都認為我在開始寫他的故事時那張短箋最能表現出他這種特性。

「聞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極盡妍態，不勝嚮往，今夜子正，將踏月來取，君素雅達，必不致令我徒勞往返也。」

這是他要去「取」一尊白玉美人前，先給那個主人的「通知」。

他要「取」一樣東西之前，一定會先通知對方，要對方好好防備。

他甚至還會告訴你，他要來取此物，只不過因為你已經不配再擁有它了。

這是件很絕的事，實在很絕。

所以就連他的對頭們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人是獨一無二的。

江湖中永遠都不會有第二個楚留香，就好像江湖中永遠都沒有第二個小李飛刀一樣。

× × ×

可是楚留香和李尋歡不同。

他沒有李尋歡那種刻骨銘心的相思和痛苦，也沒有李尋歡的煩惱。

在他心裏，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所以也沒有什麼眞正能令他苦惱的問題。

只不過他也是個人，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可是他總能將惡的一面控制得很好。

有時他也會做出很傻的事，傻得連自己都莫名其妙，有時他甚至會上人的當。

幸好他總是很快就會發覺，而且就算上了當之後，也能一笑置之。

他總認為，不管在多麼艱苦困難的情況下，能够笑一笑總是好事。

（三）

沒有事的時候，楚留香總喜歡住在一條船上。

一條很特別的船，潔白的帆，狹長的船身，輕巧快速，甲板光滑如鏡，通常都停泊在海邊，船舷下通常都吊着一瓶從波斯來的葡萄酒，讓海水把它「鎮」得剛好冷得進口。

他不在這條船上的時候，也有人替他管理照顧這條船。

三個女孩子聰明而可愛的女孩子。

蘇蓉蓉溫柔體貼，負責照料他的生活衣着起居，李紅袖是才女，對武林中的典故人物如數家珍，宋甜兒是女易牙，精於烹飪，蘇蓉蓉和李紅袖都很怕她，怕她說「官話」。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

宋甜兒說的官話確實很少有人能聽得懂，可是人與人之間如果心意相通，又何必說話？

（四）

楚留香的鼻子從小有毛病，從現代的醫學觀點來看大概是鼻竇炎一類的毛病。

所以他常常喜歡摸鼻子。

可是這種毛病並沒讓他苦惱過，這條路不通，他就換一條路走，鼻子不通，他就訓練自己用另外一種方法呼吸。用身體的毛孔幫助他的呼吸。

人生中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偉大的畫家眼睛常常不好，偉大的樂師耳朶往往不太靈，貝多芬晚年時已經是個聾子。

楚留香的鼻子不好，却最喜歡香氣。

每當他做過一件很得意的事情之後，就會留下一陣淡淡的，帶着鬱金花芬芳的香氣。

這就是「楚留香」這個名字的來歷。

× × ×

像楚留香這麼樣一個人，當然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樣的朋友。

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的方丈大師，也有滿街化緣的窮和尚，有冷酷無情的刺客，也有熱情衝動的少年，有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有一字不識的村夫。

他的朋友中最老的一個是胡鐵花。

× × ×

胡鐵花也是個妙人。

他喜歡找楚留香拼酒，喜歡學楚留香摸鼻子，沒事也要臭楚留香幾句，找找楚留香的痳煩。

可是楚留香眞的有痳煩時，他立刻就會去拚命。

他也和楚留香一樣，喜歡酒，喜歡女人，喜歡管閒事，抱不平。

他還有一件楚留香沒有的煩惱。

——喜歡他的女人，他都不喜歡，他喜歡的女人，都不喜歡他。

（五）

楚留香這一生中做過各式各樣的事，好事做得固然很多，傻事做得也不少。

他幾乎什麼事都做，只除了一件事。

——他絕不做自己不願做的事，這個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勉强他。

× × ×

這就是楚留香！

（完）

「楚留香的故事」將在本刊連載

楚留香的故事：「玉劍傳奇」，將在本刊連載發表，敬希留意。

究竟古龍在對武盲先生作出了；如此精闢，如此有層次系統的反駁與交代後，這篇「玉劍傳奇」如何精彩呢？這裏唯有客觀地强調，在今後的連載中，讓讀者們在這篇「玉劍傳奇」的字裏行間中覓取正確的答案了。

「玉劍傳奇」在如此別創生面的對駁下，非但愛好閱讀武俠小說的讀者們深表關注，就算港、台為數二十多位著名武俠小說作家也為之矚目，甚至若干對中國文學有根基的飽學之士也予以關切。

武盲先生與古龍的辯駁專論後，不論讀者，行家抑或飽學之士却一致認為：古龍非但會全力以赴，而且更會創出他更豐富意境的嶄新寫作路綫。

藉此小小篇幅，謹向讀者們作一總結。

——編者——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狂魔戰神

（上）

酒寮遇怪叟　搶飲勸回頭

（一）

已涼天氣未寒時。

天鷹堂總壇內外，形勢一片緊張。

× × ×

天鷹堂的總壇是一座高樓，而天鷹堂主也是個長得比別人特別高大的漢子。

現在已是九月。

在這今年的九個月內，他從未喝過一滴酒。

在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天魔堂主蘇鐵手武功厲害，但酒量却更厲害。

蘇鐵手的武功名列天下第幾位，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算過，但他的酒量却最少名列前五名之內。

他酒量驚人，酒癮當然很大。

但自從去年臘月十六之後，一直到今年九月二十三為止，他却滴酒不沾唇。

這大半年來，他絕不喝酒，更絕不親近女色，過着和尚般嚴守規律的生活！

說他的生活有如和尚，並非誇大之辭。因為他甚至連肉類也戒絕，大半年來只吃齋菜！

他的改變實在太大，簡直令人無法相信。

以前，他認為只有女人才不該喝酒，只有和尚才不該吃肉，只有太監才不能親近女色。

他看不起女人。

他討厭和尚！

他更鄙視太監。

他曾對人說過：如果他忽然變成了這三種人，他寧願跳進沸鍋裏。

但他現在既不喝酒，又不親近女色，而且還像個和尚般吃齋菜，可是，他並沒有跳進沸鍋裏。

他並不貪生怕死。

他可以讓自己死，但却絕不能在自己倒下去之前，讓易展飛攻破天鷹堂！

× × ×

秋風吹送落葉，古道上一片蕭瑟。

雖未黃昏，已近黃昏。

斜陽穿過密林，映照在易展飛的臉龐上。

他騎着一匹灰馬，背上繫着一把用黃布緊緊包裹着的長劍。

雖然他年將三十，但仍然未婚。

在他二十八歲之前，他是個美男子。

直到他二十八歲後，他仍然是個美男子，但左邊臉龐，却已增添了一道疤痕。

這道疤痕不算深，但也不算淺，襯托在他的臉上，好像反而更添上幾分男性的魅力。

以前，他給人的印象總是覺得懦怯一點，但這道疤痕却使人消除了這種印象。

易展飛不喜歡這道疤痕。

但假如疤痕能令美竺復活的話，他寧願臉上再增加一百條醜陋的疤痕。

但美竺已化為枯骨。

她是去年臘月十六日，死在天鷹堂內的！

× × ×

想起了那一天的那一剎那，易展飛就有如萬刃穿心的感覺。

使他相思了幾達十年的小師妹，就在那一剎那間，化作一縷芳魂，成為蘇鐵手和他的犧牲品。

蘇鐵手沒有殺她。

易展飛當然更不會。

但美竺却偏偏就是死在他們兩人的手下。

這是造物弄人？

還是他們兩者衝突的錯？

（二）

從老井的酒寮那裏，可以遙遙望見天鷹堂那座建築雄偉的高樓。

天鷹堂已歷歷在望。

易展飛並不累，但他仍然在這酒寮外躭歇下來。

他沒有忘記老井。

老井在這裏開設酒寮有多久，易展飛不知道。

他只知道當自己還在學走路的時候，老井已住在這裏。

這裏既是他的酒寮，也是他的家。

那時候，井大嬸仍然活着，但現在老井已是一名鰥夫。

× × ×

老井也沒有忘記易展飛。

易展飛和蘇鐵手，都是他親眼看着他們長大的。

他們本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但現在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這一對朋友已變成死敵。

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

不少人都說他們變成死敵，是為了爭奪美竺。

美竺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既是易展飛的師妹，也是蘇鐵手的表妹。

他們三人在感情上打了一個結。

那是死結，誰也沒有辦法把它解開。

結果，美竺就在兩人你爭我奪之下，死在他們的手下。

這是江湖中流傳最盛的說法！

但無論傳說是眞是假，美竺的死亡已是事實。

這是一個悲劇。

當悲劇要來臨的時候，又有誰能加以阻止呢？

× × ×

老井的酒共分兩種。

第一種酒，價錢便宜，酒不算劣，但却清淡非常，就算不懂喝酒的人也不易喝醉。

而第二種酒，酒質第一流，價錢貴得令人咋舌，而且酒性之烈，世間罕見。

兩種截然不同的酒。

兩種截然不同的價錢。

當易展飛來到這間酒寮的時候，老井又在打酒。

老井雖然是個賣酒人，但他自己却從不喝酒。

他打酒當然是為了顧客的需要。

喝酒的是一個臉色焦黃，又矮又瘦的青衣老人。

老井把一壺酒捧到青衣老人的桌上，回頭就看見了易展飛。

易展飛把馬拴好，就在酒寮裏坐下。

老井瞧着他看了半天，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你果然來了。」

易展飛沉默着。

老井道：「你要不要喝點酒？」

易展飛點頭。

老井走到酒枱上，又問：「你要第一號還是第二號？」

「第一號」是淡酒，而「第二號」就是價錢貴而猛烈的酒。

易展飛終於開口：「烈酒也無妨，我不怕醉。」

他不但不怕醉，也不怕死。

老井打了一壺「第二號」酒。

酒還未送到，凜冽的酒香已撲鼻而至了。

易展飛拿起酒壺，把酒斟在一隻不算細小的酒杯內。

他忽然問老井：「你還是不喝酒？」

老井道：「還是不喝。」

易展飛嘆道：「能不喝酒，最好還是不喝，唉，酒入愁腸愁更愁……」

說到這裏，他的說話再也說不下去。

因為那個青衣老人突然走過來，一聲不响就把桌上的杯子攫到手，而且在電光火石般短暫的時間內，就把杯裏的酒喝個乾乾淨淨。

易展飛微微一涼。

他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能把一杯酒喝得這樣快。

青衣老人喝完酒之後，又把酒杯放回桌上。

易展飛瞧着青衣老人，青衣老人却瞧着桌上的那隻杯子。

易飛展左手提壺，再把酒斟到杯內！

酒很快被斟滿，酒液已滿及杯的邊緣了。

酒剛被斟滿，易展飛立刻就用閃電的速度，以右手奪杯。他出手極快，但這一次居然抓了個空。

這杯酒又被青衣老人一手取過，一飲而盡。難得的是，這杯酒已被斟得很滿，但青衣老人用極快的手法把酒杯拿起，居然沒有一滴往外濺出。

青衣老人再把酒杯放回原處。

易展飛忍不住：「這杯是我的。」

青衣老人淡淡道：「我知道。」

易展飛眉頭一皺，道：「既然老丈知道，何以把在下的酒喝掉？」

青衣老人嘆了口氣，道：「能不喝酒，最好還是不喝，唉，酒入愁腸愁更愁，你又何必偏要喝酒呢？」

易展飛一呆，道：「既然如此，老丈又何苦要喝？」

青衣老人悠然道：「佛偈有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而且老夫脾氣特別古怪，別人喝酒越喝越愁悶，但我老人家却是越喝越高興。」

易展飛道：「這裏是酒寮，美酒多的是，老丈何以偏要打這壺酒的主意？」

青衣老人道：「這壺酒不必付帳。」

易展飛道：「世間豈有喝酒不必付賬之理？」

青衣老人道：「酒帳由你付，酒由我喝。」

易展飛一楞。

他並不是個吝嗇的人，就算青衣老人要他請客，他也絕不會推辭。

但這個青衣老人的舉動，却未免是令人感到太奇怪了。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你不再斟酒了？」

易展飛嘆了口氣，道：「我一向都沒有替別人斟酒的習慣。」

青衣老人笑道：「你可以爲自己斟酒呀。」

易展飛道：「我的手不够快。」

青衣老人一笑道：「你的手的確不够快。」

易展飛臉上微微一紅。

青衣老人又道：「手不快，劍又如何能快得起來？」

易展飛心頭一凜，道：「在下不明白老丈此言是何用意？」

「唉！」

青衣老人嘆道：「你連喝酒的本事都沒有，又怎能撑着一把劍到處亂闖亂逛？我看你心中殺機有餘，劍下功夫却是稀鬆平常，奉勸老弟一句老生常談，還是回頭是岸，別再往前送死。」

他一面說，一面把整壺酒仰首就灌，等他說完這一番說話之後，酒壺已空空如也。

易展飛沉默了半晌，問道：「老丈高姓？」

青衣老人的瞳孔忽然縮小，冷冷道：「你只管自己的事，我姓甚名誰又何必多管？」

易展飛想不到居然會碰上這個釘子，正待說話，青衣老人已揮手道：「老夫走了，你還是乾脆退出武林，也許還可以活到七八十歲。」

青衣老人彷彿有點醉了。

他搖頭幌腦的說完這幾句說話，然後就脚步歪歪斜斜的離開了酒寮。

老井走了過來，喃喃問道：「他是誰啊？」

易展飛道：「你不認識他？」

老井搖頭。

易展飛又道：「你看他像不像個武林高手？」

老井哈哈一笑：「他若像個武林高手，俺老井就像武林盟主啦！哈哈……」

易展飛嘆息一聲，付了酒帳，又騎着那匹灰馬向天鷹堂而去。

（三）

天鷹堂外，燈火高懸。

蕭癩子、鄧銅山、諸葛希分別坐在門前三張高背大椅上，三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毫無表情。

這三人都是天鷹堂三大分堂的堂主。

在天鷹堂總壇的密件中，都有他們三人詳細的資料。

蕭癩子：山東頭陀山人氏，未滿二十歲即以七十八路破雲掌名動江湖，三十二歲練成佛門無敵大力罡氣，三十三歲加入天鷹堂，成爲紅鷹堂主。

鄧銅山：湘西靜湖人氏，三十歲出道江湖，兩年內連殺黑白兩道高手八十七人，性格沉靜，擅用飛刀，現爲黑鷹堂主。

諸葛希：江南諸葛堡之後。自十五年前諸葛堡內鬨，以致大好基業盡成焦土後，諸葛堡中人已在江湖銷聲匿跡，直到十年前，諸葛希憑着三十三路葛諸神劍，又再重振諸葛堡昔日雄風，三年前加盟天鷹堂，成爲灰鷹堂主。

近年來天鷹堂在江湖上的地位大大提高，除了蘇鐵手之外，這三人的功勢，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

天色已晚，他們三人仍然像木頭般在那裏動也不動。

直到一陣清脆的馬蹄聲响起，蕭癩子才冷冷笑道：「飛鴿傳書的消息沒有錯誤，他果然來了。」

鄧銅山冷冷道：「他這一次是來得走不得，我要他永遠留下！」

晚風漸緊。

殺氣也更濃。

易展飛的影子，已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了！

× × ×

雖然天色已經盡黑了，但在燈光下，易展飛還是可以很清楚看見這三個人的臉孔。

三張臉孔最醜陋的是蕭癩子，最深沉的是鄧銅山。

但殺氣最濃的却是諸葛希。

易展飛在馬鞍上，冷冷的對他們說道：「在下要見的是蘇堂主，而不是你們三位。」

蕭癩子陰森地一笑：「蘇堂主也很想接見你，但閣下似乎沒有帶上禮物。」

易展飛嘆了口氣：「蘇鐵手幾時變得如此貪婪，雖道沒有禮物奉上，他就決不見客？」

諸葛希冷冷的道：「別人可以沒有禮物，但你却不能沒有。」

易展飛道：「我是他的老朋友。」

諸葛希道：「但也是他的死對頭。」

易展飛嘆道：「我的確沒有帶上任何禮物。」

一直沒有說話的鄧銅山突然道：「你已帶上禮物，只看你捨不捨得獻上。」

易展飛「哦」的一聲，並未說話。

鄧銅山的眼睛瞇成一綫，淡淡道：「飛雲劍客的項上首級，豈非就是最好的禮物？」

易展飛輕輕咳嗽一聲，伸手摸着自己的頸子。

「飛雲劍客」是江湖中人近年來賜贈給他的外號。

蕭癩子嘿嘿一笑，掌撫道：「無論對誰來說，飛雲劍客的腦袋都不能算是一份輕薄的禮物，鄧堂主的意見，實在是對極了。」

易展飛沉思着，緩緩道：「在下的腦袋若割了下來，蘇堂主也許眞的會很高興，但又有誰能把我的腦袋割下呢？」

諸葛希冷冷笑道：「你自己當然是不會動手的了，這件事就由我來效勞！」

鏗！

諸葛神劍已出鞘，劍鋒晶瑩，隱隱血光浮現，果然是一把殺人如麻的利器。

燈光下，易展飛的劍也已亮出。

他的劍並不燦爛奪目，只有一層淡淡的青氣，籠罩在劍鋒之上。

諸葛希大笑：「這就是你的劍？」

易展飛道：「這是一把無名的劍。」

「無名劍？」

「不錯。」

諸葛希突然一聲暴喝：「劍無名，人無頭，你的死期就在目前！」

諸葛神劍的殺氣更盛。

刷！劍快如電，一出手就是十六劍。

但易展飛的劍也不慢。

他連封十六劍，而且更連消帶打，再反刺出五劍，竟然將諸葛希逼退三步。

諸葛希冷笑：「果然好快的劍！」

他這句說話總共是六個字，但就在這一瞬間，易展飛又已向他刺出了十二劍！

天下第一狂魔

（一）

天鷹堂外的激戰，蘇鐵手在高樓上看得很清楚。

「易展飛，你來得正好！」蘇鐵手緊咬牙齦，臉上的神態好像恨不得一口把易展飛吞進肚子裏。

但他並不着急。

他知道憑蕭癩子、鄧銅山和諸葛希的武功，還不足以把易展飛置諸死地。

他甚至可以肯定，他們必定會敗在易展飛的劍下，甚至全數陣亡。

他瞭解這三個分堂堂主的武功，他更清楚易展飛的劍法。

他並沒有下命令要蕭癩子等人去攔截易展飛，但他們三人却自告奮勇。

蘇鐵手明白他們的目的何在。

他們是想立功。

但他們並不是替天鷹堂立功。

想到這裏，蘇鐵手不禁爲之黯然。

蕭癩子等人也許只不是個傀儡。

但蘇鐵手呢？

他又何嘗不是已經變成了別人的傀儡啊？

× × ×

易展飛的劍越來越快。

諸葛希初時還以爲自己最少有七分勝算，但一路接戰之下，不由冷汗直冒。

易展飛劍法之强，遠在他意料之外。

蕭癩子突然一聲尖嘯，揮掌撲向易展飛。

接着寒光一閃，鄧銅山的飛刀也趁機出手，疾射易展飛的咽喉。

兩人同時採取猛烈、兇險的攻勢，諸葛希以爲必可減輕對自己的壓力。

那知易展飛身形閃動靈活，先閃過鄧銅山的飛刀，又再卸開了蕭癩子的掌力，劍勢隨即變得飄忽無定，簡直令諸葛希看得眼花繚亂。

諸葛希畢竟也是劍法上的大行家，一看之下心知不妙。

易展飛的劍法越是飄忽，就越是容易在自己的要害，刺上一個透明的窟窿。

虛虛實實的劍法，竟使諸葛希無所適從，亂了手脚。

倏地，一點寒星飛向諸葛希的眉心。

諸葛希急以劍封。

刷！

他這一劍封得很快，那一點寒星，忽然又化作一泉飛瀑般，從他的胸膛急迅而落。

夜色中，諸葛希响起了一陣慘叫。

他雙眼怒凸，一道長約兩尺的血口，入肉幾達三寸，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

鄧銅山又驚又怒，左手飛刀再電射而出。

他以飛刀絕技名滿天下，這一手飛刀又快又準，本是極難閃避的。

但易展飛却以劍迎刀，「嗆」的一聲，飛刀又被擊落。

鄧銅山兩發飛刀，儘皆落空，殺機更熾。

叭！叭！叭！

蕭癩子配合着鄧銅山的飛刀，三掌連環劈易展飛。

他練的是破雲掌，他正想用破雲掌破了飛雲劍客的飛雲劍法。

昔年他憑着這七十八路破雲掌，與人爭殺幾乎是無往不利，再加上現時已練成了佛門無敵大力罡氣，內力遠勝從前，兩者配合使用，江湖上能攖其鋒的人實在不多。

此刻他存心擊殺易展飛，雙掌最少已用上了九成以上的內力，可謂聲勢駭人已極。

他有極大的信心，可以把易展飛的筋骨震成寸寸碎裂。

蕭癩子的掌勁果然凌厲，看來很少人能擋得住他這三掌。

但易展飛握劍的手仍然是那麼穩定，彷彿絲毫沒有受到强烈掌風的影响。

蕭癩子一聲暴喝，雙掌急挫易展飛雙肩。

但易展飛却比他更快一步，閃身避開他的雙掌。

蕭癩子掌勢隨變，緊緊跟着易展飛。

易展飛冷笑。

「你甚麼時候變成了我的跟班了？」

就在這句說話之間，蕭癩子最少已左七右八連劈十五掌。

易展飛連閃十五掌，突然反手刺出一劍。

一劍刺出，刹那間竟然化爲四劍，分別刺向蕭癩子左右雙肩、心臟和小腹。

蕭癩子大吃一驚。

他屢攻不下，已然驚駭不已，而易展飛這四劍之精絕，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豈敢硬接，形態狼狽已極。

但是易展飛沒有放鬆，第五劍緊接射出。

他這第五劍竟然是脫手飛射出去的，目標是蕭癩子的咽喉。

蕭癩子情急之下，揮掌拒劍。

他的手掌畢竟是血肉之軀，如何能抵擋這一劍？而且當他這一掌揮出去的時候，劍尖已穿過了他的咽喉。

蕭癩子撕心裂肺似的一聲慘叫，渾身罡氣頓然鬆散。

他的身子還未倒下，易展飛已把劍從他的咽喉中拔出。

劍鋒上血珠點點，怵目心寒。

蕭癩子滿臉驚懼之色，人却已經氣絕了。

鄧銅山手中又再扣着一柄飛刀，但却遲疑不發。

易展飛沉下臉，道：「你的飛刀何以還不出手？」

鄧銅山的臉色變了，變得全無血色。

昔才他那沉着的神態已一掃而空。

易展飛冷冷一笑，又道：「若要禮物才能獲得蘇堂主的接見，那麼蕭、諸葛兩位堂主的腦袋大概也不算太差罷？」

鄧銅山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一定要見蘇堂主？」

易展飛冷冷道：「我不是來見他，而是來殺他的。」

他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蘇鐵手已從高樓上飄然落下！

（二）

蘇鐵手的臉色看來有點蒼白，但他的手却是火紅色的。

蘇鐵手的眞正名字並不叫「鐵手」。

他眞正的姓名是蘇萬雄。

但自從他出道江湖之後，他本來的名字已被「鐵手」這兩個字蓋過。

蘇鐵手從不用武器，這是江湖中人人皆知的事。他的一雙鐵手就是他的武器。天鷹堂的江山，就是憑他這一雙手打出來的。

但易展飛看見他的時候，不禁有點意外。

因爲在蘇鐵手的腰間，竟然佩着一把形狀古怪的彎刀！

× × ×

蘇易兩人相距只不過三丈。

但鄧銅山站立的位置，距離蘇鐵手却僅有五尺。

鄧銅山的手裏還有刀。

那是長僅七寸的飛刀。

蘇鐵手向地上的兩具屍體看了一眼，冷冷道：「不自量力，該死！」

鄧銅山冷汗如雨，連動都不敢動。

易展飛嘆了口氣，緩緩道：「陣上兵凶戰危，任何人都難期必勝，他們雖然落敗，却也雖敗猶榮，只是這位鄧堂主，倒是深明明哲保身之道。」

鄧銅山怒道：「你欲施挑撥離間的技倆，那可是夢想。」

「夢想？」

「當然是夢想，蘇堂主絕不會中你這種奸計。」

蘇鐵手倏地冷喝：「住口！」

鄧銅山本來還想再說下去的，但給蘇鐵手一喝之下，立刻不敢再說半個字。

蘇鐵手冷冷一笑，轉身對鄧銅山道：「鄧堂主，你可知道他是誰？」

鄧銅山一怔。

他不知道蘇鐵手這一問是甚麼意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好道：「他是飛雲劍客易展飛。」

蘇鐵手冷冷道：「你可知道易展飛與本堂主有甚麼關係？」

鄧銅山心頭一震。

蘇鐵手這一問，更令他有撲朔迷離之感。

易展飛與蘇鐵手之間的關係，可算是夾纏不清，他們以前是朋友，但現在却是誓不兩立的仇敵。

鄧銅山猶豫片刻，終於道：「他是堂主的死敵。」

「混帳！荒謬！」蘇鐵手怒吼起來：「誰說他是本堂主的死敵？」

鄧銅山忍不住道：「易展飛與堂主不睦，那是天下皆知之事。」

蘇鐵手冷笑：「就算我們不睦，到底還是朋友，又怎能算是敵人？」

鄧銅山面色慘變。

他已知道蘇鐵手的用意。

蘇鐵手哼了一聲，續道：「就算本堂主要與易展飛拚命，我們還是好朋友；所以挑撥離間的人不是他，而是你！」

鄧銅山冷汗如雨，手中的飛刀突然向蘇鐵手激射過去。

蘇鐵手側身一閃，雙指凌空一挾，居然就把飛刀平平穩穩的挾在兩指中間。

鄧銅山一刀放出，也不管是否能傷得了蘇鐵手，隨即身如離弦矢箭，向外飛射亡命奔逃。

他的輕功，比起蕭癩子和諸葛希高明得多，這時候爲了保存性命，更是發揮了最大的潛力，看來就算是一隻奔跑中的花豹，也無法把他追上。

蘇鐵手不是花豹，他的輕功也未必一定就能趕得上鄧銅山。

但他的手裏却有一把刀。

一把飛刀。

（三）

鄧銅山的輕功，再加上他臨逃命前所發出的一刀，本已足以保命有餘。

輕功越快，逃命成功的機會越大。

他的飛刀，就算不能傷害蘇鐵手，最少也可以暫時阻止蘇鐵手向自己追擊。

在匆忙中，他這個逃命的計劃本已不錯。

可惜他却沒有料到，自己的飛刀竟然會成爲了蘇鐵手的武器。

蘇鐵手對於使飛刀的本事，居然不在鄧銅山之下。

鄧銅山突覺背心一涼。

「唷！」

一聲悶哼，鄧銅山頹然倒地。

「蘇鐵手……你好毒辣……」他說完這七個字之後，就已氣絕畢命。

蘇鐵手冷笑着，目光又再凝視在易展飛的身上。

易展飛嘆息一聲，道：「看來鄧銅山是爲我而死，但他絕不是挑撥離間，你要殺他，只因爲他不敢與我一拚。」

蘇鐵手冷冷道：「難道你認爲他不該死？」

易展飛道：「世間上該死的人，絕不只他一個，在你的眼中看來，我豈非更該死？」

蘇鐵手冷冷一笑：「你現在也許是來殺我，但也許是來送死的。」

易展飛却搖頭。

「我不一定要殺你，雖然你害死了美竺，但你若願意離開那個老魔頭，我們仍然是朋友。」

「朋友？」蘇鐵手突然大笑：「你以爲我們還會是朋友？你若是我的朋友，又怎會害死美竺？你既已害死美竺，就絕不是我的朋友！」

易展飛怒道：「若不是你堅持要與我決鬥，美竺又怎會介入我們的戰圈中受傷而死？」

蘇鐵手振聲道：「天鷹堂的事，你已管得太多！」

易展飛道：「你若不是我的朋友，我

也絕不會去多管閒事！」

蘇鐵手咬着牙，道：「你的說話完了沒有？」

「沒有！」

「你儘管再說下去！」

易展飛道：「聽說這大半年以來，你整個人的性格都已改變了？」

「你對我的事倒是很關心。」

「你大半年不喝酒，不親近女色，而且還像和尚般吃素菜，爲的是甚麼？」

蘇鐵手道：「你想知道麼？」

易展飛道：「就算你不說，我也可以猜想出來。」

蘇鐵手冷冷道：「我立下決心，無論怎樣艱苦，也要練成清空魔勁，把你置諸死地！」

「果然是清空魔勁！」易展飛緩緩道：「難道你現在已成爲天下第一狂魔的弟子？」

蘇鐵手冷笑一聲：「你管不着！」

「你非但與天下第一狂魔朋比爲奸，而且還拜在他的門下，你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蘇鐵手怒吼着，又再重複剛才的四個字：「你管不着！」

「我偏要管，反正我現在是來送死的了！」

錚！易展飛以指彈劍，隨即向蘇鐵手攻出第一劍！

霹靂戰神

（一）

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恩怨，使易展飛和蘇鐵手無法不出手一戰。

他們彼此等待這一戰已很久很久。

易展飛本來還抱着一綫的希望，只要蘇鐵手願意離開天下第一狂魔，這一戰倒是可免則免。

雖然他們所深愛着的美竺已死在他們的手下，但易展飛寧願不再追究。

美竺之死，蘇鐵手固然難辭其咎，但易展飛覺得自己又何嘗不是要負起其中的一部份責任。

× × ×

自從蘇鐵手成爲天鷹堂主之後，他一直都在想盡辦法，鞏固天鷹堂的實力。

天鷹堂每年的開銷並不少，但收入却是不多。

長此以往，天鷹堂就再難支持下去。

蘇鐵手不希望天鷹堂崩潰，唯有設法賺錢。

賺錢的方法有很多種。

可惜蘇鐵手急功近利，竟然選擇了最危險的一種方法。

他投靠天下第一狂魔，憑藉狂魔的勢力，來鞏固天鷹堂的基礎。

爲了這件事，易展飛曾多次與蘇鐵手發生爭執，結果更不惜出手一戰。

可是，他們這一戰，除了使易展飛的臉龐添增一道疤痕之外，竟然誤傷了美竺，而且還使美竺傷重身亡。

蘇鐵手沒有原諒自己。

但他也不能原諒易展飛。

所以，他們還是要再決高下。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除之之外，再別無選擇的餘地！

× × ×

劍氣迫人眉睫！

易展飛一劍刺出，劍勢似乎並不怎樣兇狠猛烈。

但這一劍所蘊藏的殺着，又豈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

蘇鐵手深知厲害，但却又不甘示弱，於是同時亮刀！

刀出鞘，陣陣寒氣迫人，只見刀鋒其薄如紙，鋒利已極。

剎那間刀劍交迸，他們期待已久的一戰終於開始！

（二）

老井的酒寮，只在白天做生意，到了晚上，就關門休息。

數十年來，他這種規矩，從沒有改變過。

現在，天色早已盡黑，但老井的酒寮，居然破例地仍在營業。

這眞是一件怪事。

就連老井自己，也想不到今天自己會延長營業時間的。

他並非想賺多一些錢而延長營業時間，而是被逼的。

當易展飛離開酒寮後，不久又來了另一個顧客。

那是一個小胖子。

這個小胖子的相貌很普通，年紀大概三十歲左右。

從外表看來，這個胖子相貌普通，衣着也很普通，除了肥胖一點之外，可以說是全無特徵，實在是一個平凡得很的人。

但這個小胖子的出手却絕不平凡。

當他來到酒寮的時候，老井已對他說：「小店打烊了。」

「打烊？」小胖子瞪起一雙有點渾濁的眼睛，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麼早就打烊？你瘋了？」

老井忙陪笑道：「這是小店的老規矩，每到天色盡黑的時候，就決不再做生意了。」

小胖子搖搖頭，道：「不行！」

老井道：「你要買酒？」

小胖子道：「不錯！」

老井道：「這倒不成問題，就且待大爺買了酒之後，小店才打烊罷。」

小胖子坐了下來，道：「我要在這裏喝。」

老井「唉」的一聲：「小店要打烊，不能再留客……」

小胖子大怒，叱道：「你敢向我下逐客令？」

老井忙道：「豈敢。」

小胖子冷冷道：「既然不敢，還站着發楞？快把酒抬上來。」

老井又是一怔：「甚麼？抬上來？大爺要喝多少酒？」

小胖子道：「第二號酒三十斤。」

老井雖然沒有喝酒，但他的舌頭忽然好像有點發大了，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來。

小胖子冷笑道：「別把我當作傻瓜，你若敢用第一號水酒代替，俺就拆了這間烏店！」

老井暗暗嘆了口氣，只好自怨倒楣。

三十斤第二號烈酒，小胖子就算弄來洗澡也差不多了。

至於酒帳，老井也不敢開口問小胖子，雖然這個小胖子看來並不像個甚麼武林高手，但老井寧願吃虧一點，也不願意招惹太大的麻煩。

但麻煩的事却似乎不斷的發生在這間細小得可憐的酒寮內；小胖子剛把酒接上手，遠處又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

× × ×

馬蹄聲漸漸由遠而近。

小胖子忽然對老井道：「你這間酒寮還有多少酒？」

老井聽得一怔，陪笑道：「大爺要不是把所有的酒都買了下來罷？」

小胖子一拍桌子，道：「你還不算他媽的太笨，鄙人正有此意。」

老井面色變了變：「那怎麼行？」

小胖子道：「難道你的酒不賣的？」

「不，剛好相反！」老井道：「酒寮不賣酒，難道還會賣花不成？」

小胖子道：「既然如此，這裏所有的酒我都買下了，從現在起，誰都不能動這裏任何一罈酒。」

老井揉了揉鼻子，眞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小胖子從懷裏摸出了一錠金子，道：「這裏是三十兩黃金，大概已足夠有餘了罷？」

老井道：「這已太多了。」

小胖子道：「太多也好，太少也好，我能付出的價錢就是這錠金子。」

老井不敢再說什麼，退開一旁。

蹄聲響更近。

老井睜目一看，忍不住又是嘆了一口氣。

今天在這條路上經過的，似乎都是兇神惡煞般的傢伙。

來的總共是三匹馬，雖然天氣已漸寒凉，但馬鞍上的三人俱是身穿質料單薄的短衣，還敞開胸前一大塊肌肉，模樣好不嚇人。

老井低聲對小胖子道：「他們來勢洶洶，好像都是强盜。」

小胖子道：「不錯，你老人家好眼光，他們確是强盜。」

老井道：「你認識他們？」

小胖子搖搖頭，回答得很快：「不認識。」

老井一怔：「既然你又不認識他們，又豈知他們是强盜？」

小胖子淡淡道：「這三斷鳥漢我雖然不認識，但他們的武器，却瞞不過我的眼睛。」

老井沒有再問下去，因爲這三個强盜已來到了酒寮之前。

但小胖子仍然在侃侃而談。

「他們是洞庭三傑，老大擅使梅花槍，老二是江西如意堂的叛徒，一百單八式如意刀法使得幾乎比堂主還更純熟，還有老三的勒魂鞭，可以殺人於丈外，這三人結義金蘭之後，栽在他們手下的英雄豪傑沒有一千，最少也有八百。」

他一面說，一面指手劃脚，口沫橫飛，好像完全不知道洞庭三傑已紛紛下馬，而且就站在他身旁一樣。

手持梅花槍的老大打量了小胖子一眼，嘿嘿笑道：「這位兄弟似乎對咱們哥兒認識頗深，很好！很好！」

老二冷冷道：「他的酒量好像很不錯，居然一個人就要喝幾十斤酒。」

老三「哼」一聲：「有甚麼了不起，老子也能喝。」

目光一轉，盯在老井的身上：「你是這裏的老闆。」

老井忙道：「不敢。」

老三啐了一口，拍桌罵道：「是老闆就是老闆，不是老闆就不是老闆，又有甚麼敢與不敢的？」

老井的臉色刷地發白。

老三又道：「老子跑了大半天的路，嘴裏淡出八隻鳥來，快拿五十斤好酒給老子消解消解。」

老井一呆。

又是五十斤酒？

這些人莫非都在發酒瘋？

老三的脾氣似乎比老大和老二還更猛烈，又在窮吼大叫：「還不拿酒出來老子就捏斷你的頸子！」

老井幾乎給嚇傻了，連忙就要走去拿酒。

但他突然眼前一花，小胖子已伸手阻攔着他的去路：「酒不必拿，若有猪尿牛糞，倒不妨弄些出來，讓這幾個强盜消解消解。」

老三「呸」一聲，一連串粗話湧了出來，然後戟指怒道：「俺早知是這斷鳥漢活得不耐煩，待俺把他一片片撕開，用他的肥肉來下酒！」

老三的手掌又粗又大，看來眞的可以把小胖子活活撕開。

老井略懂武功，而且在三十年前也曾見過把人活活撕開的慘事。

他立刻閉上眼睛，不忍卒睹。

雖然他閉上眼睛，但仍然可以聽見一陣凌厲急勁的掌風在呼嘯。

老井暗叫「完了」。

這個小胖子一定完了。

（三）

小胖子沒有完。

當老井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個小胖子的笑臉。

剛才還是兇巴巴的小胖子，現在已友善得多。

最少，他的笑容很友善的。

但洞庭三傑這三個强盜，可慘了却像看見了妖魔鬼怪似的，臉上却已變得毫無血色。

尤其是老三，他的神情更是變得很古怪，古怪得像個快要斷氣，而又却絕不相信自己會斷氣的人。

老井定眼一看，忍不住抽了一口氣，道：「完了！」

小胖子沒有完。

完蛋大吉的，却是這個脾氣暴躁的老三。

× × ×

老三的腰際，一直都纏着一條軟鞭。

那是勒魂鞭，是他一向引以爲傲的獨門武器。

這一條鞭已勒斷過無數人的頸子，奪取過無數人的魂魄。

但現在這一條勒魂鞭已不再在老三的腰間，而是在他的頸子上！

× × ×

老大和老二面面相覷，連腿都有點軟了。

他們從來都沒有看見過，這麼快的手法。

小胖子把老三的勒魂鞭，勒在老三的頸子上，其出手的快捷，簡直就像是鬼魅幽靈一樣，令人不可思議。

老三當然有反抗。

但他的反抗完全無濟於事，彷彿小山羊碰見大老虎，除了坐以待斃之外，又還能要些甚麼花樣？

老三的眼珠向外凸出，舌頭幾乎漲大了一倍。

老二抽了口氣，對老大道：「這小子有點邪門。」

老大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脚步不斷的在移動。

但他們的脚步並不是向前走，而是向後退。

小胖子淡淡一笑：「想不到天下第一狂魔的手下，竟然如此不濟事。」

老大老二的臉色更難看。

雖然，小胖子已一語道破了他們的身份。

小胖子望了他們兩人一眼，又道：「臨陣退縮，作戰不力，倘若狂魔知道，你們還能有活得下去嗎？」

老二咬牙道：「你是誰？何必對咱們洞庭三傑咄咄迫人？」

小胖子眨眨眼，道：「你們算是甚麼『傑』？洞庭三賊就是洞庭三賊，何『傑』之有？」

老大梅花槍一挺，怒道：「你當眞是要迫虎跳牆了？」

「不！」小胖子頻頻搖頭：「這不是迫虎跳牆，而是趕狗入巷。」

老二再也忍不住，大吼道：「咱們跟他拚了！」

老大略一遲疑，終於道：「好！咱們爲老三報仇！」

「報仇」兩字還在嘴邊，手中的梅花槍已一槍五式，向小胖子的身上直刺。

好快的一槍。

但小胖子仍然卓立不動，右手居然向梅花槍抓去。

槍快，但小胖子的手更快。

老大的梅花槍竟然立刻就被小胖子一手抓住。

老二猛然大喝：「撤手！」

他的如意刀像風車般轉動，飛斬小胖子的右手。

這一刀勢疾如風，刀法果然不凡。

但當他這一刀斬下去的時候，却突然發覺老大被小胖子踢了一腳，身子急速向右疾衝過來。

老二這一刀極快。

而老大的身子被踢開，去勢更是來得突然。

老二大吃一驚，正待收刀，但已來不及。

他這一刀，竟然不偏不倚，砍在老大的頸子上，當塲就把老大殺死。

小胖子大叫道：「反了！老二砍老大，窩裏反了！」

老二又驚又怒，如意刀再向小胖子揮殺。

但他這一刀還未揮出，他的手就已給人緊緊拏住。

老二大駭。只聽得背後一人道：「不自量力的傢伙，你可知道他是誰？」

老二聞言，鬆了一口氣，連忙道：「石老師，你來得正好，這斷胖漢，好生邪門。」

背後那人淡淡一笑，說道：「他是霹靂戰神楊烈火的唯一弟子，當然不容易對付。」

老二乍聞「霹靂戰神楊烈火」這七個字，差點沒昏了過去。

洞庭三傑當時倘若知道這個小胖子是楊烈火的徒弟，那麼就算他們每個人都有十八夥腦袋，他們也絕不敢冒這個險與他交手。

現在老二總算知道小胖子是誰了。

他就是江湖上人稱「小戰神」的龐少空！

——未完——

莫讓少年欺白頭

一年一度的渡海泳比賽中，記得有幾位老先生與冲冲地游畢全程，他們的速率固然無法與年青一輩比較，倒也不見得包尾大番，這種體育的精神搏得一致鼓掌，志在健身不在錦標，那份雄心毫無愧色。

我也曾見過幾位童顏鶴髮的老前輩，精神矍鑠，目光如炬，聲似洪鐘，不去管他學過什麼瑜珈，吐納之術，他們除了生活有序飲食小心，也懂得些醫道，間中開幾帖中藥作清補之用。

撇開飽暖，人人必需調理，譬之一輛汽車，要加水，唧油，補呔，甚之於換些零件，人不能相提並論，但內臟確有清理之必要，內臟之間互爲因果，一旦有事彼此都有影响，輕則傷風感冒，重則病倒在床，那時就嫌醫得太晚了。

少年之時不知天高地厚，韶光忽忽溜過，等到老之將至，不禁浩嘆青春之不再，人老了千萬不要埋怨自己不中用，祇要善自珍攝，一樣可與青年人爭一日之短長，在「有病治病，無病防身」的原則下，我們可以服食些補血養身之藥，那麼「紫金丹」就是您理想的藥物了。

「紫金丹」用藥名貴，人參，鹿茸，海狗鞭，冬虫草，眞珠末，玉桂等都是調補的藥材，對衰老，軟弱，貧血，頹喪，脚硬，腰痠，都十分有效，服食「紫金丹」如說能反老還童那是言過其實，若和少年郎比一比，未必會輸到離行離列倒是眞的。

浪子奇行錄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機密檔案——三〇七（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在偶然的機會中認識愛美，她對畢基吐露她可憐身世，並要求畢基爲他偷取三〇七文件以使她能獲得自由，畢基同情她，決定帮助她，當愛美得到三〇七文件後，就同一名歐籍男仕逃走了，當愛美和歐洲人打開文件袋，發現裏面的東西不是他們所需要的，此時他們感到詫異，懷疑是畢基幹的，歐洲人命令愛美立即把畢基找來，但當愛美找上畢基的住所時，却遇上阿生，原來愛美是個爲KGB特務機關工作的女人，她對畢基所說的動人「故事」均是假的……

中途伏擊　爾虞我詐

「嗯——老實說，我並非正統出身。」愛美開始在阿生的面前感到渺小，「我只不過想多賺一些錢。」

「那天在尖沙咀碼頭附近，是蘇聯人教你佈局，故意令畢基上當吧？」

「不！那只是十分偶然的事。」

「那班大漢又是何方神聖？」

「嗯——」愛美有些猶豫，「如果我和盤托出，可有代價？」

「你要什麼代價？」

「放我出去。」

「嗯——」這一回輪到阿生仔細考慮了。

阿生想了好一會又說：「放你也可以，請先回答我一些問題。」

「你儘管問吧，我知道的一定答你。」愛美爲求脫身，惟有合作。

「畢基現在何處？」阿生問。

「我不知道。」愛美說，「不過，我猜他只有兩個可能：第一，落入警方手中。第二，躲在半山區。」

「爲什麼他要躲在半山區？」

「因爲他摸入柳家偷了人家的東西，所以可能陷入警方的包圍網中。」

此語一出，果然把阿生嚇了一跳。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是你利用了畢基？」

「不！只是他自告奮勇。」

「他要偷一些什麼？」

「一份文件。」

「什麼文件？」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人肯出高價收購；本來我想和畢基合作賺一筆，但是，想不到他竟想獨食。」

阿生知道畢基決不是那種人，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像愛美這種女人，她也不會句句說實話的。所以他也沒有追問當時的情形究竟怎麼樣。

阿生只問道：「誰肯出高價收購？」

「說出來你也難以置信，蘇聯KGB和美國CIA同樣須要。」

「到底你和那一方面交易？」

「你猜猜吧。」

「當初我還以爲你是蘇聯KGB的人

，但是現在聽下去，你似乎屬於任何一方面。」

「不錯，我只爲了金錢而去冒險。」愛美又說：「想不到，畢基那傢伙居然做了賊阿爸。」

「所謂和盤托出，難道就是這麼多了？」阿生問。

愛美道：「是的。未完的部份，必須找到畢基才知道。」

「你還沒有告訴我，在碼頭追逐你的那班人是誰呢？」

「應該由渡輪開始說起。我在尖沙咀渡海小輪上，被一個陌生人纏住。他要我爲他做一件事，當時我很怕。」

「你猜他是誰？」

「可能是CIA派來的。他們似乎知道我過去跟柳田明有過一點關係，要我替他們去偷一份文件。」

「也就是今晚你和畢基去偷的那一份吧？」阿生問。

「不錯，就是柳田明替它編號三〇七的那一份機密文件。」

「你可知道那是關乎什麼的？」

愛美聳肩苦笑：「天曉得。」

她又對阿生道：「不過，從CIA和KGB都願出高價收購，相信一定關係重大。總之，你的朋友畢基這一回是眞的發達了。」

「你肯定那文件在他手中？」

「是的，他用偷龍轉鳳的手法，將編號三〇七號的文件取去，只將紙袋套上了其他無關重要的文件交給我。」

「你如何分辨它是否重要？」

「老實告訴你，我曾一度是柳田明的情婦，可惜當時我並不知道『三〇七』號文件可以令到我變成富婆。」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還要求我放你？你應該與我一齊去找畢基才是。」

「你有辦法找到他？」

「試試吧，反正他又不會隱形。」

「那好極了。」愛美竟然喜出望外地，伸手過來。

阿生反爲有些猶疑：「這是什麼意思呢？」

「祝我們合作成功啊。」

阿生只是冷淡地一笑。

愛美感到自討沒趣。

她指指天花板上面：「那支槍，請還給我吧。」

阿生走到圓床旁邊，按動了一個按鈕；只見天花板上那個圓形的磁盆，迅速轉到他的頭頂之上。

再按動另一機掣時，手槍立即墮下。

阿生恰巧接在手中。

阿生很有禮貌地，將那支袖珍手槍交還給愛美。

愛美也對阿生的大方頗感意外。

× × ×

畢基的汽車正在下山的途中。

忽然他把車子煞停在道旁，然後放眼望落山下去。

原來山下路口有警車，警方正在那兒設立了檢查站。

畢基於是悄悄地想：值得冒險下山去嗎？

這雖然是暫時性的措施，但每一輛由山上開下去的大小車輪，均須停下來，接受檢查。

畢基也想過了，如果警方有「目標」，這目標就是他手上文件的話，相信警員未必一下子就可以搜出來。

因爲一輛車子這麼大，可供收藏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但是，萬一警方的「目標」就是他這輛白色的房車，那又怎辦？

他這車子既不能改變顏色，亦無法改換別的車牌號碼，如何能夠逃過警方的耳目？

畢基想像到警方的搜查「目標」可能就是他這車子，是大有道理的。他回憶起離開柳家門前一刹那間的情形。

畢基覺得他可能中了人家的詭計，否則，警方怎麼不遲不早，就在那個時候出現？

當時他假如走遲半步，只怕也會給警方人員發現。

想到這裏，畢基忙將車子回頭開，決定不下山了。

不下山，難道在山頂與半山區之間遊車河嗎？

不！那樣遲早也會給警方發現的，因爲其他警車正在到處巡邏。

畢基把車子開到一幢多層住宅大廈去，那兒最少有三層停車場。

畢基先停好了車，再由停車場的電梯登樓去。

他絕非碰運氣，他早知自己不會摸門釘的。因爲他在停車場的時候，就見到了他女朋友的一輛汽車停在那裏。

按過了門鈴，果然很快就有人應門。

「噢！畢基，我不是正在做夢吧？」開門的正是他的女友勞娟娟。

畢基故作神秘地，將雙手放在背後，先是寒暄一番，然後說道：「猜猜看，我送給你的是什麼東西吧！」

勞娟娟是個富家女，已經二十多歲了。過去她結過婚，後來可能由於太過有錢，丈夫受不了她的氣；一聲意見不合，又離開了。

畢基偶然在一個社交場合結識了她，此後也一度成爲密友。

但是，畢基的女朋友實在太多，他已經很久未見過娟娟。

要不是在危急關頭，畢基也想不起這位住在半山區的富家女。

娟娟絕未想過畢基竟然利用她「渡過難關」，還以爲他「專誠拜訪」。

因此她驚喜萬狀地說：「香水。」

一時之間，試問畢基那裏弄來一瓶香水？

他仍將手收藏在背後，道：「不！香水太俗了。」

「嗯——」勞娟娟也實在很有興趣去猜。

她咬咬咀唇，又說道：「一定是我最喜歡吃的朱古力。」

畢基心裏想：假如你下定決心減肥，就不該再吃那麼多朱古力了。

他說：「不！你忘記了嗎？朱古力會令你壞牙，也會令你腰圍加大。」

畢基一邊說着，一邊走了過去，然後騰空一隻手來，輕輕擱腰把她擁抱。

她當然不會拒絕，因為這情景，她早就等待着。

畢基輕輕吻了她一下，然後將一朵玫瑰花奉上。

娟娟幾乎是叫將出來。

送花，的確是非常富有羅曼蒂克的；對女人來說，這比送什麼都更好。

對待女人，畢基自然不是門外漢，甚至還稱得上是專家呢。

剛才他下了車之後，便在停車場一旁找到了一盆正在盛開的玫瑰，於是他靈機一觸，摘了一朵。

她將玫瑰接過了之後，便情不自禁地，熱烈擁吻畢基。

假如在平時，畢基可能感到討厭，甚至借故離開她。

但對畢基來說，今晚正是他的「非常時期」，他正恨不得有個女人對自己熱情如火。

可是，當畢基的視綫接觸到電視的螢光幕時，他的表情登時又變得呆木。

娟娟也感覺得到，他的反應並不熱烈，是由於螢光幕上有些東西深深地吸引住他。

原來電視台正在播映「電子新聞」——那是一項利用先進電子即場轉播儀器，以最快速度，第一時間，進行現場直播的突發新聞報導。

娟娟只以為畢基像其他男仕一樣，關心時事而已。

她發夢也想不到，正在電視機中出現的事情，原來直接與畢基發生了關係。

原來正在螢光幕出現的「兇案現場」，正是畢基不久前走過的柳宅——柳田明的家門內外的情景。

畢基並非對柳宅感到驚奇，而是鏡頭中出現了屍體和血漬。

在此之前，畢基絕未想到會有命案發生，愛美也從來沒有提及。

不但有人死去，而且還是兩個。

畢基不禁暗自捏了一把汗。

假如他不是當機立斷，及時離去，相信他現在已落入警方的手中。

儘管人不是由他殺的，相信要解釋，也得費一番功夫。何況他身上還有一些東西，足以證明他曾經進入過兇案現場呢。

由於娟娟的糾纏，畢基也聽不清楚電視記者的報導。

他只可以從螢光畫面之上，見到那二具男子的屍體，他甚至不知道那兩個人是誰。

總之，肯定是有人死去了。

為什麼愛美要殺人？

還好他有先見之明，否則，他可能後悔一世。

他是個浪子。他的性格令他對女人份外感到興趣，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因此，他同意到柳家去，也只是為了幫助愛美脫離「苦海」。

因為他曾目睹愛美被一班凶神惡煞的人追殺，於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他一直都非常相信愛美，否則他就不會摸入柳家去。

但是，在最後關頭的時候，他就開始感到有些不妙。

令他警覺的，是辦公桌上的一幀照片——愛美與柳田明的合照。

當時畢基也感到有些奇怪，為什麼愛美也在同一時間用電筒照射那幀照片？目的無非為了引起畢基的注意。

畢基當時也的確非常之注意那照片，問題就出在這裏。

畢基的目光非常之銳利，他發覺那幀「合照」之上出現了破綻。

那破綻儘管極之細微，但亦足以提醒畢基，這是個假局。

原來照片是偽造的——憑其中一個陰影，以及中間少許接合的縫罅，再加上了畢基的經驗和常識，他當時已想像到這是用兩個人的單身照片複印在一起，偽造出出這一幀合照。

他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愛美特別要畢基對這一幀「合照」份外注意？

理由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要畢基相信她是柳田明的妻子。

當時畢基也確實以為她就是那間屋的「女主人」。

但是現在他終於明白了：她所以能夠在屋內「通行無阻」，完全是由於她的手段毒辣，將屋內人殺死了。

回頭再說當時的情形。

畢基發現了照片上的破綻之後，內心立刻提高了警覺。

因此，當他弄開了那個保險箱之後，他仍然不動聲色。

他首先悄悄地，將編號「三〇七」的文件，自紙袋換了出來。然後又迅速將另一袋文件放入「三〇七」那個紙袋中。

他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不想愛美「得其所哉」。

其次，就是他要知道「三〇七」的秘密。

尤其是現在這一刹那間，他更加覺得「三〇七」的重要性。

最低限度，這些東西已令到兩個人死去。

這只不過是至今為止所發生的悲劇，至於以後還會有一些什麼事情發生，誰也不知道。

因此，畢基急於要知道他口袋裏那份文件到底關乎什麼。

於是他借故到洗手間去。

但是勞娟娟却如影隨形地，跟了他入來。

「你想洗澡麼？讓我放水給你吧。」勞娟娟千般慇懃地說。

但是，這只有令畢基內心更加焦急而已。

他故意道：「不！我想大解，你先出去一會兒好嗎？」

想不到勞娟娟却發嗲地說：「不！我要留在這裏陪你。」

「你不怕？那氣味太難受。」

「我喜歡你，什麼都不怕。」

「嗯——」畢基根本沒有什麼好急，只不過找個藉口而已。

想不到勞娟娟如此痴纏，令他頓感無計可施。

畢基眞的有些後悔，他不該留到現在才看那些文件。

他本來可以有許多機會的，例如剛才在停車場停好了車之後。

但是，當時他却有如驚弓之鳥，隨時隨地要躲避警方的耳目之外，還得小心遇上了愛美的同黨以及其他人。

到目前為止，他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希望得到這份文件。

他甚至不知柳田明此人的眞正身份。

柳田明表面上是個富有的商人，但從保險箱中的文件看，他絕不簡單。

那些文件都用印有「機密檔案」的厚皮紙袋載住。而且還分別加上了編號。這似乎不是一般商人的做法。

何況，此等文件的處理，竟如珠似寶的，收藏在隱蔽的保險箱之內呢。

再從愛美不惜殺死了兩個人亦希望獲得此份文件去忖測，它的重要性亦可想而知。

畢基焦急之情，無法向勞娟娟透露。

偏偏這裏又是人家的地方，他沒有理由喧賓奪住的向娟娟下逐客令。何況對於一個女人，畢基絕不是個粗野的人。

娟娟柔情似水，令他無計可想。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按門鈴。

「誰？」畢基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他有如驚弓之鳥，雖然來者可能與他無關，也許是娟娟的朋友或隣居而已。

但是，為小心審愼計，他一邊警告娟娟，切不可亂開門，一邊也自洗手間跟着娟娟一齊出去，看看門外人是誰。

娟娟也可以看得出畢基的焦灼之情，所以，當她朝門眼瞥了一眼之後，立刻就回過頭來，低聲對畢基道：「警察。」

畢基儘管看得出娟娟態度認眞，也親自去看了一次。

的確，出現在門外的，是一名穿上了制服的軍裝警員。

在那警員身邊，有個穿便服的男子，可以想像得到，他可能是個便衣探員。

畢基當時心裏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他的車子違例？」

不。他記得他的車子已停到這大廈的私人停車場去。

警方是從來不理會私人停車場的。

這裏也沒有人打牌，所以，門外警方人員也不會是為了警告「擾人清夢」而來的。

那麼，他們究竟為什麼？

門鈴又响了。

門外人顯然一定要有結果才肯走。

於是，畢基示意娟娟，將門後鐵鍊落好，只開了一條門縫，以便與門外的人交談。

娟娟很聽話，她照做了。

豈料門外人却因此而生氣起來，其中一人狠狠地說：「快些開門，別裝蒜了，我們是警方派來的，我們帶了搜查令前來，要緝捕一個疑匪歸案。」

娟娟也够冷靜。

她在門後揚聲道：「什麼疑匪，我只有一個女人在這裏。」

「你先開門再說吧！」外人道：「不久之前這兒附近發生了暴力行刦案件，有人被殺死，附近有人目睹兇手躲到了這兒來，你再不開門，我們只好撞門入來。」

那人說得非常認眞。

勞娟娟正待回頭跟畢基共商對策之際，却發現畢基已不知所踪。

那二名警方人員又在外面敲門，而且越拍越急，尤其是在這深夜之時份，聽來更覺有些驚心動魄。

娟娟索性先把門關上了，然後回到屋內找畢基。

娟娟萬二分焦急，因為外面有人按門鈴，拍門，吵得震天價响，大有如果她再不開門，他們就會破門而入之勢。

但是，娟娟入到房間內，却見不到畢基。

她以為畢基能跑進了洗手間或者衣橱去躲起來。

可是以上兩處地方她都看過了，根本就見不到畢基。

畢基究竟去了何處？

難道他會隱形麼？

娟娟忽然看見房間一個窗門的鐵花已被人弄開了。

香港多層住宅的大厦，窗口一般都裝上了鐵花，那並非為了裝飾，而是為了防盜。

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限於「消防條例」，不可能將每一個窗戶的鐵花固定，每間房最少有一個窗口的鐵花是可以開合的。

因此，娟娟房內的一排窗口的鐵花之中，有一個是可以打開的，就像一對通花的門。

平時這窗口是給娟娟用鎖鎖上了的。

這時候，那把鎖已擱置在窗緣之上，通花的鐵窗還沒有掩回原狀。

至此，娟娟正是心中有數。她知道畢基已由窗口逃去。

她已經有時間分析畢基究竟犯上了什麼滔天大罪。

她匆匆將窗門鎖回原狀，再返回客廳，撥電報警。

她報警亦非為了報告畢基的行踪，更加不是不相信門外人不是警方人員。

她只不過先為自己留下一個藉口——遲遲開門的藉口。

最後她才回到大門去。

透過門眼外望，門外却多了許多人，軍裝的警官最少也有兩三個，此外還有大批警員和穿便衣的探員。

門還是被人不停的拍，拍得又急又响，相信隣人早給吵醒了。

這已是凌晨時份，相信大部份的人，早已睡入夢鄉。

娟娟仍未把大門完全打開，因為她担心畢基逃得還不够遠。

她只用鐵鍊拉住，露出了一條門縫，揚聲問道：「你們是不是眞的警察？」

「我們當然是眞的，快開門！」門外人呱呱大叫。

娟娟却懷疑地道：「前兩天才發生一宗冒警行刦呢！」

「我們是眞正的皇家警察，我們有證件，你可以看清楚。」

有人把一張警務人員的身份證由縫遞了入來。

娟娟接過了，又是看了一陣。

毫無疑問，她正在千方百計，阻延時間，目的自然是為了幫助畢基，希望他逃出重圍。

她十分明白，只要阻得越久，畢基也

逃得越遠！

但是，看來她無法再拖延下去了。外面警方人員聲言，如果她再不開門，他們立即破門而入。

娟娟估計畢基這時已安然離開了現場，於是將門托開，讓警方人員入來。

警方人員入屋之後，如狠似虎，來勢洶洶，立刻分頭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一些便衣警探却質問爲什麼娟娟這樣遲才開門。

娟娟說道：「我只是一個女人，你們却是一大班男人。誰曉得你們有什麼企圖呀？」

警方人員爲之啼笑皆非。

有人說道：「我們穿上制服，分明是警察，你在門眼中難道見不到麼？」

「見到了又怎樣？」娟娟辯護着說：「我前兩天才看到電視新聞，有人冒警入屋行刦，事後眞正的警方人員罵事主不够小心呢！」

「你爲什麼突然之間又將門關上？這分明是事有蹺蹊。」

「我把門關上了之後，才致電報警，以策安全啊，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對？」娟娟反駁道：「你們警方不是經常勸諭市民，小心防盜麼？我在未能百份之一百確定你們是眞正的警方人員之前，我當然有權保護自己。」

忽然之間，門外又湧入另一批荷槍實彈的軍裝警員！

他們個個殺氣騰騰，如臨大敵的衝了入來！

原來這一隊武裝警員是剛接到總部的無綫電通知，說這兒有人打刦的。

毫無疑問警方總部是因爲接到娟娟的緊急報警電話，才通知在隣近的巡邏的警車，叫他們趕來這兒「捉賊」的！

現在當兩帮警方人員解釋一番之後，他們才知道只是一場誤會。

另一方面，入屋的警方人員，東搜西查，也無法找到畢基的下落。

這兒已經是十多層的樓上，他們發夢也想不到，畢基竟然冒險由窗口爬水渠離去。

他們也只以爲：娟娟只得一個女人獨居於此，她的「過份小心是「應該的。

× × ×

畢基沿住大厦水渠爬到了樓下，那兒是大厦後面靠近山脚的地方。

他繞到屋前，發覺停車塲那邊有許多警方人員聚集！

那些人正圍繞住一輪白色的汽車，正在熱烈地討論着。

那車子正是畢基的！

於是他開始有點明白，一定是有人見過他們的汽車曾在兇案現塲門前出現過，警方大概就憑此追查到這兒來。

事實上，整幢大厦已被大批警方人員所包圍，他們正展開逐層搜索。

畢基感到陷入無路可逃的境地，因爲這大厦所有出路均有武裝警員把守。

本來他也沒有什麼値得警方害怕的，如果不是身上那些文件，他大可以光明正大的，向警方人員解釋。

想起那些文件，畢基就不由自主地，自口袋中將那叠文件摸了出來。

他一直很希望知道這是個什麼文件，可惜一直未有時間細閱。

是政治性的，還是什麼商業秘密？

爲什麼文件的封套之上，要加上了「機密檔案」等字樣？

編號「三〇七」又是什麼意思？是否包含了什麼特別用意。

還有愛美爲什麼會不惜一切手段，利用他協助偸取這東西。

强烈的好奇心，令到畢基不顧一切，他要趁住自己未落入警方手中之前，將文件內容細看一遍。

於是他轉回屋內一處窗外，利用屋內透射出來的燈光，協助他將文件細閱。

但是，想不到就當畢基將文件展開之際，有個黑影在他背後出現。

畢基由於全神貫注文件之上，沒有想到來自背後的危機。

他就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被人重重地轟了一下。

畢基登時昏倒在地上。

以後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

× × ×

阿生帶着愛美離開畢基的住所。

阿生跑到這兒來，本來要等畢基回來，想不到却等到了這神秘女郎。

連阿生這般有經驗，也弄不清楚愛美的眞正身份是什麼？

她到底在爲那一方面工作？

無論她的身份是什麼？她是個十分危險的女人似無疑問。

阿生爲了查明眞相，決定帶她到半山區去找畢基。

阿生也不知道畢基在那裏，只不過聽了愛美的說話之後，阿生担心他可能已落入警方的手中。

不過，阿生却沒有致電警方查問，只是準備先帶愛美到半山區去看看現塲的情況，假如畢基眞的已落入警方手中，相信在那兒也一定有他的消息。

主意拿定後，阿生便用汽車將愛美帶走。

愛美一直對阿生都表現得非常之合作，至於她心裏在想着一些什麼，相信也只有她自己才明白。

時已凌晨。

街道上鬼影也不多一個。

間中，只有一些夜歸人的汽車，匆匆掠過。

突然之間愛美出其不意地打開了她的手袋，取出了那支小手槍。

小手槍配有滅聲器。這種手槍的性能十分良好。

然而這一切阿生都知道了。

連愛美自己也感到奇怪，爲什麼阿生會這麼大方。

大方只是阿生的事，愛美心中却另有打算，她不能跟阿生一齊去找畢基。

雖然她眞希望立刻可以找到畢基，因爲她相信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檔案就在畢基的手中，但是這時候如果畢基見到了她，一定不會放過她。

不過這一切只有她自己才最明白。

畢基不但被她利用，還差些兒被警方當塲拘捕。

可惜這一切阿生並不知道，更不會了解目前的情況。

愛美手中的小手槍飛快地指向阿生的腰間。

她冷冷地命令阿生：「停車！」

然而阿生並沒有被她嚇倒。

她顯然沒有知道阿生這個人的底細，更不會曉得他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

「你幹什麼？」阿生頭也不回，若無其事地繼續開車。

「你忘記了我有一支小手槍嗎？快些停車否則我會殺你。」愛美認眞地說。

「你也似乎忘記了，你的生命在我的手中，萬一我分心，汽車失事撞毀，你死掉了倒還可以，否則你想想會變成什麼？殘廢，毀容，再不會是個美麗的女人？」

「你這種風趣，還是留待去對別個女人說吧，我沒有耐性去聽了！」

「那你想怎樣？」

「你再不停車，我會殺你！」

「不顧一切後果麼？」

「放心好了，我自己也會開車，你死了，我斷不會撞死。」

「但是，你却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了？」

「就是你手中這支小手槍，它是我還給你的。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不顧道義了吧。」

「道義？嘿？」愛美杏眼圓睜，「道義究竟值多少錢一斤？」

阿生又提醒她：「你忘記了畢基麼？沒有我你很難找到那浪子！」

「你何必替我担心。沒有你，我已經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老實說，多殺你一個，並不算得什麼！」

「那麼，你不必再考慮了，小姐，請你開槍，」阿生若無其事地開車，眼睛望住前面，速度如舊。

一切都沒有改變，甚至愛美忍無可忍，右手的食指已將小手槍的機掣扳盡，阿生的態度還是那麼的從容。

沒有槍聲響起，本來那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愛美這支小手槍，根本就配有一個小巧的滅聲器。

但是，當愛美拚力把小手槍的機掣扳盡之後，阿生竟然毫無異樣，這就不能不教愛美爲之大吃一驚。

阿生還是照樣開他的汽車。

阿生還是同樣的對她冷然置之。

其實，假如她够經驗，又够冷靜的話，她一定感覺得到，那支小手槍雖然配上了滅聲器，假如有子彈射出的話，多少總會震盪一下。

然而當時機掣扳動了之後，手槍並無震盪的感覺。

阿生終於忍不住笑了：「怎麼，你的記憶力恢復了吧？」

愛美心有不忿，又再次扳動了小手槍的機掣。

阿生又笑道：「你還是省回你的氣力吧，你的手槍根本沒有子彈，怎麼可以置人於死地？」

愛美這時候才如夢初覺。

她終於想起了，手槍是由阿生一手交還給她的。

阿生可能在那短短幾秒鐘的時間之內，將小手槍內的子彈取去。

難怪阿生一再說她健忘了。

能够在極短的幾秒鐘之內做手脚的人，當然不簡單。

愛美老羞成怒，就將小手槍當作武器，向阿生的頭部擊去。

阿生雖然沒有正視她，却不時用眼尾監視她，因爲他早已知道這是一個萬二分危險的女人。

因此，當她高擧起手中的小手槍時，阿生已有了準備。

阿生迫得只以一隻手開車，另一隻手却空出來對付愛美。

愛美拚命掙扎。

突然之間有一輛汽車自後面風馳電掣的，狂衝而至。

那車子速度奇快，迅速超越了阿生的汽車，然後煞停，在前面。

阿生因爲全神對付車內的愛美之外，又要兼顧前途，絕未想到有此一着。

直至他發覺有車煞停在他前面時，阿生也被迫急忙煞掣。

那陣急劇的煞車聲，在夜深人靜之時，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阿生驚魂未定，前面那輛車子已跳出了兩個人影。

阿生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企圖將他的車子倒後。

但是「轟隆」一聲，車子彷彿遇上了地震一樣。

後面原來還有着另外一輛汽車，關煞了阿生後退之路。

這時候，阿生才知道自己陷入重圍之中，前進不得，後退亦不可能。

轉眼之間，二名彪形大漢已閃到了車旁來了。

愛美趁勢由另一邊車門逃了出去！

阿生來不及阻止，還得小心那二名大漢的突然襲擊。

其中一名大漢企圖拉開車門，想把阿生揪出車外。

但是阿生十分機警，他知道前後二輛車之內，最少有數名大漢，以寡勢難敵衆，所以他急忙由另一邊車門，尾隨着愛美，竄出了車外去。

當阿生離開那汽車之前，已經想像得到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因此他跳下車之際，順手將一支修理汽車用的「士巴拿」取出。

那二名大漢看見阿生由另一邊車門衝出，急忙由車頭繞了過來。

阿生明知無可避免，惟有擺開架式，等待着二名大漢的進攻。

愛美却及時竄進了前面的一輛汽車裏去。

那車子裏最少還有着另外一個人在司機位之上。

當愛美竄了進去之後，車子迅速開走，阿生欲想制止，也是有心無力。

這一邊，二名大漢已揮刀弄棒，聲勢洶洶的向他攻擊。

阿生既不能退，亦不能進，除了應戰之外，已無選擇。

二名大漢，一刀一棒，分左右夾攻！

阿生急縱輕跳，手中「士巴拿」順勢

發招，倒也威力十足。

持刀大漢首當其衝，尺多長的利刀與「士巴拿」相碰，「錚」的一聲，黑夜中隱約碰出了一度火光。

持棒大漢看準算準，橫掃千軍，着力朝住阿生的腰間狂掃而來。

阿生是何許人，他不但受過武功訓練，臨陣經驗也豐富，別說是兩個人，等閒十個八個也絕非他的對手。

只見阿生沉臂回馬，「士巴拿」往後一格，「卜」的一聲，那大漢手中的棍棒剎那之間斬成兩截。

那大漢呆了一呆。

說時遲，那時快，阿生順勢一擊，連消帶打，持着兩段斷棒的大漢急急回防，已經來不及，左臂中了一記，登時痛入心脾。

持刀大漢看見勢色不對，虛招連發，刀光閃閃之際，一輛汽車已自後面急急駛來，朝準阿生站立的位置狂衝！

阿生看見來勢兇猛，連縱帶跳，飛身彈起，瞬即離開了現場過丈以外。

「察」地一聲，汽車一下急劇煞掣聲之後，車門迅速分左右打開，二名大漢轉眼已鑽進了汽車之內。

阿生正待衝前之際，那車子已迅速開走！

阿生恨得牙癢癢的，氣得把手中「士巴拿」往前擲去！

「錚」的一聲。

「士巴拿」宛似飛鏢，擲中了那輛黑色房車的車尾。

然而那車子並未因此停了下來，反而加速開走了。

等到阿生登上他自己的汽車之時，那二輛車子已在黑夜之中消失。

×　×　×

畢基彷彿從噩夢中驚醒。

他的腦袋好像爆炸過一次似的，至今仍隱隱作痛。

睜開雙眼，眼前一片白色。

他伸手摸摸他的腦袋，那兒包紮了綳帶。

這是什麼地方？

天花板是白色的，室內許多傢具也是白色的。

還有那些人。

畢基側過身來，發覺他的病床旁邊聚集了好一些人。

有穿上了白色制服的護士和醫生，更有警方人員。

忽然有一隻手伸到了他的面前來。

那隻手是持着一張警務人員的工作證件。

「我是警方兇殺組的劉仲堯探長。」一個男子的聲音在他的耳畔嗡嗡地响起，「現在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先告訴我，我怎麼會在這裏？」畢基反問道。

「你可能在爬水渠逃走時，由高處摔下來，跌暈了。」劉探長說。

畢基又問：「醫生怎麼說？」

「只是腦部受過輕微震盪，你可能沒有什麼大碍。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希望閣下能澈底跟我們警方合作！」

「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為什麼你要逃走？」

「你怎麼知道我要爬水渠逃走？」

「勞娟娟小姐已向我們交代，假如你肯合作，不久之後，她可以進來會你。」

「小姐？」畢基故意苦笑了一下：「你可知道她是個有夫之婦？我當時就是怕她丈夫闖回來，所以非走不可。」

劉探長苦笑搖頭：「畢先生，你眞會說謊，其實勞娟娟小姐早已跟她丈夫離了婚，目前並無婚姻束縛，你跟她偷情，根本也不必有任何顧忌。」

「嗯——」畢基有些尷尬。

「不過，據我們調查所得，閣下躲到勞娟娟小姐家中去，並非為了跟她幽會，而是為了逃避我們警方。」

「我為什麼要逃避？」

「為什麼要逃避我們警方，也只有你心裏才最明白。」

「老實說，我根本不知你說什麼。」

「請你告訴我，在你未到勞小姐香閨之前，你曾到過什麼地方？」

「我是不是一定要回答你？」

「請你最好弄清楚，目前我們只是請你合作，暫時沒有意思控告你。否則，你不會這麼舒服了。」

「控告我？」畢基笑道，「你們控告我什麼罪名？」

「例如擅入民居，協助他人犯罪等等。」劉探長又說，「不過目前我們並無實質的證據。假如我是你，我一定會為表清白，澈底與我們合作。」

畢基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反正又不是正式落案，就讓我們之間，作個交換好嗎？」

劉探長笑了笑：「難怪你朋友也說你相當狡滑。你竟然會討價還價。」

「你似乎不大願意呢。」

「不！我們就當朋友就談談吧！你有什麼問題，儘管提出來。」

「你可否先回答我幾個問題？」畢基又說，「第一，柳田明先生現在何處？」

劉探長沒有立即回答他。

房間裏還有其他警方人員。

畢基發覺劉探長正與一名高級警司交換了一個眼色。

老實說，畢基很少見到警方人員如此有禮貌對待一名疑犯。

但像畢基這種人，要他屈服，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劉探長道：「柳先生現在何處，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正在四下裏找尋他的下落。」

「第二——」畢基又問：「柳田明可是有一位妻子？」

劉探長道：「據警方的紀錄，柳先生的髮妻去世之後，從未續絃。」

至此，畢基開始明白了，他果然上了愛美的大當。

他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他又問：「第三個問題就是：你們要在我身上找到一些什麼？」

劉探長抬頭向身邊一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隨即見那名助手把一個透明膠袋交到劉探長的手上。

劉探長將那個透明膠袋放在畢基的面前：「如果你是犯人，這就是你的噱頭。

但你不是犯人。你的東西盡在這裏。」

那膠袋既是透明的，畢基自然亦可以一目了然。

那膠袋裏面，有鈔票，有手錶，有記事小册也有金筆。

就是欠缺了畢基心目中要找的一樣東西——他曾經一度見過的「機密檔案三〇七」。

他非常失望，却又不敢作聲。

劉探長問道：「你的東西可沒有少到吧？」

畢基只是苦笑搖頭。

劉探長又說道：「你的問題是否問完了？」

「還有——」畢基又問道：「柳田明先生的府上，是否出了命案？」

「這問題我以為你會比我更加清楚。」劉探長道。

「坦白告訴你，我也只是從電視機裏知道的。」畢基說。

「但我們有證據證明你入過柳家。」

「那你們為什麼不控告我？」

「我們只希望你放得明白點，此外就是給你朋友面子。」

到此畢基才記起剛才劉探長說過「難怪你朋友也說你相當狡猾」那句話。

當時畢基還以為劉探長口中的「朋友」是指勞娟娟。

但現在仔細聽起來，才明白劉探長另有所指。他理解到像劉探長這種人，決不可能給勞娟娟什麼面子。

劉探長只是個很年青的警探。

目前香港政府的領導人最瞧得起，最信任的，就是這一輩年青有為的青年人。

他們不輕易妥協，也不會給富有人家賣賬。

能够令到劉探長賣賬的，相信必然是大有來頭的人。

而且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與警方在業務上大有關連的。

什麼機構什麼人與警方在公事上最有關連呢？

國際特警組織。

畢基的腦海中，立刻浮起了阿生的影子。不錯，阿生已經來了，而且很快就出現在畢基的面前。

「你當然認識他。」劉探長示意着說，「希望在你的好朋友面前，你對我們警方的帮助更大。」

阿生含笑走到了病床之前，伸手摸摸畢基的額頭：「你覺得怎樣？」

畢基苦笑一下：「我猜死不掉的，否則你又要為花圈而破費了。」

「你不該太過相信女人。」阿生道：「這次你不死實在是奇蹟。」

畢基笑道：「相命的告訴我，我將來會死在女人的懷抱中，所以即使由康樂大厦第五十二層高掉下來，我也不怕。」

畢基此語一出，逗得室內各人都忍不住哄然大笑。

醫生和護士都退了出去。

其他警方人員也暫時撤走了。

病房之內，只留下三個人——畢基，阿生以及劉探長。

的確，阿生曾經在劉探長的面前說過了好話，也解釋過一些事實，警方才決定暫不起訴畢基。

當然，沒有實質的證據，也是警方不起訴他的原因之一。

不過，阿生却保證在他的催促下，畢基一定會與警方合作。

警方高層人仕和劉探長都想過了，給國際特警阿生賣這個賬是值得的。

最少阿生不是個隨便肯作出任何保證的人。這點凡是認識阿生，以及知道國際特警組織存在的人，都會明白。

在另一角度看，阿生既然是國際特警組織中人，只要他肯插手，這件事也就不怕沒有頭緒。

事實上，畢基看見他的好朋友阿生肯出面，心也定了許多。

阿生首先對畢基道：「女人的情債你欠下了不少，現在，我是來催你還人情債的。」

畢基苦笑地問道：「我欠你什麼人情債？」

「你的情婦差些兒殺了我。」

「誰？」

「愛美。」

「柳夫人？」

「她不是什麼柳夫人，你上當了。」

「你幾時見過她？」

「昨天晚上。」

「在那裏？」

「你府上。」

「怎麼？你——」畢基驚奇得差些兒坐了起來。但是，身體上的傷口却又痛得他不得不躺回床上去。他痛完後，又吶吶地問阿生：「你如何能入內？」

阿生笑道：「你忘記了，你帶我觀光過府上的電器化設備麼？」

「愛美怎麼說？」

「她非常懷念你。」阿生開玩笑地說道，「也許是她良心內疚，要親自向你道歉。」

畢基瞥了一直不作聲，只袖手旁觀的劉探長一眼。

劉探長顯然很尊重阿生，他只希望阿生問出一些結果來。所以他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旁，一言不發。

畢基一本正經地對阿生說：「別開玩笑了，她是否不懷好意？」

「是的。」阿生道，「你們到底有什麼過節？」

畢基道：「要交代這件事，眞的是說來話長。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愛美找我，是因為我並未眞眞正正上了他們的當。」

「他們？」阿生說，「你大概也可以想像得到愛美另有同黨。」

畢基道：「她既然不是柳夫人，自然有其他同黨。」

「是的，我差些兒死在她的同黨的手上。」阿生說。

「也好，現在我們最少知道了幾件事。」畢基道，「第一，愛美既然不是柳田明的妻子，那麼，她分明是替某方面工作的特務。第二，柳田明看來亦非一個正當商人。第三，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檔案，一定關係重大。第四，除了愛美那帮人之外，一定還有其他人希望得到那份文件。」

「我看——」阿生說，「事到如今，我們三方面應該好好的合作一下。老實對



玄機妙算

范蠡測中文必殺

子智

春秋末期，范蠡輔佐越王勾踐滅吳之後，急流勇退，辭官退隱，換了一個鴟夷子皮的名字，起先在齊國住下，努力耕作，變成一個富人。齊人知道他很有才幹，要請他出來做官，他不願意，又逃到了陶（今山東定陶）的地方，在那兒做生意，買了田產，改號朱公。

因爲他善於謀慮，又很講信用人也溫和可親，所以很快地成了一個巨富。

朱公有三個兒子，他的第二個兒子因殺了人，犯法在楚國坐牢，他就派小兒子前去探望，並取了一千鎰黃金，藏在布疋和雜器中，放在牛車上，好去作營救之用，立刻要他出發。

但是大兒子請朱公改派自己去，朱公不准，大兒子說：「家庭內的長子，古人稱爲『家督』，現在大弟有罪在牢內，你不派我去，反而派小弟去，那是我不中用啊！」他說完就要自殺。

朱夫人也一直勸他說：「現在你派小兒子去，也不一定能救出咱們二兒子，而這裏大兒子却先死了，這如何是好？」

朱公不得已，只好改派大兒子去，爲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到楚國後就去拜訪以前的好朋友莊生，並且叮嚀說：「到了楚國之後，就把千鎰黃金送到莊生家，任憑他怎樣處理，萬不要計較。」

大兒子走時，自己另外又帶了幾百兩黃金，準備急需時用。到了楚國，在城牆邊找到莊生的家，周圍雜草蔓生，到了門內，看到了屋內一片貧窮的景象，但是他還是依照朱公的吩咐，交給他信及黃金。莊生說：「你快點回去，千萬不要留在楚國！就是你的弟弟放出來了，也不要問爲什麼被釋放。」

大兒子告辭出來之後，不再去找他，但却不遵守他的話，在楚國住了下來，用自己帶來的黃金，向楚國的達官貴人行賂，想由旁邊救他弟弟出來。

莊生雖然住在簡陋的地方，但人品清高正直，全國皆知，楚王之外，無不把他當師長般尊重的。朱公送來的大量黃金，他並沒有接受的意思，打算事情成功之後，再全數歸還朱公，來表示一個人的清白；所以在黃金被搬到家時，告訴他夫人道：「這是朱公的黃金，如果我不幸一病臥床不起，一定要叫我的子孫，全部送還朱公，不可動它分毫。」但是朱公的大兒子，不知道莊生的這一番心意，反而以爲他另有計謀。

莊生不久去見楚王，說天上有一顆星辰，可能對楚國不利。楚王一向信任莊生，聽他說罷，就問道：「這該怎麼辦？」莊生回答：「只依靠好生之德，才可以化解災害厄運。」楚王說：「你休息好了，我準備馬上去辦。」於是立刻下令查封了與刑决案有關的「三錢之府」。

那個受朱公大兒子賄賂的人，很驚喜的對大兒子說：「楚王就要大赦了。」大兒子問：「你是怎麼知道？」他答：「楚主每次大赦前，總是先封閉『三錢之府』，今天楚王又派人去封它了。」

朱公的大兒子以爲楚王大赦，自己的弟弟一定會被釋放，千金來得不易，不必再和莊生來往了，於是又去見莊生。莊生嚇了一跳問：「你還沒有回去？」

大兒子回答說：「還沒有啊！我起先準備等我弟弟放出來後再一起回去，現在我聽說楚王將行大赦，那我弟弟自然會被釋放，我便先來告辭先走。」莊生知道他的意思是要取回黃金，就說：「黃金全在屋內，你去拿吧！」大兒子把黃金全部取出，運到自己住所，心中十分高興。

莊生覺得被朱公大兒子這青年人作弄了，內心感到羞愧，於是再去見楚王說：「上次我所說的那星辰的事，必須修德來化解。如今我在外面聽說陶地的有錢人朱公的兒子殺了人，他的家屬用大量金子行賄您的左右，所以國王不是愛惜人民的性命而大赦，乃是爲朱公的兒子啊！」楚王聽罷，十分生氣的說：「我雖則道德不高，也不會因朱公的兒子，來向百姓討好！」就下令立即先殺了朱公的兒子，明天才頒佈大赦之令。

朱公的長子只好運了一具屍體回去。

到了家，他的母親和家屬隣人都爲他哀慟非常，只有朱公一個人在苦笑，並且說：「我就知道他（指大兒子）一定會將他兄弟害死的。這不並是他不愛他兄弟，但是他心裏確實有不能忍受的地方，記得他小時候與我們在一起，看到我們生活困苦，所以非常節儉。至於小兒子，他出生時，我們家境正富有，所用所玩之物，無不是好的，那裏懂得賺錢不易，所以對錢財並不重視，毫不吝惜。那天我堅持要派小兒子去，正因爲他花錢不吝嗇，但大兒子做不到這一點，所以終於把他的大弟弟送了終。就事論事，這是一定的，不用悲傷，我是早已在等他將弟弟的屍體運回來的。」

兩位說吧，我已感覺得到，這件事已發展成爲一件國際性事件，極有可能涉及世界安全。因此，今天我已向巴黎總部提出報告。」

畢基也知道阿生處理這一類國際性案件最有經驗。

他問阿生：「你以爲『機密檔案三〇七』是一些什麼東西？」

阿生道：「內容我當然不知道，我可以肯定一點却是：它的內容，一定與柳田明的工作和身份有關。」

畢基又問：「然則，你以爲柳田明是個什麼身份的人？」

「眞實身份仍然有待調查。」阿生又轉向劉探長，「但表面身份，相信劉探長一定比我們更加清楚。」

「表面上柳田明是個富有商人。」劉仲堯探長說，「他名下擁有三間規模頗大的商業機構，那是：大明銀行，田明地產有限公司以及柳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阿生問道：「他很富有？」

劉探長笑了笑，聳聳肩：「如所周知，這裏是著名的冒險家樂園，只要有辦法，不一定要很有錢。」

阿生道：「但是，銀行是須要有實際資本的生意啊。」

劉探長道：「他可以集資，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其他商業機構，他大可以發行股票，向外舉債。」

「他的人呢？」阿生又問。

劉探長道：「至今爲止，我們還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他。」

「會不會已經離開了香港？」阿生有些担心起來。

「海關沒有他的出口紀錄。」劉探長道，「除非他設法偷渡。但照計那是犯不着的，最低限度他至今爲止，還沒有破產的跡象。」

阿生道：「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找到柳田明，謎底才可以揭開。」

畢基却不以爲然。

他說：「不！只要找到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文件就行。」

阿生沒有跟畢基辯駁，因爲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和觀點，見解自然不同。

不過事情發展到這裏，他們也明白，這已經不限於一宗盜竊案，或者兩宗命案那麼簡單了。

畢基開始交代他如何被愛美利用的經過。

雖然到了最後關頭，畢基憑着自己的警覺，並未將編號三〇七的文件交到愛美的手中，但是，那份被列爲「機密檔案」的文件，到頭來還是失去了。

阿生也向劉探長和畢基交代他如何見到愛美，以及中途遇襲的經過。

劉探長決定要從柳氏各機構的經濟狀況，開始着手調查。

另一方面，劉探長也担心柳田明潛離本港，於是吩咐助手，立即召集黑社會綫人，廣佈綫眼，收集有關情報。

阿生則與巴黎總部緊密連絡，由總部知會世界各地的特警組織，注意柳氏的行踪。

只有畢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點兒與別不同的。

× × ×

病房之內，似乎回復了一點平靜。

然而病房外面，却是一片緊張。

便衣警探，穿梭巡邏。閒雜人等，休想接近這條走廊。

富家女勞娟娟經過了一番手續，好不容易才獲得批准。

她要探病。

她要探望畢基，不惜聘用知名大律師向警方交涉。

最後她獲准探望畢基。

畢基很不高興警方如此對待他和他所有親友。

他不是犯人，爲什麼警方要這麼對待他？

假如他有罪的話，警方就應該循正常手續將他落案。

現在警方既然沒有指控他，他也只不過是個平凡的病人而已。

畢基眞想找他的好朋友阿生談談。

可惜，阿生自從昨天來過了之後，人影也不見了。

阿生不是一個隨便出賣朋友的人，這時候他極可能爲了柳田明的事，忙到不可開交。

畢基想找他，却不知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把他找來。

畢基想出去是有原因的。

事情發生於今天早晨時份。

經過了整夜的休息之後，畢基的精神逐漸恢復了。

他想到花園去散步，但警探却勸他最好留在病房裏。

「怎麼？」畢基當時有點生氣，「我又不是犯人。」

「是的，閣下當然不是犯人。」那名警探十分有禮貌，「但閣下的遭遇，足以招致殺身之禍。我們奉命保護你，只爲你好。」

「誰出的好主意？」

「探長——劉仲堯探長。還有你的好朋友，那位國際特警阿生也同意了。」

「嗯——可否把他們找來？」

「稍後他們會來探望你的。」

雙方正在爭持間，外面有人送花籃入來。

有一名探員攔阻住花僮。

畢基忍無可忍，揚聲喝問：「是送給誰的花籃？」

探員道：「是一位小姐叫他送來給閣下的，但最好先讓我們檢查一下。」

畢基也沒有等他說完，撥開那名探員，一手先把插在花叢中的一封信取去，探目與探員欲加以制止，已來不及。

負責探目提出了警告：「畢先生，請你自己小心啊！」

畢基冷冷地說：「即使是炸彈信，炸死的也只是我，不是你。」

探目無可奈何，惟有叫探員看看那一籃鮮花的內容。

那籃鮮花，香味芬芳，中人欲醉，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畢基奪過了那封信之後，也沒有立即就動手拆開。

他是個受過訓練的人，又豈會如此粗心大意呢？

剛才他也只是作出抗議的表示，明知一切與這裏的警探無關。

他小心地看過了，這個白色的封套，絕無可疑之處。

信封之上，有個粉紅色的心形標誌，看上去份外香艷奪目。

信封拿在畢基的手中，他可以感覺得到，裏面只有一張紙。

可能是一張字條。

但絕不可能是想像中的「炸彈信」。

一般的「炸彈信」決不可能做到這麼薄。因爲引綫和炸藥，也佔去了相當的位置。

所以畢基認爲，警方的顧慮與疑心是多餘的。

警方人員只讓那籃花放在病房門口，但那封信却無法不讓畢基帶了入去。

一般探病問候的花籃，都附上了一張慰問咭之類。

警方也以爲拿在畢基手中的，只是這一類咭片而已。

甚至畢基本人也有這種想法。

直至牠生氣地，將病房之門關上了之後，拆開了那白色的信封，才感到一切絕非他想像中那一回事。

未看字條內容，先看見了「愛美」的末端的署名。

畢基儘管平時是個十分冷靜的人，這時候也爲之「砰」然心跳。

是她！愛美。眞想不到會是她。

還好剛才他沒有讓門外探員檢查這封信內的字條。

字條上寫着：

「老地方見，有要事共商。」

下署：「愛美，即日。」

畢基呆了好一陣。

字條之上只有總共十三個字，但畢基却看完又再看。

他也不知看了多少次。

最後爲了避免探員見到，將字條才塞進了睡衣的袋裏去。

畢基是個花花公子型的浪子，女人的情書，他自問收過了不少，但從未令他如此費煞心思。

這一封也算不上什麼情書，甚至可能是一度催命符。

他心裏想：「老地方」究竟是指那兒呢？

約會也沒有指定時間。

發信的日期是「即日」，然而每日都一樣可稱「即日」的。

至於「有要事共商」，極可能是關乎「三〇七」號文件的。

畢基覺得愛美也眞夠大胆。

她也許來過了，否則，她何必用這種方法傳遞書信？

「老地方」，可能是指那一幢郊區別墅——出租的情侶酒店。

應該就是那裏，因爲畢基與愛美，只在該處幽會過。

畢基絕非舊情復熾，只爲了大興問罪之師。

本來畢基大可以悄悄告訴警方，但他却另有主意。

現在他只想着如何能避開警方的耳目，先離開這醫院再說。

他一直都在想辦法。

但始終想不到一個較完善的辦法。

終於，他的「救星」來了。

他心目中的救星就是勞娟娟。

爲了令到勞娟娟死心塌地的與他合作，他故意熱情如火地吻了她。

勞娟娟從未試過如此陶醉，她恨不得溶解在他的生命中。假如這裏不是病房，假如內外不是有人監視，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畢基在她耳畔低語：「你愛我嗎？娟娟。」

「還用多問麼？你跌得我好心痛。」勞娟娟又說：「爲什麼你要走？你又沒有犯法。」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犯法？」畢基故作緊張地低聲說道：「我殺了人，他們遲早找到證據，所以我一定要逃出去！」

勞娟娟有如聽到了一聲雷响。

她稍爲離開了畢基的懷抱，瞪住他：「爲什麼你要殺人？」

「我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慢慢我會向你解釋。」畢基又說：「現在你先要設法帮帮我，否則我們只有來生再見了。」

「你想我怎樣帮你？」

「你小心聽着吧……」

於是畢基在娟娟的耳畔，詳細說出了他的計劃。

勞娟娟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他。

一個女人如果眞心眞意愛一個男子的話，她會不顧一切的，爲他做任何事情。

勞娟娟在心裏默默地對她自己說：「這就是愛情吧！」

× × ×

一名醫生，一名護士，依照例行時間進入畢基的病房來。

警方派來的一名探目和一名探員，則在門外小心監視。

偶然，他們會從病房的門上小窗，往裏面瞥一眼。

但是，那位護士小姐很不高興，索性用屏風把畢基的病床遮掩住。

畢基與那位「護士小姐」很有默契，只是苦了那位醫生。

醫生是醫院裏當值的醫生。護士小姐却是假冒的。她正是勞娟娟。

娟娟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但爲了畢基，她不但做了，而且還做得很好。

她依足了畢基的吩咐去做。

首先她對醫院裏的環境，先行了解一番。

稍後，她穿了一套整齊的護士制服，將自己當作「新人」上班。

醫院裏護士多的是，見習的，正式的，上班的，下班的……種種式式，穿梭似的又來又往，根本沒有人理會她們。

娟娟走到護士值日室，與一名正在當值的女護士說：她是前來接班的新人。

又假傳護士長口令，叫那位眞正護士小姐提前下班。

眞護士走了不久，就有當值醫生把娟娟召了去，帶同藥物和儀器，一齊去「巡房」。

妙就妙在娟娟曾經受過護士課程訓練，所以連當值醫生也看不出破綻。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皋成·文　高子·圖

紅袍殺手（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也白、蕭紅姑、諸葛婷、冰冰等四人，送走了樂山之後，由開封北上，逕奔保定，當他們到達沙河縣裕達鎭外時，却被秦虎、比比高、東方雲瑛、馬新豪、祁虎、席彩雲、徐小樹、馮映碧等人截住去路，掀起戰端，雙方大戰一場。結果，除席、徐、馮三人輸誠外，其餘均被藍等人殺死。翌日，藍等四人趕到保定。並探得保皇帮總壇地址。是夜藍與蕭、諸葛二女前往探查，到達壇址後，由二女把風，藍則縱身上屋，逐步搜索、偵察……

陰霾清除盡　武林現重光

凄迷的月色，由天井漏了下去，他藉着這微弱的光綫，終於瞧到一具可疑的物體。

在黑暗的角落裏，立着一條黑影，雖是視綫不良，他依然可以分辨他是一個懷抱長刀的勁裝大漢。

他暗道一聲「好險」，如若自己冒冒失失的躍下天井，豈不立即被人發現。

他自然不會在乎這個暗樁，但行跡一旦暴露，不只是此行的目的無法實現，連脫身只怕也大爲不易。

那怎麼辦？難道就此退回去不成？

不，既入寶山，焉能空回，縱然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他一闖。

好在雙方相距並不太遠，要制住這名暗樁當不會有什麼困難。

他折下一塊瓦片！瞅準那名暗樁的玄機重穴，準備將瓦片擲出。

當他揚起右掌之際，忽然心頭一動，揚起的右臂又垂了下來。

他在瓦面窺探不少時辰了，那名暗樁竟像木雕泥塑一般，站立的姿態絲毫沒有變動。

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當眞不是血肉之軀。

不是血肉之軀就不是眞人了，它或許只是一個傀儡。

保皇帮高手如雲，屬下武士自然也十分之多，在這等緊要之處，爲什麼會安置一個假人？

莫非這只是一具裝飾品？

還是一具報警器？

不管它是什麼，爲了小心起見，當以不碰它最爲安全，於是他足尖輕輕一點，由天井躍了下去。

他是躍向那人影的左側，雙方相距約莫一丈，這是一個最好的方位和距離，無論進攻或防守，全部對他十分有利。

他由天而降，沒有任何一點反應，好像這幢陰森森的巨宅，根本就無人居住似的。

不過他決不這麼想，甚至更加提高了幾分警覺。

此時他再定目向那人影一瞥，他的心

頭竟然猛的一震。

那人影決不是木雕泥塑的傀儡，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他向藍也白露齒一笑道：「咱們恭候很多天了，你到今天才來。」

藍也白見此人白髮蒼蒼，皺紋滿面，論年齡至少當在七十以上。

不管他的年齡多大，都瞧不出半點龍鍾的老態，而且精神奕奕，目光若電，這位白髮老者必然不是常人。

他懷中所抱的長刀，也不是鋼鐵所鑄，原是一柄木刀，上面漆着銀色的油漆而巳。

藍也白索搜枯腸，怎麼也想不出武林之中有這麼一位前輩高人，而且他認爲十分隱秘的行踪，早巳被人家摸得清清楚楚，保皇帮的可怕，實在傳言不虛。

現在他當眞是身在虎穴，危若纍卵，今晚只怕凶多吉少了。

不管他的心頭是否激動，他的神情依然一片安祥，白髮老者那張佈滿皺紋的臉頰，也含着一絲嘉許之意。

「前輩，請恕晚輩眼拙……」

「老夫姓陶，單名一個鋒字。」

「啊，魔刀陶鋒是前輩？聽說……」

「老夫知道你要說什麼，好在來日方長，以後咱再慢慢的聊吧，掌燈。」

在掌燈二字之後，只見火光連閃，這幢巨宅之內，立即燈火通明。

藍也白這時才瞧看明白，他的四週，最少圍繞着三十餘名高手，人家只是悶聲不响，讓他自投羅網罷了。

魔刀陶鋒微微一笑，說道：「藍少俠請。」

別人擧手肅客是客氣，實際上他巳是階下之囚。

如若他想反抗，不要說魔刀陶鋒這位前輩高人了，單憑那三十餘名高手，他就很難討好去。

只不過他這麼不聲不响的栽在這裏，潛身對面民房上的蕭紅姑等必會望眼欲穿，如果她們耐不住而前來探視，豈不又是飛蛾投火。

他在遲疑之際，魔刀陶鋒又微微一笑道：「令師妹正在大廳相候，少俠請。」

藍也白聞言一呆，敢情他的兩位妻子早巳進了人家的掌握，到了這般田地他還能再說什麼？

經過幾重屋宇，他果然在一間大廳之上見到蕭紅姑她們，此時六目相對，三個人都有一股啼笑皆非的感覺。

魔刀陶鋒向他們三人掃了一眼道：「咱們並無惡意，三位儘可安心住在此地，現在時間巳晚，老夫不打擾了。」

不待藍也白作任何表示，魔刀陶鋒巳轉身自去，他當眞像招待客人似的，好像沒有絲毫防範的意思。

諸葛婷第一個忍不住叫了起來，「師哥，咱們走！」

走，也許可能，因爲只有兩名丫環在廳上侍候他們。

諸葛婷喊着要走，那兩名丫環竟然神色不動，好像事不關已，不必她們過問。

蕭紅姑也贊同走的辦法，只是她却瞧着藍也白道：「師哥！咱們到底走是不走呀？」

藍也白道：「咱們如果能走，就不會被人帶來此地了，妳說是麼，姑娘。」

他最後的語氣是在詢問一名青衣丫環，這是突發的試探，他希望能探出一點端倪。

青衣姑娘並不隱諱，果然給予他幾句滿意的答復。

「公子的確不能走，因爲沒有人能闖過外面無數的機關伏弩，陶大人對三位既無惡意，三位何必去冒生命的危險。」

蕭紅姑道：「妳說適才走的白髮老者是一位大人？」

青衣姑娘道：「不錯，他是大檔頭，王公公的得力心腹。」

蕭紅姑道：「那一個王公公？」

青衣姑娘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三位是不是需要吃點什麼？」

蕭紅姑道：「不必，咱們不餓。」

藍也白道：「姑娘，這裏不是保皇帮的總壇麼？」

青衣姑娘道：「不敢當，小婢名叫玉屛，公子以後就叫小婢的名字吧。」

一頓接道：「此地的確是保皇帮，但保皇帮却要聽從王公公的命令。」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勿怪保皇帮敢於網羅黑白兩道的高手，橫行長江大河之間，敢情它有如此一個强硬的後台。」

玉屛似乎不願多說，指着廳內三個房間道：「這裏有三間客房，小婢告退。」

語音一落，逕與另外一名丫環退了出來。

諸葛婷櫻唇一噘道：「師哥，咱們當眞要聽他們的擺佈？」

藍也白說道：「人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咱們只好暫住此地，待明日相機而作。」

諸葛婷道：「那什麼機關伏弩要是嚇唬咱們的呢？」

藍也白道：「不，我相信他們說的是實話，咱們不必去冒這種危險。」

諸葛婷道：「師哥，難道咱們就甘心被他們圈在這裏？不管怎樣，咱們總得闖出去試試。」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好吧，不過咱們要小心一點，千萬不能逞强。」

諸葛婷說道：「你放心，咱們會小心的。」

於是他們聯袂而出，逕向廳外的一條走廊奔去。

這條走廊是他們的來路，經過三重屋宇就可到達大門。

不過，他們沒有直闖大門的打算，因爲在這重房屋之前有一個五丈見方的天井，只要由天井躍登屋面，他們就可以自由了。

只是他們前進不足三丈，巳然此路不通。

就藍也白的記憶，這條走廊原是通行無阻的，此時却堵上了一道牆壁。

而且那道牆壁之上還掛着一塊警告的牌示，上面是這樣寫着的。

「此處有伏弩及毒烟，近壁五步就有危險。」

藍也白在一丈之外停下脚步，回顧身旁的蕭紅姑諸葛婷道：「我想向那道牆壁擊一掌試試，如果當眞有伏弩及毒烟射出

，咱們就伏地倒退。」

他交待之後，立即暗凝功力，向牆壁出擊一掌。

嗆的一聲巨响，那牆壁忽然向兩旁一分，同時弦聲震耳，無數强弩向他們激射而來。

强弩之後果然還有毒烟，滾滾烟雲，沿走廊急捲而至。

這兩項埋伏厲害無比，只要中到一項，縱然不死也會受到重傷。

所幸他們早有準備，在弦聲入耳之際，巳經貼着地面倒竄而回。

待遠離弩箭毒烟之後，他們才立定身形，藍也白搖搖頭道：「看來咱們很難找到逃生之路了，不過我却猜不透他們爲了什麼。」

蕭紅姑道：「你猜不透什麼？」

藍也白道：「咱們巳經落到這般人的手中，無論明裏暗裏，咱們都很難應付，但——」

諸葛婷說道：「咱們巳是階下之囚了，誰知道他們會不會變着法子來消遣咱們呢！」

蕭紅姑道：「如果當眞那樣，咱們只好放手一拚了，不過咱們還有兩處沒有試過，逃走並未完全絕望。」

藍也白道：「還有那兩處？」

蕭紅姑道：「走廊的另一頭，還有屋頂。」

藍也白微微笑道：「我看不必浪費精力了，適才弩箭四飛，鬧得天翻地覆，除了咱們三人，再也沒有一個人出現，他們如非具有絕對的把握，必然不會這樣。」

諸葛婷道：「照你這麼一說，咱們只有聽憑別人的宰割了！」

藍也白道：「別担心，我想咱們還有利用價値，走吧，忙了一陣該歇息了。」

翌晨天剛破曉，玉屛玉書兩名丫頭就過來侍候，對昨晚之事，她們好像知道，但却絕口不提。

早餐之後，一名形貌威武，年約四旬的錦衣大漢走了進來，雙拳一抱，向藍也白打了一個哈哈道：「昨晚睡得還好麼？藍少俠。」

藍也白道：「不勞關心，在下睡得很好，請恕藍某眼拙，閣下是……」

錦衣大漢道：「在下賈仁，是本府的總管。」

藍衣大漢說道：「原來是賈總管，失敬。」

賈仁一笑道：「賈仁名不見經傳，少俠勿須客套。」

蕭紅姑撇撇嘴道：「保皇帮橫行江湖，予取予求，閣下能够當上保皇帮的總管，豈會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賈仁道：「這是姑娘抬高在下，其實所謂總管不過是一個僕人的頭兒罷了。」

諸葛婷道：「這些都是廢話，賈總管何不說說你的主人爲什麼要關住咱們？」

賈仁面色一整道：「諸葛姑娘言重了，咱們請來各位，只是想借重藍少俠，勸藍天大俠罷了。」

藍也白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說什麼，我爹在那裏？」

賈仁淡淡道：「別急，藍少俠，咱們既巳請來你的俠駕，一定會讓你們父子見面的，不過……」

藍也白道：「不過怎樣，你快說。」

賈仁道：「藍少俠如果想見到令尊令堂，必須遵守咱們兩個條件。」

藍也白道：「什麼條件？」

賈仁道：「咱們公公醉心武學，對道上的朋友也極爲喜愛，尊父母是當代武林長城，更使咱們公公衷心傾慕，因此，咱們公公想跟令尊交個朋友。」

藍也白道：「公公必然是太監了，他是誰？」

賈仁道：「不錯，是太監，但咱們公公可與一般太監不同，他老人家主持東廠，榮任欽差總督司禮秉筆太監，他名王振，是當今皇上的心腹。」

藍也白暗忖：「好像伙，原來是這個欺君罔上，誤國殃民的權奸，想不到他的勢力竟伸張到武林中來了！」

他心中暗罵，口裏可不敢說一句不好聽的，因爲據他的判斷，他爹娘必然巳經落入他們手裏。

於是他淡淡道：「原來是王公公，久仰。」

賈仁道：「王公公權傾朝野，連皇上都要聽他的，如果有人想違背他的意旨，那就是不知死活，識時務者爲俊傑，藍少俠以爲然否？」

藍也白道：「總管說的是。」

賈仁道：「藍天白雲，武林長城，咱們公公因爲傾慕尊父母的蓋世英名，不惜折節下交，想跟他們交個朋友，可惜尊父母竟然不識好歹，枉費了公公的一番好意，所以……」

藍也白道：「所以你們就暗下毒手，將家父母刦去關了起來。」

賈仁乾咳了一聲道：「賈某沒有這種能耐，不敢往臉上貼金，其實，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尊父母開罪了公公，能够留得命在，巳經是天大的幸運了，所以在下的第一個條件，是要藍少俠勸勸尊父母。」

藍也白道：「這個麼，在下只能盡力，因爲家父母的性格一向是擇善固執，在下縱然分析利害，動以親情，一時之間只怕很難使兩位老人家心回意轉。」

賈仁道：「咱們可以給少俠多一點時間，但你總得給咱們一個期限。」

藍也白道：「這一點在下不敢承諾，必須見到家父母之後，才能斟酌情況，給總管一個肯定的答覆。」

賈仁畧作沉吟道：「好吧，這個請少俠吃下去，」

他手中拿着一顆黑色丸藥，要藍也白將它吞服下去，藍也白一怔道：「這是什麼？」

賈仁道：「慢性毒藥。」

藍也白愕然道：「爲什麼要我服食毒藥。」

賈仁道：「這是讓少俠與尊父母相見的條件之二，少俠如是不願，咱們也不勉强，不過今生今世，少俠與尊父母相見的機會就十分渺茫了。」

諸葛婷怒吼道：「無恥，師哥，咱們不能聽他的。」

蕭紅姑道：「師哥，咱們現在還可以拚命一搏，你如果服下毒藥，咱們就只有

讓他們牽着鼻子走了。」

賈仁微微一笑道：「昨晚三位試驗過了，你們眞的還有一搏之能？」

蕭紅姑道：「至少咱們還能够抓墊背的，你說是麼，總管。」

賈仁道：「姑娘錯了，賈某只是一個小人物，三位如是要賈某死，你們動手就是。」

蕭紅姑神色一呆，她眞不知道如何才能處理這窘迫的局面。

藍也白嘆息一聲道：「別人掘好了陷阱，讓咱們去跳，現在……唉，就只能聽從別人的擺佈了。」

他由賈仁的手中取過那粒毒藥，毫不猶疑的向口中投去。

「啊，師哥，你……」

蕭紅姑諸葛婷未能體會藍也白的心情，自然想不到他會毫不反抗就吞下這顆毒藥，待要出手阻止，爲時已然嫌遲。

藍也白神色平靜的道：「對不起，師妹，我要見到家父母，別無選擇。」

他向兩位神色沮喪的妻子瞥了一眼，再回顧賈仁道：「總管，在下何時能够見到家父母？」

賈仁道：「現在就可以，在下爲少俠帶路。」

藍也白道：「我這兩位師妹呢？」

賈仁道：「兩位姑娘仍住此處，咱們將待以上賓之禮，少俠不必担心。」

諸葛婷道：「不，咱們要跟師哥一起去。」

賈仁道：「不行，在下只是奉命帶領藍少俠與他的父母團聚，姑娘如要前去，在下就無權承担了，再說，他們父子分離多年，必然有些不足爲外人道的體己話兒，姑娘跟他一起，可能有些不便。」

藍也白道：「妹子，妳們就在此處等我吧，我會很快回來的。」

諸葛婷蕭紅姑雖是十分不願，却也無何奈何，只能眼巴巴的瞧着藍也白逐漸遠去。

× × ×

東院地面以上，是武士的宿舍，地面以下，却是一座警衛森嚴的地牢。

藍也白終於見到他的父母了，在一聲悲呼之後，他沉痛的跪了下去。

「爹，娘，孩兒不孝……」

藍也白忽然出現，使藍天夫婦大吃一驚，白雲姑一把抱着她的愛子，淚水像奔泉似的湧了出來。

「孩子，這些年你還好麼？娘日日夜夜都想你，可是你怎麼被他們抓來的？」

「娘，孩兒走遍三山五嶽，一直在找尋爹娘，總算上蒼垂憐，讓孩兒見到兩位老人家了。」

藍天長長一嘆道：「孩子，你不該來的，我跟你娘担心你會被他們所害，結果你終於被他們抓來了！」

白雲姑道：「不要怪孩子，老爺，你不是也想孩子在你的身邊麼？」

藍天道：「說的也是，孩子，說說你的往事吧，我跟你娘雖難見天日，但也希望知道一點江湖形勢。」

藍也白應了一聲，就由他辭師下山，回家不見爹娘講起，直到進入地牢爲止，除了不便宣之於口的兒女私情，一字不遺的說了出來。

白雲姑道：「孩子，你被迫服下慢性毒藥了？快坐下讓娘瞧瞧。」

帶領藍也白來地牢的賈仁，原是遠遠的立着一言不發的，此時却接口道：「不要浪費精力了，藍夫人，妳應該知道此種毒藥不是憑內力就可排除的。」

藍也白道：「賈總管，你是在這兒監視咱們麼？」

賈仁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想早點得到少俠的答覆而已。」

藍也白道：「這不是一件小事，你總得讓咱們研究研究。」

賈仁道：「好吧，在下不打擾了，少俠如是有了結論，只要告訴此地的負責人倪午一聲，告辭。」

賈仁走開了，這父子三人才能暢所欲言。

藍也白道：「爹，你跟娘是怎樣遭到他們的毒手的？」

藍天一嘆道：「咱們一門中毒，你四位師兄及十二劍士都毒發身死，我跟你娘雖然留得命在，却被他們弄來此地。」

藍也白道：「爹跟娘的功力莫非也已失去了？」

藍天微微一笑道：「原先是的，現在咱們已經恢復九成，我想再有三五天就可功德圓滿了。」

藍也白歡呼一聲，說道：「當眞麼？爹。」

白雲姑道：「這得感謝這般惡人了，他們關住咱們，使你爹心無旁騖，悟出了咱們祖傳的一燈心法，只要再過三五天，娘跟你爹的功力，將增加不只一倍，這個破牢就關不住咱們了。」

藍也白大喜道：「如此說來，咱們倒是因禍得福了。」

白雲姑道：「是的，不過這般人用毒十分高明，你既然服過慢性毒藥，就得立即將它排出體外，咱們不能再受他們的控制。」

藍也白道：「孩兒已將毒力拘束在左臂之上，排除當不會有太多的困難。」

白雲姑道：「好，娘現在就傳你一燈心法，你按心法運功，娘再助你一臂之力，必然可以將毒力排出。」

藍也白道：「謝謝娘。」

一燈心法是一種絕傳已達數百年的神功，藍家祖傳下來，只有幾句不太完整的歌訣，藍天以超人的智慧經年苦思，終於貫通其中的道理，悟出心法的要訣。

藍也白經白雲姑耳提面命，詳爲簡述，經過一天一夜，他才能够澈底領悟。

他身上那點慢性之毒，自然像沃湯潑雪一般，消失得點滴不存，他的功力也於一夕之間，增加了不只十年。

不過一燈心法是武林絕响，要將它練得爐火純青自非一蹴可就。

三天以後，藍天夫婦已然大功告成，此時他們如是破牢而出，縱有千軍萬馬也擋他們不住。

但藍也白却提出他的看法，認爲必須與外界配合才是萬全之策。

「爹，你老人家可知道挑起這次武林動亂是誰？」

「我知道，是奸閹王振。」

「此人欺君罔上，權傾朝野，居然又網羅黑白兩道的武林高人，爹認爲他想做什麼？」

「這個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藉武林豪俠之助，來鞏固他的權位，如果說他心存大慾也未嘗不可！」

「爹說的是，孩兒在想，不管他是那一點存心，都不會被朝廷惡硬之士所接納的。」

「你是想與官方取得連繫？」

「不，孩兒只想跟他們取得默契，只要官兵不插手，然後與江湖仇殺結案，咱們事後就不會担什麼干係了。」

「辦法可行，但這個默契如何才能取得？」

「孩兒有一個計劃……」

藍也白的計劃獲得藍天夫婦的贊同，於是當牢頭倪午前來探詢之時，他就提出跟賈仁當面談談的要求。

這正是賈仁所希望的，他立即被請出地牢，在一個客廳之中相見。

「少俠請坐。」

「謝謝。」

「令尊同意了？」

「同意了，不過我爹也提出了兩點要求。」

「好，少俠請說。」

「第一，我爹不願不明不白的替別人作事，王公如是當眞看重我爹，必須給他一紙聘書。」

「這個在下無權答允，但可以轉報公公裁決。」

「還有一點我想必然在你大總管職權之內吧，我爹既已答允投効公公，難道你們還要將他關在地牢裏？」

「少俠說的是，咱們的確應該將令尊令堂恭迎上來，這樣吧，少俠先去與令姊妹聊聊，在下辦妥之後再來通知少俠。」

「好吧。」

藍也白知道這一點他還是作不了主，必然要去請示保皇帮主或那位大檔頭。

在這般人心目中，藍氏一門全身中奇毒，就算放他們出來，也不會出什麼差錯，遷出地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於是藍也白跟着一名武士，來到另一個小小的院落。

此地花木扶蘇，圍繞着幾間精舍，地方雖是不大，佈局倒是不俗。

那武士及門而止，同時向裏面呼叫道：「小蕊……快來迎接客人……」

小蕊是一名芳齡二八的丫頭，她身後還跟着一個與她年歲相若，名叫小鈴兒的婢女。

那武士指着藍也白道：「這位藍公子是奉總管之命來見見他兩位姊妹的，妳們要好好侍候。」

武士交代之後自去，小蕊及小鈴襝衽一禮道：「公子請進。」

在一個起居室裏，蕭紅姑與諸葛婷一面愁顏相對，及瞧藍也白突然來到，她倆竟然爲之一呆，然後一聲歡呼，像旋風一般的捲了上來。

他們是年青人，年青人的情感是粗獷的，不管有沒有外人瞧到，他們已經緊緊的摟在一起了。

良久，藍也白才鬆開雙臂，一手牽着一個，坐到一條長櫈之上。

「師妹，這些天妳們還好吧？」

「咱們很好，只是替你担心，你中的毒……」

「不要緊，這點毒算不了什麼，啊，冰冰呢？」

「我叫她上街買點東西，八成就要回來了，哦，小蕊，妳們出去，不呼妳們不要進來。」

「是，小姐。」

蕭紅姑將兩名婢女趕了出去，然後羞澀的一笑道：「你的手老實點，叫她們瞧到多麼不好意思。」

藍也白道：「現在沒有人瞧到，咱們該親熱一下了。」

蕭紅姑捉住他的手道：「別這樣，大白天裏……，師哥，咱們說點正經的，瞧你神色如此之好，莫非已將毒力排除？」

藍也白道：「不錯。」

接着他將爹娘因禍得福，參透一燈心法之事的經過詳細說出，然後面色一整道：「咱們要王閹給我爹娘一紙聘書，是想騙來他勾結江湖，圖謀不軌的證據，聽說本地知府吳大人是一個不畏權勢的好官，我想去探一次府衙，面見吳大人說明原委，如果他當眞是一個好官，他會答應咱們的要求的。」

諸葛婷道：「好得很，這件事只要告訴吳叔叔一聲就行了。」

藍也白道：「吳叔叔？妳是說假道學吳庸？」

諸葛婷道：「不錯，吳叔叔已經來到保定，並且跟咱們的紅巾殺手取得連絡，他說我爹正在召集丐帮弟子趕來此地，要助咱們一臂之力。」

藍也白道：「丐帮能够重振雄風，倒是一件很好的消息，不過只要官府按兵不動，憑咱們父子夫妻再加上紅巾殺手，尉可以解決這帮賊人了。」

蕭紅姑說道：「不要大意，師哥，賊人的實力十分雄厚，咱們還是謹愼一點的好。」

藍也白道：「好吧，咱們就等丐帮來了再動手，可惜不知道師傅到了那裏去，如果有她老人家在，困難就少得多了。」

蕭紅姑道：「娘不知道在忙些什麼，一下山就不管咱們了。」

諸葛婷道：「老父必然有要緊的事，否則不會不管咱們的。」

他們說話之間，冰冰已經由街上回來，見到藍也白無恙，小姑娘也有點喜上眉梢。

「公子，你可回來了，要不然咱們小姐……」

「冰冰妳胡說些什麼？想討打？」

蕭紅姑這一喝罵，冰冰不敢說下去了，伸了一下舌頭道：「小姐別生氣，小婢不說就是。」

諸葛婷道：「妳見到吳長老沒有？」

冰冰道：「沒有，不過咱們約好了，明天西初在萬壽宮相見。」

諸葛婷道：「妳是請荒泉道長轉告吳長老的？」

冰冰道：「正是。」

諸葛婷道：「師哥，本府的知府大人是吳叔叔的堂弟，他雖是身居要津，却是

對那位要飯的兄長十分仰慕，你有什麼要求可以寫在信上，請吳叔叔去見知府大人，必然會萬無一失。」

藍也白道：「好吧。」

於是他將權奸王振勾結江湖，網羅亡命的事實，作了一番眞實的報導，並分析利害，判斷王振可能會有密謀不軌的野心，最後直言江湖同道將爲千萬生靈而除此害羣之馬，請官府按兵不動，並以江湖仇殺了結本案。

他寫好了這封文情並茂的書信，由他們夫婦三人簽名，然後交給冰冰，要她明日酉初再往萬壽宮一行。

冰冰藏好書信，收拾好文房四寶之後，諸葛婷忽然啊了一聲道：「師哥，你那一燈心法可以傳給咱們姊妹？」

藍也白道：「藍家獨門心法不傳外姓，我要好好想一想應不應該傳給妳們。」

蕭紅姑哼了一聲道：「想你個頭，如果妻子也算外姓，咱們將來生下孩子就不准姓藍。」

諸葛婷微微一笑道：「別使刁，師哥，惹翻了咱們姊妹，對你必然不會有什麼好處！」

藍也白連忙打躬作揖道：「傳，傳，我適才只是逗着妳們玩的。」

蕭紅姑撇撇嘴道：「不希罕，你還是留着傳給別人去吧，婷妹子，咱們走。」

藍也白由於與父母團聚，心情顯得十分開朗，小夫妻之間也一掃往日的愁緒，沉醉於幸福歡樂之中了。

此時冰冰在外面呼叫道：「公子小姐快出來，老爺老夫人來了。」

藍也白夫婦三人心頭一喜，急忙奔出門外一瞧，果然見到賈仁陪着藍天夫婦前來。

賈仁衝着藍也白雙拳一抱道：「少俠，此地環境清幽，所以請尊大人也住在這兒，少俠認爲可好？」

藍也白道：「多謝總管，這樣再好不過。」

待賈仁辭去之後，藍也白給父母介紹道：「爹，娘，這兩位是兒媳蕭紅姑諸葛婷，由於環境所迫，請爹娘饒恕孩兒不告而娶之罪。」

藍天微微一笑道：「江湖兒女這是難免的，爹不怪你。」

蕭紅姑諸葛婷立即參見公婆，白雲姑對這一對嬌豔如花的媳兒十分喜愛，當她知道這一對如花美眷都懷有藍家的骨肉之後，更欣喜得連心眼裏幾乎都要笑出聲來了。

趁着父母高興之際，藍也白提出了傳給她們一燈心法的要求，兒媳不是外人，自然獲得兩位老人家的同意。

當天他就傳給她們一燈心法，並不厭其詳的爲她們詳加解說，這樣，她們學習起來自然要事半功倍了。

三天之後，假道學吳庸的回信來了，他說吳知府已完全答允，叫他們放手殺賊，另外還告訴他們一個好消息，佛門三魔，及丐帮三老之一的獨脚神判都已來到保定，如果要動手，只要一紙通知，他們五個老的必會風雨無阻的準時到達。

藍也白將來函交給藍天瞧過，然後詢問道：「爹：孩兒認爲咱們已經有足够的力量了，似乎不必等丐帮。」

藍天道：「大同距離此地不遠，我想近日內丐帮必會到達，咱們如果搶先動手，諸葛帮主會生氣的，再說王振的聘書還未送來，咱們也不必急於一時。」

藍也白道：「是，爹。」

白雲姑道：「孩子，你說保皇帮主經常以三種不同的形象出現，其中一個與你爹的形貌相同？」

藍也白道：「是華山弟子徐小樹告訴孩兒的，她師父是帮主夫人，她的話應該相信得過。」

白雲姑一嘆道：「公孫婉玉是一派掌門，平日自視極高，估不到會落得這般田地。」

藍也白說道：「人各有志嘛，也許在她認爲能够當上保皇帮主夫人是一種榮耀呢。」

白雲姑搖搖頭道：「公孫婉玉與娘雖然算不上閨中密友，倒也有點交情，娘知道她決不是一個爲了虛榮而不顧名節之人，其中可能別有蹊蹺。」

藍天道：「公孫婉玉也許另有隱情，咱們却愛莫能助。」

白雲姑道：「不，老爺，如果可能，我倒想跟她聊聊。」

藍天道：「那會有什麼作用？」

白雲姑道：「也許沒有用，不過，如果能够知道保皇帮是誰也是好的。」

藍天道：「夫人，妳別忘了咱們的兒媳殺了她的女兒，咱們跟她已是仇家了，她還肯見妳麼？」

白雲姑道：「這就難說了，好在咱們閒着也是閒着，試試並無不可。」

藍天道：「可是夫人，咱們人單勢孤，一旦……」

白雲姑微微一笑道：「你是怎麼啦？老爺，難道咱們的一燈心法白練了？」

藍天哈哈一笑道：「說的也是，也白，你去找賈總管跟他商量商量，否則你娘連睡覺都不會安心的。」

藍也白道：「是，爹。」

他去找賈總管，提出他娘想見見公孫婉玉的要求，這只是一項嚐試，如願的希望並不很高。

出人意外的公孫婉玉竟然答允了，片刻之後賈總管即帶來這項消息。

「藍夫人，帮主夫人有請。」

「啊，謝謝你，賈總管。」

「藍夫人不必客氣，請隨在下來。」

「好，請帶路。」

「慢點，娘，讓孩兒跟妳去。」

藍也白不放心，認爲身在虎狼之窟，他娘一個人去太過冒險，但白雲姑却搖搖頭道：「別跟你老子一樣的毛病，再說既有賈總管帶着，還怕娘迷了路不成！」

她不再理會藍也白，逕自隨着賈總管向內院奔去。

在一幢富麗堂皇的廳堂之內，白雲姑終於見到了保皇帮的帮主夫人。

她的確是華山掌門公孫婉玉，只是白雲姑一眼瞧出，神色不由爲之一呆。

她是公孫婉玉沒有錯，但神情及裝扮却已不同於往日。

華山弟子的修持是嚴謹的，此時的公孫婉玉却滿頭珠翠，一身華服。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孔大眼

混沌書生

光緒中葉，浙西有孔某者，幼失恃怙，家貧無立錐地，兩眼大如銅鈴，故人皆以孔大眼呼之，生性豪俠，喜弄刀棒，凡遇有不平事，輒挺身解紛，至己之利害不顧也，少隨俠僧習武，僧精劍術能於百步之外，取人首級，大眼學技三年，劍亦精進，藝成，寄食於胞叔處，一夕，時當秋夜，月如如晝，忽聞有一女子，嚶嚶哭泣聲，隨風送耳，迹之在東隣王嫗家，大眼伏身門隙窺視，見嫗與一女郎，作楚囚對泣，疑甚，叩門詢之，知女郎爲嫗之女，因邑有劣董魏某者，其子魏虎，倚乃父勢，魚肉鄉民，性好漁色，一日，虎道經嫗門，女適閒立門首，爲虎所見，翌日，即命某姓婦爲媒，爲之說項，婦本淫蕩，歟其親夫懦弱乃與無賴某甲私焉，甲嘗周隨虎側，因虎垂涎女美，自誇勝任撮合之能，虎亦許甲事成後，酬以金，不料婦至嫗家數次，均遭拒絕，後虎乃老羞成怒强欲納作小星，然女已字人，以是悲泣，大眼聞之，目睜眦裂，曰，有是哉，如此淫徒，不誅何待，連夜踰垣入魏宅，時銀漏三滴，秋露侵凉，宅中人均鼻聲如雷，夢遊黑甜矣，大眼尋覓虎房，得之於西樓，殲焉，准往某婦家，時甲亦在焉，大眼厲聲問曰，王嫗家事，汝知罪否，甲言係虎所屬，非關主謀，與婦同跪，哀求饒命，大眼曰，留此孽障，必爲後患，因並殺之，自後大眼即遊行燕趙間，不知所終。

★ ★ ★

些妄圖攀龍附鳳的武林高人。

這般人是當代黑白兩道的精英，每一個都是名震江湖的人物。

在庭院另一端挺立的是佛門三魔，丐帮帮主及該帮三大長老，還有房京娘帶着左右雙婢，以及七名紅巾殺手而已。

敵衆我寡，在人數上實在不成比例，白雲姑瞧到此等形勢，怎能不對未來担上一份心事？

令人不解的是院中人數雖多，都靜寂得落針可聞，雙方雖是劍拔弩張，却沒有人喘出一口大氣！

莫非他們還在等待什麼？

他們是正邪雙方的首腦，首腦還未登場，他們自然要等待了！

只不過這片庭院之中，却瀰漫着一股扣人心弦的壓力，雖是沒有人吭出一聲，但氣氛之沉重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來。

白雲姑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她只是脚下微窒，仍從容舉步的向着丐帮帮主走去。

强敵當前，她不便跟這般道義之交的老朋友寒暄，只是抱拳打了一個招呼，便在房京娘的的身側悄悄一站。

藍也白，蕭紅姑，諸葛婷，這三名少年也只是向他們的父母師父悄悄的行了一禮！

一盞熱茶之後，一行萬衆矚目的人物由廳門走了出來，領頭的是一名身着紅袍，面蒙黑紗之人，不用說，他必然就是保皇帮主了。

在保皇帮主的身後，是藍家堡主藍天，大檔頭魔刀陶鋒，以及四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

此時人羣之中起了騷動，只有房京娘蕭紅姑母女是一片駭異之色。

蕭紅姑的目光緊緊盯着保皇帮主，却以十分驚訝的口吻詢問道：「娘，此人像爹，他該不會是爹吧？」

房京娘冷冷道：「不幸得很，他正是妳爹！」

蕭紅姑道：「不，娘，爹已經去世了，他不是。」

房京娘道：「但願他不是，不過只怕會讓妳失望。」

蕭紅姑道：「人死不能復生，這怎麼可能呢？」

房京娘道：「如果妳爹沒有死呢？想想看，他功力之深，在當時不作第二人想，豈是洪淑洵一把飛刀所能暗算的！」

蕭紅姑問道：「娘，爹爲什麼要這樣呢？」

房京娘道：「貪圖名利，戀奸情熱，有了這兩項原因，他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蕭紅姑道：「不，娘，爹不是那種人，女兒不信。」

房京娘道：「娘也不想相信，只怕咱們無法推翻這殘酷的事實。」

蕭紅姑激動道：「娘，我去找他。」

房京娘道：「今天他的狐狸尾巴會露出來的，妳又何必急在一時？」

蕭紅姑道：「娘，待會咱們帮誰？」

房京娘道：「帮正義，他違反正義荼毒生靈，縱然是妳爹咱們也饒他不得。」

蕭紅姑道：「可是——可是——」

她是一位享用豪華的貴夫人了，但這位貴夫人的眉目之間，却籠着一股淡淡的哀愁。

這是為了什麼？

莫非為了喪女之痛？

看情形似乎不錯，因為公孫婉玉身旁的兩名弟子，都對白雲姑現出了強烈的敵意。

似乎藍天父女不幸猜中了，殺女之仇，公孫婉玉豈肯干休！

雖是如此，白雲姑依然神色不變，雙拳一抱滿面笑容的道：「久違了，公孫妹子，咱們多年不見，妳似乎猶勝當年。」

公孫婉玉擠出一絲笑容道：「小妹只不過一具行屍走肉罷了，雲姊休要見笑，彩雲，快奉茶。」

席彩雲是公孫婉玉的大弟子，這位華山首徒此時却有點不聽師命。

「師父，妳忘了師妹之仇，她……」

「住口！給我滾出去，統統滾。」

華山門下，以及侍候的丫頭，在公孫婉玉的怒吼之下，不得不退了出去。

白雲姑帶着幾分歉意的道：「對不起，妹子，弱媳諸葛婷……」

不待白雲姑再說下去，公孫婉玉急忙搖手阻止道：「別說了，雲姊，她是咎由自取，怎能抱怨別人，快請坐，咱們姊妹多年不見，應該好好的聊聊。」

白雲姑長長一吁道：「總算我沒有看錯，妹子果然不是常人。」

公孫婉玉忽然面色一黯道：「姊姊還是瞧錯了，小妹那裏及得上一個常人！」

白雲姑嘆息一聲道：「妹子，這究竟為了什麼？妳是一派掌門之尊啊！」

「唉……」

在一聲低沉的嘆息之後，兩滴晶瑩的淚水，在公孫婉玉的眼角洒了出來。

「姊姊，一失足成千古恨，小妹真該死——」

「別難過，妹子，把妳的困難說出來，愚姊借箸代籌，也許可以替妳想出一個解決的法子。」

「謝謝妳，姊姊，這是不可能的。」

「不，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妳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唉，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姊姊的好意小妹只能心領了。」

「妹子，妳這是瞧不起愚姊了，咱們是道義之交，妳可不能將我當做外人。」

「這個……」

「說吧，妹子，愚姊是誠心的。」

在一陣沉悶的靜寂之後，公孫婉玉終於說出了一段傷心的往事……

二十多年了，那時公孫婉玉還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少女總有幾分任性的，何況她還接任了華山派的掌門。

任性難免會開罪別人，雖是無心之失，却惹來一次嚴厲的報復。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一名紅袍殺手闖進了她的閨房，那名紅袍殺手自然是來取她的生命的，但出人意外的却取去了她的貞操。

此後他們夜夜春宵。

此後他們兩情相悅。

她為他生了一個孩子，就是被諸葛婷所殺的公孫琪兒。

這些都是有損名節，違犯門規的，但她泥潭深陷，牢不可拔，終於又當上了帮主夫人。

公孫婉玉心地良善，她時常為此而引咎自責。

只不過她秉性懦弱，而又深深的愛着對方，雖是不滿意保皇帮主的行為，也不原諒她自己的愚蠢，却又無力自拔。

這是公孫婉玉所敍述她經歷的故事，這個故事當然不够完整，因為她還深愛着對方，所以才有太多的保留。

她不願說白雲姑自然不便勉強，又是問道：「妹子，他到底是誰？」

公孫婉玉道：「請原諒，姊姊，他交待過，小妹不敢說。」

白雲姑道：「這不要緊，不過我有點奇怪，他為什麼不以真面目見人？為什麼有時要以拙夫的面目出現？」

公孫婉玉道：「這個……唉，他傲慢，而又有點自卑，在性格上，他自己有時也會引起嚴重的分裂，所以他想怎樣便怎樣，小妹根本不敢過問。」

這仍是一個不够明快的答覆，但白雲姑只能輕輕的一嘆道：「妹子，這樣豈不是太苦了你了！」

公孫婉玉幽幽嘆了一口氣，似乎不想再說什麼，一片喧嚷之聲恰於此時響了起來。

「娘——娘——」

是藍也白的呼聲，他似乎已經跟護院的武士交上了手。

白雲姑道：「是也白那孩子，我要走了，妹子，希望妳多多保重。」

公孫婉玉道：「姊姊好走，小妹不送了……」

她似乎還想說什麼，但口齒微張，欲言又止，最後竟然轉過身去。

白雲姑嘆息一聲，她知道不可能再由公孫婉玉的口中獲得什麼，只得轉身一躍，向廳外奔了出去。

在院中跟人惡鬥的果然是藍也白，還有蕭紅姑，諸葛婷，以及俏丫頭冰冰等。

他們像出柙猛虎，打得兇悍已極，院中屍體橫陳，已被他們擺平了十多口子。

白雲姑叱喝一聲道：「住手。」

她這聲貫注內力的叱喝，如同焦雷轟頂，敵我雙方全都應聲停了下來。

藍也白奔了過來，道：「娘，丐帮跟白眉大師他們及紅巾殺手也攻了進來，現在前院搏殺，咱們快去。」

白雲姑一怔，說道：「為什麼不事先跟咱們連絡一下？你爹要的聘書還沒有拿到吧！」

蕭紅姑道：「娘，聘書拿到了，適才娘剛剛離開，大檔頭魔刀陶鋒就親自送來了。」

白雲姑道：「好，咱們帮妳爹去。」

他們奔向前院，沿途沒有遇到一個攔截之人，似乎保皇帮空羣而出，都已向前院集中。

及到達前院，領頭奔走的白雲姑竟然腳下一窒。

前院黑壓壓一片人潮，保皇帮的全部人力的確已經集中在這裏。

他們包括殺手世家，青城，五台，黑帶帮，洗劍莊等五大門派的高手，以及一

她生性豪邁，不讓鬚眉，此時却吶吶的說不出來。

這也難怪，父親是她崇拜的偶像，蕭百練雖說遇刺去世，但崇敬的心情並無絲毫變更。

現在偶像破滅了，叫她如何來承受此一突變？

因此，她仍不信的道：「娘，天下相似的人很多——」

房京娘一嘆道：「妳以為娘會張冠李戴，甚至指鹿為馬，來侮蔑妳爹的一世英名？實在告訴妳吧，他私戀公孫婉玉，娘早已有所聞，雖然如此，如非公孫婉玉做了帮主夫人，還不會引起娘暗中調查的興趣——」

敢情房京娘這一向是在暗中調查，勿怪她直到此時才現身出來。

她們母女說話之間，院中的搏殺已經開始，首先出場挑戰的是佛門三魔中的白眉大師。

這位亦正亦邪的佛門弟子，蹩了一肚皮的怨氣，因而第一個出場挑戰，要洗雪被擄之辱。

應戰的是黑帶帮北壇壇主申七，此人名滿黑道，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物。

他們交戰未滿十招，白眉大師就一把扣着申七的腕脈，右手向懷中一帶，左臂以奔雷逐電之勢一拳搗出，噗的一聲，申七飛了起來，這位名滿黑道的高人，竟被白眉大師送往鬼門關去了。

一拳斃敵，白眉大師精神一振，他連續接戰五場，沒有讓一個敵人活着回去。

保皇帮主哼了一聲，回顧大檔頭陶鋒道：「此人留他不得，陶兄認為該派誰去出戰？」

大檔頭陶鋒道：「不必費事了，帮主，咱們一起上，用人潮淹死他們。」

保皇帮主道：「這也好，免得夜長夢多，不過房京娘母女要捉活的。」

魔劍陶鋒微微一笑道：「帮主既是不忘舊情，只好便宜她們母女了。」

語音一落，舉手一揮，一場兇悍的搏殺立即展了開來。

此時整個院落呼聲四起，兵刃撞擊之聲響成一片，惟一沒有參加搏殺的只有一個，他就是保皇帮主。

不，還有一個藍家堡主，他像一個局外之人似的，在保皇帮主身後五尺之處默默的靜立着。

「啊，藍大俠，你沒有參加？」

保皇帮主終於發覺了藍天，因而擰轉身形，出聲詢問。

藍天道：「在下是在等候帮主。」

保皇帮主道：「不必等我，令郎已經傷了不少人，你快去將他喚住。」

藍天道：「對不起，帮主，在下愛莫能助。」

保皇帮主一怔道：「怎麼，藍也白不是你的兒子？」

藍天道：「帮主說笑話了，他當然是我的孩子。」

保皇帮主道：「那你為什麼不能叫住手？」

藍天道：「問題就在這裏，因為他是我的孩子。」

保皇帮主道：「藍大俠，老夫不是跟你開玩笑！」

藍天面色一整道：「在下知道帮主不是在開玩笑，你只是沒有想到一個作父親的立場而已。兒子在為止義搏鬥，父親却要他住手，此等違反天良之事，在下怎能叫得出口！」

保皇帮主怒叱道：「藍天，別忘了你已經接受王公公的聘任，是本帮的玉杖護法了。你如敢違背公公的意旨，本座就有權治你應得之罪。」

藍天道：「你弄錯了，帮主，公公賜給在下一柄玉杖，就是要在下維護正義，懲治不法，閣下嘯聚亡命，心存叵測，要陷公公於不義，於公於私，在下都饒你不得。」

保皇帮主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藍天，你果然厲害，公公與本座都受到你的愚弄了，只是你却犯了兩項不可挽回的錯誤，本座實在替你可惜。」

藍天道：「哦……」

保皇帮主道：「你們以少擊衆，無異螳臂擋車，這是錯誤之一，再說你所中的慢性毒藥，今日便是毒發之期，你沒有先向本座要解毒之藥，這是第二項重大的錯誤！」

藍天微微一笑道：「在下如果怕你的毒藥，就不會向你公然叫陣了，至於以少擊衆麼？這簡單得很，只要在下擒着賊頭，還怕他們不俯首認罪！」

保皇帮主面色一變道：「很好，本座倒要試試你這座武林長城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仲手一翻紅袍，拔出一柄尖刀，右手一經揮動，一片烏光帶着一股扣人心弦的霸氣，猛向藍天掃來。

藍天驚呼一聲道：「玉篁竹刀？閣下原來就是殺手世家的主人。」

他的確曾經是殺手世家的主人，東方英武得來的玉篁竹刀，已經落到他的手裏去了。

他使的是飛羽七殺刀法，也不只是飛羽秘笈的築基功夫，顯然，房京娘受了騙了，如果她認為紅巾殺手可以尅制紅袍殺手，將是一項十分可怕的錯誤。

飛羽七殺刀法天下無敵，是一項驚神泣鬼的無雙絕藝，如果藍天沒有參透一點心法，今天的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飛羽七殺刀無虛發，保皇帮主這全力一刀，的確具有橫掃千軍的威勢。

只是他功力放盡，並未發生預期的效果，而且這一刀如同揮向虛無縹渺的天際，與茫茫無邊的大海，他不只是無法傷到敵人，還感到一股軟弱脫力的現象。

保皇帮主功力極高，也身經百戰，會過不少當代高人，但一招使出，就產生軟弱脫力的現象，却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他呆了，想不出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可怕的怪事，好像他的功力在剎那之間驟然消失似的。

其實他的功力並未消失，不過他却已落入藍天的手中，在他一呆之際，已有三處穴道同時被制。

藍天一舉制服保皇帮主，隨即發出一聲長嘯，他不想充滿血腥的搏殺再繼續下去，因而喝止院中的搏鬥。

只是院中的搏殺已近尾聲，俠義道上

的羣雄，已經掌握了門塲的全局。

魔刀陶鋒，黑帶帮主夫婦，青城五台掌門，東方英武父子，以及所有的紅袍殺手，全都被白雲姑母子帶頭將他們擺平了，剩下一些小嘍囉，那裏還有反抗之力？

藍天瞅着遍地遺屍嘆息一聲道：「夫人，好像太慘了一點！」

白雲姑走向藍天立身之處道：「是的，的確很慘，不過除惡務盡，爲了江湖上的千萬生靈，咱們不能留下一點後患。」

藍天道：「夫人說的是。」

房京娘越衆上前，向藍天抱拳一禮道：「房京娘見過藍大俠。」

藍天道：「不敢蕭夫人有何指教？」

房京娘長長一嘆道：「保皇帮主就是拙夫，京娘想向藍大俠討個人情。」

藍天道：「可以，不過……」

房京娘道：「藍大俠放心，京娘不會再叫他爲惡的。」

藍天道：「好，蕭夫人請。」

房京娘帶着蕭紅姑走到保皇帮主的身前，以不帶絲毫感情的口吻道：「紅姑，摘下他的面紗。」

蕭紅姑伸手摘下保皇帮主的面紗，一副朗眉星目，慈祥中帶着幾分威武的面貌現了出來。

他是當年的忠義堂主，碑口載道蕭百煉蕭大俠。

他被制住三處穴道，但面部的五官並未失去它的功能，因而他雙目一闔，以歉咎不安的口吻道：「夫人，我該死……」

房京娘冷冷道：「太晚了，你早就該死，爲什麼現在才說它出來？」

蕭百煉道：「夫人，螻蟻尚且貪生啊，這你怎能怪我？」

房京娘道：「你還想活下去了？」

蕭百煉一嘆道：「我應該能够活下去的，只要你肯原諒……」

蕭紅姑在父母對話之際，早已心如刀絞，淚滿粉頰了，此時忍不住顫聲道：「娘，你就原諒爹吧，娘……」

房京娘幽幽道：「孩子，當年你爹跟杜肇合謀，用裝死來拋棄咱們母女，然後投靠奸閹，意圖不軌，就算娘能够原諒他，但他網羅亡命，荼毒生靈，天下武林能够原諒他麼？」

蕭紅姑道：「娘，爹是錯了，但一夜夫妻百夜恩，別人怎樣咱們不能管，你總該顧一點夫妻的情份。」

房京娘道：「好吧，可是……」

蕭紅姑道：「娘，你不必說了，女兒願意代父贖罪，一死以謝天下武林。」

她說話之際，長刀一橫，逕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房京娘右掌急吐，一把扣着蕭紅姑的腕脈，將她的長刀奪了過來。

此時一條人影急如飈風，由院門捲了進來，同時大聲呼叫道：「蕭姑娘，你不能死，他不是你爹。」

蕭百煉會不是蕭紅姑的爹，這當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使得塲中所有的目光，一起向來人拋去。

她是徐小樹，公孫婉玉的親傳弟子。

公孫婉玉是蕭百煉的現任夫人，徐小樹的話應該可以相信。

只不過這件事太過離奇，難道房京娘會認不出自己的丈夫？蕭紅姑會認不出生身之父？

無數疑惑的目光投向徐小樹，他們希望她能够作進一步的解釋。

最爲焦急的自然是房京娘母女，因而蕭紅姑提出了她的疑問。

「徐姑娘你說什麼？他不是我爹？」

「不錯，他不是你爹。」

「那麼他是誰？」

「魔榜上的第一號魔頭……」

「你說他是翻天印官大局？」

「他的確是翻天印官大局，不過官大局也不是他的眞名實姓。」

「哦，他到底是誰？」

「姑娘的叔父，令尊孿生的同胞弟弟，蕭百局。」

「此話當眞？」

「他戴着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姑娘何不摘下來瞧瞧？」

不待蕭紅姑動手，房京娘已一把撕開蕭百煉的衣領，向他的脖子上摸去。

她終於找到了破綻，終於將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摘了下來。

翻天印官大局（即蕭百局）的身材長相與蕭百煉一般無異，惟一不同之處，是他的左額之上有兩塊錢大的黑斑。

這兩塊黑斑影響極大，使他的容貌與心地變得一般的醜惡。

當這張醜惡的面頰出現之時，幾乎每一個人的心頭都爲之一震，所有的目光且一起向房京娘投了過去。

震駭最大的自然莫過於房京娘了，她不只是面色鐵青，而且還射出一股凌厲的殺機。

「蕭百局，我丈夫呢？」

「你怎麼啦？夫人，我不就是你的丈夫麼？」

刀光一閃，鮮血激射，蕭百局的一條右臂，被房京娘齊肩斬了下來。

「你將我丈夫怎樣了？說！」

「房姊姊，請你手下留情，小妹代他說吧。」

公孫婉玉出來了，她像一個身染沉疴之人，由兩名弟子扶着。

不待房京娘允諾，她現出一絲艱難的苦笑道：「他偏激，自卑，而又熱愛名利，終於落得這般下塲。」

房京娘怒叱道：「少說廢話，你們將我丈夫怎樣了？」

公孫婉玉道：「十年前尊夫來華山探望他，他竟在酒中下了毒藥，房姊姊，你跟他也是十年夫妻了，何不放他一馬！」

一聲凄厲的呼聲自房京娘的口中發出同時長刀一揮，蕭百局的人頭飛了起來。

刀劈惡賊，仍不能解除房京娘心頭之恨，身形急進，刀光連閃，公孫婉玉與師徒的屍體幾乎同時仆倒下去。

最後，她仰天一聲悲嚎：「老爺，我對不起你——」刀鋒一轉，向她自己的前胸扎了進去。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火石，蕭紅姑雖是近在咫尺，依然挽救不及。

這是一個結果，陰霾盡除，武林重光，應該是可喜的，但房京娘的遭遇竟如此之慘，幾乎令人無法分辨是悲是喜了。

（全文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罪惡之園（一）



高昂代價——找尋丈夫

陳秀蓮有一個很流行的嗜好——搜集火柴盒。

不知道是那一位廣告天才設計家的巧思，把廣告宣傳圖案文字印在火柴盒上之後，立刻就掀起了一陣風，捲掃全世界的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都市，每一個公司、旅館、食堂、飯店、旅行社、銀行都起而效之。

把廣告的資料力求簡化、美化，印在火柴盒上，免費贈送給顧客，以最低廉的代價，却能收到最大的廣告效用。

最初提出這一構想的人，也許祇是靈機一觸，再也沒想到會變成一種如此風行的廣告術。

如果他當時多費一點手續，在每一個國家把這種構想申請專利登記時，他將成爲天下最有錢的人。

火柴盒既然有了這麼大的廣告效果，於是就成爲爭奇鬥勝的智慧與匠心競爭了，很多大企業甚至於花費鉅資，聘請專家來設計畫面以期收到更大的效果。

接着而興起的就是搜集火柴盒的時尚，那形形色色，七巧玲瓏，彩色繽紛的火柴盒，印刷精美，製作別緻，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具有收藏的價值。

陳秀蓮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興起了收藏的意念，但一開始之後，就爲它着迷了。

但是她有一個原則，她只搜集贈品。

有許多投機的商人，眼看着這一個時尚成爲大家的興趣之後，作了一件煞風景的事，他們專事印製火柴盒，來供收藏者購買，這一類的火柴盒自然是印工精緻，美觀而大方，售價也不高，而且更是有系統地整理成套，用硬紙盒一組組地裝璜起來。

但是銷售量並不高，因爲這是一件破壞原則的事，有深度、有智識的收藏者不屑一顧，只有那些淺薄趕時髦的人才會花錢去買它們。

陳秀蓮對這件事更是深惡痛絕，認爲它是焚琴煮鶴，集天下庸俗之尤。

所以她的原則就是摒棄這些成品，任何要花一毛錢代價的火柴盒，她都不加採取，不管是她自己買也好，別人買來送她的也好。

可是這一次她居然意外破例地接受了一盒買來的火柴，那是葉長青帶來送給她的。

時間是傍晚五點多鐘的時候，偵探社已經下班了，朱麗與馬佳琍也回家去了。

偵探社裏只有魯意絲陪着陳秀蓮在整理一大堆火柴盒，葉長青像陣風似的捲了進來，篤的一聲，把一個火柴盒丟在桌子上。

一大堆五彩繽紛的火柴盒立刻變得黯然失色，所有的光彩都被這一枚新來的火柴盒佔去了。

那的確是上乘的藝術精製品，尺寸比一般的火柴盒大了一倍，版面上是兩頭拖

着雪白長尾的天堂鳥，另一面却是一幅瑰麗已極，窮極聲色之美的現代行樂圖。

整個圖面是一座懸海中的小島，島上有港灣，海面上有幾點帆影，帆船上有人在垂釣。

靠海的沙灘上是海水浴場，有人在游泳，島上有小道繚繞而上，有人騎馬，但也有古色古香，綺麗的馬車，島的半山是近似神話中的阿拉伯皇宮式的建築，可以看見肚皮舞姬在獻舞，以及頂着巨大的金盤，盛滿佳餚美酒的女奴在賓客之間來往。有保齡球場，有高爾夫場，而且島的頂端，居然還有滑雪的跑道。另外還設有輪盤賭場以及一切近時代追求刺激的高等享受，動的、靜的，適合任何一種年齡的人——男人。

因爲這幅圖案中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每一種場合都有女人，健美的年輕的女郎，全裸的。半裸的、盛裝的。

更可以使人明瞭的是這些女郎是充當伴侶的，雖然沒有明顯的表示，但是整個圖面上都可以看出，這些女郎有隨時應召作任何服務的暗示。

陳秀蓮看了一下笑着問道：「這是那一家遊樂場的宣傳廣告，倒是別出心裁，把一個男人的幸福狂想曲整個地表達出來了。」

葉長青一笑道：「不是幸福狂想曲，是實在的地方。」

「胡說，那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葉長青道：「我也不相信，可是這是千眞萬確的。」

她把屋子裏的燈都熄了，然後把火柴盒移過，那幅畫面竟是一張製作極爲精美的幻燈片，而另一面兩頭天堂鳥長尾構成的圓圈，居然是個鏡孔，火柴盒裏還附有一片配好焦距的放大鏡，按在鏡孔上，火柴盒的本身就成了鏡箱，形成一具雖簡而精的幻燈放映機。

把整個圖面放大了二十倍，淸淸楚楚地可以看出，這是一張照片，整個的島，每一個人都是眞實的。

攝影的意譯在日本話中叫寫眞，那是最好的定義，影片所構成的圖面就是一個眞，最天才的畫家也無法把一件東西畫得像眞的一樣，因此這張圖片的眞實感絕不容人置疑，陳秀蓮仔細地欣賞了片刻後才道：「這個設計人是個天才，把每一個空間都巧妙地運用上了，構成了這麼一個男人的樂園。妳從那兒弄來的？」

「買的！一百元港紙。」

「什麼！花這麼高的代價買一個火柴盒。」

「是的，值不值得？」

陳秀蓮想了一下笑道：「從藝術的觀點上看，倒是值得的，這個火柴盒的設計就是一件藝術品。」

葉長青笑道：「從經濟的觀點上看也是值得的，抛開藝術的構思不談，就是那盒框的本身，也值回十幾倍的代價了。」

「胡說，不過是鍍銀的架子而已。」

「大姊！妳也有走眼的時候，這框子是十八K的白金，以全部的長度而言，可以做成十枚指環，以現值而言，每枚指環約在一百二十元港幣上下，因此光是這個框子，就值得十幾倍的代價了。」

陳秀蓮仔細地看了一下，發現框子上有一行小英文字，標顯了白金的比率，而這框子的確是白金的比率，這下子引起她的興趣了。

「妳從那兒塌來這便宜貨的？」

「從一個小偸的手上，他有一回失風，被人抓住了，當場修理他，我剛好遇上了，爲他講情，因而認識了，今天我碰到他，他拿了這個火柴盒，要求賣給我，討價一百元，當時我以爲是獅子大開口，但是看他可憐，因爲他是個道友，正好癮上來了……」

「妳這簡直是故息養奸。」

「大姊，我不跟妳抬槓，這是社會問題，也不是我一個人能解決的，他說是從一個肥佬的西裝口袋裏扒出來的，本來以爲是錢包，那知道竟是這麼一個玩意兒，他要送給我，向我借一百元，我知道這一借是不會還的，乾脆就說是向他買了。」

「難道他不知道這是白K金的？」

「他說了，而且還把那行字指給我看了，但是他居然肯送給我，而且開口借一百元，可見他自己也不相信。」

「本來就是難以令人相信，有誰會拿白K金來作火柴盒的邊框呢。」

「是啊，我也沒當眞，回到報館，我又詳細地研究了一下，又在裏面找到了這個鏡片，爲了好玩，按在那個圓洞上，用燈光一照，才發現了這火柴盒還是個鏡箱，我想一百元買個幻燈機總算不無小補了，然後有個同事過來，帮我一研究，才發現這個框居然是不折不扣的白K金。」

陳秀蓮吁了口氣：「如果這畫片上的地方是眞的，那必定是百萬富豪的消閑去處，他們發給這麼一個火柴盒也是合理的，因爲這玩意兒可以放在桌上，作個裝飾品了。」

葉長青笑笑道：「我記得妳把所有的收藏都編了號，却空出了NO・1，聽說妳要找一個最別緻的安上去，我就給妳送來了，不知道它可以够資格嗎？」

「以條件而言是够資格了，但是與我的原則不符。」

葉長青道：「大姊！我知道妳的原則是不要買來的，但製造這火柴盒的廠家，絕不是爲了出售的，而我也不能算是買的，因爲賣主的意思並不是賣給我，而我花的代價也買不到這個玩意兒，因此我認爲沒有破壞妳的原則。」

陳秀蓮把火柴盒再把玩了一陣，發現那火柴棒也很別緻，梗是銀色的，火柴頭是金色的，盒裏有一排凹槽，每個槽剛好容下一根火柴，已經用掉了四根，只有十六根火柴在槽裏，四個槽空了。

可是盒子上找不到劃火柴的赤磷板，也找不到劃用的痕跡，難道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劃用的黃磷頭火柴嗎？

這是個很合理的答案，因爲這種火柴的安全性很不可靠，燃點很低，所以才用凹槽裝着。

她拿起一根，在桌上劃了一下，沒有着。她再劃了一下，還是沒有着。

她又拿起桌上的另一包火柴，在矽磷板上劃了兩下，仍是沒有着，她不禁奇怪了。

「難道這是用來做樣子嗎？」

魯薏絲忽然笑着過來，從她手上取過了火柴棒，然後笑笑向葉長青抬抬手：「青青，妳過來一下。」

葉長青穿的是一條熱褲以及露出一寸細腰的短運動裝，這是最流行的露腰裝，在幾個女孩子中，她的服裝是最傾向時尚的。

她走到魯薏絲面前，魯薏絲却把火柴在她腰上輕輕地一劃，嗤的一聲，火柴燃着了，發出了一半火紅，一半青藍的近乎妖艷的光彩，火燄冒得很高，足足燃了有一分鐘之久才燒完。

陳秀蓮噓了一口氣：「魯薏絲，天才！天才！妳怎麼知道在皮膚上是可以劃着的？」

魯薏絲笑道：「我是從北歐過來的，那是世界上性最開放的地區，美國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那一套到了北歐，根本就不算一回事，那兒的貴族與財閥們追求新奇與刺激，已經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這種火柴就是其中的一項傑作。」

葉長青說道：「那又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這是火柴俱樂部的發現，花五十塊美金的代價，可以買到一盒火柴。火柴頭的成分是特別配制的，祇有在某一種特定的溫度下才會燃着，那種燃點就是火柴頭在皮膚上劃一下的摩擦溫度。一盒火柴有五枝，在一間全黑的房子裏有着五個裸體的女郎，進去後摸到一個女郎，在她身上劃一下，火柴就亮了，讓你欣賞一分鐘，然後再摸第二根，摸第二個女郎，五根火柴用完就出來。」

葉長青笑道：「這眞是別出心裁，要是有人光摸不劃火柴呢？」

魯薏絲微微一笑：「上這種玩的地方的都是君子與急色兒，但也不是沒見過女人的，他們所追求的是劃火時的那種刺激，並不是眞的要在那兒過足癮的，何況後一位欣賞者也在等着，總不好意思停留太久，不過客人到底花了五十元美金，那也不是個小數目，多少總得讓人取回一點代價的，因此偶爾有個把客人稽留稍久，大家都還可以相互諒解。但是這種情形畢竟很少，在北歐，男女要解決性的問題並不困難，無須要花那麼高的代價去追求這一點上發洩。」

陳秀蓮聽了不禁嘆道：「這眞是千奇百怪的世界！魯薏絲，妳怎麼知道這種火柴呢？」

魯薏絲笑笑道：「那是前面一對天堂鳥給我的靈感，因爲在北歐，這種火柴叫做魔鬼的火炬。」

葉長青哈地一聲笑了出來：「妳能由天堂鳥聯想到魔鬼的火炬，這種聯想力可眞豐富，實在使人欽佩。」

魯薏絲輕嘆了一聲，手指着那幅畫面道：「這裏雖是一幅天堂的行樂園，但是畫面所顯示的，却是魔鬼的誘惑，再加上那無數的裸女，不都是燃點火柴最佳的擦片嗎？」

葉長青說道：「這個島一定是在北歐了，因爲這種火柴還沒有流行到世界各地來。」

陳秀蓮笑笑道：「那不會是在北歐，必然是在南中國海。」

「何以見得呢？」

「妳看看這個建造的形態，雖然有溜冰場與滑雪道，但是那些服務的女郎都是裸體的，可見不是在北歐那種最冷的氣候裏的環境。」

魯薏絲不服氣地道：「在北歐裸體滑雪的人很多。」

「這是一個銷金窩，而且這地方也是供那些有錢的闊佬們消閑的去處，而這些人是耐不住嚴寒的，妳們看那個滑雪的紳士還穿着夏威夷恤衫，島上還種了很多熱帶樹，那都不是北歐的產品。」

任何事一經陳秀蓮的分析，幾乎就是結論了，因爲她的分析是很難駁斥的。

葉長青純粹是爲了抬槓。「在近赤道的氣候裏，海拔這麼低的地方，能維持一個滑雪場嗎？」

「在赤道上也能建滑雪場，科學萬能，人造雪景已不是新鮮發明，而沙灘上的陽光却是無法僞造的。當然北歐也有夏天，但這個天堂島絕不會是爲了只開放一季而設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在南海的成分居多，而且祇有在南海的一些國家，才會把島嶼出售，供那些私人利用。何況這還可能是一個無主的小島，我看見上面的面積比例圖是15×20千公尺，三百平方公里的一個小島，海拔兩百多公尺，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完全是人工的開發，假如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絕不允許有這麼一個建築存在的。」

魯薏絲吹了一聲口哨。「嘩！三百平方公里，全部人工開發，那需要多少的投資，這祇有一個財團才負担得起的。」

陳秀蓮笑笑：「不錯！不過由島上的設備看來，很容易就可以收回成本的，這島上的入境費用就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不過火柴盒上沒有任何的文字說明。

雖然火柴盒是用來作爲宣傳的，但似乎只作爲某些特定的對象而提供的。

而且從火柴盒本身品質的價值而言，被贈送的對象似乎是必須要具有相當身價的人。

三個女孩子又研究一下，最後葉長青笑道：「大姊：這天堂樂園是爲百萬富豪而設的，我們裏面，祇有妳才够資格受邀請。」

陳秀蓮笑笑道：「但那是爲男人而設的天堂，因此我還是不會受邀請！所以我們還是祇有在圖片上看看吧。」

在一陣嘻笑裏，結束了這次談話。

過了兩天，東方偵探社裏來了一個中年婦人，衣着很華麗，手上戴着閃閃發亮的鑽石，前來請求委託一件尋人的案子！

這婦人的氣派很足，還帶了個女秘書，她的身份是豪華珠寶公司的董事長，林芝仙。

那是一家很有名氣的珠寶公司，要找尋的是個男人，也是那家公司的經理陳家寶。

林芝仙很少開口，而且一開口就是冷冰冰的命令式口氣。她拿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個男人，很英俊，大概才二十多歲的樣子，把照片放在桌子上。

「我要找到這個人，最好在三天之內找回來，多少代價妳們開。」

由於她凌人的語氣，觸犯了陳秀蓮的反感，東方偵探社本身就不是為營利而開設的，因此陳秀蓮冷冷地把照片又推了回去。

「林女士，妳不先問一問我們的收費嗎？」

「不必要，只要在三天的期限內把人找到，費用隨妳們開好了。」

「本社的服務分兩種性質，一般性與特殊性的。假如妳不限定時間，而且不那麼要求的話，本社列入一般業務收費，那就是例行的規費以及為這件事而支付的費用，是有規格的。如果妳要限定期限，那就是特殊的服務的，而我們的特殊收費是很高的。」

「可以！妳們需要多少。」

「五百萬港帮，三天之內，我一定給妳一個答覆，人活着，我告訴妳人在那裏，人死了，我給妳屍體。」

「什麼！妳要五百萬，那有這麼貴的呀？」

「要想在三天之內找到一個人，我們必須動員一切的人力，用最快的衞星傳眞系統把消息散到世界每個角落裏，聘請同行的協助，這當然要很大的費用。」

林芝仙的驕傲似乎受了點打擊，但她是個不肯屈服的人，沉吟了片刻。

「假如找不到呢？」

「本社退還妳五分之三的費用。」

「什麼！這倒是輕鬆，人找到了要五百萬，人找不到也要付兩百萬！妳們這不是敲詐嗎？」

陳秀蓮冷冷地道：「林女士，這五百萬裏，一百萬是我們工作的報酬，另外四百萬都是業務的支出，假如人找不到，本社相對地也要負担兩百萬的費用，妳如果不相信，可以請個會計師來審核開支，我們不會虛報一分錢，也不會浮支一分錢。所以妳若是眞的要委托我們，對本社來說，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們是冒險以兩百萬的代價去博取一百萬的利潤，那等於是一場賭博。」

林芝仙的臉部肌肉在跳動着，她冷冷地說道：「問題是妳們負担得起這筆損失嗎？」

「本社是無限公司組織，因此本社的每個股東都要負無限責任。李小姐，把我們董事會的個人資產表拿來給這位女士看一看，讓她了解我不是在空口說白話。」

社裏的秘書李素芬抱了一堆帳册過來，那是東方偵探社四名元老成員的個人資產。

雖然葉長青、朱麗與馬佳琍本身並沒有資產，但是她們都是獨生女兒，而且她們的父母都在律師樓作過公證手續，保證他們對女兒的債務作完全承認，而且還提供了部份不動產與證券作為絕對保證，因此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負担兩百萬的債務。

翻到陳秀蓮的部份，林芝仙帶來的女秘書小姐悚然動容了，單是陳秀蓮個人的財產，就比她的雇主林董事長多出了幾十倍。

這些帳册是由一名會計師具名核造的，手續齊備，眞實性絕對可靠。

韓小姐在林芝仙的耳邊低語了一陣。

林芝仙動容了，而且態度也改變了。

陳秀蓮懂得一個道理，凡是那些仗着金錢而自大的人，只有一個辦法能使他們謙虛，那就是在財力上勝過對方。

陳秀蓮從不以財富來炫耀自己，但她最痛恨這種人，遇上這種人時，她總是不放過給對方一個教訓的。

林芝仙變得很客氣：「對不起！陳小姐，請原諒我的失禮，實在是事情很急，我一定要儘快找回這個人。」

陳秀蓮也是個很寬大的人，適可而止，見對方已經軟化了，遂也笑了笑道：「找人是一件最困難的事，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我們祇能盡力而為……這個人失蹤多久了？」

「三天！」

「才三天時間，似乎不能構成失蹤的條件。」

「不！他是眞的失蹤了，因為他帶了公司裏的一筆欵子，大概是四十萬美金左右，另外還有價值六十萬美金的鑽石，這些鑽石是保了險的，還有三天，保險就到期了，因此我必須在三天內找到他。」

「既然保了險，可以先向保險公司備案。」

林芝仙低下了頭，韓小姐只好替她說了：「董事長不願意這麼做，因為……」

她似乎也有難言之隱。陳秀蓮道：「二位，假如需要我們協助的話，就必須告訴我完整的資料，這樣才能帮助我們更快地找到他。」

林芝仙忽然道：「好吧！他是我的丈夫，原來只是我公司裏的一個職員，跟我結婚以後才當上經理。現在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大兒子在歐洲唸大學。他帶走的那些錢並不能難倒我，主要是那批鑽石，是客戶存的，一定要找回來，以我家現在的地位，可鬧不起醜聞。」

陳秀蓮的心裏大致已有了個底子，一個男人，處在這麼一個環境中，未嘗不是一個悲劇，尤其是面對着這麼一個暴君似的妻子，日積月累的憤怒與屈辱爆發開了，帶了一筆錢，飄然遠颺，一則為發洩，一則為報復！

林芝仙似乎也有點傷感地道：「我的丈夫的私生活一向很嚴謹，從來也沒有單獨離家過一天以上，這次已經三天沒見人影了。」

陳秀蓮拿起照片道：「看陳先生的樣子似乎是很善於交際。」

林芝仙道：「是的，他的交際能力很廣，公司裏的女性顧客都很喜歡他，不過他很本份。」

陳秀蓮只有笑笑，有這麼一位董事長坐鎮，還能不老實嗎？但是她只能技巧地問道：「林女士對陳先生的行動都很清楚嗎？」

林芝仙似乎一時還不明白這句話的含意，但韓小姐却低聲地解釋了一下，林芝仙才道：「應該不會，他身上沒什麼錢，就是想在外面金屋藏嬌也沒這個能力。」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林女士，照陳先生的外型來看很容易取得異性的好感，尤其是妳說他在女性顧客面前很受歡迎，因此這與錢的關係並不大。」

林芝仙笑了起來：「這是二十年前的照片，現在他至少比這個尺碼加大了一倍

，肥得成個圓球子，不會有女人再倒貼他了。」

她表現了她的精明，這看法也相當正確，如果這個陳家寶現在已經胖得成了個典型的經理了，那只有用銀彈才能吸引異性了。可是陳秀蓮却苦笑道：「林女士，妳拿了一張二十年前的照片來叫我們找人，而這照片上的形相與本人已經大不相同了，這不是開玩笑嗎？」

林芝仙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我也知道這張照片沒什麼用，可是這是唯一的照片，最近十幾年來，他幾乎沒照過相。」

陳秀蓮沉思了片刻道：「親友家裏都查過了嗎？」

「不必查，他是存心逃走的，因為他偷了我的支票簿，偷了我的銀行保險櫃鑰匙，把存欵跟寄存的珠寶鑽石都提走了，因此絕不可能躲在親友家裏。」

「照這個情形看來，他可能已經離境了。」

「也許他有這個準備，可是今天我接到一個信封，裏面有他的出生紙、行車卡、護照，這使我很奇怪，如果他出走了，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寄回來呢？」

「是他自己寄回來的嗎？」

「不，整個皮夾丟在一個郵筒裏，由警察送來的。」

陳秀蓮道：「那是扒手們幹的，他們扒了別人的錢包後，把裏面值錢的東西拿走了，然後把證件丟進郵筒，由警方送回給失主，陳先生恐怕是遭了扒手。」

林芝仙忽然緊張起來了：「陳小姐，會不會有人把他殺害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這當然有可能，不過可能性不大，因為他還帶了鉅額的現欵與珠寶，那不會是放在身上的。」

「是的，我問過了銀行，他是提了一口箱子，把錢跟珠寶都裝走了的。」

「這就是了。如果他是遭了殺害，第一應該發現屍體了；第二，兇手不會把證件再丟進郵筒寄回來。」

「那會是怎麼可能呢？」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本來準備出境，是由於護照被扒，只好找個地方躲了起來，另外找門路偷渡出境。」

「這麼說他還留在本市了？」

「假如只有三天，可能還沒有走，因為他要接洽偷渡的門路，還要找人重新弄一份護照……」

「陳小姐，可以設法找到他嗎？」

「我儘量設法努力就是了。」

「最好是能找到，因為三天後……」

「林女士，我給妳一個忠告，既然妳不想宣揚這件事，就不必去理會保險的事了，期滿了中止投保，因為提取的是妳的丈夫，也不能構成被竊盜事件的。」

「這個我知道，但萬一他是被人殺害，而珠寶的失去，還是可以求賠償的。」

陳秀蓮幾乎要拒絕這件案子了，因為她發現，這個女人絕情寡義到了冷酷的程度。

她的目的只是在追回珠寶，對她丈夫的生死毫不關心，這種女人，應該給她一點教訓的。

但是韓小姐拿出一個黑色的皮夾，裏面裝着的就是失蹤的陳家寶的證件，那些引不起陳秀蓮的興趣，而是皮夾中跌出的東西，引起了陳秀蓮的注意。

那是一枝火柴棒，金色的頭，銀色的桿子，正是那種魯意絲稱為魔鬼的火炬，跟葉長青送給她的那個神秘的火柴盒的完全一樣。

陳秀蓮忙問道：「這枝火柴棒是那兒來的？」

「是在皮夾子裏的，警察送來時就有了，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會放進去的。陳小姐，這件案子……」

陳秀蓮主要是為了那個火柴盒，而且心裏也產生一個構想，因此點點頭道：「我們接下來了，請妳們跟李小姐去辦委託手續，請把這個皮夾子跟照片留下來。」

林芝仙道：「關於費用跟期限……」

「如果找不到陳先生，我們不收任何費用，找到了，我們會開一張合理的帳單給妳，抱歉的是我無法給妳定期限，因為這是任何人都不敢保證的事，唯一妳可以放心的是東方偵探社接下的案子，一定會全力去辦……」

「我知道，我在很多朋友那裏聽到貴社以往的成績了，尤其是陳小姐的能力，更是使人欽佩，那就全權托付了。」

林芝仙站起來，很客氣地鞠躬而退，跟進來時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完全相反。這是對陳秀蓮的財富所表示的敬意，這是一般富人的通病，也許你對他全無帮助，更沒任何交易上的關係，但祇要你的錢比他多，你就會得到他的尊敬。反過來說，即使他要賺你的錢，他也會在你面前搭架子。如果你是靠他吃飯，那就更別說了。

世界上有很多這種人，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就吃他們的一套，就像林芝仙的珠寶公司，同樣一克拉的鑽戒，她的售價比別家高，而且店員服務態度之壞，令人難堪，但是偏有人愛上那兒多花代價受氣去。

這是一種微妙的心理。

陳秀蓮沒有送她們，她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搖了一個電話給葉長青：「老二，妳能把那個扒手找到嗎？就是大前天妳要他買火柴盒的那個，儘快的找到他，我要見到他，查一查那個火柴盒的主人是怎麼樣的。」

葉長青答：「大姊，我馬上去。」

× × ×

「天堂號」這三個字使陳秀蓮的神色一揚，連忙接着問：「孫先生，那兩個接他的人你認得嗎？」

「認得一個，叫飛刀阿昆，本名叫李昆，是個韓國人，原來是玩飛刀在夜總會裏表演的。有一次在表演失手把一個女助手的乳房刺傷了，在那一行裏摔了下來，淪落在碼頭上替水手們拉縴當螞蝗，也成了道友，混了兩年，這一次好像又抖了起來……」

陳秀蓮又是神情一震，連忙問道：「他怎麼抖了起來？」

孫阿七用袖手擦了一下鼻涕：「他在喜爾頓飯店包了三間豪華客房，每天都要找五六個最高級的應召女郎。」

葉長青笑笑道：「這傢伙恐怕還是在幹本行，利用那些客房做生意。」

孫阿七搖頭道：「不！飯店裏的私家偵探小王原來也是幹我們這一行的高手，

後來被喜爾頓雇了去保護客人，他對我們舊日的同道很講交情，經常幫襯大家一點，一來是義氣，再者也是向我們賣交情，要大家捧捧他的場，不要在那裏做案子，昨天我還見到他，問起阿昆的情形，他說阿昆包了三個房間，都是他一個人住，從沒有別的男人進去過。」

陳秀蓮笑笑問道：「他一個人要三間套房做什麼？」

「他自己住一間，另外還有兩個漂亮的女秘書。」

「他究竟在幹什麼？」

「據他自己說是在一家私人俱樂部裏當業務經理，這次是徵求會員而來的。」

「那家俱樂部叫什麼？」

「不知道，這些事跟我們沒關係，我也沒有問，小王也沒有說，他對李昆似乎很尊敬。」

陳秀蓮若有所思地道：「這傢伙倒眞是精力過人，自己帶了兩個漂亮的女秘書，每天還要召五六個女郎……」

孫阿七曖昧地一笑道：「人家都說韓國男人在這方面有過人之處，但是李昆這小子却是個例外，因爲他是要飛刀的。」

陳秀蓮問道：「那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他的飛刀以活人爲靶，每次都是用一個漂亮而身材健美的女助手，站在靶盤前面，穿着特製的服裝，他在十二公尺的距離外發射飛刀。」

「特殊的服裝又是怎麼特殊呢？」

魯薏絲笑道：「我知道了，這傢伙到北歐去表演過，女助手的胸罩跟三角褲都是單面的，用細繩釘在距離身體旁邊一公分的地方，用飛刀把細繩切斷，胸罩就掉下來，一共是十根細繩，六根扣住胸罩、三根扣住三角褲，一根一根地割斷，直到最後一刀切斷最後的一刀細繩，使觀衆在驚險緊張與色情的刺激上獲得多重滿足，這是個很賣座的節目。」

陳秀蓮道：「這倒是很不容易，被稱爲做靶子的女助手一定要相當美麗而且曲綫玲瓏。」

魯薏絲道：「是的，這個節目很動人，費用很高，那些女郎個個都是尤物，在奧斯陸表演時，許多夢想登龍的女孩子都爭着去應聘，因爲這是在上流社會中最佳展露本錢、獵取對象的機會，有兩個被徵入選的女郎，一個已經是有名的性感影星，一個成爲億萬富豪的妻子，還有很多被花花公子俱樂部選爲月曆女郎。這個韓國佬在奧京表演時，許多女的都爭着去討好他，不過聽說他的私生活很嚴肅。」

孫阿七笑道：「這位小姐說對了，李昆這小子身體棒，人也長得很瀟洒，他如果肯加入『工』黨，是個出色的人才。」

朱麗一怔道：「加入工黨，這跟政治又有關連嗎？」

葉長青一笑道：「老三，妳這個女學生太孤陋寡聞了，所謂工黨，不是指現在剛剛上台的英國執政黨，而是指那些專門吃軟飯的小白臉。」

朱麗啐了一口道：「缺德，爲什麼要取這麼一個名稱？」

「這是因爲他們是拿工錢的男性服務員。」

說得大家都笑了，孫阿七很奇怪，他看看這些女孩子，一個個都是美麗大方的淑女，可是她們的談話却又不像是個淑女，至少她們懂得的不是一個淑女所應知的範圍。

陳秀蓮笑笑道：「孫先生，我們是私家偵探，因此我們接觸的範圍是多方面的，你不必拘束，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們好了。」

孫阿七有點窘迫地道：「可是妳們要知道些什麼呢？」

「關於李昆的，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們。」

孫阿七摸摸頭道：「這傢伙是個怪人，他什麼都好，就是對女人沒興趣。」

陳秀蓮道：「這是應該的，表演的飛刀手，神經一定要特別堅定，否則面對一個噴火的尤物，穩定不了情緒，就容易出岔子了。」

孫阿七道：「是的。據他說他那一行，一定要跟女助手有很親密的關係，對女助手的一切都十分了解，而且熟到發膩的程度了才能上台表演，以免影響情緒，但是李昆却不同，別人用的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檔，至少也要經過三個月的交往才能合作表演，但是李昆却是到一個地方才徵求女助手，有的時候是當地夜總會代他聘好後，見面不到五分鐘，由他試過對方的反應後，就可以表演了。」

陳秀蓮問道：「什麼樣的反應？」

「胆力冷靜的反應，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對方在表演時絕對不能動，試驗的方法就是他用禿頭的刀子先試射一次，對方能忍得住威脅不動就合格了。」

陳秀蓮道：「這也是必要的，你說他是一個例外，又是什麼意思？」

「起初我們不知道，後來才知道，這小子是條蚯蚓。」

「蚯蚓是什麼意思？」

孫阿七有點扭怩，還是魯薏絲笑着道：「蚯蚓是軟體動物，永遠也不會硬起來的，這傢伙是個先天的性無能者。」

陳秀蓮笑了起來道：「那就難怪了，否則我還以爲他是個今日柳下惠了，一個男人在那種情況下還能冷靜地發射飛刀，簡直不是一個人了。」

葉長青道：「這傢伙既然不需要女人，又不是爲別人拉縴，他每天找來五六個應召女郎幹什麼呢？」

孫阿七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也許是他的錢多了沒地方花，也許是他想在別人面前，掩飾他的缺點。」

但是陳秀蓮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合理的解答，因此她並沒有對孫阿七的話作什麼表示，祇是問道：「他失手了一次，是爲了什麼呢？」

孫阿七笑了笑道：「那個女助手很喜歡他，知道他有注射的習慣，在表演前把他的藥偷偷地換過了！」

「難道他在注射進去後，就沒有感覺嗎？」

「那個婊子……」

孫阿七發覺這句話顯然太不禮貌，忙笑了一笑：「對不起，李昆每提起那個女助手就這麼罵她，我們也就聽熟了，她是個行家，換進去的也是藥，而且加重了份

量，李昆在登台時還沒有特別感覺，直到射出第六柄飛刀時，眼睛花了一花，使那一刀偏右了三寸，扎在左邊的乳房上。」

「這次祇能說是意外，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那個女的却提出了賠償要求，她用李昆注射麻醉劑的把柄要脅，要李昆跟她結婚，否則就要告他！」

「李昆怎麼樣呢？」

「這小子够硬的，情願賠出一大筆錢，從表演界退下來，也不肯答應跟她結婚，就是這樣，他賠出了多年的積蓄，變成一文不名，在香港流浪！」

魯薏絲嘆了一口氣，道：「女人是禍水！」

她自己也是女人，但是她畢竟是黑社會圈子裏長大的，對人對事，多少還保存着那一個圈子的標準，對一個硬漢的沒落，她感到非常的惋惜！

孫阿七好奇地看看這個洋妞兒，感到很有意思。

陳秀蓮想想又道：「李昆還住在喜爾頓嗎？」

「不；自從天堂號泊港之後，他就退掉了房間，住在船上了，好像他是那條船的主人；因爲他經常帶一些人上船去，船上的水手對他都很尊敬，這小子越混越抖了！」

陳秀蓮笑笑，她知道李昆並不是船主，祇是那個俱樂部的業務經理，把客人接上天堂號，然後再送到那個島——那個海上的銷金窟——那個男人的樂園。

最後她提出一個問題：「天堂號是否還停在碼頭上？」

孫阿七想想道：「好像還在，前天我還看見他帶了人上去，是另外一個肥佬，還對我笑了一笑，朝我搖搖頭，我本來準備對那個肥佬下手的，給他這個招呼一打，就不好意思。」

陳秀蓮把手中的大鈔遞給他。

「謝謝你，孫先生，我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請你呆在那個地方，如果再看見他帶人上去，你就設法把他帶的人身邊的皮夾子摸下來，有錢你拿去，只要把其他的證件交給我們，每一件我們給奬金一千元！」

朱麗立刻表示反對道：「大姊！不行，這是犯法的！」

陳秀蓮一笑道：「我知道這是犯法的，但孫先生是圈子裏的朋友，自然懂得道義，不會說出是我們叫他去下手的。」

孫阿七連忙點頭道：「那當然，如果連這一點義氣都沒有，我還能混嗎？」

陳秀蓮道：「孫先生這麼够義氣，我們也不會虧待你的，萬一你失手被差館抓了去，搖個電話給葉小姐的報館，我們也一定會請律師保你出來的。」

孫阿七道：「那就更感謝了，不過有一點，李昆這小子對哥兒們很够意思，要是他打了招呼，我就不好意思下手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點點頭道：「那當然，我們不能叫你違背了圈子裏的道義，這樣吧，如果李昆也在旁邊，你就告訴這位小姐一聲。」

她指指魯薏絲，孫阿七莫名其妙，但是陳秀蓮的條件太優厚了，他還是連連地答應了。

魯薏絲說道：「社長！妳要我去幹什麼？」

陳秀蓮一笑道：「當然是要妳這頭奧斯陸的雌豹子一現身手了，因爲妳也好久沒施展了。技藝荒疏了未免太可惜！」

這一段話她是以英語說的！說完話之後，她又轉向孫阿七問道：「孫先生，碼頭附近有什麼可以歇脚而又望得見天堂號的？」

孫阿七苦着臉道：「那倒沒有，因爲那是遊艇碼頭，他們都是坐了的士來，到附近才下車，能够活動的只有一段距離，也不能一直站在那裏守候！」

陳秀蓮道：「好吧，我的女神號也停在那邊，你跟這位魯薏絲小姐一起去，守在我的船上，專門招呼這件事。」

孫阿七顯然有點爲難，陳秀蓮明白他的意思笑道：「別担心，我們會供應你一切的需要，最多兩天，你就辛苦一下吧，在這兩天裏，奬金照舊，另外每天付給你五百元的日薪。」

孫阿七的眼睛亮了起來，每天五百元。這種打工的待遇簡直太高了，他沒有理由拒絕了！

陳秀蓮把魯薏絲叫到一邊，囑咐了一番話，而且還叫馬佳琍陪着，帶了孫阿七走了。

朱麗道：「大姊！妳這樣做法，妥當嗎？」

陳秀蓮笑笑道：「妳是指唆使孫阿七扒竊的事，當然不太妥當，可是我不叫他做，他還是會幹的，這本來就是他的職業，我只是給他指定下手的對象而已，那些尋歡的闊佬們，損失一點小錢無關痛癢，至少比讓他去對別的升斗小民下手强！」

「大姊！妳究竟要證明什麼？」

「證明一下被邀請的客人身份，假如都是擁鉅資的闊佬，毫無疑問，天堂號就是那家俱樂部接引顧客的交通工具，我們要找的陳家寶，一定也在那個島上。」

葉長青笑道：「假如祇爲這件事，那又何必費這麼大的力呢，我叫報館一個跑社交版的記者在那兒等着就行了，他是一本活的港九名人錄，稍微有點身份的人他都認識。」

「方便嗎？妳父親雖然是督印人，可是，妳仍然是個記者，妳能調動別的同事嗎？」

「新聞第一，這個內容如果挖出來，很可能是一條頭號大新聞，採訪部一定會全力支持的。」

陳秀蓮想想道：「那不妨一試，可是事先妳一定要保密，在沒有把眞相調查清楚之前，我不准妳發出任何一條新聞。」

「這當然，我跟社裏一向有個默契，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前，絕對不上報，以前都是如此的。」

「妳這位督印人千金威風不小。」

「這是相對的條件，報社裏許多獨家頭條都是我提供的，並不因爲我爸爸是督印人，而且我爸爸幾次要我辭掉報社的兼差，說我破壞了制度，結果妳知道怎麼樣，董事會上我爸爸才表示這個意思，就遭到十七比二票的反對。」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艾九靈帶着俞秀凡離開少林寺後，曉行夜宿的逕自尋找當今武林第一神醫，原來艾九靈與這神醫花老丈是多年至友，希望借重神醫的回春妙手，絕世醫道，助俞一臂之力，固本培元早登武學大成。一路上，艾又傳授了俞打基內功的吐納術，和講解練劍的要訣和劍術的變化。這天，他們來到神醫的住所，艾直截了當的要求花老丈以醫術靈丹助長俞的功力，花老丈答允，並言及，三月後來接人，在這段時日內，俞秀凡每日均按時的服藥，金針刺穴，擺佈姿勢等……

師徒成永訣

這日中午時分，進了山區，車馬已無法再行。

艾九靈遣走了篷車，笑道：「兄弟，你想了這些時間，可有什麼心得！」

俞秀凡道：「大哥，小弟想了幾天啦！」

艾九靈道：「二十五，六天了。」

俞秀凡吃了一驚，道：「這樣久了，小弟感覺之中，好像只有兩三天似的。」

笑一笑，艾九靈道：「兄弟，你是習劍的材料，這些日子中，小兄從旁觀察，你所領受的，又超過了小兄的期望甚多。」

俞秀凡歎口氣，道：「大哥，小弟承你這般看重，只有盡我心力，不讓大哥失望。」

艾九靈拍拍俞秀凡的肩膀道：「現在開始，不要再想武功的事，咱們去找常敗劍客。」

俞秀凡收斂一下心神，舉步行去。

艾九靈雖知那常敗劍客住在廻雁峯下，但却不知他住在何處。兩人化了足足兩天的工夫，才找到那常敗劍客的住處。

那是山坳中，搭建的一座茅舍，引泉開地，種了幾畦青菜。門前大樹下，坐了一個龍鍾老人。

抱咎哭墳前

幽寂的深山，淡漠的老人，一個人躺在一張藤子編成的躺椅上，微閉雙目，除非他的耳朵已聾，否則應該已經聽到了兩人的腳步聲。

艾九靈停下腳步，雙目盯注在那常敗劍客的身上，臉上是一片訝異的神色。

俞秀凡奇道：「大哥，有什麼不對麼？」

艾九靈道：「這不像是常敗劍客。」

龍鍾老人緩緩睜開了雙目，回顧了兩人一眼，道：「兩位是找老夫麼？」

艾九靈一抱拳，道：「你是千敗老人何天兄麼？」

何天點點頭道：「正是老夫，你是——」

艾九靈道：「兄弟艾九靈。」

何天忽然由藤椅上一躍而起，道：「金筆大俠艾九靈。」

艾九靈道：「正是區區。」

何天道：「你可是找我比劍？」

艾九靈笑道：「何兄已經收山了，兄弟特來請益。」

何天歎口氣，道：「天下武林同道，都已把老夫忘懷了，艾大俠怎還記得老夫？」

艾九靈道：「世俗凡人，怎知何兄的用心，你求千次失敗，費時三十年，才償了心願。一個人，一生中失敗千次，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何等豐富的經驗，千古以來，有千次紀錄的人，恐怕只有你何兄一人。」

何天哈哈一笑，道：「前不見古人，但願後無來者才好。」

艾九靈道：「何兄，沒有人有你這等胸襟，何兄不但空前，且將絕後。」

何天道：「兩位請隨便坐吧！青天碧草，比起華堂錦櫈，別有風味。」

艾九靈席地坐下，道：「何兄，在下有一事求教。」

何天道：「艾兄請說。」

艾九靈道：「何兄白髮童心，歲月不傷，怎的十年不見，何兄竟然——」

何天呵呵一笑，接道：「怎麼，我可是很老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是的，何兄。看起來，你老了很多。」

何天道：「老了，老了。自從老夫息隱於此，五年來，比起過去的五十年，老的還要多些。」

艾九靈奇道：「何兄，這又爲什麼？這地方與世隔絕，不染一點凡塵之氣，藍天白雲，青樹碧草，蟬噪鳥鳴，山色深幽，盡滌心中俗念，又怎會使人蒼老呢？」

何天道：「老夫來此之前，只和人動手比劍，雖然敗了一千次，但却從來沒有用心想過。老夫隱居於此之後，才用心去想，爲什麼老夫和人比劍，總是要敗於別人的手中。」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何兄，想通了這中間的原因麼？」

何天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經想出了一百五十七個原因。」

艾九靈啊了一聲，道：「有那樣多的缺陷，焉有不敗之理。」

何天嚴肅的說：「也許還有更多的缺陷，但老夫苦苦思索了五年，只找出這些缺點來。要是天下有人能够把這一百五十七個缺陷改正過來，雖然不能說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他將是目下江湖中出劍最快的人了。」

試想拔劍一擊，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如是這中間有一百五十七個缺點可以糾正，實在是一樁駭人聽聞的事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何兄，你這千次失敗的經驗，五年苦思的校正，是否應該找一個傳人呢？」

常敗劍客何天哈哈一笑，道：「老夫有千次挫敗之辱，世人有誰肯拜老夫爲師呢？」

艾九靈暗中示意了俞秀凡，笑道：「何兄，兄弟此番前來，就是想把我這位兄弟，引介到你的門下。」

俞秀凡跪拜於地，道：「老前輩，如肯收錄，晚輩願意拜老前輩爲師。」

何天一皺眉頭，道：「起來，起來！老夫還未答允收你入我門下，不用行禮。」

俞秀凡緩緩站起身子，何天雙目在俞秀凡的臉上瞧了又瞧，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艾兄，你這位兄弟看起來似是個可造之才。」

艾九靈道：「如是他差的太遠了，兄弟也不會把他荐入何兄的門下了。」

何天微微頷首，道：「艾兄不愧爲當下第一奇俠，只可惜你來的晚了一些。」

艾九靈吃了一驚，問道：「何兄此言是何意？」

何天笑一笑，道：「老夫大約已經不久人世了，唉！如是你再晚來幾月，也許就見不到老夫了。」

艾九靈道：「何兄，可是有病麼？」

何天搖搖頭道：「不是，老夫思索太用心了。」

艾九靈接道：「怎麼，一個人用點心思，難道會把人累成這個樣子麼？」

何天道：「老夫不是用一點心思，而是用全部心思。這些年來老夫苦苦思索，想這一千次的敗績，如何去改正這出劍的姿勢，耗費了老夫無限的心血。」

目光轉到俞秀凡的身上，緩緩說道：「年輕人！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從失敗中得來的經驗。拔劍出鞘，那還不過是一刹間的工夫，但這一刹時光中，却有着那樣多的缺失。老夫費時五年，找出了一百五十七個之多，也許還有很多，老夫還沒有想到，但老夫覺着集我千敗經驗，五年苦思，應該是天下最好，最妙的拔劍手法了。」

艾九靈道：「在下的想法也是如此。」

何天雙目中，突然閃動了一抹神采，道：「艾大俠，你可要試試老夫拔劍的手法？」

艾九靈笑一笑，道：「不用試了。在下相信你那出劍的手法是天下第一。」

何天歎口氣道：「對！不能試，老夫敗了一千次，不希望再敗上一千零一次；但你艾大俠一世英名，萬一被老夫快劍所制，那豈不是一樁大憾大恨的事？」

艾九靈道：「何兄說的雖是有些道理，但最重要的是兄弟相信何兄拔劍的手法是天下最好的手法。」

何天道：「誇獎，誇獎。」

目光轉到俞秀凡的身上，道：「娃兒，你眞的要拜我爲師麼？」

俞秀凡道：「是的，老前輩，晚輩是一片至誠。」

艾九靈沉聲道：「兄弟，何老已經答應了，還不快些拜師。」

俞秀凡屈膝跪下，對何天大拜三拜。

何天站着受了大禮，緩緩說道：「娃兒，今天咱們就開始，我知道自己也許只有一個月好活，或是更短一些。」

俞秀凡接道：「不會的，師父。徒兒會伺候你老人家。」

何天道：「唉！師父已感覺到內腑有所變化，說不定只能撐十天八天，咱們要盡量的爭取時間。」

目光轉到艾九靈的身上，接道：「艾大俠，我不留你了。」這無疑是下逐客令。

艾九靈一抱拳，道：「兄弟告別。」轉身大步而去。

何天目注艾九靈背影消失之後，臉色忽然轉變的十分嚴肅，道：「去，到房裏去拿劍出來。」

俞秀凡應了一聲，行入茅舍，捧劍而至。

何天道：「你把長劍，掛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做出各種不同的拔劍手法，給我看看。」

俞秀凡依言施爲，把長劍掛在腰間，背在背上，試行拔劍。

何天瞪着一雙眼睛，一直看了俞秀凡十幾種拔劍的手法，然後，冷冷的說道：「一無是處。」

俞秀凡道：「弟子沒有正式練過武功，還請師父指教。」

何天取過長劍，道：「用劍首要之道，先求意正心誠，然後，全神貫注，劍隨意行。」他一面解說，一面手握劍柄。

何天的雙目，已無神采，但手握到劍柄之後，雙目立時閃出了炯炯的神光。

這時，忽有兩隻蒼蠅飛了過來。

何天沉聲喝道：「娃兒看仔細了。」

俞秀凡此時已具有深厚的內功基礎，雙目神凝，當眞是五尺內一塵之微，也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仍未看清楚何天拔劍的動作，只覺眼前白光一閃，兩隻飛行的蒼蠅，突然間落了下來。每一隻蒼蠅，都是被攔腰作了兩段，分四

截落着實地。

再看何天時，早已歸劍入鞘，眼中的神采盡失，臉上的皮紋，似是又多了幾條。

忽然，打了個踉蹌，向地上栽去。

俞秀凡吃了一驚，急急伸手，扶住了何天搖搖欲倒的身子，道：「師父你——」

何天喘口氣，道：「扶我到躺椅上去，孩子，我恐怕快不行了。」

俞秀凡吃了一驚，道：「不會的，師父，你歇一會。」

何天苦笑一下，道：「孩子，我不能再做給你看了，只能給你解說。」

他自知隨時可能倒下去，所以，對俞秀凡督促的特別的嚴厲。

何天支撐了半個月，向俞秀凡解說他如何想出並改正一百五十五個拔劍的缺點，還有兩個缺點，未來得及告訴俞秀凡突然氣絕而逝。

他死在大樹下那張躺椅上，是太陽偏西的時刻。

俞秀凡改正過第一百五十五個缺點之後，再回頭請教師父時，才發覺何天已氣絕而逝。

放下了手中的寶劍，撲在師父的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師徒一場，只相處了十五天，這十五天，絕大部份的時間，俞秀凡都在學習拔劍出劍，師徒二人很少有時間談談別的事情。

對何天，俞秀凡瞭解的太少。

但那並沒有減低俞秀凡對何天的情意，抱着何天的屍體，只哭的哀哀欲絕。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突聞一聲長長的歎息，道：「兄弟，不用哭了。」

俞秀凡拭過臉上的淚痕，回頭望去，只見艾九靈一臉肅穆，站在三尺左右處。

未待俞秀凡開口，艾九靈已搶先說道：「兄弟，千敗老人，心血早枯，所以能多活很久，是不願把自己苦思所得的拔劍之法，埋沒泉下。如今他心願已了，就算是花無果在此，也無法救他之命了。」

俞秀凡道：「他收我為徒，我竟未能盡一日孝道，他就閉目而逝，我為人弟子，豈不是憾恨極深麼？」

艾九靈正色說道：「兄弟，千敗劍客，風標如清風明月，是一位不受世俗禮法所縛的人，你要熟記他傳授的拔劍之法，把他悟得的絕技，保存下去，那就是對他最大的孝道了。」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止住哭聲，伐了一株大樹，挖樹作棺，埋葬了何天的屍體。守墓三日，立了一個墓碑，上面刻下「千敗劍客何天之墓」，才和艾九靈離開衡山。

艾九靈道：「兄弟，你自己覺得武功怎樣了？」

俞秀凡呆一呆道：「除了大哥傳我三招擒拿、十招掌法之外，小弟沒有再學過武功啊！」

艾九靈笑道：「你師父傳你的拔劍之法，不是武功麼？」

俞秀凡道：「先師只傳我拔劍、出劍，却未教我用劍變化，豈能算得武功。」

艾九靈道：「拔劍擊出妙用已成，糾正了一百多個缺點，無疑是一百多招的精妙劍法。千敗劍客，早已把劍招融於出劍之中，個中的妙用，要兄弟你自己去體會了。」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艾九靈接道：「兄弟，上乘劍道之學，講究劍隨意動，劍勢和心靈，合而為一，那裏還有什麼招術變化。少林羣僧，傳薪授功，花無果又幫你固本培元，把功力引為你用。老實說，你目前這一身成就，已抵得別人三、四十年的苦修了。千敗劍客，把千次失敗的經驗融匯貫通，習成了劍道手法，又傳於你以後，你能有些什麼成就，那就靠你自己的才慧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一個人學習武功，學了數十年，講究的是千變萬化，我怎的只學出劍一招，就算進了劍道之門，這中間如有玄妙，當真得用心去想想了。

他心知艾九靈的為人，決不會故意的騙他，這番話必有他的道理。

但聞艾九靈道：「兄弟，咱們有兩日山路行程，這兩日中，大槪不會有什麼事故，我要把江湖中的情勢，告訴你聽，你能夠領悟好多，那要看你的才智了，很多事形態類似，可以舉一反三，你已經深具了用劍的能力，又學會最好的用劍手法，實在用不着再求劍招上的變化。因為，你拔劍擊出，應該再沒有別人出手機會，當然這中間，還需要一些歷練，那又是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境界了。」

俞秀凡隱隱的感覺到艾九靈有什麼事要自己去辦，忍不住道：「大哥，可是要小弟去作一件事麼？」

艾九靈道：「兄弟，你忘了你學劍的心願麼？」

俞秀凡道：「小弟沒有忘。」

艾九靈道：「現在，你已學劍有成，應該為江湖正義効力了。」

俞秀凡道：「小弟很惶恐。」

艾九靈道：「你不用惶恐，小兄雖無法說出你有多大成就，但我感覺到你的成就很大，離開了山區，咱們就要分手。」

俞秀凡道：「怎麼，要小弟一個人在江湖上闖蕩？」

艾九靈道：「你害怕？」

俞秀凡道：「小弟不是怕，是覺得力有未及。」

艾九靈笑道：「你還記得王翔、王當兩兄弟麼？」

俞秀凡道：「小弟記得。」

艾九靈道：「他們兩人，得我代向一位刀法大家求藝，兩個人又肯用功，這近十月的時光中，他們受益很大。」

俞秀凡道：「大哥難道沒有指點他們幾招麼？」

艾九靈道：「有，他們刀法上的成就很大，現在衡陽等你，你們會合之後，他們兩兄弟陪你在江湖上走動。」

俞秀凡道：「大哥要小弟這樣行動，可有特別的用心麼？」

艾九靈道：「自然是有。」

緩緩說出了一番計劃後，又告訴俞秀凡不少江湖上的險詐之術和應付之法。

第三天，日升三竿，兩人行到一處山口所在。艾九靈把一個包裹，交給了俞秀凡，道：「包裹中有百兩碎銀，和二百兩金葉子，足夠你們三個人在江湖上大半年的用度了。千敗老人這把劍，雖然不是什麼名劍，但它是千錘百煉的精鋼製成，至少可當得鋒利二字。別忘了，這把劍有千次失敗之辱，它不能再有一千零一次的失敗。」

俞秀凡道：「大哥，我不敢保證什麼，但我將盡我之力。」

艾九靈指點了通往衡陽的去路接道：「兄弟，多多保重，小兄告辭了。」一拱手，飄然而去。

俞秀凡驟然間，有一種失落的感覺，艾九靈早已走的不知去向，他仍然望着艾九靈去的方向出神。

忽然間，一聲黃鶯鶯鳴驚醒了俞秀凡。轉頭望去，只見一隻黃鶯由樹上栽入了一片草叢之中。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草叢中迎起了一個大碗般的蛇頭，那黃鶯直落入蛇口之內，不禁一呆。

就在他一怔神間，又是一隻黃鶯落入蛇口之內。

俞秀凡突然有一股憐憫之意，忖道：黃鶯枝上飛，和這巨蛇本不相犯，這巨蛇却張口吸食黃鶯，只看那血盆大口，不知要食下多少隻黃鶯，才能夠牠一餐之需。

只聽兩聲淒厲悲鳴，又是兩隻翠羽文禽，掙扎着落入那巨蛇口中。

俞秀凡心中火起，大步向那巨蛇行去。

他從無和人搏殺的經驗，想不到第一次動手，竟是殺一條大蛇。

那蛇身軀隱在草叢之中，只露出一個腦袋，無法瞧見那長大的蛇身。也許，瞧到了那長大的蛇身，俞秀凡會喪失行近那大蛇的勇氣。

突然間，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吸力，一個巨大的蛇頭，直伸過來。隨着那伸過來的蛇頭，已露出了七八尺長的蛇身。

俞秀凡看到了一個血盆大口和那數尺長的紅信，而且身子又不由自主的向蛇口撞去，不禁心中大驚。

當下一運氣，雙脚立地生根，拔劍擊去。他沒有考慮如何出劍，但那巨蛇的來勢，使他本能的把劍勢斜裏擊出。

白光閃過，鮮血噴洒，呼的一聲，一顆蛇頭由俞秀凡的頭上飛過。撞在一株大樹上，一合大口，咬住了樹身，尖牙深陷，整個的蛇頭吊在大樹之上。

巨大的蛇身，呼的一聲，從草叢中翻了過來，橫裏掃擊過來。

俞秀凡心頭一震，突然奮力一跳。只覺身輕如燕，斜裏飛了上去，越過了一顆大樹，落在五尺開外。

蓬然一聲，蛇身掃在大樹上，直打的枝葉橫飛，一根小碗粗細的巨枝，生生擊作兩段。

俞秀凡望着那蛇身，擊斷的巨枝，暗道：這一擊的力道如此兇猛，如是被牠擊中，只怕是很難活命了。

抬頭望望那高大的巨樹，心中大感奇怪。想到：我剛才好像是從那大樹上飛了過來，但那大樹足足有兩三丈高，我又怎能會飛過來呢？莫非大哥說的不錯，我真的已具有了上乘的武功不成。

拭拭手中長劍上的血跡，轉身向前行去。

第二天，中午時光，趕到了衡陽。

遵照着艾九靈的吩咐，找到了一家南湘客棧。

這是一家兼營着酒飯生意的客棧，前面一連五間的大門面，經營酒飯生意，後面是一進四的大院子，作為棧房。

俞秀凡行入客棧，正想到櫃上打聽一下王氏兄弟，一個滿臉紅光的年輕人緩步行了過來，道：「你是俞師叔吧？」

俞秀凡轉臉望去，只見那說話之人，正是王翔，近一年不見，那王翔變的更為健壯了一些。

於是笑一笑道：「你一個人麼，王當兄弟何在？」

王翔恭恭敬敬的應道：「我們早替師叔討好了一間跨院，恭候大駕，晚輩和舍弟，輪流在此候駕。」

俞秀凡一皺眉頭，欲言又止，低聲道：「王兄帶路。」

王翔轉身而行，引導俞秀凡進入了一座跨院中。

王當正在房中枯坐，目睹俞秀凡行了進來，立時迎了上去，屈膝下拜，道：「王當拜見師叔。」

俞秀凡伸手扶住了王當，接道：「兄弟，快起來。」

王當覺得俞秀凡手上的力道很大，竟然拜不下去，不禁心頭微震，暗道：不知艾大俠用的什麼方法，竟然使一個不會武功之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有此成就。

只聽俞秀凡道：「兩位請坐，在下有一事奉告。」

王翔、王當依言坐了下去，齊聲說道：「師叔有何吩咐？」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咱們年齡相若，兩位和我兄弟相稱就是，這師叔二字，用的大是不當了。」

王翔笑道：「你和艾老前輩是結盟兄弟，咱們叫師叔，還是委曲了你，怎敢和你稱兄道弟。」

俞秀凡道：「你們和艾大哥如何敍輩份，兄弟不想多問，咱們三人，却要以兄弟相稱才行。我和艾大哥是各交各的朋友。」

王翔道：「尊卑之分，豈可從略。」

俞秀凡道：「江湖上不受世俗禮法束縛，再說，我和艾大哥，也不過是口頭盟約，認不得真。兩位再稱我師叔，那是誠心不交我這個朋友了。」

王翔看他說的如此鄭重其事，只好說道：「咱們恭敬不如從命，也不用敍年庚了，咱們叫你大哥就是，這一點你不能再推辭了。」

俞秀凡道：「長幼有序，怎可——」

王翔接道：「俞兄如再謙辭，那就近乎矯情了。」

想一想，俞秀凡道：「好吧！就依王兄之意。」

王翔道：「俞兄以後叫咱們，只要叫一聲，老大、老二，或是大王、小王，有個區別就成了。」

俞秀凡笑笑道：「依你們，兩位到這裏好久了？」

王翔道：「不足三日。」

俞秀凡道：「兩位可知道咱們今後要辦的事？」

王翔道：「受業恩師約略提了一下，詳情却不知道。」

俞秀凡道：「有一股神秘力量，密謀在江湖上造成一次大刼難，但我大哥艾九靈不死，他們就不敢出頭露面，咱們要辦的事，就是要找那一股神秘的力量。」

王翔道：「大哥是否已胸有成竹？」

俞秀凡道：「沒有。目下咱們就要研究一個法子才成。」

一直很少開口的王當，說道：「但不知要多少時間完成？」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這個倒是沒有一定的限期，不過是越快越好。」

王翔道：「咱們多設法和武林中人物接近，再從中找出可疑人物。」

王當道：「如何接近他們呢？」

王翔道：「這要走一步說一步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兄倒有一策，但不知兩位賢弟是否同意？」

王翔道：「大哥明教。」

俞秀凡道：「就在下所知，那一股邪惡的神秘力量，決不是什麼好人，咱們多走一些妓院，賭場，也許會和他們碰頭，而且，還要設法鬧點事情，露點鋒芒，引起他們的注意，讓他們送上門來。不過，出污泥很難不染，這要很大的定力，大哥給了我三個人皮面具，必要時咱們可以易容改扮，但這種事，沒有成規可尋，完全要隨機應變才成。」

王翔道：「俞兄，這麼一提，小弟也有個主意了。你文文秀秀，扮個公子哥兒，那是再好沒有。我和兄弟，扮你僕從，在江湖上走動，既可避人耳目，又可走在一起，豈不是兩全其美。」

兪秀凡道：「法子是不錯，只是太委屈兩位兄弟了。」

王翔道：「大哥不用客套，咱們就這樣說定了，我去找個裁縫，做幾件衣服，再替大哥買上一匹駿馬，要扮裝吆，就扮個徹頭徹尾，免得被人懷疑。」

王當道：「對！我倆粗裏粗氣，作一僕從，縱然鬧出事情，大哥也好酌情處置，或是打個圓場，或是再顯顏色。」

這辦法實在不錯，兪秀凡一心想着早日完成大哥交付的事情，也就不再反對。

× × ×

是暮色合時分，長沙府出現了一個華衣駿馬的英俊少年。

這少年很大的氣派，金鐙銀鞍，藍衫福履，帶着兩個健壯的從僕，和一頭馱着行李的健騾。馬昂首而行，得得蹄聲踏起了片片塵土。

長沙府正是華燈初上，夜市將開，行人衆多的時刻，那藍衫少年駿馬穿街而行，旁若無人。一個佩刀健僕牽着馬韁，一個健僕牽着馱行李的騾子。

這派頭引來了滿街人羣側目而視，也引來了不少人的羡慕，但也招來了不少人低聲的指罵。

兪秀凡耳朵很靈，對大部份指罵，聽得很清楚，但他瞧出了那只是些平常的人，聽到也裝作未聽到。

馬行過一座客棧，一個店小二突然疾步奔在街心一抱拳，道：「大少爺，咱們客棧裏房間寬敞，酒飯潔淨，招待親切，價錢公道。」

牽馬的是王氏兄弟的老二王當，停下脚步，冷冷的打量了那店小二一眼，接道：「化錢多少，咱們公子爺不在乎，但你這客棧是不是長沙府最大的客棧？」

店小二聽口氣，送上門的財神爺，怎能失去，急急說道：「那不會錯，敝號在長沙府算是第一塊牌子，你放心，請裏面坐吧！」

王當回顧了馬上的兪秀凡一眼，兪秀凡微微頷首。輕輕咳了一聲，道：「伙計，咱們公子爺住下了。我們要獨門叠院，至少也要最好的上房。」

店小二一叠連聲應道：「有，有。小的帶路。」

兪秀凡下了馬，緊隨在店小二後面。

王當却接着說道：「小二，咱們公子爺的馬，一向吃的是煑熟的黃豆。」

店小二道：「敝號有。長沙府第一大客棧如是沒有餵馬的黃豆，那還成話麼。」

店小二接過馬韁，搬着行李，帶三人進了一座跨院。

店小二的話自然是有些誇張，不過，這座跨院確實也不錯，兩明一暗正房，還有西，南兩處四間廂房，一座小院落，種了不少花木，陣陣的花香撲鼻。

店小二燃起了兩隻巨燭，正房裏一片通明，陪修笑臉，道：「公子爺可要吃點東西？」

王當說道：「住了店，那有不吃東西的道理。」

店小二道：「喝點酒麼？」

王當道：「那是當然。上好的狀元紅二斤，配八個下酒菜。」

店小二一哈腰，道：「小的這就去給公子爺準備。」轉身向外行去。

王當道：「回來。」

店小二一隻腿已然跨出門外，聽到一聲回來，一收腿，又進了門，欠身說道：「你老還有吩咐？」

王當道：「咱們公子爺有個脾氣，不喜歡獨自進食。」

店小二道：「找兩個唱曲的姑娘陪陪。」

王當道：「咱們公子眼界高，庫脂俗粉看不上，找來的姑娘不够標緻，反惹得咱們公子吃不下飯。」

店小二心裏想道：可眞難伺候啊！口中却道：「這個，要你管家指點了，小的是初度伺候公子，摸不到公子爺的脾氣。」

王當笑一笑，道：「嗯，你們前面大廳中，不是賣酒飯的麼？」

店小二道：「是啊！但那裏人太雜，猜拳吆喝，怎麼能要公子爺在那裏進用酒飯。」

王當道：「哎！這你就不知道了，咱們公子就是喜歡熱鬧，越吆喝厲害的地方，他才能提起興趣，你把酒菜擺在大廳中，咱們在大廳中喝酒。」

店小二連聲稱是，退出了跨院，但臉上却是一臉茫然不解的神情。

目睹店小二去遠之後，兪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把我形容的很怪啊！你怎麼能想得出來？」

王當道：「咱們既然是要惹事生非，自然是愈怪愈好。」

兪秀凡歎口氣，道：「滿招損，謙受益。這行徑，實有些叛經離道。」

王當道：「公子，不叛經獺道，怎麼能惹事生非呢？」

王翔低聲說道：「大哥，反正咱們都易了容，臉皮都換了，不用多担心事。」

片刻之後，店小二急步行了過來，道：「公子爺，酒菜都給你預備好了，擺在大廳正中間一桌上。」

王當伸手摸出一塊兩兩重的銀子，道：「伙計，賞給你，事情辦的不錯。」

店小二黑眼珠看到了白銀子，連臉上那一股茫然之色，也一掃而空。堆上一臉諂笑，道：「謝謝公子賞賜。」

王當是誠心招搖，順手抓起了兪秀凡放在旁側的寶劍。三人一進大廳，果然引得滿廳中酒客注目。

店小二引着三人，行到正中的桌位上，替兪秀凡拉好椅子，才一哈腰退了下去。

桌子上已擺滿了酒菜，大廳中也上了九成客人。

兪秀凡緩緩入坐，王當立時替兪秀凡斟滿了酒杯。然後和王翔在旁邊一張方桌上坐下來，叫過店伙計，又點了幾樣酒菜。

這樣一擺佈，兪秀凡就顯得有些特別的扎眼。

滿廳酒客，擠滿了人，獨獨中間一張大桌子上，只坐着一個人。一桌佳餚，獨斟獨飲，確點有目空四海，鶴立鷄羣的氣派。

這時，正是晚餐時分，酒客紛紛擁來，很多人找不到一個坐位，但那張可坐十二個人的大圓桌子，却只坐了個藍衫方巾的年輕人。

兪秀凡雖然戴上了人皮面具，但又經過了一番修飾，看上去，雖不似原來的秀出羣倫，但仍然是一派書生氣度。尤其那一對眼睛，明澈清朗，燦若寒星，時而四週轉顧一下，更有着氣勢凌人的味道。

那獨居一桌，滿席佳餚，身側放劍，從人佩刀的形勢，隱隱間造成了一股霸氣，使得很多沒有找到坐位的人，腦筋都不敢動到那大圓桌上。

這家兼營酒飯生意的大客棧，生意實在很好，酒客已然沒有了位置，仍有不少人行入了店中。

兪秀凡獨坐中間，望着那轉去行來的食客，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我知書達禮的兪秀凡，竟然會變成了這樣一個囂張、暴戾的人物，氣勢飛揚，使人望而生畏。」

忖思之間，突有一個豹頭環眼的中年大漢

，行了過來，大馬金刀的在兪秀凡對面坐下。

這一來，廳中大部酒客，都放下了筷子轉臉望了過來。

人，都有一種莫名的好妬之心。兪秀凡的霸道氣勢，使滿樓的酒客，都有憤怒，但却又沒有胆量過去自找麻煩，總想有一個人看不慣，把那人教訓一頓。果然有人行了過去，眼看一場紛爭即將開始，大部份人，都放下了筷子，準備看場熱鬧。

兪秀凡看那坐在對面的人，三十五六的年紀，穿着一件海青長衫，目中神光隱現，腰中微微隆起，不知道帶的什麼兵刃。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兪秀凡一語未發。

王當却突然站了起來，大跨一步，人已到了那青衫人的身側，冷冷說道：「站起來！」

青衫人望了王當一眼，未予理會，却高聲喝道：「店小二。」

一個店伙計應聲行了過來，哈着腰，道：「二老爺，你有什麼吩咐？」

青衫人道：「給二爺來四個下酒的菜，一斤二鍋頭。」

店小二應了一聲，望望兪秀凡退了下去。

王當心中暗道：店小二稱他二爺，自然是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了，咱們既然是誠心出風頭，這等人自然是最好的對象。但他究非具有惡性之人，雖然有意佈署，滋生事端，但要他橫蠻的出手打人，出口傷人却是難能辦到。

就在王當忖思應該如何應付之際，那店小二已然提着一壺酒，端着一個冷盤，送了過來。店伙計目睹王當氣虎虎的站在一側，生怕惹火上身，放下了酒菜，回頭就走。

青衫人很沉着，提起酒壺，自己斟滿了一杯酒。

王當突然伸出手，按在酒杯上，冷冷說道：「咱們公子包下了這桌位置。」

青衫人冷哼一聲，道：「滿室酒客，座無虛席，這地方却空了這多位置，在下不坐這裏，又坐那裏呢？」

王當冷笑一聲，道：「朋友，咱們化了錢子包下了這張桌子，閣下還是讓讓的好。」

青衫人哈哈一笑，道：「兄弟在長沙府住了幾十年，還沒有人敢叫我讓個坐位。」

王當冷冷說道：「上得山多遇到虎，閣下今天遇上了。」緩緩收起了右手。凝目望去，只見那個裝滿了酒的瓷杯，大半部陷入了木桌之中。

大廳中人大部都瞧的十分清楚，個個心頭駭然。心中暗道：「這個瓷杯，竟然能陷入了木桌之中，當眞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

那青衫人的臉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

王當冷冷說道：「閣下如是能喝下這杯酒，在下願向我們公子求個情，讓你朋友坐在這位子上。」

青衫人在衆目睽睽之下，頗有不知所措之感。他自己心中明白，憑自己這份功力，決無法毫無損傷的取出這隻瓷杯。但又不甘心站起來一走了之。那不但當塲難看，也弱了他在長沙的名頭。一時間楞在當地。

王當冷笑一聲，道：「你朋友如是喝不下這杯酒，似乎是不用再躭下去了。」

青衫人面紅過耳，冷哼一聲，右手抓住了半個瓷杯，左手用力在木桌下面拍了一掌。

但聞蓬然一聲，木桌上十幾個放菜的瓷盤子，突然一齊飛了起來。

王當雙手齊出，接住了大部份的瓷盤，還有幾個，却被王翔急奔而至，伸手接住。

兪秀凡不是不想出手，只因他不知是否能接得住，不敢輕易出手，心中無把握，只好藏拙。

青衫人震飛起滿桌佳餚，但他仍然沒有完整地取出那嵌入桌子上的酒杯，瓷杯由中間折斷了。

王當緩緩放下了手中的菜盤，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道：「閣下可以走了。」

人，就是那麼奇怪，目睹王翔，王當的身手之外，大家都忽然覺着那年輕人確有獨霸一桌的能耐，只看那兩個跟班的厲害，身爲主人的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青衫人面色慘白，回頭向外行去，走到了店門口處，才回過頭來，說道：「三位不知要在此停留幾日？」

王當道：「咱們準備明天就走。但爲了等你的朋友，咱們多留一天也成。」

青衫人未再多言，大步出店而去。

王當擧手招過來一個店伙計，道：「剛才那位是什麼人？」

店小二不敢說，但又不能不說，只好應道：「那位朱二爺。」說完話，立刻轉身而去。

王當心知他心中充滿着畏懼，那朱二爺在長沙地面上，定然是一位有身份的霸道人物。店小二不敢說，王當也不再多問。

像朱二爺那種脚色，並不是兪秀凡和王當兄弟要找的人。他們要釣大魚，那只是一隻小蝦。

王當提高了聲音，叫道：「店伙計。」

一個店伙計應聲行了過來，一欠身，道：「管家，有什麼吩咐？」

王當笑一笑，道：「咱們公子已吃過了飯，不知這長沙府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店小二道：「什麼樣的地方？」

王當道：「好玩的地方——賭場，妓院；……不過，賭場要賭的大，妓院要天香國色的名妓。」

店小二爲難的搖搖頭，道：「這個麼，小的就不太清楚了。」

王當道：「如是長沙府沒有好玩的地方，咱們明天就只好走了。」

突然間，一個人大步行了過來，直行到王當的身前，道：「管家，貴公子可是想在長沙玩玩麼？」

王當轉目望去，說話的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年十三、四歲的孩子，穿着一身土布衣服的小孩子，就像在大街上到處打溜的小孩子一樣。他們不是叫化子，但能隨遇而安。蓬亂的頭髮，臉上還帶有一點汚泥。

王當打量過那童子之後，緩緩說道：「你是什麼人？」

蓬髮童子笑一笑，道：「我能帶你們去很好的地方玩，那裏有長沙最大的豪賭，最美的女人。」

兪秀凡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這孩子如此年輕，怎會知曉這多事情。」

只聽王當說道：「小兄弟，咱們公子一路行來，見識不少過大塲面。」

蓬髮童子接道：「我知道，貴公子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只要你們不怕化錢，我自然會帶你們去了。」

王當道：「咱們就是不怕化錢。」回顧了兪秀凡一眼，似在請命。

兪秀凡確然動了很大的好奇心，淡淡一笑，道：「如是眞有這麼一個地方，咱們應該去見識一番才是。」

王當望着那蓬髮童子道：「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蓬髮童子道：「現在。」

王當道：「好，你帶路吧？」

蓬髮童子搖搖頭：「別慌，咱們先談好價錢。」

王當道：「什麼價錢？」

蓬髮童子道：「我帶你們去，自然要一點

帶路費了。」

王當道：「你要好多錢？」

蓬髮童子伸出五個指頭，道：「這個數，怎麼樣？」

這三人都是全無江湖閱歷的人，自己想出了這樣一套笨辦法，行起倒也興致勃勃。

王當笑一笑，道：「五兩銀子？」

蓬髮童子搖搖頭道：「五兩銀子，諸位未免太過小氣了。」

王當道：「那你要幾多？」

蓬髮童子笑道：「你們公子不是有的是錢麼，五兩銀子，你如何說的出口？」

王當道：「那你是要五十兩了。」

蓬髮童子笑一笑，道：「以你們公子這身價氣派，五十兩銀子，實在是夠便宜了。」

王當道：「好吧！咱們會多付你點。」

伸手摸出一錠金元寶，道：「這裏有十兩黃金，先付給你，如果那地方眞正好玩，咱們公子另外有賞。」

蓬髮小童子接過金元寶，微微一笑，道：「多謝公子重賞。」

帶路去玩玩，有十兩黃金的重賞，折合白銀一百兩，實在是很驚人的手筆。只看的大廳中所有的人，既羡慕，又驚愕。

蓬髮童子收好了黃金，微微一笑，道：「公子吃好飯了麼？」

兪秀凡點點頭，道：「吃好了。」

蓬髮童子道：「咱們可以上路了。」

王當欠欠身，道：「請公子起駕。」

兪秀凡站起身子，大搖大擺的向前行去。王當伸手抓起長劍，緊隨在兪秀凡的身後。王翔却搶前一步，走在那蓬首童子的身後。

蓬髮童子微微一笑，道：「咱們先到那裏去玩？」

王當道：「你帶我們去玩，爲什麼還要問我們呢？」

蓬髮童子笑道：「我是問問你們，先到有女人的地方去玩呢，還是先到賭場裏去玩？」

王當對賭場、女人，全都沒有經驗，一時之間，楞在當地，不知如何回答。

兪秀凡對這方面的事情，亦是全無經驗，但他想到賭場上的事情，全是眞實功夫，非當場出醜不可，找女人雖然也是外行，但却有很多可以設法應付之道：心中風車般打了幾個轉，緩緩說道：「久聞湘女多情，咱們先去見識見識此地的女人再說。」

有了兪秀凡這麼一點，王當的腦筋也活了起來，接道：「咱們公子的眼光很高，你帶咱們公子去的地方，一定要有些姿色的才行。」

蓬髮童子微微一笑，道：「管家放心，如是我桃花童子，帶你們去的地方，不能使你們滿意，天下再沒有一個人，能使你們玩的開心了。」

兪秀凡心中一動，微笑說道：「你這名字很怪，爲什麼叫桃花童子？」

桃花童子笑道：「因爲我從小就流浪江湖，在花街柳巷中長大，對於玩道，不但十分熟悉，而且人緣也好，很多富商巨賈，王孫公子，都喜歡和我在一起玩樂，每次，都有很重的賞賜，久而久之，他們都稱我桃花童子。有關女人的事情，都得向我請教，反而把我的眞姓名給忘了。」

兪秀凡心中微生警惕，暗道：這童子雖然帶一身流氣，但言談氣度，都不似平常人物，對此人，應該留心一些，多一些防範，免得着了他的道兒。心中念轉，口中却笑道：「難得你這點年紀，竟有這麼多經驗。」

桃花童子笑道：「天生一種米，養出百樣人。我桃花童子，生具了桃花命，一懂事就在女人羣中打滾，我見的女人太多了，自然，對她們心理、性格，瞭解的多一些。」

兪秀凡道：「桃花童子，你可是就靠人家的賞賜過日子嗎？」

桃花童子道：「這已經很夠了。又好玩，又輕鬆，賺錢容易，又不勞累，日子過得很快樂，南面王不易也。」

兪秀凡道：「你讀過書？」

桃花童子道：「不讀不行啊！有些姑娘她們喜歡吟詩作對，我總得應付她們才行，說不得只好讀點書了。」

兪秀凡試探着道：「這麼說來，你還有點武功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明察。這也得學一點。我這一行，雖然是不在三百六十行內，日子過的輕鬆，但偶而也有很苦的時間，要應付各種不同的巨賈王孫，日夜歡娛，縱情酒色，沒有點武功基礎，身子也支持不住。」

兪秀凡道：「桃花童子，你只在長沙府中這片地盤上混生活麼？」

桃花童子笑道：「自然不止這地。我到的地方很多，秦淮河畔的書舫，西湖舟中的船娘，我是無不熟悉。到長沙也不過半年左右。」

兪秀凡聰慧過人，又務雜學，和這桃花童子談了一陣，心中已經有了點門路。笑一笑，道：「你帶我們去的地方，可也是花街柳巷中麼？」

桃花童子道：「她們不算是花街柳巷中人，但也不能算是正正經經的良家婦女。她們但却不會輕易接客，一般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和她們搭上綫。」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公子爺也是大玩家了，正正板板的女人，那就談不上玩字。小的先帶你去一家瞧瞧，如是你公子不滿意，咱們再想別的門路。」

兪秀凡道：「你好像門路很多？」

桃花童子道：「一路神仙一路法，幹什麼行道的，自然有行道中的辦法。」

幾人邊談邊走，已經穿了幾條街巷，到了一所幽靜巷子裏。這裏住的似都是有錢人家，高牆朱門，巨宅大院。

桃花童子行到左邊第三家前面，停了下來。登上七層石級，叩動門環。此刻之後，木門大開，一個老蒼頭行了出來，和桃花童子低談了數語。

老蒼頭轉身入室，桃花童子却回頭對兪秀凡道：「公子請進吧！」

兪秀凡心有些跳，但表面上倒還能裝的若無其事，大步行入。王翔，王當，分隨身後。穿過一座滿植花樹的庭院，才到正廳。庭中早已高燃四盞重蘇宮燈，照的滿室通明。四個年輕秀美的少女，穿着一色的青緞子，長裙短衫，迎上來把兪秀凡讓入上座，四婢輪流奉上香茗、熱巾、細點和銀嘴金身的水烟袋。

兪秀凡接過茶，却搖搖頭，推拒了水烟。原來他根本不會吸烟。

一番酬應過後，四婢退下，桃花童子才低聲對兪秀凡道：「公子請稍候片刻，玉姑娘在沐浴更衣。」

進了廳門之後王翔、王當就分左右站在兪秀凡的身後。

兪秀凡望望兩人，才笑對桃花童子道：「不要緊，咱們等她一會。」

四顧了一眼，兪秀凡又低聲接道：「這座宅院很大，定然有不少姑娘吧？」

桃花童子搖頭笑道：「這宅院裏，有八個丫環，四個老娘，兩個厨師，一個守門蒼頭，但主人麼，就是玉姑娘一個。」

兪秀凡道：「噢！很大氣派。」

桃花童子道：「氣派如是不夠大，我也不敢帶你公子來啊。」

語聲突轉低沉，接道：「公子，玉姑娘的脾氣不好。月前，有一位京裏來的大人物，一見玉姑娘，如中邪魔，出了一萬兩銀子，求玉姑娘留他一宵。結果，被玉姑娘給攆了出去，一萬兩銀子的銀票，也被玉姑娘撕的粉碎，給丢到門外。」

兪秀凡一皺眉頭，接道：「這麼大的架子麼？」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說道：「如是那玉姑娘是一位見錢眼開的人，我也不會帶你公子來了。」

兪秀凡笑道：「說的倒也有理。」

兩人談話之間，忽聞玉珮叮咚，一個粉紅衫兒，粉紅裙的少女，蓮步細碎的行了過來。

不知是天生的嬌嬈，還是後天的嚴格訓練，走路時一步三擺，粉頰、朱唇、楊柳腰有一股說不出的動人勁兒。

玉姑娘蓮步微停，一雙勾魂的秋波轉動，掃了大廳一眼，嫣然一笑，擺着柳腰兒行到了兪秀凡的身前。輕提紅羅裙，欠身一福。

兪秀凡看到了一雙好小的脚，粉紅繡鞋兒，盈盈一握。

這女人的美嬌艷，美的動人，全身散發着嬌媚氣息。那樣動人情愫，是那樣撩人綺念。

兪秀凡呆了一呆，才起身抱拳，道：「不敢當，姑娘請坐。」

姑娘笑一笑，緊旁着兪秀凡的身側坐下。儘管她風情萬種，儘管她媚態撩人，儘管她笑意蕩漾，但她似乎不願說話，由內室行入廳中，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

桃花童子欠身兒行了個禮，道：「玉姑娘，這位公子爺華衣駿馬，到了長沙，腰纏萬貫，身懷絕技，庸俗脂粉他看不上，所以我把他帶到了你這裏來。」

玉姑娘點點頭，又揚起玉手兒輕輕一揮。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少的告退了。」悄然退出了大廳。

人到了廳門外，他突然舉手對王氏兄弟一招。

王當望了王翔一眼，低聲道：「你守着公子，我出去瞧瞧。」舉步行出大廳。

桃花童子皺皺眉頭，道：「咳，你乩出了苗頭沒有？」

王當怔了一怔，道：「什麼苗頭？」

桃花童子道：「你們公子似乎是很欣賞玉姑娘，玉姑娘可也似挺喜歡你們公子，這就叫才子佳人，兩人對了眼，你們兩個跟班的，攪混在大廳裏，算是那一棵葱啊？」

王當道：「我們保護公子。」

桃花童子嗤的一笑，道：「管家，你們可是初次離家玩吧？」

王當心中一動，暗道：一定被這小子瞧出了什麼毛病，只好應道：「不錯，咱們是初次陪公子出來散心。」

桃花童子笑道：「這就難怪了。」

王當也來的聰明，低聲道：「小伙子，咱們確實沒有經過這種場面，你得指點指點。」

桃花童子道：「看來你們兩個跟班也確是蠟燭。」

王當一皺眉頭，接道：「什麼意思？」

桃花童子道：「蠟燭嘛，不點不亮，招呼那個伙計出來，咱們找地方喝酒去。」

王當搖搖頭，道：「不行，我們奉命保護公子，不能離開。」

桃花童子道：「不能離開，難道你們公子和玉姑娘洞房時，你也跟着。」

王當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

桃花童子道：「招呼你那兄弟出來，我去找兩個丫頭，陪咱們到後面喝酒。」

王當心中暗道：艾大俠肯放兪大哥出來要他獨闖江湖，自然是已有了足可自保的武功，反正我們就在這宅院中，也不會離開多遠。

心中轉念，舉手對王翔一招。

王翔行出大廳，道：「幹什麼？」

桃花童子道：「玉姑娘陪你公子論詩喝酒，你們哥倆只好找兩個丫頭湊合一下了。」

王當生恐王翔拒絕，急急接道：「是啊！咱們不能留在廳中打擾公子。」

桃花童子道：「兩位請跟我來吧？」

一面舉步而行，一面接道：「這叫做龍配龍，鳳配鳳，誰要你們命不好，作人的管家跟班呢。再說，玉姑娘的丫頭，可也是挑的揀的，一個個，貌美如花，也不會屈辱了你們哥兒倆個。」

王當只覺這桃花童子，口若懸河，胸羅淵博，小小年紀，竟似無所不知。

再說玉姑娘目睹兩個管家去後，才理一理鬢邊揷的玉蘭花，緩緩說道：「公子請入內堂，容賤妾治酒款客。」

兪秀凡心頭直跳，表面倒還算沉得住氣，笑一笑，道：「在下的酒量不好。」

玉姑娘道：「那麼，咱們吃些點心。」

兪秀凡道：「在下腹中不餓。」

玉姑娘啊了一聲，又道：「公子喜歡什麼呢？」

兪秀凡心中一動，暗道：這丫頭好大的口氣，待我刁難她一下。

星目轉顧了玉姑娘一眼，道：「在下性喜音律。」

玉姑娘嬌媚一笑，道：「好極啦！管弦兩道，不知公子喜歡那樣？」

兪秀凡楞住了，暗道：「難道這丫頭眞也能兼通弦管麼？心中轉念，口中說道：「在下喜品洞簫。」

兪秀凡暗暗忖道：此女嬌媚絕倫，又似具滿腹才慧，像這樣一位姑娘，怎會淪落入風塵中呢？再說像這等鬧中取靜的深宅大院，僕從衆多，每月必須要有很大的開銷，這丫頭由那裏弄來這麼多的銀子呢？

他出身貧苦之家，深知金錢得來不易，一個年不到二十的女孩子，能夠維持這樣龐大的開銷，這其間實有着很大的可疑之處。心念一轉，頓時提高了警覺。

玉姑娘緩緩站起了嬌軀，道：「賤妾替公子帶路。」也不待兪秀凡有所答話，起身向前行去。

兪秀凡緩緩站起身子，隨在玉姑娘身後行去。

繞過大廳後面的玉屏風，穿過一道木門，廻廊曲折，到了一座小廳門前。

一個青衣女婢，及時打起了布簾兒。

玉姑娘停下脚步，笑一笑，低聲說道：「公子請。」

兪秀凡經過這一段行程，早已定下心神，人也恢復了鎭靜，玉姑娘一讓路，兪秀凡瀟洒的行了進去。

這是一座佈設雅緻的小廳，紫綾幔壁，紅毡舖地，廳中間擺了一張小圓桌子。小圓桌子兩側，擺了兩張舖着紅緞墊子的木椅。

玉姑娘欠欠身，把兪秀凡讓上客位，自己坐了主位奉陪。

另一個青衣女婢，端着一個銀盤兒，獻上香茗。

玉姑娘笑一笑，道：「公子喜歡喝點什麼樣的酒？」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隨便吧？」

他根本不會喝酒，要他決定喝些什麼酒，那是叫他作難了。

刁鑽的玉姑娘回顧了身側的女婢一眼，笑道：「準備竹葉青。」

女婢一欠身，退了下去。

玉姑娘轉眼間向另一個女婢道：「去取我的玉簫、琵琶。」

青衣女婢一欠身，回頭而去。

似乎是厨下面隨時準備着酒菜，女婢去不過片刻，已然捧着個大木盤行了進來。

四個精緻的涼菜，一壺二斤裝的竹葉青。

另一個女婢捧着了玉簫，琵琶行進來。

那送酒女婢去而復返，送上了四個瓷碗扣着的熱炒。

玉姑娘揮揮手，道：「你們退下去吧？有事情我叫你們。」

二個女婢對着兪秀凡欠身一禮，便轉身退下。

兪秀凡忽然間想到了這地方的高貴、豪華，如若不花點錢，還算什麼貴公子。

伸手摸出了兩片金葉子，道：「不成敬意，玉姑娘吩咐她們收下吧？」

那兩片金葉子每一片都二兩左右，用來賞給兩個丫頭，應該算很大方了。

其實，兪秀凡出身貧寒，當年寒窗苦讀，從未見過黃金，如今一出手賞人兩片金葉子，實在心痛的很。

但玉姑娘望也未望兩片金葉子，低聲喝道：「回來，謝過公子賞賜。」

兩個青衣女婢應聲回來，謝過賞賜，臉上無有欣欣笑容，但也無鄙視之色。那證明了這賞賜不夠大，但也不算太小氣。

兪秀凡暗暗吃驚，忖道：一兩金子合十兩銀，兩片金葉，合計紋銀四十兩，打發兩個丫頭，竟然不見笑容，這地方當眞是銷金窩啊！

他沒有想一想玉姑娘這份容貌，天姿國色，嬌媚絕倫，單是纏那一雙好小脚，熬受了多少痛苦，這廣大的宅院，老娘、女婢，自然是化大錢的地方了。

兩個女婢退出雅緻的小廳，玉姑娘才提起玉壺，斟滿了兩人酒杯，笑道：「公子，我敬你一杯。」

舉杯，竟喝個點滴不剩。

兪秀凡楞住了，看姑娘嬌弱不勝，竟然一口乾杯，男子漢大丈夫，怎能示弱，只好也一口喝乾。

閱人多矣的玉姑娘，眼睛裏揉不下一粒砂子，雖然那兪秀凡表現的已夠鎭靜，但玉姑娘冷眼觀察下，仍然找出了很多破綻。所有的破綻中以那兪秀凡賞賜兩個女婢時的破綻最大。

玉姑娘暗自盤算一下，緩緩說道：「公子，賤妾有幾句話，不知是當不當講？」

兪秀凡不善於飲，猛灌一杯竹葉青這等烈酒，只覺臉上直發燒。但幸好他帶着人皮面具，外面瞧不出來，暗自運氣壓制，口裏應道：「姑娘只管請說。」

玉姑娘道：「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公子腰纏萬貫，天涯訪美，可是只爲了一遣情懷麼？」

兪秀凡笑道：「周幽王寵褒姒，爲博一笑失江山，在下化點銀子，又算得什麼？」

談到詩書一道，兪秀凡自是大大的行家，隨手拈來皆文章。

玉姑娘微微一笑，道：「公子滿腹經綸，出口有章有典。」

兪秀凡道：「姑娘才氣縱橫，言來能歌能賦。」

笑一笑，玉姑娘又替兪秀凡斟了一杯酒，道：「公子論人，看賤妾是否風塵女子？」

兪秀凡哈哈一笑道：「千金買笑，只見天姿國色，論什麼張王李趙。」

玉姑娘突然有着被傷害的感覺，黯然一歎，道：「薄命、弱女、斷腸花，自不配和公子煮酒論英雄。」

兪秀凡道：「古往今來，大丈夫誰不兒女情長，姑娘想的太多了。」

玉姑娘有些失措，面對着才氣不凡的兪秀凡，暗生出驚懍之心。忖道：「桃花童子說他身負絕技論文才似亦學富五車，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呢？難道他文武並具，深藏不露。

心念轉一轉，舉杯說道：「公子文才豐茂，賤妾何幸識荊，來，咱們再乾一杯。」

兪秀凡緩緩舉起了酒杯，心中暗道：「兪秀凡啊兪秀凡，你不能再喝了。但見玉姑娘舉酒杯一飲而盡，怎能對一個弱女子示弱，只好暗裏咬牙，再乾一杯。

目睹兪秀凡舉杯的神情，玉姑娘心中一動暗道：「莫非他不善飲酒，倒得灌他一下。」

打定了壞主意，嬌聲說道：「公子才氣折人，賤妾敬佩萬分，千金買笑，豪情萬斛，由來才子必善酒，賤妾捨命陪君子，願爲公子一醉，咱們先行各盡三杯。」

兪秀凡道：「使不得，在下早已聲明在先，酒量不好。」

玉姑娘的動作很快，說完兩句話的工夫，已然斟好了酒杯，道：「那是公子一句謙虛話，如何能當得眞，賤妾先乾爲敬。」

仰首一杯，立刻又自斟滿，就這樣乾了三個滿杯。

兪秀凡雖然是不甘示弱，但他心中明白，喝下兩杯，已然全身發熱，這三杯灌下去，非得當場出醜不可。這不是逞英雄的時候，隨手抓起洞簫，道：「姑娘好酒量，在下吹一曲爲姑娘賀。」舉簫就唇，吹了起來。

吹的是一曲合家歡。但聞簫聲中散發出一片歡樂的音韻，有如身沐春風，令人舒暢。

昔年兪秀凡家中貧苦，一面讀書，一面爲人牧牛，那牧牛時唯一的快樂，就是身騎牛背，一簫就唇，吹出心中歡樂，悲傷。

但他吹的簫，都是一般圓竹隨手作成，那裏像玉姑娘這管洞簫，湘妃竹身，名匠精製，簫身有三道聚音金匝，音律極正。

兪秀凡別說吹了，見也沒有見過這樣好洞簫，這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吹的十分有勁。

忽然間，簫聲一變，聲音高拔，聲冲霄漢，餘音嬝嬝，散入雲際。

玉姑娘本來是心頭有氣，聽完了一曲合家歡，悶氣忽散，連連讚道：「好工夫。公子，賤妾姊妹中都是音律好手，但像公子這樣，確還未聞。」

兪秀凡道：「近年未品，生疏多了。」

忽然間，兩個人都發覺說露嘴，不禁相視一笑但却都未抓到對方的小辮子追問下去。

玉姑娘取過琵琶，扶正弦音，道：「公子，賤妾獻醜了。」

玉手撥弦，妙音應手而出，彈的是一曲金榜樂。

兪秀凡靜靜聽着，發覺弦音中花俏甚多，那已是脫出音律的常規之外，能有好多成就，全靠個人的才慧修爲了。

琵琶聲忽轉繁急，如高山流水般一洩而下，霍然靜止。

兪秀凡低聲道：「姑娘彈的一手好琵琶。」竟然自動端起了面前的酒杯，乾了下去。

玉姑娘眨動一下圓圓的大眼睛，臉上是一股很奇異的神色，望望兪秀凡。忽然低聲說道：「公子，我陪你一壺。」挽起酒壺，喝了起來。

這是英雄豪客，大塊肉，大口酒的吃法，一個千嬌百媚的大姑娘，這樣嘴對嘴的喝酒，倒是少見，兪秀凡看的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玉姑娘一口氣喝完了壺中的竹葉青，放下了酒壺，手扶着桌沿兒，笑道：「公子，你可是有些害怕了。」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匀甫在哈家養傷，是晚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寐。忽聞蘭姑在屋外與人齟齬，繼而見他師叔水夢寒破門而入，蘭姑持刀隨後追來，攻擊水夢寒，一連撲空，龍匀甫無法勸止。蘭姑雖然受挫，但屢挫屢起，不斷及撲，迫得水夢寒點了她的穴道，昏在地上。水夢寒即催龍匀甫跟他回去，但龍匀甫感恩未報，不忍遽然不辭而別，又是在師叔的催促下，又不得不從，正想作書留言，却被水夢寒接過毛筆，竟在牆上揮毫，使龍匀甫啼笑皆非……

欲救嬌嬌女　却非徒兒媳

龍匀甫這時，眞是有話說不出，他雖是恨白如雲，可是由於哈小敏的緣故，他却不願過於對他深究，此時突聞木蘇和星潭也都下山來了，他們既是分頭辦事，難免就許找到了白如雲那裏去，萬一要是有個好歹，那可眞是自己的罪惡了。

當時不由對水夢寒道：「師叔，白如雲有個師父，外號人稱墨狐子，姓秦名狸，這個人可扎手得很呢！」

水夢寒哼了一聲道：「不錯，這個怪老道是有眞功夫，可是哼哼，他要是敢惹上我們三個，那他可是自我麻煩，你放心吧，你師姑有辦法對付他，她是有名的智囊！」

龍匀甫一閉眼，心說：「完了，果然是這位師姑去了，這老婆子是有名的難惹，這一下不定又要惹下什麼禍？」

當時不由忙問道：「師父呢？」

水夢寒笑道：「他也閑不下，他跟你師姑一塊去了！」

龍匀甫聽說只是皺眉不語，當時看了師叔一眼道：「我們走吧！」

水夢寒這時已由身上掏出了一條絲縧，先在龍匀甫身上轉了幾轉，再往自己身上勒，身形半蹲着，往起一站，已把龍匀甫揹在了背上。

龍匀甫在他身後問道：「師叔！我們還去不去找他們？」

水夢寒搖頭道：「那是他們的事，我們是各管各的。」

說着已走出了房子，龍匀甫不由回過頭來，依依不捨的最後看了這房子一眼，他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像若似有所失。

水夢寒揹着龍匀甫出了石室，展動身形一路兔起鶻伏，直向山下飛墜了去，龍匀甫却是默默無語，所不能去懷者，却祇是哈小敏的影子。

他不由深深地皺着眉毛，心中感慨的忖道：「我和她之間的緣份，只是這麼一點點……這一別，恐怕是再會無期了。」

想着心中不勝悲感，眞恨不能再回到那所石屋之內，見見哈小敏，和她談一談才告別。

可是有這位師叔在場，這話可是說不出口，再者水夢寒已知自己訂過親了，斷然是不會允許自己再和別的少女接近。

因此有好幾次，他話已到了唇邊，却又臨時忍住了，最後他不禁心中長嘆了一聲，暗想：「多情自古空餘恨，一個伍青萍的事情還沒有解決，可萬萬不能再結識哈小敏了，那結果一定是沒有什麼下場……還是早早把這情念打消吧！」

想着只好把心一死，安心的隨着師叔回返雲南去了。

筆者乘這師徒二人趕路之際，不妨掉轉筆頭，回過來談，一談白如雲那邊的情形。

碧月樓那可憐的哈小敏，自白如雲離開以後，她那一顆痴情的心，由不住片片碎了。

這可眞是惱人的一夜，她心中懷着數椿心事，那又能睡得着呢。

凄凉的長夜，襯着嘩嘩無情的流水聲音，時有三兩聲梟鳥的夜鳴！

小樓在夜風裏吱吱的搖幌着，這是冷

漠的長夜！

哈小敏雖有一身功夫，可是到底是一年幼的小女孩，脫不了一般少女的情態，有些事情不去想也就沒有什麼，可是愈去想，愈就怕人！

本來她胆子很大，可是貓頭鷹一再的叫着，她立刻想到，從前花姑告訴過自己，貓頭鷹半夜裏叫，就是死人！

她不由睜大了眼睛，在這間房子裏看了一週，心裏已有些胆虛了。

偏巧今夜的風，似乎特別大些，那扇竹窗，由於白如雲走得匆忙，沒有關好，被風吹得開來開去，吱吱響個不已。

哈小敏一股腦坐了起來，伸出手，想把床前那盞油燈燃亮些。

可是，當她手方一伸出的刹那，她不由驚嚇得全身一陣抖戰，差一點怪叫了起來！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那窗前却直挺挺的站着了一個人，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太！

這人面對着床，燈光太黑，小敏一時却看不清楚，可是她突然的現身，竟是輕比落葉，哈小敏適在咫尺，竟是沒有聽出絲毫聲音，再加上此時此景，哈小敏可眞以為是鬼怪出現了。

一時之間，直把她嚇得牙關吭吭直響，却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人忽然怪笑了一聲，午夜裏那聲音冷若堅冰，就連自己為俠女的哈小敏，也再也忍不住，嚇得怪叫了一聲，倏地向後縮了一些，抖戰道：「妳……妳這老婆婆是誰？……是誰？」

這老婆婆向前又走了一步，「咏！」地笑了一聲，露出了其黑如墨的牙床。

哈小敏再也綳不住了，直嚇得鬼叫了一聲，雙手猛然抱在自己頭上，大叫道：「妳……老鬼……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

因為她的聲音太大，那老婆婆似也怔了一下，果然站住不動了。

她用右手二指，在唇上按了按唇，噓道：「不要叫，不要叫！」

哈小敏這時只覺得頭皮發炸，身上一根根的汗毛都直豎起來了！

她抖聲道：「哎呀……妳是誰嘛？」

這老婆婆兩手往小腹上一抱，喋喋的怪笑了幾聲，倏地伸出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用又長又白的指甲，很快的寫了一個字，道：「我姓這個……」

哈小敏那裏看清她是寫什麼，由於此時，這老太太走近了些，她已看清了老婆婆的樣子，她肯定的相信自己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麼醜怪的老婆婆。

她那一雙眸子，分明已離開了眼眶，半垂吊在目眶之外，只要頭一動，那雙眸子也跟着幌來幌去，就像是一對小小的銀鈴似的！

她頭上的白髮，又多又密又長，似螺旋也似的，在頭上挽了七八個髮捲，剩下尺許來長的亂髮，一捲更披散在肩後，臉上皺紋層層相疊，每一掀唇，滿口沒有一個整牙，却露出其黑如墨牙床。

這確是一個形同鬼梟的女人，任何人乍一看她，也會為她嚇出一身冷汗！

哈小敏連眼淚都嚇出了，一面抖聲道：「妳寫的什麼？……寫的什麼？是不是『鬼』字？」

老婆婆「噗哧！」一聲笑了，她冷冷的道：「小姑娘妳不要怕，我是人不是鬼，不要胡說八道，小心我生了氣，把你活抓死！」

說到「抓死」二字之時，她揚了一下手，哈小敏嚇得又往後縮了一下！

她呆呆的望着這老婆婆，抖聲道：「妳是人，怎麼長成……這樣？」

老婆婆想是為她這句話激怒了，只見她那一雙銀鈴也似的眼睛，倏地向上一翻射出了兩股奇光，哈小敏不由用手捂着嘴，嚇得「啊！」了一聲。

怪老婆子厲哼了一聲道：「我要不是看在我徒弟的面子上，就憑妳這句話，也非抓死妳不可！」

哈小敏不由心中一動，頓時胆子大了些，她不由慢慢放下了手，道：「妳徒弟是誰？」

老婆婆聽到了徒弟二字，她立刻笑了，滿臉的皺紋，就像是開了花也似的，全都展開了，可是多出的皮肉，像布片也似的都垂在了下額，益發顯得難看！

她喋喋的笑了笑道：「我徒弟？嘻！嘻……」

哈小敏追問道：「妳徒弟是誰呀？」

老婆婆向前走了一步，她身子微微下彎，她臉上表情，這一霎那，可說是怪像到了極點，那兩彎杏眉，連連向上着，一面輕聲道：「小姑娘，我說出來妳臉可別紅！」

哈小敏心中一動，忖道：「我幹嘛臉紅呀？」

當時轉着那雙大眼睛，怔了一下道：「我……不臉紅，妳說呀！」

老婆婆突地又直起了腰，右手摸着下巴，又皺了一下眉毛，道：「我問妳，小姑娘，妳可是被一個姓白的小子給關在這裏？」

哈小敏一怔道：「咦，妳怎麼知道的？……妳是誰？」

老婆婆點了點頭，自語道：「這就不錯了……」

接着她又喋喋的怪笑了幾聲，道：「我當然知道……」

說着她又把身子彎了些，神秘的笑道：「我問一個人，龍勻甫妳知不知道？」

哈小敏被老婆婆這種神秘的態度，搞的怪不自然的，此時突然聽她問出龍勻甫來，不由臉色一紅，吶吶道：「我……我知道……老婆婆妳問……」

老婆婆一伸手，笑道：「好了，好了，這就沒有錯了！」

哈小敏不由眨着眼睛，心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那老婆婆笑咪咪的看着她，聲音不再像方才那麼冷的說道：「小龍就是我徒弟，小姑娘妳知道了吧？」

哈小敏不由吃了一驚，她久已領教過三百老人的大名，却不知道，竟是這個怪老婆子。

當時忙由床上，翻身而下，對着老婆婆冉冉下拜，一面紅着臉道：「原來是……老前輩，後輩方才太失禮了。」

這老婆婆一掄鬼爪，攏了一下披在肩

後的白髮，喋喋一笑道：「照說嘛，這個禮是應該受的……」

哈小敏行過了禮，心中不由嘀咕道：「這認識龍勻甫，也不過才幾天，怎麼會連他師父都知道了？」而且老婆婆口中話意，更透着無限神秘，眞令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怔怔的站了起來，老婆婆手一伸按道：「妳坐下！」

哈小敏心中說：「喝，妳倒成了主人了？」

想着就坐在床邊了，老婆婆伸手把桌上的油燈撥得太明，立刻這房子裏就顯得亮多了。

哈小敏這一看清了，不由更吃一驚！

可是老婆婆却露出黑如濃墨的口腔，笑道：「我要好好地蕒蕒（看看意）！」

說着上下打量了小敏一遍，不禁喋喋的怪笑連聲，哈小敏不由怔道：「婆婆妳笑什麼？」

老婆婆一收笑容，連連點頭道：「小模樣是不壞……我老婆子看着都喜歡。」

小敏聞言，不禁玉面通紅，當時粉頸低垂，對於眼前這個怪老婆子的來意，她仍是如墜五里霧中，心中不禁噗通噗通的跳了起來。

老婆子見小敏如此，不禁更大聲怪笑了幾聲，就好像是她自己家一般。

哈小敏不禁心中想道：「這老婆子胆子也太大了……她這麼大聲說笑，難道就不怕別人聽到麼？」

想着不由抬起了頭，痴痴地看着她，這老婆婆一面笑，一面點着頭道：「妳還是不認識我吧？」

哈小敏又點頭又搖頭，一副茫然失措的樣子，益顯嬌柔萬態。

老婆婆收斂了一下笑容，宏聲道：「我名字叫星潭！」

哈小敏啊了一聲，她腦中對這位風塵怪姥的印象，可是太深了，平日父親口中，把這位老婆婆，說得幾乎成了怪物一般可怕。

她作什麼事情，都喜獨來獨往，這星潭尚在十五六歲的少女時代，即曾以「鬼女」的綽號名滿江湖。

百歲之後本已少出，偏巧倦遊滇南之際，巧遇到了武林中，另外兩個怪人，木蘇和水夢寒。

這三個怪物，平素都是一副狂傲的個性，一向是目高於頂，這一次却是例外，居然彼此一見，各自都傾心，一問年歲，三人竟都是整整一百歲。

這情形突然觸起一段遐想，三人竟各自報生辰，在括蒼山結拜為義兄妹，定義名為「三百老人」。

這件事，立刻傳遍了武林，聞者無不動容，尤其是綠林道上的人物，聽到了這項消息之後，簡直嚇得屁滾尿流，蓋三人之中，祇出其一，已是不敢相惹的人物，何況三人這麼一連義，那簡直是不敢想像了。

所幸三人自連義之後，却是更少走動武林了，不久就收到了龍勻甫這個徒弟。

三百老人一生怪癖，全天之下絕少投緣之人，所以雖年高百齡，却都未能收得一個弟子。

此番由於木蘇帶回了這個徒弟，根骨智慧，俱都是極上之材。

三老以垂暮之年，好容易喜獲得如此高弟不由大喜，俱對這龍勻甫，寵愛到了萬分。

三人各自強迫着把絕技傳授給他，有時為了搶授，很弄得彼此不快。

可是有這位弟子從中化解，居然彼此倒也相安，十年後造就出了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俠客龍勻甫。

只因為這龍勻甫幼受極寵，雖是天稟極上，却尚未盡得三老眞傳。

這也是如今，為什麼龍勻甫的武功，少少差白如雲一籌的原因，否則，白如雲是否是他的對手，那可就難說了！

三老之中，因是同年，以月份論之，木蘇居長，水夢寒次之，星潭還算最小。

他們三人，一生傳奇之事多如天星，一時却是說他不清，容後慢慢敍出。

可是就哈小敏道聽途說的知道些許，此時見將起來，已不禁令她頻頻動容了。

星潭此時自報了名字，咧口一笑道：「妳只知道三百老人，小姑娘，我告訴妳，那是我們三人的總稱，我再告訴妳一聲，我們三人之中，任何一個人在外面行事，報名都是三百老人，其實，我並沒有這麼大歲數。」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這……這……我知道。」

星潭點了點頭道：「別人無所謂，妳却應該知道！」

哈小敏不由又怔住了。

她想到今天晚上，怪事可眞多，這位星潭老婆子，所說的話，怎麼句句令人費解。

星潭說了半天，順手從桌子上拿起一個茶壺，嘴對嘴的喝了幾口茶，把茶壺放下！

哈小敏怔怔的看着她，對於她一舉一動，都像是看怪物一樣的。

星潭然後又顧視了左右一下，道：「我本來以為找妳是件難事，所以自動的討下了這個差事，却想不到一來就找着妳了，這樣也好，免得我又要大鬧一番，這麼吧……」

她微微呻吟了一會，又道：「妳跟我走吧！」

哈小敏不由一驚，奇道：「星老前輩，妳是要救我出去不是？」

星潭點了點頭道：「這是當然！」

哈小敏先是一喜，可是後來却為起難來了，不由把一雙蛾眉緊緊皺了皺，道：「這……這不太好……」

星潭不由一怔，她後退了一步道：「咦！這是為什麼？」

哈小敏不由臉色大窘，她心中不由氣道：「妳這老婆子，何必要管這個閑事幹什麼？」

當時皺了一會眉道：「我父親也被關在這裏，我走了，他怎麼辦呢？」

星潭喋喋一笑道：「這個妳放心，有人去救妳爸爸！」

哈小敏不由一喜，道：「誰去救？」

星潭不耐煩的道：「反正有人就是了，妳這小姑娘話太多，要不得。」

哈小敏不由玉臉一紅，初次見面，就

被人家罵話太多，在一個女孩子來說，是不大好意思的。

星潭見小敏被自己說得低下了頭，也不禁有些不大好意思，當時輕輕拍了她肩膀一下，道：「妳爹不是外號叫金風剪伍天麒的伍鏢頭麼？」

哈小敏不由大吃了一驚，忙一抬頭，道，道：「弄錯了……哎，妳老人家全弄錯了！」

星潭不由退後了一步道：「什麼錯了，他不是個保鏢的是什麼？」

哈小敏這時才知，原來她把自己當成了伍青萍，怪不得問長問短，還當是他徒弟的媳婦兒呢？

當時不禁又氣又笑，忙由床上站了起來，笑道：「老前輩，妳老人家別搞錯了，伍天麒不是我爸爸，我姓哈，我是哈小敏。」

這話才一說完，那老婆婆立刻滿頭白髮，一根根地直豎了起來，咬牙切齒道：「妳說什麼？」

哈小敏見她這種生氣的樣子，可眞是嚇人，尤其是那雙眼睛，簡直全凸出到目眶以外了，射出冷冷的奇光，再襯着她那副怪像，眞令人不寒而慄！

哈小敏不禁打了個寒戰，她抖聲道：「本來嘛……是眞……的！」

話還未完，就聽見一聲怒叱，跟着她只覺得雙臂一陣奇痛，已被星潭一雙白骨瘦爪，緊緊抓了住，她那蒼白滿疊皺紋的臉，已逼近在她臉前。

哈小敏幾乎嚇得要哭，她掙了一下萎縮道：「妳……妳要怎麼嘛？」

星潭倏地一抬雙臂，哈小敏已被她攀在半天之上，就聽她厲聲道：「難道妳不是伍青萍。」

哈小敏已被嚇昏了頭，抖戰道：「是……不是！不是！」

她連着重覆了兩聲，星潭不由皺了一下眉，她是有名的機智多詐，此時緊緊的盯住哈小敏的臉，不由噗哧一笑，緩緩又把哈小敏放了下來。

她自言自語道：「我差一點被妳騙了，好丫頭，妳想我是什麼人，豈有被妳欺騙之理，哈哈！」

她張嘴笑了兩聲，哈小敏被她連抓帶嚇，眼淚都嚇出來了，只是望着她發楞。

星潭笑了兩聲，見小敏沒有說話，她越發相信自己的猜測沒有錯了。

當時露出黑牙床，又嘻嘻笑了兩聲，伸出乾枯的瘦手，在哈小敏頭上摸了兩下，道：「妳爲什麼要說瞎話？」

她笑了一下，又接道：「不過妳這孩子是够聰明的，挺對我老婆子的味口，等回去以後，我好好看看妳，要是有造化，我就破例收妳作個徒弟。」

哈小敏本是又驚又怕，突聞此言，禁不住心內一陣狂喜，她猛然抬起了頭，嘴皮動了動，可是轉念一想，這句話却是沒有說出口。

她流動着水波也似的眸子，驚恐的看着眼前這個怪老婆子，微微搖頭道：「唉，老前輩，妳是弄錯了。」

星潭立刻皺眉，不悅道：「什麼弄錯了？」

小敏此時眞想笑，明明自己是哈小敏，這老婆子却要硬把自己當成伍青萍。

此刻見星潭虎視眈眈的看着自己，她知道只要說了實話，這老婆子就許一怒之下，把自己……

雖然自己和她並沒有什麼仇，可是這種怪人作事，往往不能以一般常情來估計的。

儘管如此，自己總不能冒名爲伍青萍呀！

哈小敏想到這裏，略爲猶豫了一下，終於把心一狠，一咬銀牙道：「老前輩我要告訴妳，妳實在是錯了，我姓哈叫小敏，伍青萍是伍青萍，絕對不是我！」

她一面這麼說着，一雙眸子一直在星潭身上轉着，生怕她有什麼動作。

星潭聞言之後，倒是沒有再動手，只怪笑了一聲，盯着哈小敏忿忿道：「哈……小敏？怎麼又跑出來一個姓哈的？這可是怪事！」

小敏聞言也不禁有氣，把自己當錯了人，已經是够氣的了，最氣是她乾脆否認自己的存在，懷疑沒有自己這麼一個人……這眞是太氣了。

她想到這裏，不由嘟着小嘴，冷冷的道：「什麼怪事？難道我就不是人了？」

星潭這時果眞也被弄得有些糊里糊塗，那張原本就醜的臉，再加上懷疑、氣惱、猜測等等的因素，更是愈發的醜陋了。

她轉着那一雙銀鈴也似的眸子，在小敏臉上身上，滾上盤下的盯了好一陣，最後仍是將信又疑。

最後她搖了兩下頭，吶吶地道：「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伍青萍被關在這裏，她也關在這裏？她爸爸被關着，妳爸爸也被關着？……而且妳也是個小姑娘……」

哈小敏聽她這麼說着，再一想，果然事情是眞巧，看來要使她相信，眞要大費一番唇舌了。

當時不由頻頻的皺着蛾眉，一時不知給她怎麼解說才好。

星潭見狀，忽然臉色一沉，只見她嗤嗤一陣怪笑，厲聲道：「妳今天給我說實話，妳以爲我是好說話的人嗎？」

她接着一揚右手，離着那竹窗子少說尚有丈許，可是由她掌上所發出的掌風，已呼呼地一聲，把那扇微微掩着的竹窗，大大的打了開來。

她接着對小敏獰笑了一聲，道：「我不露一手功夫，妳大概還不知道我老婆子是幹什麼的？妳看看！」

說着話，就見她猛然已閃身到了窗前，一雙鬼爪連連向着窗下抓動着。

說也奇怪，隨着她十指抓動之下，樓下立刻響起了一陣清晰的嘩嘩水響之聲。

星潭雙手抓動更急，似如此七八下之後，猛見她大吼了一聲：「起！」

只見鬼爪揚處，竟由竹樓之下，匹鍊也似的竄起了兩根水柱，俱都粗如兒臂，隨着怪老婆子雙手揚處，穿窗而入，嘩啦啦流了一地都是。

哈小敏不由嚇得目瞪口呆，心說：「我的媽！這是什麼功夫呀？」

她只知道有一種「悶掌」，練時是以井水爲靶子，可是那井深最多也沒超過一丈的，練到最好的，也只能一掌打出，水花四濺，就這樣，一般人沒有十年的純功

夫，還辦不到呢！

而此時這竹樓，少說也有好幾丈高，這老婆婆，竟能憑着一雙瘦爪，非但擊水成珠，竟能以本身所練的內炁，實實地由水中，提抓出兩條水柱來，這種功夫，不要說是目睹了，就是聽一聽，也足以駭人了！

哈小敏目視如此神威，不禁臉色陡變，星潭露了這麼一手絕功，不由回目看了驚楞的哈小敏一眼，嗤嗤一陣怪笑，道：「怎麼樣！小姑娘？妳可看見了？我這種『鶴爪功』妳自信受得了麼？」

小敏不由痴痴的搖了搖頭，星潭立刻擺下了笑臉，可是哈小敏却接着說道：「老前輩，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幹嘛要發脾氣呢？」

星潭本以爲她已馴服了，誰知竟說出這種話來，當時不由突然大怒，只見她嗤嗤大笑，厲叱道：「妳不明白？我是叫妳在我面前乖乖的說實話，妳要是再敢有半字虛語，我會把妳心肝五臟抓出來！」

她一面說着話，雙手還比着一個抓的姿態，瘦骨嶙嶙煞是怕人！

哈小敏嚅嚅的道：「我是哈小敏，妳不能把我變成伍青萍！」

雖然她是低頭而言，氣質裏隱隱顯出無比的豪氣，那是不會向星潭低頭的……

星潭翻了一下眼，強忍着心中的疾怒，問道：「那伍青萍到那裏去了？」

哈小敏心中也不禁有些氣惱，當時看了她一眼，本想狠狠頂撞她一句，可是，她到底考慮到後果……她立刻變得又懦軟了。

她嘆息了一聲道：「唉！老前輩，我和妳一樣，我怎麼會知道呢？眞是太奇怪了。」

星潭老臉一陣紅，忿忿的氣道：「奇怪？有什麼好奇怪的？我不問妳，我問誰呀？」

小敏把手一攤，翻了一下眼道：「可是我不知道呀！這總不犯法吧？」

星潭立刻被這句話，引得暴怒起來，頭上雪白的長髮一陣聳動。

忽然她臉色又回復了原態，長嘆一聲道：「也罷……」

她一抖雙掌，已實實地抓在了哈小敏的一雙肩頭之上，一面收手切齒道：「小姑娘，我告訴妳，我一生最不願意和後生小輩動手的，妳可不要想惹我……我會發怒的！」

說着那一雙手，在微微地戰抖中，就如同十支鋼鈎也似的，深深陷入到小敏的肉內。

哈小敏不由痛得花容失色。

她央求道：「婆婆！妳下手太重了，把我弄痛了。」

星潭怔了一下，嘻嘻一笑，鬆開了雙手，她站起了身子，在這竹樓上走了幾步，緊緊地皺着雙眉，嘿嘿又笑了兩聲道：「嘿！弄痛了……」

她看了小敏一眼，道：「妳害怕了是吧？」

哈小敏茫然點了點頭，星潭面上，立刻展露出一片慈祥的顏色。

這是小敏自見她以來，最和藹的面容了！

星潭轉着一雙眸子，上下又打量了她一會，心中不由暗暗的想道：「看樣子她是不會說謊的，那麼，我又如何來處置她呢？」

哈小敏見她沉默不語，不由忿忿道：「青萍姐姐已經逃走了好幾天了，我不騙妳，婆婆！」

星潭點了一下頭，道：「她到那裏去了？」

小敏搖搖頭道：「沒有人知道，誰也不知道。」

星潭不由掀開乾癟的嘴唇，笑道：「這麼說妳眞是姓哈了？哈什麼來着？」

小敏接下去道：「小敏，大小的小，敏捷的敏。」

星潭在她說話時，目光始終注意着她，心中有一種極微妙的感觸。

事實上，她已確實對眼前這個小姑娘，有了極度的好感，只是她暫時把它放在心中罷了。

哈小敏說完了話，臉色微紅，星潭重覆的念了一遍她的名字，反問道：「那麼妳爲什麼也住在這裏呢？」

哈小敏搖了搖頭，分辯道：「不是，我不是住在這裏……我……」

星潭疑惑的道：「那？爲什麼睡在這裏？」

哈小敏聽她這麼一問，不由激起了一腔說不出的傷感，她嚅嚅的道：「我……我也是被關在這裏的。」

星潭奇怪的問：「爲什麼呢？也是白如雲？」

小敏流淚道：「是我錯了……所以他才關起我來……」

星潭更是奇怪，追問道：「妳錯了？什麼錯？」

小敏本不想回答，可是在星潭那灼灼有神的目光之下，幾乎不容她不答，甚或多作猶豫也不能够。

她終於搖了搖頭道：「實在告訴妳吧，我是放走了他的人，他生氣了，所以把我關起來……」

「不過！不要緊，婆婆！」

星潭見她說話的時候，臉上青紅不定，也猜不透她是什麼原因，小敏又接道：「妳老人家對我的好意，我謝謝妳，我在這裏也沒什麼苦……所以，妳……妳還是走吧！」

星潭冷笑了一聲，道：「妳小小年紀知道什麼？哼！」

小敏不由吃了一驚，星潭目射精光，略爲思索了一會，才道：「妳以爲白如雲爲什麼要關妳？」

哈小敏輕輕嘆道：「他只是略微罰罰我罷了！」

星潭搖頭道：「胡說八道！」

哈小敏不由大吃一驚，怔怔的看着她，星潭自言自語道：「好小子，還想一箭雙鵰，走一個又來一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她看着哈小敏，半天才獰笑的點了點頭，道：「可憐的姑娘，妳難道不知道白如雲是垂涎妳的美色麼？」

哈小敏知道這老婆婆是完全誤會了，當時急得連連搖頭，道：「不！不！他不是……」

星潭巳厲叱了聲道：「胡說！」

哈小敏痴痴的看着她，心中眞是又急又氣，可又無法多辯，星潭跟着站了起來，接道：「我決不忍心叫這麼好的姑娘，落到了惡人之手……」

她走了幾步，停住了，忽然一笑道：「對！就是這個主意！」

小敏在一旁不明究裏，不由傻傻地問道：「什……什麼主意？」

星潭低下頭對她說：「小姑娘，妳不要怕，我要救妳！」

哈小敏眞是有苦說不出，其實她是有意讓白如雲把自己關起來的，要是想跑，她早就可以跑了，現在這個怪老婆子，却是決心決意，要把自己救出去，這簡直是成心討厭。

她不由緊緊的皺着眉，這種話又不好解釋，女孩子家臉皮嫩，怎麼好意思說出口呢？

星潭冷笑了一聲，又道：「白如雲不是把伍青萍抓到這裏來麼？哼哼！這一次我也要把妳帶到雲南去，也叫他到那裏去找我……哼哼！」

她一連哼了兩聲，臉上煥發出得意的光采，不由雙手一拍，發出了「拍！」的一聲。

她露出了黑牙根笑道：「對！這個法子好！我就是這麼辦，一面既能救出了妳，一面更可給我出出氣……」

哈小敏微笑了一下道：「他要是不去你們那裏呢？」

星潭連連搖頭道：「不會！不會！」

小敏心中暗忖道：「小雲哥對我並沒有什麼感情，他又怎會跑這麼遠，去救我出來？這婆婆是白費心機了。」

想着只是發楞，也不說話。

星潭似乎對於自己這條「以牙還牙」的計策，十分得意，而且充滿了信心。

她高興得撫掌大笑了起來，一面連連道：「太妙了，太絕了！」

小敏肚子裏說：「哼！妙個屁？絕個屁？」

這老婆婆還是說作就作，當時幌着頭道：「白如雲這小子，絕對想不到我老婆子有這一手，哈！」

她接着道：「妳是他心上的心肝兒，妳要是丟了，他還會不急得發瘋，然後……嘿！對了！我給他留封信，這小子見了信不急死才怪……」

她說着走到書桌前，見竹筒內斑管如林，順手拿起了一管筆，用口吮吸嘖嘖有聲。

她那漆黑的牙床，和筆尖眞是一個顏色，小敏翻着白眼看着她，心中却想：「這倒省了墨了……」

星潭吮了半天，在抽屜裏找出一張紙，匆匆在紙上寫了幾行字，寫的是：

「哈小敏巳爲我帶返雲南，想要留她活命，速至滇西找我，並以伍青萍交換可也！

三百老人星潭匆匆」

寫完了，對着紙又笑了笑，遞與小敏道：「妳看看這樣寫可好？」

哈小敏看了看，臉色不由一變道：「什麼……想要活命……」

星潭不由嘿嘿一陣怪笑，用手指了小敏一下道：「傻閨女，那是騙他的，不這麼寫，他怎麼會看了馬上就去呢？」

她冷笑了一下，接口道：「這小子也是太狂了，哼！打狗也只看主人面呀！居然敢惹到我們頭上來了，這一次他要是去了，我老婆子不給他一點顏色，他也不知道我的厲害……」

說着，頓了一下，又接口道：「也叫他知道馬王爺是三隻眼！」

哈小敏雖聽星潭這麼說着，可是心中還是不大得勁兒，一個勁的發呆，她腦中不由暗自思忖道：「看樣子，我是不聽她話也不行，不如就跟她一塊走算了……反正我也想出去闖一下江湖，這一下倒是稱了心願。」

可是她只一想到白如雲，就不禁又有些放不下來了，星潭那一雙眸子，却牢牢的在盯着她。

她皺了一下眉，忽然一咬牙道：「好吧！我跟妳走，可是妳老人家可不能虧待我，要不然我情願在這裏。」

星潭笑得併不了口，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我不虧待妳。」

哈小敏忽然心中有一個念頭，這念頭更令她決心跟着星潭走。

她站起來，眉尖向上一挑，巳然道：「我眞傻，這正是一個最好的試探白如雲的好機會……他要是眞對我有情……決不會忍心令我被人抓去受苦……一定會來救我……」

「可是他要是不去呢？……」

哈小敏咬了一下牙，心想：「他要是眞不去，那就證明了他對我一點也不關心……我也好死了這條心了……」

想着她雙眼連眼圈都紅了。

星潭那知她心中在想些什麼，當時還以爲他是在担心她的父親，不由脫口道：「至於妳父親，妳可放心，木老大巳經去了，他一定會把妳爸爸救出來的……」

小敏知道她口中的「木老大」，是指三百老人之中的木蘇。

她本來沒想到父親，被她這麼一提，反倒增了一層憂慮，不由皺眉道：「木老前輩就算救出了我父親，可是，我父親又怎會想到我上那兒去了呢？豈不是要急死了？」

星潭倒沒想到這一點，頓時不由怔住了，她忽然站了起來道：「那，我就去一趟……可是也許妳父親巳經出來了？」

小敏不由微笑道：「這麼吧！我帶妳老人家回去一趟，親自對爸爸說一說，他老人家知道了好放心，妳看好不好？」

星潭點了點頭道：「也只有這樣了，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走吧。」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好吧！妳老人家要小心一點，不要驚動了他們。」

星潭不由嘿嘿一笑道：「我老婆子向來到那裏去，就從來沒有怕過誰，妳跟着我走，我們是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別怕！都有我呢！」

哈小敏皺了一下眉，道：「最好別殺人。」

星潭嘿嘿笑了兩聲，道：「我也不想殺人，只是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她說着猛然站了起身子，道：「我們走吧！小船就在下面。」

哈小敏用手問了問背後的長劍，吶吶道：「老前輩，我總覺得這樣不太好。」

星潭不耐煩的道：「走吧！別畏首畏尾了，沒有錯，來！我揹着妳。」

哈小敏臉一紅道：「不用，我自己會走。」

這時星潭巳把竹窗推開，略微顧視了一下，微微對小敏招手道：「來！船還在下面。」

哈小敏巳走至窗前，星潭用手一指，道：「妳先下去。」

哈小敏有意在老婆婆面前，顯露些身手，當時一擰腰，巳上了窗擱，她回頭一笑道：「我先下去囉！」

星潭點了點頭，哈小敏一提丹田之氣，直向那湖中小船上飛墜了下去。

不想她身方下墜，陡然一聲清叱道：「好呀！我看妳還往那裏逃？」

跟着由竹樓下嘩嘩一陣水响，划出了一葉小舟，南水北星，一站船首一站船尾，小船飛快的朝着哈小敏落身處馳來！

哈小敏耳中聽到叱聲，無奈身形巳自降下，足尖一點船面，小船連着顫動了幾下，再一看，才算是看清了，不由秀眉微皺道：「南水北星，你們是怎麼回事，老跟我找痳煩？我可不是好欺侮的啊！」

南水及北星各着一身勁裝，每人背後插着一把寶劍，在南水手中，還拿着一枝大竹筒子，口上還嵌上了一塊亮晶晶玻璃一樣的東西！

二小聽哈小敏如此說，各往前移動了一下，北星結巴着道：「不是……我們痳煩！……是妳痳煩……妳……」

北星話未說完，南水巳擺了擺手道：「北星！妳不要說話，我來對付她！」

但哈小敏聞言不禁大怒，叱道：「喲！你來對付我，你算什麼東西嘛？」

南水聞言也不生氣，回頭對北星道：「把船划近些！」

北星很不服氣的答應一聲，把小船划到近前，這時兩條小船巳然靠在一起了。

南水轉過了頭，上下的望了哈小敏幾眼，冷笑道：「妳別管我是什麼東西，我負責整個山莊的安全，我先問妳，這條船從那弄來的？」

小敏好不生氣，可是不願與他糾纏，强忍着說道：「偷來的，怎麼樣？」

南水突然哈哈笑了兩聲，那神態輕狂極了，他笑着說道：「偷來的？你再偷一條給我看看！哈哈！偷來的？……哈哈……哈哈……」

他一連串的冷笑着，小敏不禁大怒，叱道：「就是偷來的，你敢把本姑娘怎麼樣？」

小敏話未說完，南水突然搖手止住了她的話，很嚴肅的說道：「妳別要賴，妳以爲我就不知道麼？妳看，這是什麼？」

他說着把手中的竹筒搖幌了一下，小敏幾乎被他氣得吐血，聞言道：「是什麼？是你家的牌位！」

這句話罵得很損。按說南水一定會暴跳如雷，却不料這小子居然很冷靜，口中發出了「嗤！」的一聲，表示對哈小敏那句話很卑視。

然後冷冷說道：「這是我特製『縮地鏡』，我就知道我們不在，妳一定搗鬼，所以準備了這玩藝觀察妳的行動……不久前見有人划了船來找妳，兩個人鬼鬼祟祟的談了半天，我就知道有花樣，馬上和北星趕來，果然妳跳下來了……哼哼！現在人贓俱在，妳還有什麼話說，說完跟我上樓，要好好整治妳！」

哈小敏眞是又氣又笑，心中也着佩服這小子鬼精靈，當時抬頭看了一下，星潭却低頭看着自己，面上似乎還帶着笑容。

小敏哼了一聲，勉强忍着心中的氣，對南水道：「你忘了，你這條命還是我手下留情呢；要不然你現在早就死了，你還有什麼好神氣的？」

她的話方一說完，北星氣虎虎的道：「還……有什麼……話說……打！打……吧！」

這小子還是說打就打，身子猛然向前一衝，却又被南水搪臂擋住了。

北星心有未甘，直朝着南水翻白眼兒，南水拉着他道：「我巳經說了，先讓她說，說完了我們再處治她也不晚！」

北星往後退了一步，掙開了南水的手道：「你……好心！我要不……救救……你……你在草裏……點穴……死！……」

哈小敏聽出來，原來先前自己點倒南水的事，北星也知道了，還是他救南水的，這倒引起了他同仇敵愾的心，氣反比南水還大！

當時雙臂環抱着，被二小氣得鼓着小嘴，她也不說話，看他們究竟怎麼樣？

北星的話，果然對南水是一個極大的刺激，他狠狠的看了哈小敏一眼，道：「那老太婆呢？」

北星接道：「老……太婆呢？」

哈小敏抬頭看了一下，心生一計，頓時哼道：「你們說話可要規矩一點，那位老前輩，可不是好惹的！」

南水哈哈大笑了兩聲道：「什麼老前輩，半夜裏偷船？」

北星也發出破鑼也似的一聲大笑，只是重複着南水的話道：「老前輩？……哈哈……偷船？半夜？哈哈！」

二小此刻這種狂態，眞是任何人看了也受不了，哈小敏見他們居然敢如此上瀆星潭，就知道他們可要自討苦吃了。

她想着不由抬頭看了一眼，想不到那窗邊的星潭，此刻竟是失踪了！

哈小敏禁不住心中一驚，頓時脫口喊道：「老前輩！」

樓上靜靜地沒有回音，哈小敏又喊了一聲，仍然是沒有回音，她不由秀眉微微皺了一皺。這時那南水却在一旁冷笑了一聲道：「她走了吧？我們也不追她。」

北星對於南水的短句，向來是不肯放過的，當時湊近了一步，道：「她走了吧？我們也不追她！」

說完這句話，他又退回到原處。

二小兩隻明亮的眼睛，虎視眈眈的看着她，哈小敏一時反倒失了主張。

她望着二小，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到底打算怎麼樣？」

南水依然是環抱着雙手，用着不屑的眼光看着她，聞言淡淡笑道：「不打算怎麼樣；只是請妳跟我們去見少爺去，妳要是不去……我們兩個也只有……也只有……只有……」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 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河王獲知紫衣侯身喪，乃率衆到五色帆船上，想查究仇人——紫衣侯的師兄的隱居處。而在此時，伽星法王突然而至，他則想取得紫衣侯珍藏的武功秘笈。金河王與伽星法王兩人的目的固然不同，而雙方的意見也相左，均不値對方之所爲。是以發生衝突，兩人便打了起來。在雙方酣鬥中，方寶兒聽得胡不愁叫喚，便跑到尾艙去，不久又出來，悄悄詢問鈴兒，究竟紫衣侯藏書處在那裏，鈴兒告以在先前紫衣侯才進去的那重門戶。於是，寶兒又復悄悄的離開鬥場而去……

義結赤子心　途中逢胞妹

突聽金河王悶哼一聲，道：「舞！」

黃金女魔立刻應聲而起，扭動起蛇般的腰肢。

燈光下，只見那渾圓而修長的玉腿飛舞，高聳的胸膛顫動，口中也隨着這誘人的舞姿，發出一聲聲輕微的呻吟。

誰也聽不懂她們口中的言語，但那無言的呻吟，實更令人銷魂，鈴兒等雖是女子，也不禁爲之目眩神迷，幾難自主。

伽星法王安祥的面容，突然變的十分沉重，漸漸，他黑鐵般的臉頰之上，也沁出了一粒粒汗珠。

金河王神情却頓見輕鬆，窗外風勢似也稍弱。

突然間，一陣風無聲無息捲了過來，只聽「吧」的一聲，接着「砰」地一聲，船身劇烈震盪，又是幾聲尖銳的慘呼，十餘道孔明燈光，竟滅去了八、九道之多，原來船桅竟已折斷了！

鈴兒、珠兒齊地變色道：「龍捲風！」

呼聲未了，又是一陣風捲來，幾聲慘呼過後，燈光完全熄滅，想見必是掌燈的金猴，都已被吹落海中！

四下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

風急、船盪、歌舞已止，鈴兒與珠兒手掌緊握，水天姬輕呼道：「寶兒，寶兒……」却聽不見回音。

風更急，船更盪，黃金魔女們已忍不住驚呼起來，水天姬緊緊抱住了船上一根巨柱，而方待張口呼，但方一啓口，便被狂風封住了咽喉，連一個字都難呼出，但聞兩耳風生，有如虎嘯。

突然間，船身一側，「砰砰，拍拍！」一連串聲响中，又夾雜着女子的呼聲，也瞧不見是誰發出的。

金河王大喝道：「莫要……」

兩個字方出口，聲音便硬生生斷了，也不知是被狂風吹斷，還是被伽星法王循聲掠出，偸襲了一招。於是再無人敢發出聲息，而狂風中却又有了兩聲，由小而大，霎眼間便有如珠落玉盤，嘩啦啦不絕而響。

海浪嘯天，風雨震耳，天地間一片黑漆，似是天威震怒，縱是人間第一高手，也要臣服在天威之下！

水天姬緊抱住巨柱，心頭之恐懼越來越重，此時此刻，她頓悟自身之渺小，不由自主沿

着柱子跪下。

滿天巨浪，早已捲上了船身，將水天姬衣衫打個水濕，零落的窗戶，早已被無情的海浪吞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神智已漸漸暈迷，只知拚命緊抱着巨柱，別的任何事都已不再關心。突然間，電光一閃，雷聲跟着擊下！

雷電交擊間，但見一個人自角落中滾了出來，正是胡不愁，他似已完全無法自救，眼見便要滾出船艙，眼見便要被海浪吞噬！

水天姬眼角一瞥，下意識地大呼道：「救他！」

一個冷冰冰聲音道：「爲何救他？」

水天姬嘶聲道：「紫衣侯藏書之秘，只有他知道。」

呼聲方了，又是電光一閃！

只見一條人影，橫飛而出，整個人撲在胡不愁身上，雙手有如兩隻鋼抓，「噗」地揷入了船板，直似在胡不愁身上加了道鐵箍，將他牢牢釘在甲板上，水天姬瞧得清楚，救他的人正是伽星法王。但這一眼瞧過，水天姬便再無知覺。

雷擊、電閃、風號、海嘯……

又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直似在噩夢中一般，昏昏迷迷，飄飄盪盪，眼裏不再能瞧見任何事，耳中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只覺風雨聲、雷電聲，都已去得極爲遙遠，甚至連生命在她心中都已不復再有價值，而變得十分空虛，渺茫……

× × ×

黎明，海上風浪終於平息。不時有斷桅、殘帆，以及些破碎的桌椅、木板，被浪濤捲上海灘。

仍有細雨。

自岸上極目望去，只見雲低海闊，烟雨霏霏，却已瞧不見那雄壯碩偉，多姿多采的五色帆船！

但風雨縱是無情，並未能使這艘幪艟巨艇沉沒，只是將它吹至了遠洋，剝奪了它所有的光采。

水天姬自昏迷中清醒，已在黎明後。

她一眼望去，但見豪華的船艙，已被風雨打得不成模樣，桌椅陳設，大多都已被海浪捲去，只剩下一個龐大而破落的空艙。

艙中除了她之外，便再無人跡，那種說不出的空虛、寂寞中，已含有沉重的恐怖之意。

水天姬但覺一陣寒意，生自足底，身子不住顫抖，牙齒格格打戰，突然駭極驚呼一聲，不由自主衝出艙外。

艙外細雨濛濛，瞧不見海岸，也看不見一片帆影。

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水天姬孤零零一個人，無依無助，這種孤零與恐怖的滋味，使得水天姬幾乎要爲之瘋狂。

她披散着長髮，自船艙旁發狂地衝向船後，口中嘶聲狂呼着：「寶兒……寶兒……鈴兒……你們在……」

呼聲突然噎住。

只因她突然發現，船艙旁還有條枯瘦的人影，赫然正是伽星法王，此時此刻，在這艘「死船」上，居然還能夠發現人踪，此人竟是奇詭難測之伽星法王，水天姬不禁驚喜交集，脚步微頓，又自衝了上去。

只見伽星大師足下，竟還有一人，却是暈迷不醒的胡不愁。

伽星法王回首瞧她一眼，目光中也有一些親切欣喜之意，但一眼瞧過，瞬即便又變得冰冷無情。

再也不瞧第二眼，垂下頭去，以黑鐵般的一雙手掌，爲胡不愁推拿穴道逼出體中積水。

水天姬大難後乍覩人踪，正是滿腔熱望，心裏也不知有多少事，要尋他傾吐，被這一眼瞧過，正如一桶冰水當頭淋下，再也提不起興緻，沒精打采坐了下來，終又忍不住道：「法王刦後餘生，大難不死，當眞可喜可賀……別的人不知大師可曾瞧見了麼？」

她滿心希冀，只望能從伽星法王口中得知寶兒等人的下落，又怕他知而不言，是以未問之前，先奉承兩句。那知伽星法王只當未曾聽聞，還是不理不睬。

水天姬更是悶氣，忍了半晌，還是忍不住，冷冷道：「法王如此不通人情，居然還肯出手救人，倒也是怪事一件！」

伽星法王仍是不言不動，又過了半晌，突然冷冷道：「老僧出手救他，絕無半分好意，你也不必奇怪。」

水天姬道：「如無好意，爲何救他？」

伽星法王道：「老僧只是要從他身上，探查出紫衣侯遺下武功秘笈之下落，否則他死上千次萬次又與老僧何干？」

水天姬這才想起自己情急昏亂時，曾說過紫衣侯藏書之秘唯有胡不愁知道，心中暗道一聲慚愧，眼珠子轉了幾轉，突然放聲笑道：「紫衣侯遺下的武功秘笈，難道還會傳給這傻小子麼？」

伽星法王道：「此乃你親口說出……」

水天姬笑道：「那只是我情急時爲了要你救他，胡亂編造出來的話，不想你如此精明的人，居然也會相信了。」

伽星法王面色微變，呆了半晌，嘴角突然泛起一絲冷笑，緩緩道：「不錯，這話確是你情急之下說出來的，那時你心慌情切，說話自乃千眞萬確，絕非編造而出，你既然已在情急中露了口風，此刻再想收回，已來不及了。」

水天姬暗道一聲「好厲害！」面上却仍不動聲色，冷笑道：「眞眞假假，信不信都由得你了。」

伽星法王道：「既然如此，老僧也不必白費氣力，將他拋入海中餵魚去便了。」雙手一緊，便待抓起胡不愁。

水天姬大駭之下，脫口呼道：「且慢！」

伽星法王斜眼瞪着她，冷冷的問道：「怎麼？」

水天姬道：「他……他……」

伽星法王冷笑道：「他怎樣？」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紫衣侯藏書之秘，的確只有他知道。」

伽星法王道：「這話是眞是假？」

水天姬道：「千眞萬確。」

伽星法王哈哈笑道：「小丫頭，乳臭未乾，也學會騙人了麼？只是你若想在老僧面前弄鬼，還差得遠！」

水天姬一生中也不知戲弄嘲笑過多少厲害人物，此刻却被他罵得啞口無言，心裏委實氣惱，却又發作不出。盞茶時分後，胡不愁終於醒來。

伽星法王厲聲道：「紫衣侯藏書之處你可知道？」

胡不愁瞧了瞧他，又瞧了瞧水天姬，道：「知道。」

伽星法王聽他答應得如此爽快，倒不禁呆了一呆 瞪眼瞧着胡不愁，目中滿是懷疑不信之色。

胡不愁道：「我既然已經落入你手中，除非一死，遲早總要說出，我既不想死，自然說得越快越好。」

伽星法王頷首笑道：「果然聰明，難怪紫衣侯要將武功秘笈傳授於你，藏書處在那裏？快帶老僧前去。」

胡不愁道：「是……」

三人走到藏書秘室門前，胡不愁突然全力一足，踢在門上，那道門絲毫不動，他的足尖反踢得徹骨生疼。

伽星法王皺眉道：「你瘋了麼？」

水天姬不等胡不愁說話，冷笑道：「這人的確常做些瘋瘋顚顚的事，教人猜不透，法王你理他作什？」

胡不愁感激地瞧了水天姬一眼，只見水天姬目中神光閃動，竟似已猜出了胡不愁這一脚的用意。

要知兩人俱是千靈百巧，胡不愁行事雖是人所難測，但他只要眼珠一轉，水天姬便能知道他心裏想什麼。

此刻兩人對望一眼，便已心意相通，胡不愁不禁大感知己，水天姬也確定了自己猜的果然不錯。

但她究竟猜中了什麼？伽星法王却是半點不知道，只是冷笑：「紫衣侯既已將秘笈傳授於你，諒你必有開啓門戶之鑰？」

胡不愁垂手一嘆，道：「法王果然心如明鏡。」

伽星法王面現得色，哈哈笑道：「諒你也不敢騙我。」

胡不愁自髮束間取出鑰匙：「大師請！」

伽星法王大笑着接過鑰匙，胡不愁立刻遠遠跑開，水天姬跑得更遠，伽星法王方自走到門前，眼角一動，瞥見他兩人模樣，突然一個翻身，倒掠而回，一把抓住胡不愁，將金鑰塞入他的手裏，冷冷道：「你去開門。」

胡不愁道：「法王爲……爲何不……不自己動手？」

伽星法王冷冷笑道：「這門上必有古怪，你兩人只當老僧不知道麼？哼哼！只可惜老僧從來不上別人的當。」

胡不愁嘆了口氣，愁眉苦臉，接過鑰匙，道：「既是如此，法王但請稍候，待我兩人去開門就是了。」

與水天姬抛了個眼色，兩人走到門前，只聽伽星法王冷笑道：「你方才答應的那般痛快，老僧便知你必要弄鬼了。」

語聲中滿是得意之情，水天姬却聽得暗暗好笑，勉强忍住笑聲，長嘆道：「法王眞乃神人。」

突聽風聲一響，伽星法王又自一掠而來，將她一把拉了回去，水天姬面上變色道：「法王這是作什？」

伽星法王冷笑道：「一個人開門便已夠了，你且隨老僧遠遠站到一邊，莫要幫着那廝弄鬼。」

水天姬面色極是難看，但過了半晌，突又含笑自語道：「也好，也好……彼此都落個清靜。」

胡不愁頭也不回，口中却喃喃道：「保重，保重……此事多蒙成全，天上神靈，也要感激……」

這兩人自說自話，自言自語，伽星法王却聽得滿頭霧水，莫名其妙，厲聲道：「你兩人瘋了麼？爲何……」

突然間，只見胡不愁身形一閃，閃身入了門戶，接着「喀」的一響，那道門竟又緊緊關上。

伽星法王又驚又怒，飛身撲了過去，怒喝道：「你這是作什？你將自己關將起來，當老僧進不去麼？」

但鐵門已自鎖上，他縱然大聲呼喝，門裏亦是毫無應聲。

水天姬冷眼旁觀，微微笑道：「你爲何不試試？」

伽星法王後退兩步，捲起衣袖，默立了半晌，顯見是在調息眞氣，力貫於臂，飛身一掌，擊在門上。

這一掌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當眞有裂石開山之威。

只聽「砰」地一聲巨震，水天姬耳朶都被震得發麻，四下艙板動盪，那扇鐵門却仍是動也不動，也未現出絲毫裂口。

伽星法王縱然陰沉，此刻一張漆黑枯瘦的臉，也爲之漲得通紅，圍着這船艙四面奔了一圈，拳打足踢，一連串「砰砰」聲響過後，兩邊的船艙木板，都被他打得四散飛裂，但中間這藏書之室，四壁竟全都是精鋼所鑄，伽星法王縱然拚盡全力，却也動不了它分毫。

水天姬輕輕長嘆了一聲，盤膝坐了下來，搖頭輕嘆道：「我若是法王，絕不白費這氣力了。」

伽星法王一步掠來，嘶聲道：「你……你莫非早已知道了？」

水天姬悠悠道：「這船艙乃是精鋼所鑄，人人都早已知道的，胡不愁方才踢那一脚，便是試試眞假。」

她嫣然一笑，接着道：「那時我便已知道他要將你關在外面，要法王自己開門，不過是欲擒先縱之計，可笑法王你果然自作聰明，上了別人的當，還自鳴得意，我本也有心隨他一齊進去，但既然被你拉住，也可落得個乾淨，方才我兩人自言自語，便是說的此事。」

伽星法王面上忽青忽白，肚子都幾乎被氣得破了，若是換了金河王，只怕早已暴跳三丈，將艙頂都撞個大洞，但伽星法王終究非同常人可比，呆了半晌，突然冷笑道：「船艙縱是精鋼所鑄，也未見不能砍破！」

水天姬笑道：「世上自有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但你若去尋，回來時只怕再也找不到這裏了。」

伽星法王道：「此話怎講？」

水天姬道：「法王眞的不懂麼？嘿嘿！法王只要離船一步，胡不愁莫非不會帶着秘笈跑麼？」

伽星法王冷笑道：「老僧難道不會等他餓死才走。」

水天姬柔聲笑道：「他餓死之前，難道不會將所有秘笈，全部毀去，那時法王豈非也是落個一場空？」

伽星法王身子一震，面容又自大變，仰天呆了半晌，喃喃道：「他餓死之前，若將秘笈毀去，却怎生是好？」

水天姬悠悠道：「誰說他定會餓死？」

伽星法王怔了一怔，道：「這舟縱儲有清水食物，但此門戶緊閉，怎生送得進去？」

水天姬微微笑道：「這……這個我自有法子。」

伽星法王道：「快些說來。」

水天姬眨了眨眼睛，媚笑道：「你若要求我指點，便該低聲下氣，好言懇求，怎能如此無禮？」

伽星法王大笑道：「要救他性命的是你，老僧爲何要求你？」

水天姬道：「不錯，方才急着救他性命的是我，但此刻急着要救他性命的却是你了，你莫忘了那秘笈……」

伽星法王笑聲突頓，怒喝道：「老僧連你一齊宰了，又當如何！」

水天姬嬌笑道：「請，請宰……你若宰了我，只怕今生再也休想瞧得着那武功秘笈……請，快請呀！爲何還不動手？」

伽星法王面色忽青忽白，咬牙切齒，悶了半晌，突然長嘆一聲，道：「好好，老僧服輸了，你說吧！」

水天姬搖頭道：「這樣就算有禮了麼？不夠不夠！」

伽星法王長長吐了口胸中悶氣，合十躬身，道：「弟子伽星，但請水姑娘指教，如何方能令他不死？」

水天姬格格笑道：「對了，這樣才乖。」

她方才被伽星法王罵得啞口無言，此刻才能出了那口惡氣，心裏不覺大是舒暢，嬌笑道：「你且想想，這船艙若無通風之處，艙中人豈非要被活活悶死？造這船艙的人，便當眞是白痴了。」

伽星法王道：「不錯。」

水天姬道：「只要有通風之處，咱們就能將飲食自那通風處送進去，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想不通麼？」

伽星法王呆了半晌，仰天大笑道：「不錯不錯！」

水天姬道：「但你也莫要得意，那通風處最多只有碗口般大小，除非你能變成蒼蠅，否則你也休想進去。」

伽星法王道：「誰要進去了？」

水天姬道：「這就是了……假如咱們運氣好，遇着順風，大約不出半個月，就可以靠岸了。」

伽星法王道：「誰要靠岸？那廝一日不出來，老僧便一日不離船。」

水天姬聽得愁眉苦臉，過了半晌，忍不住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不想你倒想得週到得很。」

伽星法王哈哈笑道：「你可聽過，只要功夫深，鐵柱磨成針，只怕不等那廝自己出來，老夫便能設法將這鐵板磨穿了，是以你也不必着急，此間海闊天空，老僧倒也可乘機享幾年清福。」

水天姬暗中咬了咬牙，道：「你也莫得意，縱然你得將鐵板磨穿，但我也可以叫他在鐵板將穿未穿時就將秘笈毀去。」

伽星法王笑道：「這個妳也大可放心，老僧也是練武的人，若要練武之人將那些稀世秘笈毀去，實是萬無可能，除非他已自知要死了，只要他一日不死，便一日狠不下心來下手，你可瞧見過好酒之人潑倒美酒，貪財之人浪費銀子麼？這正是與那同樣道理。」

水天姬呆了半晌，輕輕頓了頓足，突然轉身跑下艙去。

伽星法王也不攔阻，只是望着她背影微微冷笑。

過了不到半個時辰，水天姬自原路走了回來，面上又復滿帶笑容，手中捧了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飯菜。

伽星法王道：「老僧正好餓了，快些拿來待老夫先用。」

水天姬乖乖將飯菜放在伽星法王面前，自己垂手侍立一旁，伽星法王取起筷子，夾了口菜，方待送進嘴裏，瞧了水天姬一眼，突然將筷子放了下來，水天姬笑道：「法王嫌這菜太燙了麼？」

伽星法王冷冷道：「你先吃。」

水天姬嬌笑道：「法王怎地如此客氣，可眞不敢當！」

伽星法王冷「哼」一聲，也不答話。

水天姬眨了眨眼睛，尖聲笑道：「哦，原來法王是怕飯菜裏有毒，唉，這可沒法子，只有我們先用了。」

將飯菜最好的一份，用碗裝了起來，捧着碗四面走了一圈，果然瞧見有根鐵管，自那鐵鑄船艙中伸了出來。

鐵管中空，有飯碗般粗細，水天姬對着管子輕喚道：「胡大頭……胡不愁……」一連喚了七、八句，裏面竟是寂無應聲。

水天姬面上不禁變了顏色，心中更是驚疑不定。

那知就在此時，胡不愁聲音已從管子裏傳了出來：「是……是水姑娘麼？」語聲有些乾澀，似是方自遇着些什麼令人驚異之事，而水天姬却未聽出來，只是嬌嗔道：「人家喚你，你不能快些答應麼？哼！飯來了……」將飯菜自管子裏推了進去，裏面胡不愁說了聲多謝，還似說了些什麼。

但水天姬已將身子轉開，剩下的飯菜，又選好的自顧吃了起來，等她吃完了，剩下的已只是些魚頭肉皮。

水天姬格格笑道：「喲哎，這可眞不好意思，竟要法王吃這些剩菜冷飯，我再去爲法王煮一份好麼？」

伽星法王冷冷道：「無妨，老僧平生最愛吃別人的殘菜剩飯。」取起筷子，果然吃得津津有味。

水天姬瞧得暗暗好笑，但無論如何，她心裏總是憂愁多於高興，到了晚間，她又將飯菜爲胡不愁送去。

胡不愁竟早已等在那裏，一聽她聲音，立刻嘶聲問道：「寶兒呢？寶兒在那裏？你可曾瞧見？」

水天姬呆呆地木立半晌，突然笑道：「你放心，寶兒好好的跟着鈴兒和小公主走了，否則我不比你還要着急麼？」

口中雖在笑着說話，眼中却已不知不覺流下淚來。

胡不愁却顯見甚是放心，日子一天天過去，他飯越吃越多，語聲越來越見洪亮，而水天姬……

水天姬已日漸憔悴了，在寞寂的日子裏，她只覺思念寶兒之心，日益殷切，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何會對這個小小的孩子，如此思念，似乎是少女思念她的情人，更似是慈母在盼望着遊子，有時她呆望着落日，呆望着落日餘暉與飛翔的海燕，竟會一連三個時辰都不動彈，口中只是喃喃道：「寶兒，你究竟是生是死？燕子，你能不能告訴我他的消息？」

× × ×

黎明，一艘漁船自北而來，泊於海灘。

一眼望去，這艘船當眞是奇形怪狀，不成模樣，說它是船，却像是個木筏，說它是木筏，却又偏偏有幾分船的模樣。

船身方方正正，竟是用成枝大木材釘成的．連樹皮都未刨光，船板上蓋着個三角形的艙房，既似帳篷，又有些似房屋的模樣，只有一張帆却是平整寬大，堅固美觀，與這艘船顯得大不相稱，彷彿有些似搶來的。

但這艘船雖是七拼八湊，怪模怪樣，却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堅實穩定之感，似乎任憑大風大雨也打它不散。

一條黑凛凛的大漢，仰天臥在船帆下，四肢平平伸出，顯得又長又大，看來直似條懶睡着的猛虎一般。

船還未靠岸，這條大漢便已翻身掠上，口中打雷似的吆喝一聲，伸手一拉，便將這千百斤重的船拉上了淺灘。

他這一站將起來，直似座活生生的鐵塔，當眞是「腰大十圍，背闊三停」。從頭到脚，最少也有一丈多長，身上穿着套黑緞武士裝，別人穿已是極爲寬大，但穿在他身上，却是又緊又小，褲脚只能蓋着膝蓋，扣子更是無法完全扣上，看來又有九成是搶來的模樣。

他身形雖怕人，但面上濃眉大眼，獅鼻虎口，雖帶着七分傻相，却倒也甚是討人歡喜。

那麼大一艘船，還似乎不夠他伸展手脚，一站到岸上，立刻仰天伸了個懶腰，僅僅扣着的三粒扣子，便又被踹開了，露出毛茸茸黑鐵般的胸膛。

雨勢似已小了些，這大漢一步一步走上海

灘，目光東張西望，口中喃喃罵道：「兀娘賊，老子來了，那些毛賊怎地還不來？」伸手摸了摸肚子，又自四仰八乂躺了下去，摸着肚子道：「餓了餓了，天上怎地不掉兩個大餡餅下來，讓老子吃飽了，好有力氣厮殺。」

躺了半晌，他似是餓得實在受不住了，翻身而起，大步跑上了船，自艙中摸出了一大塊半生不熟，也不知是什麼肉，又摸出三四個已硬得鐵也似的饅頭，兜在懷中，喃喃道：「兀娘賊，越等越餓了，乾脆把明天的晚飯也吃了算數，今天若是被人打死，明天反正也吃不着了。」

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已塞了滿嘴的肉。

突然間，一個浪頭捲來，海水白沫中，竟似有個五顏六色的東西，隨着浪潮捲上了沙灘來。

那大漢摸了摸頭，道：「這是什麼玩意兒……」大步趕去，一把提了起來，突然大呼道：「不得了，了不得，怎地大海也會生兒子了？」被海浪捲上沙灘的，竟是個身穿錦衣的童子，雙手緊抱着一根木頭，死也不放，牙關也咬得緊緊的，嘴唇發白，早已暈迷許久，亦不知是生是死。

只見那大漢口中狂呼着：「不得了，了不得……」撒手將那孩子拋了下去，撒腿就跑。

但跑了幾步，突又停下腳步，喃喃道：「不對不對，大海的兒子，怎會被海水冲暈，嗯，這孩子必定是別的船上掉下來的……」

又回頭跑了過去，將那孩子抱起，摸了摸胸口，裂嘴笑道：「不壞不壞，還有些氣，死不了。」將那孩子伏在沙灘上，伸手在他背上按了幾按。

那孩子呻吟一聲，吐出了幾口海水。

大漢歡呼一聲，雀躍而起，手舞足蹈，又跳又蹦，大呼道：「活了！活了！」他救了別人性命，心裏實是不勝之喜，連肚子餓都忘懷了，饅頭乾肉，撒了一地，他竟也不檢，抱着那孩子，大步奔上海灘，在那小小的身子上，又拍又摸，不住喚道：「小小子，你活了，就該張開眼來呀？」

那孩子終於張開眼來，目光四望一眼，面上現出驚駭之容，但瞬即又回復平定，向那大漢微微一笑。

那大漢大喜道：「笑了笑了……小小子，你會說話麼？」

那孩子點了點頭。大漢道：「會說話就說呀，你叫什麼？」

那孩子呼了口氣道：「我姓方，別人都叫我寶兒。」這孩子半分不假，竟正是被暴風雨吹落海水的方寶兒。

那大漢大笑道：「寶兒寶兒，果然是個小寶貝兒……你瞧瞧這小膀子小腿，跟我手指頭差不多粗細。」

方寶兒呆呆地瞧着他，似是瞧得甚是有趣，眼珠子轉了轉，亦自問道：「大小子，你又叫什麼名字？」

那大漢道：「我姓牛，我爹爹從小叫我鐵娃，但別人却總是叫我傻大個子，叫得我惱了，我就把他們塞進水溝裏。」

方寶兒也不禁聽得哈哈大笑，笑得喘不過氣來。

他刼後餘生，雖然也在掛念着胡不愁、水天姬他們的生死，但轉念一想：「我都未死，他們本事比我大得多，還會死麼？」想到一時間不能和他們相見，心裏又不免有些難受。

但他終究年紀還小，孩子的心，最是留不住憂慮，何況他一張開眼便瞧見這麼有趣的傻大個子，幾聲笑過，便不禁將煩惱拋開了。

牛鐵娃似乎突然想起什麼，又道：「你爹爹呢？你個子又不大，又不怕將你家吃窮，一個人跑出來幹什麼？」

方寶兒嘆了口氣，搖了搖頭，突又笑道：「你是怕把家吃窮，才一個人跑出來的麼？」

牛鐵娃呵呵笑道：「小子你可眞聰明，一猜就猜中了。」

過了半晌，他似又想起什麼，張開大嘴笑道：「你找不着爹爹，我也生不出兒子，你不如就做我兒子吧！」

方寶兒一怔，眨了眨眼睛，道：「你可有老婆？」

牛鐵娃嘻嘻笑道：「我老婆還在她娘的肚子裏。」

方寶兒道：「你老婆都沒有，就想收兒子，豈非笑死人了麼？」

牛鐵娃道：「莫非你有老婆不成？」

方寶兒道：「慚愧慚愧，只有一個。」

牛鐵娃瞪大了眼睛，上上下下瞧了他半晌，搖頭嘆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就娶了媳婦，本事可眞不小。」

方寶兒道：「說起本事，我可比你大得多了。」

牛鐵娃嘆了口氣，道：「既是這樣，咱們就做兄弟吧！」

方寶兒想了想道：「好，我是大哥，你做小弟。」

牛鐵娃張大了嘴，笑得合不攏來。

方寶兒道：「小心些，莫笑斷了腸子，還要我破開你肚子，一段段縫起來，那可費事得很。」

牛鐵娃怔了一怔，雙手立刻捧住肚子，果然不敢再笑了。但仍喘着氣道：「你做我小弟，我都嫌你個子太小了，還想做大哥？」

方寶兒道：「你可聽過，古人說學無大小，能者爲師？」

牛鐵娃道：「你別掉文，我可不懂。」

方寶兒道：「這句話就是說：不管年紀大小，只要學問大的，就可以做那學問小的師傅，我學問既比你大，本領又比你强，不做你師傅，已經很給你面子了，這大哥你是定要讓給我做的。」

牛鐵娃摸着頭，吶吶道：「古人說的話，大概是不會錯的了，但……但我一拳就能把你打死，讓你做大哥實在不服氣。」

方寶兒道：「你只當力氣比我大麼？」

牛鐵娃哈哈笑道：「我直到現在，還沒見過氣力比我大的；你瞧……」一拳打在地上，眞被他打出個尺多深的沙坑。

方寶兒道：「嗯，也算不壞了……你再抓上一大把沙子，我看看你能不能够將這把沙子拋入海裏去？」

牛鐵娃大笑道：「十把沙子也行。」果然抓起把沙子，全力拋出，但沙子被海風一吹，那裏拋得遠，倒有大半被風吹了回來，吹得牛鐵娃一臉，牛鐵娃雙手揉着眼睛，呆了半晌，喃喃道：「怪了怪了！」

方寶兒道：「你瞧我的。」

牛鐵娃大奇道：「你……你行？」

方寶兒笑道：「這麼近不算本事，我再走遠些。」大步走了幾步，走到一片已被海水打濕的沙灘上，俯身抓了把濕沙，揑作一團，輕喝道：「你看！」掄臂一拋，那沙子黏在一團，直到數丈外才被風吹散，但那已是在海面上，沙子果然都落入海水裏。牛鐵娃瞧得目歪口呆，張大了嘴，又合不攏來。

方寶兒笑道：「你服氣了麼？」

牛鐵娃嘆道：「服了服了。」

方寶兒一笑道：「既然服了，還不快拜大哥。」

牛鐵娃道：「大……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果然跪在地上，咚咚叩起頭來。方寶兒

倒覺有些不好意思，也回拜了幾拜。兩人既成兄弟，牛鐵娃將方寶兒更是服侍得週到已極，將乾肉饅頭拾起來檢好的給寶兒吃了，又搬了塊大石頭過來，請寶兒坐下。

過了半晌，牛鐵娃突然問道：「大哥，肚裏的腸子，可是眞會笑斷的麼？」他似已苦思許久，終於忍不住問了出來。

方寶兒正色道：「你若時常恥笑於人，腸子總有一日要被笑斷的，若是眞正大笑，倒也無妨。」

牛鐵娃開顏笑道：「這下我可放心了，否則以後我整日担心腸子要斷，笑也不敢笑，那日子如何過得下去？」

方寶兒道：「你定必要笑的麼？」

牛鐵娃道：「我每日大笑三十次，小笑三百次，才有氣力……」突然一躍而起，瞪眼瞧着海面。

方寶兒不由得也隨着他目光望去，只見一艘帆船，破風而來，船身也顯得有些殘破，想必是昨夜暴風雨時，這艘船雖早已尋得避風之處，還是不免受些損害，要知道海灣原不宜停船，又恰巧正是昨夜暴風的風眼，五色帆船昨夜若泊在這裏，萬萬不致被風吹走。牛鐵娃喃喃道：「來了來了……」

方寶兒問道：「這艘船上的人，你認得的麼？」

牛鐵娃道：「兀娘賊，誰認得他？這船上的人，都是强盜，見我窮得沒飯吃，也想拉我入伙，但我牛鐵娃人雖窮，骨頭却很硬，餓死也不做强盜……只是……」裂嘴一笑：「嘻……强盜的東西，我都要搶的，他們只要一落單，便少不得要被我揍上一頓，多多少少搶些東西來。」

方寶兒笑道：「你身上這套衣服想必也是搶來的了？」

牛鐵娃道：「這身衣服、牛肉、饅頭、船上的帆，全都是搶來的，這才將毛賊們氣瘋了，今日約我來這裏厮打。」

方寶兒道：「他們約你，你就來了？」

牛鐵娃瞪眼道：「自然要來的，不來豈非膿包？」

方寶兒嘆道：「他們抓你不着，約你來這裏自然大有準備，他們人多勢衆，豈非要將你活活打死？」

牛鐵娃想了一想，道：「打死也得來！」

只見船已靠岸，二十餘條大漢，手提花槍、魚乂、分水刺、鬼頭刀，各式各樣不同的兵刄躍下船來。

這些人雖是人多勢衆，但却似仍對牛鐵娃有些畏懼，只是在遠遠的叫喊喝罵，不敢逕直衝來。

當先一人大喝道：「傻大個兒，今日你若乖乖的投順，倒也罷了，否則大爺們將你砍成八塊。」

牛鐵娃怒罵道：「放你娘的窮屁！」回頭道：「大哥且在此坐坐，待我去和這羣毛賊厮殺。」

方寶兒嘆道：「你若定要打，就去吧，小心些了！」

牛鐵娃道：「不妨事。」反手脫下衣服，精赤了上身，抓起塊百多斤重的大石頭，撒步奔了過去。

羣盜見他衝來，不敢怠慢，呼嘯一聲，竟排起個陣式。

一個蓬頭大漢手提鬼頭刀，「哇」的大喝一聲，當先衝了過來，當頭一刀，往牛鐵娃劈下！

牛鐵娃罵道：「兀娘賊！」雙手一揚，將石頭迎了上去，只聽「砰」的一聲，那大漢竟被震得虎口迸裂，鋼刀也被震得飛上半空，牛鐵娃哈哈大笑道：「臭豆腐！」

忽然斜地一招花槍刺來，牛鐵娃百忙中不及去擋，振腕將大石筆直擲出，反手一把，抓住了花槍。

但聞風聲呼呼，那大石本有百多斤重，再加上這一擲之力，去勢是何等驚人，羣盜驚呼一聲，四散逃開。

牛鐵娃手腕一抖，就將花槍奪了過來，眼見羣盜驚逃，牛鐵娃不禁大是得意，裂嘴大笑道：「臭鷄蛋，去抱孩子吧，打什麼鳥架？」將花槍潑風般掄起，雖然全無招式，但虎虎生風，聲勢端的驚人，誰若被他槍桿掃着一星半點，那當眞不死也得送掉半條命！

羣盜那敢進身，牛鐵娃一過去，羣盜立刻四下逃開，牛鐵娃更是得意，口裏臭豆腐，臭鷄蛋罵不絕口。

爲首一條黑衣大漢喝道：「這傻小子雖然眼明手快，有些牛力，但却絲毫不會武功，照着咱們那法子打，準保將他收拾下來，莫怕他！」羣盜轟然喝應，又有人喝道：「是了，看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來？」

牛鐵娃怒喝一聲，掄槍撲了上去，羣盜還是遠遠逃開，牛鐵娃腳步雖大，怎奈這些大漢竟都會些輕功，牛鐵娃空自奔來奔去，也追人家不上，他跑得累了，方想歇歇，但花槍一住，別人刀槍魚乂，立刻沒頭沒腦殺了過來，牛鐵娃終究不是鐵打的身子，如此怎支持得住？

不到半個時辰，牛鐵娃已是滿頭大汗，氣喘如牛，一個不小心，左股上就着了一乂，刺出了三個血淋淋的窟窿。羣盜大笑道：「看來紅燒牛肉快進口了。」

牛鐵娃越是暴怒，力氣使的越快，越難持久。

突然間，只聽他大喝一聲：「住手！」

羣盜都不禁被他這霹靂般喝聲震得怔了一怔。

黑衣大漢道：「你可服了麼？」

那知牛鐵娃竟乘着衆人一怔時，轉身跑開去，口中大喝道：「臭賊們，不怕老子伏兵的就追過來吧！」

羣盜做夢也想不到這傻小子也會使詐，果然不敢去追，黑衣大漢道：「反正他也逃不了，看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

牛鐵娃奔到寶兒面前，竟翻身拜倒。

方寶兒早已瞧得心驚胆戰，此刻悄聲道：「怎樣？跑吧！」

牛鐵娃喘着氣道：「跑是不能跑的，但打也打不過了，看來鐵娃今日難免要被臭賊們打死……」

說到這裏，他一雙環目中竟突然流下淚來，垂首道：「鐵娃與大哥結拜一場，也沒有什麼孝敬大哥，只有那艘船，倒還結實，船上還有幾斤牛肉，待鐵娃先送大哥到船上，再和毛賊們拚命去。」

方寶兒早已聽得熱淚盈眶，他年紀雖小，義氣却不後人，當下大聲道：「不行，你我既是兄弟，我怎能眼看你死，你死了我也是不活的了！」

牛鐵娃想了想，突然搖頭道：「不行不行，大哥已娶了老婆，大哥若死了，嫂子豈非要做寡婦了麼？」

方寶兒聽得又是好笑，又是感動，擦了擦眼淚，强笑道：「你別怕，咱們都死不了的。」他口中雖在安慰別人，心裏又何嘗不在害怕呢？

那知牛鐵娃聽了，却突然喜動顏色，一個觔斗躍起，大笑道：「對了對了，大哥本事比我大，一定有法子。」

方寶兒突然靈機一動，果然想起了個法子，雖不知這法子是否有用，但此時此刻，也只

有硬着頭皮去試試了。當下大聲道：「你等着，我去將這羣毛賊打發了。」竟站起身子，大步走了過去。

羣盜俱是七尺大漢，方寶兒身高却不及五尺，更是手無縛鷄之力，此番走將過去，實有如羊入虎口一般。

牛鐵娃却對他滿懷信心，放聲大呼道：「臭毛賊們，我大哥來了，你們等着送死吧！」

羣盜轟然大笑道：「這小鬼便是你大哥麼？哈哈，過來過來，太爺不一脚踢出你蛋黃才怪。」

方寶兒站在這一羣如狼似虎，窮神惡煞般大漢中間，心裏實在發慌，脚也有些發軟，但却半步不退，反而壯起胆子，大喝道：「各位既都在海上討生活，想必也都是壽天齊的屬下吧？」

羣盜對望一眼，面上都不禁露出驚詫之色，那黑衣大漢厲聲道：「你這小鬼怎會知道咱們瓢把子大名？」

方寶兒一聽他們果然乃是「紫髯龍」屬下，暗中又放了些心，冷笑道：「紫髯龍紀律森嚴，想不到也有你們這種見不得人的屬下，竟然以多欺少，欺負單身客，難道你們竟都忘了，那打刼單身客的夥伴，是如何死的？」他究竟年輕口嫩，此番一心想學江湖人的口吻，却學得有些不倫不類。

但羣盜聽在耳裏，心下却更是驚詫，只因紫髯龍於東海之濱，以門規處治那刼了白衣人船隻的頭目之事，已是天下皆聞，此間羣盜地位又在那頭目之下，更早已將此事引爲殷鑒，聽了寶兒說話，暗中都不禁惴惴不安。

黑衣大漢强笑道：「小朋友是何來歷？不知可否告見？」

他口氣已大是和緩，方寶兒却說得更兇，冷笑道：「你還不配問我來歷，去叫壽天齊來說話。」

一條濃眉大漢，目光始終瞬也不瞬地盯在寶兒面上，此刻突然輕呼一聲，脫口便道：「我想起來了。」

羣盜心中正是忐忑不定，聽得這聲輕呼，都湊過頭去了，悄聲道：「你可是想起了這小鬼的來歷麼？」

那濃眉大漢道：「這……這位小友乃是五色帆船上的。」

羣盜聳然變色，齊聲道：「眞的？你可莫要弄錯了。」

濃眉大漢道：「絕不會錯，那日紫衣侯與白衣人決戰時，我曾遠遠瞧見他和紫衣侯在說話。」

在羣盜眼中，能和紫衣侯說話的人，那身份當眞是非同小可，羣盜面面相覷，你望我，我望你，各各都已面色大變，也不知是誰當先翻身拜倒，別的人那敢怠慢，霎眼間便跪滿一地。

黑衣大漢拜倒地上道：「小人們不知閣下來歷，多有得罪，但望閣下大人不見小人過，饒了小人們這一遭。」

這一來連寶兒都有些意外，只因他也不甚知道「五色帆船」中人，在這些亡命之徒眼中，身份竟然也如此尊貴。

牛鐵娃見他過去三言兩語，也未動手，連自己都打不過的這羣大漢竟對他服服貼貼，跪滿一地，不禁更瞧得目定口呆，又驚又喜，鼓掌大笑道：「有本事，有本事，大哥端的有本事。」

方寶兒眼珠子一轉，高聲道：「今日之事，倒也罷了，但你等日後若是見了我這兄弟時，又當如何？」

羣盜轟然道：「日後小人們若是見着牛大爺，必定恭恭敬敬，牛大爺就算打咱們，咱們也不敢還手。」

牛鐵娃直着眼睛罵，道：「兀娘賊，你們不還手，牛大爺還會打麼，這說的是什麼混帳話？」

羣盜道：「是是，牛大爺說的是。」

方寶兒聽得暗暗好笑，面上却扳起來，道：「你等日後若再以多欺少，我少不得要向壽天齊問個清楚！」

那黑衣大漢連聲道：「是是，小人們再也不敢了。」過了半响，又道：「不知大爺還有什麼吩咐麼？」

方寶兒道：「沒有……」話猶未了，牛鐵娃已大聲道：「有的有的，還有吩咐。」

黑衣大漢道：「但請吩咐，小人們無不從命。」

牛鐵娃大笑道：「將你們船上牛肉饅頭，檢好的多多送些下來，待我請大哥好好吃上一頓。」

黑衣大漢道：「是！」衆豪果然奔上船去，提了滿滿一大簍牛肉吃食，恭恭敬敬送了下來。

牛鐵娃眼睛一瞪，道：「牛肉送來了，還不走，莫非你們又想吃回去一份不成？」

方寶兒聽得幾乎笑出聲來。

羣豪聽了這句話，有如蒙大赦一般，轉眼間便走了個乾淨。

牛鐵娃哈哈笑道：「好牛肉，好饅頭……不想今日非但沒有送命，反而撈來痛痛快快一頓大吃。」

這一日兩人果眞吃得痛快淋漓，牛鐵娃倒下身子，立刻呼呼大睡，別人便是將他抬去拋在海裏，他也全然不知。

方寶兒雖也倦極，但思前想後，却是難以成眠。

第二日清晨，牛鐵娃又大吃了一頓，然後道：「大哥既無去處，不如就和小弟在海上遊盪遊盪，有時雖不免少些吃的，但無人管束，也無人給咱們氣受，終日都可睡覺，倒也落個逍遙自在，無拘無束。」

方寶兒苦笑道：「我若有你這般逍遙，倒也好了。」

牛鐵娃大奇道：「莫非大哥還有什麼事做不成？」

方寶兒嘆了口氣，道：「有的。」

牛鐵娃突然垂下了頭，道：「如——如此說來，大哥是要將小弟拋下的了？」他個子比方寶兒大了何止一倍，此刻却說的似是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但言語間却是眞情流露，滿懷傷感。

方寶兒倒也不覺有些黯然，强笑道：「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只是……唉，我事辦完，日後必來尋你。」

牛鐵娃垂首道：「不知大哥要去那裏？」

方寶兒道：「我也不知要去何處，只是定要去尋個人，但那人究竟在那裏，此刻還弄不清楚。」

牛鐵娃想了半天，忽然抬起頭來，道：「既是如此，待小弟相送大哥一程，送到長江，那裏小弟倒有幾個相識船家，待小弟求他們將大哥送到長江上流，大哥不但行路容易得多，尋人也方便得多了。」

他始終不敢抬起頭來，原來目中已滿是眼淚，不敢被人瞧見。

方寶兒倒也未想到這鐵牛般的漢子，竟是如此情深意重，與自己雖是萍水相逢，却眞個連兄弟也不過如此。

一時之間，方寶兒不禁又是傷感，又歡喜，當下兩人上了那艘方方正正的木船，掛起順風帆，逕自向長江駛去。

×　×　×

吳淞口外雖然沙泥淤積，但自從文物重心自黃河兩岸遷至長江南北以來，此地便已日漸繁榮，船舶往來，終日不絕，尤其崇明島一帶居民，家傳以捕魚爲業者極多，每値朝陽未出，但見滿江漁火燦如明星，到了黃昏時，歸帆點點，漁歌相和，此情此景，更是令人神醉。

方寶兒與牛鐵娃入了長江，尋了個淺灘泊下來，牛鐵娃便去尋那相識船家，載送寶兒一程。

寶兒却說道：「我想來想去，還是走路的好。」

牛鐵娃大聲道：「爲什麼？」

方寶兒嘆道：「我要去尋的那人，本有地址留下，怎奈此人生性古怪，竟不將住處寫個明白，却偏偏要人去打啞謎，我猜來猜去，也未猜出那到底是什麼地方。說不定就在這左邊岸上也未可知，我若乘船，雖然舒服些，但若是將那地方錯過，豈非要人的命？」

牛鐵娃瞪大了眼睛，道：「但……但大哥一個人，身上又沒銀子，在岸上走路，豈非要……要捱餓麼？」

方寶兒强笑道：「你放心，大哥有的是本事。」

牛鐵娃大喜道：「對，大哥比鐵娃本事大得多，吃的却比鐵娃少得多，鐵娃沒怎麼捱餓，大哥還會捱餓麼？」想了一想，突然自艙中將剩下的吃食都搬了出來，裂開嘴笑道：「這些都是大哥的。」

方寶兒呆了一呆，道：「誰說是大哥的，是鐵娃的。」

牛鐵娃搖搖頭，道：「是大哥的，大哥帶走。」

方寶兒道：「你留着。」

牛鐵娃着急道：「大哥不帶走，鐵娃就……就是……」到底就要怎麼樣，他却也說不出來。

方寶兒目光一轉，笑道：「常言道『有福該同享』，這裏既有好吃的，咱們都就該一齊將它吃了，誰也莫帶走，好麼？」

牛鐵娃大喜道：「好，好，好極了。」

兩人開始吃喝，牛鐵娃手不停，嘴也不停，吃得喜笑顏開，連連道：「好，好，可惜已剩得不多了……」突然停下了手，停住了口，大嚷道：「不對不對，這太不公平。」

方寶兒道：「有何不公平？」

牛鐵娃道：「我吃的多，大哥吃的少，我不吃了。」

方寶兒忍住悲傷，將剩下的一塊牛肉端在懷裏，强笑道：「好，這塊我帶去，這……走吧，我也該……該走了。」

牛鐵娃呆呆地楞了半响，緩緩站起身子，垂首道：「大哥，你……你莫忘了鐵……鐵娃……」突然撒開大步，轉身奔出，一脚將船踢離了岸，風送船行，轉眼間便已瞧不清他的面目了。

方寶兒呆望着船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放聲大呼。

「鐵娃……鐵娃……我一定忘不了你。」

這時牛鐵娃却已聽不見了，寶兒面上也早已流滿眼淚。

他一生中雖不知有多少人疼他愛他，那都不過是長輩的慈愛，直到此刻，他才算嘗着了友情的滋味。

而他忠心的朋友，却已走了，方寶兒雖然早已立下决心，要做條硬漢，此刻也無法不流淚。

他尋了塊石頭，緩緩坐下，心裏當眞是千頭萬緒，也不知是何滋味，這也是他第一次開始瞭解人生的酸甜苦辣、瞭解人生的複雜，想起那時臥在樹蔭下安適的讀書，相隔雖只有數十天，却已有如隔世一般。

他那時但願自己能對人生多體驗一些，瞭解一些，此刻才發現，對人生還是少知道些的好。

只是，逝去的時光已永遠無法再回，他雖然想起了石崇所作「金谷園詩序」中的兩句話：「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以寶兒的年紀，本不應對這兩句話有所感懷，但此刻他思前想後，再仔細咀嚼這兩句話的滋味，實覺悲思如縷，不可斷絕。

良久良久，忽聽一聲雷震般的大喝，自他身後海上傳來。

寶兒一驚，轉身望去，但見牛鐵娃那艘船竟已駛回，還未到岸上，牛鐵娃便已躍入水中，將船拖上海岸，赤脚狂奔而前。

方寶兒又驚、又喜、又奇，道：「你……你回來作什？」

牛鐵娃垂下了頭，吶吶道：「大哥雖比鐵娃本事大，但……牛鐵娃實是不放心讓大哥一個人走路，無論如何，也得陪着大哥。」

方寶兒但覺心頭一陣熱血上冲，喉頭哽咽，難以說話。

牛鐵娃道：「大哥，你可是怪我了麼？大哥若覺有小弟同行不便，我遠遠在後跟着也可以。」

方寶兒突然跳起來，一把摟住他脖子，大呼道：「我爲何要怪你，有你陪着我，再好也不過！」

牛鐵娃雙目中滿是淚光，嘴角却滿帶笑容，顫聲道：「眞……眞的……眞的麼，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

兩人互相擁抱，身形大小雖然相差懸殊，但所含赤子之心却是一般無二，連朝陽都似照得極是喜歡，自雲層中臉出露來。

兩人尋了些野菜木村，堆到船上，又担着滿滿一桶清水，却忘了自己此刻已然入江，從此之後，再也不致有缺水之慮了。

江上船戶，有些早就與牛鐵娃似是熟悉，遠遠隔着船，便打起招呼。還有人笑道：「鐵娃，你又回來了，咱們今年的收成，可又不夠吃了。」

又有人問道：「與你同來的那位小兄弟是誰？」

牛鐵娃大聲道：「是我大哥。」

聽的人都呆了，呆了半响，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若說方寶兒是牛鐵娃的大哥，當眞是誰都不能相信的事。

牛鐵娃也裂開大嘴，陪着他們直笑，到了晚間，兩人已走了段水程，方待在崇明島西端尋地歇下。

忽然間，有人遠遠大呼道：「大哥，等我一等……」

呼聲清悅，竟是女子的口音。

方寶兒一笑，道：「不想也有人叫你大哥的。」

轉首望去，只見一艘梭形快船，箭一般竄來，船上操槳的，却是個明眸皓齒，巧笑宜人的青衣少女。

她兩手衣袖高高挽起，露出一雙欺霜賽雪的手臂，玉腕上戴着兩隻翠鐲，震出一串連繫鈴般的聲響。

牛鐵娃轉身瞧了一眼，面上立刻露出狂喜之色，跑到船梢，張臂大呼道：「三妹，快使勁，快，快！」

那青衣少女白生生的臉上，已有了些汗珠，但划船的速度，可還眞是不慢，在片刻間就已追上。

牛鐵娃伸手一拉，將她像小鳥般提了起來，緊緊摟在懷裏，大聲道：「快說，你怎麼也

到了這裏的？」

那青衣少女上上下下，瞧了他半晌，然後才笑道：「大哥你可生得結實了……這位小弟弟是那位呀？」

她不答反問，牛鐵娃大笑道：「什麼小弟弟，他是我大哥，也就是你大哥，你可得記住啊。」

青衣少女瞪大了眼睛，吃驚道：「大……大哥？」

牛鐵娃道：「我這大哥，本事可大着啦……大哥，這是我妹子，她叫牛鐵蘭，雖是我妹子，但比我聰明得多。」

牛鐵蘭瞪着眼睛，瞬也不瞬地瞧着寶兒，道：「你……你是我大哥的大哥？」突然咯咯地嬌笑起來，幾乎笑得喘不過氣。

牛鐵娃道：「你笑什麼？還不快跟大哥見禮？」

牛鐵蘭嬌笑着走到寶兒面前，想忍住笑，又忍不住，說道：「你……你眞的要我叫你大哥？」

方寶兒還未說話，牛鐵娃已大聲道：「自然要叫的！」

牛鐵蘭嬌笑道：「好好好，大哥……小大哥……」

方寶兒問道：「你可是嫌我的年紀太小了麼？」

牛鐵蘭道：「我若說不是，就是騙你。」

方寶兒眼珠一轉，道：「你年紀輕輕，又是個女孩子，爲何要一個人偸偸跑出來，害得父母在着急？」

牛鐵蘭笑聲微頓，奇道：「你怎會知道我是偸偸……」突然發覺自己說溜了嘴，趕緊將下半句忍了回去。

方寶兒板着臉道：「你若不是偸偸跑出來，方才你大哥問你怎會到此地，你爲何不回答啊？」

牛鐵蘭笑聲完全頓住了，吃驚的望着寶兒，顯然在奇怪他小小年紀，觀察怎會如此敏銳，分析怎會如此精細？

牛鐵娃已大喝道：「三妹，你眞是偸偸跑出來的麼？」

牛鐵蘭點了點頭。

牛鐵娃生氣道：「好呀，十二、三歲的女孩兒，就這麼大膽子，你不怕壞人把你給吃了麼？」

牛鐵蘭道：「誰是十二、三歲的孩子？」

牛鐵娃道：「胡說，妳不是十二、三歲是幾歲？我明明記得臨走前幾天，才給你過了十二歲的生日。」

牛鐵蘭破顏一笑道：「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人家難道永遠長不大的麼？還是十二、三歲？」

牛鐵娃這才恍然大悟，道：「對了對了，我已走了五年。」

牛鐵蘭道：「自從大哥走後，二哥就娶了嫂子。」

牛鐵娃大喜道：「眞的？老二結婚了？」

牛鐵蘭頷首道：「不錯，那位二嫂人又美，又聰明，我眞想不通她怎會嫁給二哥的？」

牛鐵娃瞪眼道：「老二怎樣了？他難道配不上別人麼？」

牛鐵蘭笑道：「二哥是有些福氣，只是……」忽然嘆了口氣：「只是那二嫂人雖聰明漂亮，却太厲害了些。」

牛鐵娃道：「什麼厲害？」

牛鐵蘭嘆道：「自從二嫂進了門，咱們家就和以前不同了，以前咱們雖然家窮，日子却過得快快樂樂，後來……後來二嫂帶了筆錢過來，我們家雖然不似以前那麼窮了，但……但我却寧願再過以前的那種窮日子。」

牛鐵娃道：「她欺負你？」

牛鐵蘭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眼圈兒也紅了，幽幽的道：「她欺負我還沒關係，但對二哥，她也……她也……」

牛鐵娃怒道：「啊！難道她也欺負老二不成？」

牛鐵蘭垂下了頭，良久沒有說出話來。

牛鐵娃喝道：「快說！」

牛鐵蘭沉吟了半晌，望了望寶兒，終於緩緩道：「她……她沒有嫁給二哥前，有……有很多朋友常常來找她……」

牛鐵娃瞪眼道：「朋友找她，又有何妨？她既喜歡朋友，想必是個慷慨好義的女子，你便當分外尊敬她才是。」

牛鐵蘭嘆道：「但……但她那些朋友，都是男的……」

牛鐵娃大聲道：「男的有何妨？難道男人就不能做朋友了麼？嘿嘿嘿，你這孩子眞是古怪！」

牛鐵蘭咬了咬嘴唇，輕輕頓足道：「大哥自己才古怪哩！出嫁後的女子，就……就不能隨意結交朋友了，大哥莫非連這都不知道？」

牛鐵娃喃喃道：「爲什麼……出嫁的女子，就不能交朋友？」瞧了寶兒一眼：「大哥，我三妹說的道理對嗎？」

方寶兒道：「完全對的。」

牛鐵娃想了想，大聲道：「既是如此，你二哥更該好生教訓她才是，不准她日後再胡亂去交男朋友。」

牛鐵蘭輕輕嘆了口氣，道：「二哥的脾氣，大哥莫非還不知道不成？他對什麼人都不敢得罪，對二嫂更是……更是服服貼貼，只要二嫂遠遠咳嗽一聲，二哥無論在做什麼，都得拋下手裏的事趕過去。」

牛鐵娃道：「爹爹總該管她？」

牛鐵蘭嘆道：「就連爹爹和媽媽都有些怕她，無論她鬧成什麼模樣，爹爹，媽媽也都不敢說話，只有……只有我……」

牛鐵娃道：「妳怎麼？」

牛鐵蘭大聲道：「我絕不怕她，看不順眼時，就暗地跟她作對，想盡各種辦法，叫她多多少少，每天都要吃些苦。」

牛鐵娃突然大笑起來，道：「我那時跟你吵架時，也常在暗中被你害得慘了，那女子想必更是吃不消……不知她如何報仇？」

牛鐵蘭道：「她表面絲毫不動聲色，但只要我只有一個人時，她就跑過來和我厮打。」

牛鐵娃道：「牛鐵娃的妹子，難道還打不過別人？」

牛鐵蘭一嘆，道：「她個子雖小，出手可眞快，力氣又大，我被她打得連還手都無法還手。」

牛鐵娃怒道：「老二可知道？」

牛鐵蘭垂下了頭，道：「她出手又陰又狠，雖然打得我渾身疼得要死，但却全打在別人看不出的地方，連……連二哥都不知道。」

牛鐵娃氣得臉都紅了，大罵道：「該死，該死！」

牛鐵蘭道：「我受不了她的氣，只有逃出來。」

方寶兒忽然插口道：「你那二嫂，倒眞是個怪人，聽你說來，她身手既是那樣，莫非她居然會些武功不成？」

牛鐵蘭道：「聽說她是華山派的弟子。」

方寶兒不禁皺起了眉，暗道：「華山弟子，人可聰明漂亮，怎會嫁給個貧家之淳樸少年，這其中必然有些古怪。」

轉眼望過去，只見牛鐵蘭雖然穿的是一身漁女的青衣，但質料却甚是輕柔，剪裁也極爲精緻。

（未完）



佢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黃淑儀已經是兩位孩子的母親，但是仍然充滿青春活力，她的秘訣就是：長期服用碧玉珠。

碧玉珠，中國古方製成，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治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症狀消失。

註册商標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